



# 癡白

冊下

著基斯夫也妥司陀  
譯之濟取

879  
27  
2

# 癡 白

〔册 下〕

著基斯夫也妥司陀  
譯 之 濟 耿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白 癡

〔册 二 全〕

版初月二十年五十三國民  
版再月七年六十三國民  
元八幣國價定部每

印 刷 者 開 明 書 店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譯 者 耿 濟 之	著 者 陀 斯 基 也
---------------------------------	---------------------------------	-----------------------	----------------------------

代表人范洗人

印翻准不 ■ 權作者有

(399 P.) K

癡

## 第三卷

### 第一章

時常有人訴說我們沒有實用人才，譬如說，政治的人物是有的，將軍也很多；各種管理員，無不需要多少，立刻可以任意找到；——然而實用的人物卻沒有。至少大家全在訴說沒有。據說在幾條鐵路上連正正經經的車役都沒有；又說，在輪船公司裏組織一個稍爲看得過的管理機關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聽說在某一條新開關的鐵路上車輛互撞，或在橋上傾覆；又有人記載，一列火車幾乎在雪地裏過冬：開行了幾小時，便在雪裏停留五天。又說，有好幾千鋪特的貨物放在一個地方兩三個月，等候發運，竟朽爛了；又說，（但這甚至是無從置信的，）有一個商店的夥計追着問一位管理員，什麼監察之類，要求發運貨物，竟吃了他幾記耳光，事後他解釋這種行爲，說是因爲「他性情變爲暴躁了。」政界裏的位置似乎多得想起來會使人可怕；大家以前全去做官，現在還是做官，大家都想做官，——那末從這許多材料裏似乎怎麼還不能組織成一個體面的輪船公司呢？

對於這問題有時會給予十分簡單的回答，——簡單得甚至令人難於相信這樣的解釋。固然，人家都說我們這裏大家在以前和現在都做官，這是依照最好的德國的模範，從曾祖到曾孫二百年來延襲下來



的——但是做官的人們是最不實用的，結果是抽象與缺乏實用知識在做官的人們中間直到最近還被認為極大的美德和褒獎。然而我們徒然講起做官的人們，我們想講的還是那些實用的人們。無疑地，畏葸和充分缺乏自己的主張以前時常被我們認為一個實用的人主要的，最好的表徵——甚至現在還認為如此。但是何必單祇責備自己，——假使這種意見可認為責備古怪脾氣的缺乏在全世界的各處，從古以來，就永遠被認為幹練的，會做事的，有實用的人的第一美德和最佳的褒獎，至少百人中有九十九人（這是至少的限度）永遠持着這個意見，祇有百分之一的人時常作不同的看法。

發明家和天才在他們事業發軔的初時，（也時常在終結時，）被社會認為傻子——這是極陳腐的，盡人皆知的見解。譬如說，大家在十年來全把錢送往當店存放，按四厘的利息存放了幾十萬萬，那末當店一不存在，大家須憑藉自己的主意以支配金錢，自然鉅資的一大部分一定將在股票交易的狂熱中在騙子的手裏傷亡殆盡，——而這甚至出於體面和禮節的需要。是的，一定是出於禮節的需要；如果有禮節的畏葸和有體面的缺乏古怪脾氣，按照公認的見解，至今還成為能幹的，體面的人的不可或缺的性格，那末太突然加以變更是太不體面，甚至是太無禮節。譬如說，那一個熱愛自己兒女的母親，在她的兒子或女兒稍有越軌行動的時候，不會感到驚懼或嚇出毛病來呢？但願他取得幸福，在滿足中過一輩子，不做出奇怪的行為來，——每個母親在搖她的孩子安睡時總是這樣想的。從古以來，我們的保姆們安撫孩子時總要在嘴裏念念有詞地說：「但願你將來穿金衣裳，取得將軍的頭銜，」是的，在我們的保姆們看來，將軍的頭銜是俄國人幸福的頂極，成為和平優美的極樂境地的最普遍，且具有民族性的理想。果真的：在庸庸

碌碌地舉行了考試，且當了三十五年差使以後，——誰能不終於充當將軍，且不在當店裏積下一筆款項呢？因此，俄國人幾乎不用任何努力，就獲得了一個能幹的，實用的人的頭銜。實際上，惟有古怪的人，換一句話，也就是不安靜的人，纔不能成爲將軍。也許這裏面有些誤會；但是從一般上講來，這大概是對的，我們的社會在下關於實用的人的定義的時候是完全合理的。我們到底說了一大堆多餘的話，我們本來祇說幾句話，解釋我們熟識的葉潘欽的家庭。這裏的人們，或者至少這家庭內最有自省力的分子，時常爲一種幾乎是，家族中普遍的性格而感到苦痛，——這性格恰和我們剛纔在上面討論過的那種美德相反。他們並不充分了解事實，（因爲那是難於了解的，）卻有時總要疑惑，他們的家庭裏的一切與別人家大不相同。別人家是平滑的，而他們那裏卻是崎嶇難行；別人家順着鐵軌滾溜，——他們卻時時刻刻地從軌道上跳出。別人都是時時刻刻，知禮識趣地畏意，他們卻不如此。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固然過分地驚懼一切，但這到底不是他們所企求的知禮識趣的，體面社會上的那份畏意。也許祇有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一人驚慌：小姐們還年輕，——雖然都是聰明的，愛嘲諷的人，至於將軍也是聰慧過人，（自然不能不帶點勉強，）但在遇到困難的情形的時候祇會說：「唔」的一字，而終於將一切希望歸到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身上去。因此，責任是應該由她負的。這家庭也並不見得以怎樣的具有自出心裁的進取性著稱於世，且也不見得由於有意識地對古怪脾氣的傾向而越出軌道之外，這自然是完全不體面的。不是的！實際上，這一點也沒有，那就是說並無任何有意識地設定下的目的，而結果總覺得葉潘欽家雖然是很尊敬的，卻有點不對勁，和一般尊貴的家庭不大相同。近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常認自己

和自己的「不幸」的性格應負全責，——因此更增加了她的痛苦。她自己時時刻刻以「愚蠢的，不體面的古怪女人」尊稱自己，為懷疑所苦，處於不停歇的惶惑的境地裏，不能在某種極普通的事物的衝突內發現出路，時時刻刻將災害誇張着。

我們還在本書開始時就提過葉潘欽一家人受大家真正的尊敬，伊凡·費道洛維奇將軍自己雖出身不明，但也無可爭辯地到處受大家尊敬的接待。他之值得尊敬，第一因為他是富人，「不是最起碼的人」，第二因為他這人目光雖不遼遠，但十分正經。但是智識的多少帶點遲鈍幾乎是一切的事業家，至少所有正經的賺錢的人必須的性格。加以將軍具有體面的舉止，謙恭的行爲。他還會沈默，同時不讓人踏自己的腳，並不單單爲了他是將軍，且因爲他是誠實的，正直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有極強的奧援。至於說到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前面業已解釋過，她出自望族，雖然我們這裏對於氏族並不看重，假使沒有相當的奧援。然而她也有奧援，所以被那般人所敬愛，自然大家也應該隨在他們之後尊敬她，接待她。無疑地，她對於家庭感到的痛苦是無根據的，具有些微的原因，而且誇大得可笑。假使某人鼻上或額上有了硬疣，總覺得世界上大家祇有一樣事情做，那就是看你的硬疣，嘲笑它，爲了它責備你，那怕你會發現了美洲大陸。無疑的是社會上確乎認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爲「怪物」；但同時又無可爭辯地尊敬她：不過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並不相信人家尊敬她，——一切的不幸全在這上面。她看着自己的女兒們，疑心自己不斷地妨害她們的前途，疑心她的性格是可笑的，不體面的，無可忍耐的，——爲了這，又不斷地責備女兒們和伊凡·費道洛維奇，整天和他們爭吵，同時又愛他們到了把自己遺忘的地步，幾乎到了狂

熱的程度。

最使她煩惱的是她疑心女兒們成爲和她一樣的「怪物」，像她們那樣的女孩是世上沒有，也不應該有的。「長出些女虛無派來，也就是這樣！」——她時時刻刻對自己說。在最後的一年，特別在最近的時，這種憂鬱的念頭一天又在她心裏根深蒂固起來。「第一，爲什麼她們不出嫁呢？」——她時時刻刻問自己。「爲了磨折母親，——她們看出這是她們的生命目的，這自然是對的，因爲這全是新的觀念，全是可惡的婦女問題在那裏作怪！阿格拉耶不是想在半午前剪去她的漂亮的頭髮麼？（天呀，在我的時代我甚至還沒有這樣的頭髮呢！）一把剪刀已經握在手裏，是我跪下來求她，才沒有剪……大概她是在氣忿中這樣做，爲了磨折母親，因爲她是一個惡狠的，專擅的，嬌寵的女郎，而主要的是惡狠的，惡狠的，難道那個胖阿歷山大不也跟在她後面想剪去她的茸毛，但並非由於狠惡，並非由於任性，都像傻瓜似的出於至誠。阿格拉耶竟會勸得使她相信沒有頭髮可以睡得舒適些，頭也不會痛。在這五年裏她們有多少未婚夫，不知道有多少！有些人真是很好的，甚至是最好的！她們等候什麼？爲什麼還不出嫁？也祇是爲了使母親生氣，——別的什麼原因也沒有！任何原因也沒有！任何原因也沒有！」

慈母的心上終於升出太陽來了。總算有一個女兒，總算阿台拉意達的親事終於弄妥貼了。「總算有一個女兒從肩上脫卸下來了，——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說，在必須出聲表示的時候。」她在暗中卻表示得特別溫柔。這件事情辦得真好，真體面；交際場上大家全帶着尊敬的态度講這件事情。一個有名的人，公爵有財產，爲人又好，再加上很合她的心意，還能比這好麼？但是她以前對阿台拉意達的擔心

比對別的女兒們少些，雖然她那種藝術家的習氣有時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不斷地懷疑着的心感到困惑。然而她的性格是快樂的，還有許多理智，——所以這女孩是不會倒楣的，——她這樣安於自己。她最擔心的是阿格拉耶。順便提一句，關於長女阿歷山大，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辦：是不是要替她擔憂？一會兒她覺得這女孩「完全完了」；已經二十五歲，——一定會成爲老處女。一面她又又是那樣的美！……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甚至在夜裏爲她哭泣，而同時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卻在做極安靜的夢。她究竟是什麼東西？——虛無派呢？還是傻瓜？她並非傻瓜，——那又是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不加以任何疑惑的：因爲她極尊重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的見解，愛和她相商。至於說她是「溼母雞」——這是毫無可疑的：「安靜得無法和她講解清楚！不過『溼母雞』是不會安靜的。噢！她們竟把我弄得糊裏糊塗起來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對於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懷着一種無可解釋的哀憐和同情，甚至比封成爲她的偶像的阿格拉耶還利害。但是那些性急的，暴躁的行爲，（她的母性的關注和同情多半在這裏面表現出來，）吹毛求疵的話句，「溼母雞」的稱呼，祇是使阿歷山大覺得可笑。有時竟弄到一些極不相干的事情也會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異常生氣，甚至狂怒。譬如說，阿歷山大愛多睡，時常做許多夢。但是她的夢時常顯得特別空虛而且天真，——那是七歲的孩子應該做的夢。連這些大真的夢不知爲什麼原因竟會使母親惹惱。有一次，阿歷山大夢見九隻雞，爲了這，她和母親之間竟出了大大的爭吵。爲甚麼？那是很難解釋的。有一次，祇有一次，她做了一個好像很古怪的夢，——她夢見一個僧士獨處黑暗的房間內，她怕走進去。這個夢立刻由兩個嘻嘻哈哈笑

着的姊妹鄭重其事地報告給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聽。但是母親又生氣來，罵她們三個傻瓜，「呷！安靜得像傻瓜，其實完全是一隻『涇母雞』，對她講不清楚，可是也會發狂，有的時候完全露出憂愁的眼神。發愁什麼？她發愁的是什麼？」她有時也對伊凡·費道洛維奇提出這個問題，照例是歇司底里性地，威嚴地，立等着回答。伊凡·費道洛維奇「唔！」「唔！」地答應，皺緊眉頭，聳起肩膀，擺着兩手，決定道：

「她需要一個丈夫！」

「但願上帝賜給她一個和你不一樣的丈夫，伊凡·費道洛維奇！」——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終於像炸彈似的爆發了，——「在思想和判斷上不像你，也不像你那樣的粗暴……」

伊凡·費道洛維奇立刻溜走，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在發過脾氣以後也就安靜下來了。那一天晚上她自然免不了會對伊凡·費道洛維奇，那「粗暴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和善的，可愛的，受崇拜的伊凡·費道洛維奇變得特別地注意，靜謐，和藹，恭敬，因為她一輩子愛，甚至深戀伊凡·費道洛維奇，這在伊凡·費道洛維奇方面亦所深悉，他自己也非常敬愛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

然而成爲她主要的煩惱，時常縈迴着的是阿格拉耶。

「完全像我一樣，在各種關係上完全是我本人的肖像，」——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自己說，——「一個自滿的，惡劣脾氣的小鬼！虛無派，怪物，瘋子，惡狠的，惡狠的傢伙！天呀，她是如何的不幸！」

但是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升出來的太陽立刻使一切變得柔和，而日照遍了一切。差不多有一個月

工夫，在她一生中，完全擺脫了一切的不安而休息着。社會上爲了阿台拉意達的快將結婚也提到阿格拉耶的事情，況且阿格拉耶到處保持良好的態度，顯得平和、聰明，露出戰勝者的神情，有點驕傲，而這對於她是極相配的！她在數個月內對母親是如何的和藹、歡欣！（「自然，這位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還須好生加以調查，好生研究，況且阿格拉耶似乎也不見得把他看得比別人重！」）她到底忽然成爲一個漂亮的女郎，——她是多少美呀，天，她是多少美呀，一天比一天好看！現在……

現在這位極壞的公爵，這位不傾鈔的白癡一出來，立刻一切弄得攪亂，家裏全都翻覆過來了！究竟出了什麼事情呢？

在別人看來一定沒有出什麼事情。麗薩魏廷·博羅可菲也夫納和人家不相同的地方是她能在一些極平常的事情的結合和錯綜的狀態內，藉着她那種永遠賦有的不安的性格，看出一些有時會使她驚嚇成病的東西，——那是一種極可疑的，極難加以解釋的，也就是極沈重的恐怖。自然她的心境是可想而知的，在現在忽然從一些弄不清楚的，可笑而且無根據的不安的情態之中，果真發現一種似乎確極重要的，似乎確值得驚疑、疑惑和遲疑的東西。

「怎麼敢，怎麼敢寫給我這封可惡的匿名信，信裏寫着那個女人竟和阿格拉耶互相通訊的事？」——麗薩魏廷·博羅可菲也夫納在拉公爵到地家裏時，一路上這樣想，到家後把他按坐在全家都

圍聚着的圓桌旁邊時也這樣想：——「怎麼敢想到這層？假使我會有一點點的相信，或者把這封信給阿格拉耶看，我要羞慚死的！真是對於我們，對於葉潘欽一家的嘲笑！而這全是由於伊凡·費道洛維奇，由於

你，伊凡·費道洛維奇！爲什麼不搬到葉拉根去？我已經說過要到葉拉根去的！這信也許是瓦略寫的，我知道，或者也許……一切，一切都是伊凡·費道洛維奇的過錯！這是那個女人對他開玩笑，記念以前那段關係，使他成爲傻子，給大家看，正和以前那樣笑他，愚弄他，把他當傻子看待，而他還買了一串珠子送給她……不過我們到底都被牽涉了進去，伊凡·費道洛維奇，你的女兒們，未出閣的千金小姐，上等社會的女郎，待嫁的閨女，到底全都被牽涉進去了。她們都在場，立在那裏，聽到了一切，且在那幾個小孩的故事裏被牽涉了進去。你高興高興罷，她們也在那裏，聽到了一切！我決不饒恕，決不饒恕這小公爵，永遠不饒恕他！阿格拉耶爲什麼犯了三天的欵司底里，爲什麼和姊姊們幾次三番地拌嘴，甚至和阿歷山大也吵嘴——阿格拉耶是永遠吻她的手，像吻母親的手似的，她是那樣的尊敬她！爲什麼她在這三天內給大家看神祕的臉色，讓大家猜不透她的啞謎？筈佛里拉·伊凡爾金是怎麼回事呢？爲什麼她在昨天和今天竟起始誇獎筈佛里拉·伊凡爾金，還痛哭了一場？爲什麼匿名信裏提起關於那個可惡的「貧窮的騎士」的話，而公爵的來信竟連姊姊們都沒有給看一下？爲什麼……爲了什麼事情，爲了什麼事情我現在竟像一隻眩暈的小貓似的跑到他那裏去，或自己拖他到這裏來？天呀，我發了瘋，我現在做出了什麼事情和一個青年人談論女兒的祕密，還談論的是……幾乎和他本人有關的一些祕密！天呀，幸而他還是一個傻瓜，而且……而且……還是通家之好！不過難道阿格拉耶果真着了那個醜八怪的迷了麼？天呀，我在那裏胡扯些什麼呢！我們都是古怪的……應該把我們大家放在玻璃底下給大家看，首先把我拿出來看，門票每張收十個戈比。我是不能饒恕你的，伊凡·費道洛維奇，永遠不能饒恕你！爲什麼她現在不嘲弄他？她答應嘲



弄，可是沒有嘲弄！你瞧她睜着大眼睛看他，一聲也不響，不走開，站在那裏，可是自己不許他上門……他坐在那裏，臉色完全死白。可惡的，這個可惡的饒舌的人，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一人把全部的談話都壟斷了。瞧他竟打開了話盒，說個不休，連一句話也插不進去。我現在就可以把一切調查清楚，祇要一說上話就行……」

公爵果真坐在圓桌旁邊，臉上有點慘白，好像顯得非常恐怖，同時又在一剎那間發生他自己也無從了解的，振蕩心胸的欣悅。他真是怕朝那方面看，怕朝那隻角落裏看，那裏有一雙熟悉的黑眼向他盯着，同時爲了在她寫信給他以後又坐在他們中間，可以聽到熟悉的聲音，而感到了無上的幸福。「天呀，她現在要說什麼話呢？」他自己是一句話還沒有說出，興奮地傾聽着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一套「傾瀉出來」的話。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處於像今天晚上那樣滿足和興奮的精神狀態中是少見的事。公爵聽他的說話，有許多時候差不多一句話也不明白。除去尚未從彼得堡回來的伊凡·費道洛維奇以外，全體都在座。S公爵也在那裏。他們似乎預備等一會，在喝茶以前，一塊兒出去聽音樂。現在的談話顯然在公爵來到之前就已開始。一會兒，郭略不知從什麼地方跑來，留到平臺上來了。「這末說，他照舊受人家招待的，」——公爵自己想著。

葉夫欽的別墅是一所奢華的別墅，具有瑞士的農舍的趣味，到處全是花草，收拾得十分雅緻。一所不大的，美麗的花園從四面圍住它。大家都坐在平臺上，和在公爵那裏一樣；不過平臺比較寬敞些，設備得漂亮些。

談話的題目並不見得使許多人愉快；可以猜料到的是這談話由於一種不耐煩的爭論而起，自然大家都想變更題材，但是葉夫格尼·柏大洛維奇竟更加顯得固執，不去看他人的印象；公爵的來到似乎使他更加興奮。麗薩發過·博羅可菲也夫納皺緊了眉頭，雖然她並沒有完全了解。坐在旁邊角落裏的阿格拉耶並不走，傾聽，固執地沈默着。

「對不住，——葉夫格尼·柏大洛維奇熱烈地辯駁着。——「我一點也不反對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並不是罪；這是一個整體中必要的，實質的部分，沒有它便將解體或竟僵死；自由主義具有生存的權利，和最賢明的保守主義一樣；但是我攻擊俄國的自由主義，還要重複說一遍的是我所以攻擊它，因為俄國的自由派並不是俄國的自由派，卻是非俄國的自由派。你們把俄國的自由派拿出來，我可以立刻當着你們面前吻他。」

「祇看他願意不願意吻你，——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異常興奮地說。她的臉頰竟紅得比尋常利害。

「你瞧，——麗薩發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自己想，——「她不是睡覺，喫飯，簡直推不動他，便是忽然立起來，每年一次，說出祇好叫人向她搖手的話來。」

公爵偶然發覺出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夫大概很不喜歡葉夫格尼·柏大洛維奇說得太快樂，談論正經的題目，似乎很激昂，而同時又似乎開玩笑。

「公爵，我在您到這裏來以前曾表示有一個意見，——葉夫格尼·柏大洛維奇繼續說，——「那

就是我們國內的自由派直到如今祇由兩種團體組成，一是以前的地主團體，（現在業已廢除了），一是宗教團體。因為兩個團體終於完全成爲階級，和民族完全殊異的東西，代代相襲，越來越甚，所以他們所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完全不是民族本身的……」

「怎麼樣？這末說來，他們所做的一切全不是俄羅斯的麼？」——S公爵反駁。

「不是民族本身的。雖然依照俄羅斯的式樣，但並不是民族的。我們這裏自由派是非俄羅斯的，保守派也是非俄羅斯的，就是這樣……你們要相信，凡是地主和教會所做的一切，民族決不會承認，現在不，以後也不……」

「這真是妙極了！您怎麼能發出這樣的奇論，假使您說的是正經的話，我不能容忍這種攻擊俄羅斯地主的話，您自己也是俄羅斯的地主。」——S公爵熱烈地反駁。

「我所說關於俄羅斯地主的話並沒有帶着您所想到的意義。這是一個可尊敬的階級，那怕從我也屬於這階級一層上便可看出，尤其在現在它已停止成爲一個階級的時候……」

「難道文學裏也毫無民族性麼？」——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插上去說。

「我對於文學完全外行，但是俄羅斯文學，據我看來，完全不是俄羅斯的，除去羅莫諾索夫，普希金和果戈里以外。」

「第一，這已經不少，第二，一個來自民間，另外兩個卻是地主。」——阿台拉意達笑了。

「對是對的，但是您不要得意。因爲從所有的俄羅斯作家裏祇有三人到現在爲止還能每人說出一些

確乎是自己的，自己個人的，不向任何人借襲的東西，因此這三個人立刻就成爲民族的了。俄羅斯人裏祇要有人說出，寫出或做出一點自己的，自己的無缺損的，非借襲的東西，那末他一定免不了將成爲民族的，即使他不大會說俄國話也不要緊。這對於我是一個不易的公理。但是我們並沒有談論文學，我們講到社會主義派，就從他們那裏開始了談話，我主張我們國內並沒有有一個俄國的社會主義派，現在沒有，以前也沒有，因爲所有我們的社會主義派也全是地主或宗教階層出身。所有那些彰明較著的，經過一陣宣傳的社會主義派，無論本地或國外，也祇是農奴制度時代地主裏的自由主義派。你們笑什麼？把他們的書拿來，把他們的學說，他們的回憶拿出來看，我自己並不是文學批評家，但是可以對你們寫出一篇極信靠的文章批評的文字，明明白白地證明出來，他們那些書籍，小冊，回憶錄的每一頁最先就出於以前的俄國地主的手筆。他們的怨恨，憤怒，機巧，全是地主式的（甚至是法莫羅夫以前前的地主）他們的喜歡，他們的眼淚，也許是真的，誠懇的眼淚，但是地主式的！不是地主式，便是教會式……你們又笑了，您也笑了，公爵您也不贊成麼？

果真大家都笑了，公爵也笑了一下。

「我這不能直說，我贊成不贊成，」——公爵說，忽然停止了笑，抖索一下，露出被捉住的小學生的神色，——「但是我可以使您相信，我帶着特別的愉快傾聽您的言論……」

他說話時幾乎喘不過氣來，一陣冷汗竟在他的額上透出。這是他坐下來以後說出的第一句話。他試

着向四圍環顧，但又不敢；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捉住他的眼勢，微笑了。

「諸位，我要對你們說出事實來，——他用以前的口氣繼續說，那就是一面似乎帶着不尋常的熱情和激烈的口氣，一面幾乎在那裏發笑，也許是笑自己的話語。——這種事實的觀察和發現我應該歸功於自己，甚至自己一人；至少無論在什麼地方還沒有說過或寫過。我前面所說的那類俄國自由主義的實質就表現在這個事實裏。第一，從一般上講來，自由主義究竟是什麼，不就是攻擊現存的事物秩序麼？（這攻擊是有理性的，或錯誤的，那是另一問題。）不就是麼？現在我的事實卻在於俄國的自由主義並非攻擊現存的事物秩序，卻是攻擊事物的本質，攻擊事物本身，並不僅攻擊秩序，俄國的秩序，卻攻擊俄國本身。我的自由派竟弄到了否認俄羅斯本身，那就是等於仇恨和毆打自己的母親。每一個不幸的，失敗的俄國的事實引起他的笑和歡欣。他仇恨人民的風俗，俄國的歷史。他仇恨一切。假使有可以為他辯解的地方，那就是他不明自己做的是什麼，而把仇恨俄國的心當作最豐肥的自由主義。（你們時常會遇到一個自由派，受衆人鼓掌歡迎，其實也許是最離奇，最呆鈍，最危險的保守派，自己還不知道！）這種恨俄國的心，在不久以前，有些自由派還幾乎看作真正的愛國心，爲了比別人看得真切些而自己誇耀。但是現在已經變得公開些，甚至看見「愛國」兩字就生羞慚，甚至把這個名詞的意義加以驅趕，排斥，看作有害的，無意義的東西。這事實是真性的，我敢擔保……有的時候必須把事實完全表示出來，簡單地，公開地表示出來；但是這事實同時是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從古以來，無論在那一種民族裏都不會有，且也不會發生的，所以這事實是偶然的，會過去的，我同意。仇恨自己祖國的自由派是無論在什麼地方不會有的。這一切

應該怎樣去解釋呢？就是用以前一樣的話加以解釋——那就是俄國的自由派暫時還不是俄國的自由派，什麼也不是，據我看來。」

「您所說的一切我認爲祇是開玩笑而已，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S公爵正經地反駁。」

「所有的自由派我都沒有見過，所以不能加以判斷。」——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說——「但是我帶着憤激的心情聽您發表的意見；您取了個別的事件，認作普通的規則，所以也就等於誣蔑。」

「個別的事件麼？這句話說了出來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搶上去說——「公爵，您怎樣看法？這是個別的事件麼？」

「我也應該聲明，我不大和自由派見面，不大和他們在一起。」——公爵說——「但是我以爲您也許說得有對，您所說的那種俄國的自由主義，確乎一部分有仇恨俄羅斯本身，而不單單仇恨它的社會秩序的傾向。自然這祇是一部分……自然對於全體是不公平的……」

他含含糊糊地沒有說完。他的心神雖然顯得騷亂，但對於談話卻露出極大的興趣。公爵身上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他聽覺感到興趣的話時永遠忘卻的那份注意。人家問他時所作的回答都見得特別的天真。這天真，這不疑惑，嘲笑和試存心的信心，在他的臉上，甚至在他的軀體的姿勢裏反映出來。雖然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問他，問的時候總是在一點特別的嘲笑，但是現在經他這樣一回答，竟很正經地望着他，似未料到他，有這樣的回答。

「啊……您的話有點奇怪，」——他說——「您果真是正正經經地回答我麼，公爵？」

「您難道不是正正經經地問我麼？」——公爵驚異地反駁。  
大家笑了。

「您相信他麼？」——阿台拉意達說。——「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永遠愚弄人家！您知道，他有時是會很正經地講什麼事情的！」

「按我看來，這是一個嚴重的談話題目，本來不應該提出來的。」——阿歷山大嚴厲地說。——「我們本來申出去遊玩的……」

我們就走罷，今天晚上是徂佳妙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喊。——「但是爲了向你們證明這一次我說得十分正經，主要的是爲了向公爵證明（公爵，您使我發生極大的興趣，我可以向您賭咒，我還完全不是那種被人家看得一定如此的空虛的人——雖然實際上我本來也是空虛的人！假使你們允許，諸位，我要對公爵提出最後的一個問題，由於我自身的好奇而提出，也就此了結這談話。這個問題是我在兩小時以前好像特地鑽進我的腦筋裏來的，（你瞧，公爵，我有時也思索正經的問題，）我已經把它解決了，但是我們要看公爵怎麼說。剛纔談到「個別的事件」的問題。這名詞在我們這裏是很出鋒頭的，時常可以聽到它。最近大家都談論，而且寫一個青年殺死六人的慘案，審判時那個律師發出奇怪的言論，說在兇手艱窘的境况之下，他自然應該會想到殺死六個人的。據我個人的意見看來，這位律師在表示這種奇怪的意見的時候深信他說着在現在時代可以說的最自由，最人道，最進步的話。但是您的意見如何？這種意義和信念的曲解，這種對於事物歪曲的，有趣的觀察，究竟是個別的事件呢？還是普遍的事件？」

大家哈哈地笑了。

「個別的，自然是個別的，」——阿歷山大和阿台拉意達笑了。

「還要容我對您提醒一下，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S公爵說，——「你的玩笑已經陳舊了。」

「您以為怎樣，公爵？」——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沒有說完，捉住了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向

他身上來的好奇而目嚴正的眼光。——「您覺得這是個別的事件呢？還是普通的事件？事實，我是爲

了您想出這個問題來的。」

「不，這不是個別的事件，」——公爵輕佻地，但堅定地說。

「得了罷，萊夫·尼古拉也維奇，」——S公爵多少帶點惱恨的吞口說。——「您難道沒有看見他

想捉住您？他根本在那裏取笑，想和您開一下玩笑。」

「我以為萊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得很止經呢，」——公爵臉紅了，垂下眼睛。

「親愛的公爵，」——S公爵繼續說，——「您記得不記得，有一次，三個月以前，我和您談論什麼；我

們講，在我們新設立的年輕的法院裏可以指出許多著名的，有天才的律師來陪審官方面有多少著名的

判決？您自己當時很喜悅，我當時也如何爲您的喜悅而喜悅……我們說，我們應該引爲驕傲……這種

不靈巧的辯護詞，這奇怪的論辯自然祇是偶然，祇是千中的單位。」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想了想，十分確信地態度，輕輕地，甚至似乎畏縮地說道：

「我祇想說，觀念和意義的曲解，（像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表示出來似的，）是時常可以遇見的。



不幸的是普通的事件比個別的事件多。假使這曲解並不是一種普通的事件，那末也許不致於發生這類不可能的犯罪……」

「不可能的犯罪麼？但是我以前可以告訴您，這樣可犯罪，也許更加可怕些的，以前都有過，而且永遠有，不僅我們國內，且外國都有，據我看來，社會長久地徘徊出於個別的地方，在於我們這裏以前不大公開，現在纔起始公然討論，甚至寫文討論，因此纔覺得這犯罪是早在剛發現的。您的錯誤就在這裏，這是一個極天真的錯誤，公爵。」——公爵啊呖地發了一下。

「我自己知道犯罪以前也是很多的，而且全是可怕的；我新到亞歷山大去過，和幾個罪犯和被告認識。罪犯中甚至有比這一位還可憐的，有殺過十人而完全不悔悔的。我注意到的是即便最心硬的，不肯懺悔的兇手也知道他是一個罪人，那就是良心上承認他做了不好的行為，雖然並沒有絲毫的懺悔。他們中間全是如此的。但是葉夫格尼·柏大洛維奇所說的那般人竟不願承認自己是罪犯，心想他們是有權利的……甚至做得很好，簡直就是這樣。據我看來，可怕的區別就在這上面。還要注意的是他們全是青年人，他們的年齡是最容易，且也最無保障地會受觀念歪曲的影響。」

S公爵不再發笑，惶恐地傾聽公爵的說話。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早就想說什麼話，卻沈默，好像有一種特別的念頭阻止她。葉夫格尼·柏大洛維奇十分驚異地看着公爵，這一次沒有絲毫詭笑的樣子。

「您爲什麼這樣驚訝地看他？」——盧曉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突然干涉起來。——「他是比您傻，不能照您的方法判斷事情麼？」

「不是的，我不講這個。」——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不過，公爵，（對不住，我要問您一聲，）假使您也看到，且觀察到這一層，那末爲什麼您在那件奇怪的事情裏……（我還要向您道一聲歉）……就是新近發生的……就是蒲爾道夫司基的那樁公案裏，好像是，……爲什麼您沒有看出觀念和道德見解的歪曲呢？實際上是一模一樣的，我當時覺得您完全沒有看出來呢。」

「是這樣的，先生。」——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與致發出來了。「我們大家都注意到，我們坐在那裏，在他面前誇嘴，但是他今天接到了他們中間一個人的信，就是那個主要的，臉上長小疙瘩的，你記得麼，阿歷山大？他來信道歉，固然用的是他自己的樣式。他還說，他和那個挑唆他的夥伴分手了，——你記得他麼，阿歷山大？現在他最相信的就是公爵。我們還沒有收到過這樣的信，雖然我們不用學也會在他面前做出輕蔑的事情。」

「伊鮑里特剛纔也搬到我們別墅裏了！」——郭略喊。

「怎麼已經來了麼？」——公爵顯得驚慌起來。

「您和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剛走，他就來了，我帶他來的！」

「我可以打賭。」——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發火，完全忘記她剛纔還誇獎過公爵。「我敢打賭，他昨天到他的閣樓上去，跪着求他饒恕，懇求這惡毒的傢伙搬到這裏來的。你昨天去了麼？剛纔還自己承認過的。是不是這樣？你不是不是跪下的？」

「並沒有跪。」——郭略喊。「完全相反：昨天是伊鮑里特拉住公爵的手吻了兩次，我親眼看見

的，他們兩人的解釋也就完了。此外，公爵祇說，他假使能在別墅裏住一下，病會減輕些。伊鮑里特立刻答應等病勢稍見輕減，便搬過來住。」

「你這何必呢，郭略……」——公爵喃聲說，立起身來取帽子。——「你何必講這話……我……」

「往那兒去呢？」——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阻止他。

「您不必擔心，公爵。」——郭略興奮地說。——「您不必去，不要辯吵，他在旅行以後睡熟了。他很高興。據我看來，公爵，您最好今天不要見他，甚至延到明天，再說，否則他又覺得慚愧的。剛纔早晨他說他已有整整的半年沒有感到心裏這樣爽快，而且有力；甚至咳嗽也咳得少三倍。」

公爵看見阿格拉耶忽然離開座位，走到桌旁。他不敢望她，但是他從整個身體裏感出在這一刹那她正看着他，也許威稜地看着，她的烏黑的眼睛裏一定露出憤恨，他的臉頓時通紅起來。

「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我覺得您白白地把他帶到這裏來，假使他就是那個犯癆病的男孩，當時哭泣着，請人家參加他的葬禮的那個人。」——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他當時那樣美麗地描寫那座鄰家的牆，以後他一定會思念這牆的，您要相信這一層。」

「你說得很對；他會吵嘴，和你打架，隨後就一怒而去，——也就完了。」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威嚴地把放針線的筐子挪到自己身邊，忘記入家已經立起身來預備出去遊玩了。

「我記得他對於那座牆很加讚揚，」——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又搶上一說。——「沒有這座牆，

他不能在巧辯中死去，他是很想在巧辯中死去的。」

「那有什麼？」——公爵喃聲說。——「假使您不想饒恕他，他不用您也會死的……現在他是爲了樹木搬來的。」

「在我的方面我可以饒恕他一切；您可以把這話轉告給他。」

「這話不應該這樣了解，」——公爵輕聲地，似乎不樂意似地說，繼續朝地板上的那一個點看望，不舉起眼睛來，——「應該使您先準備接受他的饒恕。」

「這於我有什麼相干？我在他面前有什麼錯呢？」

「假使您不明白，那末……不過您是明白的。他當時打算祝福你們大家，也從你們方面接受祝福，就是這樣……」

「親愛的公爵，」——公爵似乎帶有畏葸的樣子趕緊搶上去說，和在座中的某人對看了一眼。——「天堂在地上是不容易得到的；您到底對於天堂有點希冀；天堂是極難的東西，公爵，比您的美麗的心中所想像的還難。我們最好不要再談，否則我們大家也許又要慚愧起來，那時候……」

「我們出去聽音樂罷，」——麗薩和達·托羅可非也大納扇聲說，生氣地從椅子上立起來。大家跟着她立起來了。

第二章

公爵忽然走到葉夫格尼·柏夫各維奇身旁。

「葉夫格尼·柏夫各維奇，——他用奇怪的熱烈的態度說，抓住他的手，——「您要相信，我認您是一個極正直的，極好的人，無論出什麼情形都是的。請您相信我這句話……」

葉夫格尼·柏夫各維奇驚異得竟退後了一步。他立刻壓下忍不住的笑的迸發；但是仔細一看，他發覺出公爵似乎有點心神不屬，至少處於某種特別的心情之下。

「我敢打賭，——他喊，——「公爵，您想說的完全不是那句話，也許完全不是對我說的……您怎麼啦？您不覺得不舒服麼？」

「也許，真是也許，您說我也許並不想朝您說話，這話說得很精細！」

他說完以後似乎奇怪地，甚至可笑地做笑了一下，但是忽然似乎熱烈起來，喊道：

「您不要對我說起三天以前我所做的行爲！我對於這三天感覺到十分的羞慚……我知道我有錯……」

「是的……您究竟做了什麼可怕的事呀？」

「我看見您也許爲我慚愧得比別人還利害，葉夫格尼·柏夫各維奇。您臉紅了。這是您有一顆好心的表示。我立刻就走，請您相信。」

「他這是怎麼啦？他的毛病總是這樣起始的麼？」——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對郭略說。

「您不必注意，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沒發病。我立刻就走。我知道我……受了自然的侮辱。」

我病了二十四年，從生產下來一直到二十四歲，您現在就把我當作病人看待罷。我立刻就走，立刻走，您相信我。我並不臉紅，——因為爲了這個而臉紅是很奇怪的，不對麼？——但是在社會裏我是多餘的人……

我並不是由於自尊……我在三四天內反覆地思索着，決定我應該在遇到第一個機會的時候用誠懇，正直的態度通知您。有些理想，有些崇高的理想，是不應該起始說的，因為我一定會逗出你們大家的笑來。S公爵剛纔對我提過了……我沒有優雅的姿勢，沒有比例的感覺；我的話語是不同的，和思想不相稱的，這是對於思想的一種侮辱。因此我沒有權利……再說我吝嗇……我……我相信這府上沒有人侮辱我，大家愛我，比我值得的多，但是我知道，（我一定知道，）在病了二十年以後，一定會遺留一點什麼，因此人家不會不笑我……有時候會笑我……不是麼？

他向四圍環望，似在期待回答和決定。大家被這突如其來的，病態的，在任何情勢下顯然無理由的舉動弄得特別驚疑。但是這舉動引起了一段奇怪的插話。

「您爲什麼在這裏說這個話？」——阿格拉耶忽然喊。——「爲什麼您對他們說這個對他們對他們！」

她顯然達到了憤激的最後階段：她的眼睛裏冒出火星，公爵啞口無言地立在她面前，臉色突然慘白。「這裏沒有一個人值得聽這種話的！」——阿格拉耶爆發出來了。——「這裏大家，大家，連您的一隻小指頭都不如，都不及您的聰明，不如您的心善！您比大家都誠懇，比大家都正直，比大家都好，比大家都心善，比大家都聰明！——這裏有些人連彎下身去，撿起您剛纔掉落的手帕都不配的……您爲什麼看輕

自己，把自己放得比大家都低，您爲什麼歪曲自己身上的一切，您爲什麼沒有驕傲心？」

「天呀，那裏想得到呢？」——胤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擺着雙手。

「可憐的騎士萬歲呀！」——郭略醇醉似的喊出。

「不許……怎麼敢在您的家裏侮辱我！」——阿格拉耶忽然朝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喊已達到了，不顧一切界限，越過一切障礙的歇司底里的狀態。——「爲什麼大家，大家聯在一起磨折我！公爵，他們在這三天內爲什麼爲了您儘和我死纏？我無論如何不會嫁給您的！您知道，無論如何，永遠不會的！您要知道這個！難道能够嫁給像您這樣可笑的人麼？您現在在用鏡子照照自己，您現在站在這裏像什麼樣子……爲什麼，爲什麼他們儘逗我，說我想嫁給您呢？您大概知道罷，您也和他們同謀！」

「從來沒有人逗你呀！」——阿台拉意達驚懼地喃語。

「誰的腦筋裏都沒有想到，一句話也沒有說過！」——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喊。

「誰逗她什麼時候逗她？誰會對她說這種話？她是不是說夢話？」——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朝大家說，忿怒得抖慄。

「大家說，大家一齊說，在這三天內！我永遠，我永遠不嫁給他！」

阿格拉耶流着悲苦的眼淚，用手帕蒙臉，身子落到椅上。

，他還沒有對你求……」

「我還沒有對您求過，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公爵忽然脫口說出。

「什麼？」——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驚訝地，憤激地，恐怖地喊出：——「什麼？」她不願意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想說……我想說……」——公爵抖擻了一下。——「我祇想對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解釋……誠敬地解釋，我並沒有意思……向她求婚……甚至將來也不……我對於這件事情一點也沒有過錯，真是的，一點也沒有過錯，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我從來不打算，我的腦筋從來沒有過，我永遠不打算，您自己可以看出：您應該相信！一定是有什麼壞人在您面前造我的謠言！您放心罷！」

他一邊說，一邊走近阿格拉耶身邊。她除去了蒙臉的手帕，迅速地望他，和他的整個的驚懼的身形，細嚼他所說的話語的意義，忽然一陣嘩笑一直朝他的眼上衝去——那是一種快樂的，阻止不住的嘩笑，可笑，嘲弄的嘩笑，使阿台拉意達首先放不住，尤其在她也看了公爵一眼的時候，頓時奔到妹子身旁，抱住她，發出和她一樣，阻留不住的，小學生般快樂的笑聲。公爵望着她們，忽然也微笑起來，用快樂的，幸福的神情反覆地說着：

「唔，謝天謝地，謝天謝地！」

阿歷山人當時也忍不住，從整個的心胸內發出哈哈的大笑。好像這三個人的笑聲是無休止的。

「真是瘋子！」——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喃語着。——「一會兒把人嚇死，一會兒又……」

但是公爵也笑了，葉大格尼·杜夫洛維奇也笑了，郭略哈哈地笑個不歇，公爵望着他們也哈哈笑了。



「我們去散步，我們去散步！」——阿台拉意達喊。——「大家一塊兒去，公爵一定也要同去。您不必走，您是一個可愛的人！他真是一個多末可愛的人，阿格拉耶！對不對，媽媽？我一定應該抱他，吻他一下……爲了他剛纔和阿格拉耶那番解釋。親愛的 Mami，你許我吻他麼？阿格拉耶！你許我吻你的公爵！——」這淘氣的姑娘喊着，果真跳到公爵身旁，吻他的額角。他抓住她的手，緊緊地握住，弄得阿台拉意達幾乎驚喊出來，帶着無窮的喜悅看她，突然也虛地把她的手放在嘴唇上面，吻了三遍。

「我們走罷！」——阿格拉耶招呼。——「公爵，您攙住我。可以麼，Maman？已經拒絕我的未婚夫可以麼？您不是已經永遠拒絕我麼？公爵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對女太太伸手的，難道您不知道應該怎樣和女太太攙手走路麼？是這樣的，我們走罷，我們走到他們前面去，您想不想走在大家前面，面對面說話呢？」她無止歇地說着，還在那裏一陣陣地發笑。

「謝天謝地！謝天謝地！」——麗薩魏達·博羅可菲廿大納嘮嘮叨叨地說，自己不知道喜歡什麼。——「真是太奇怪的人們！」——S公爵想，也許自從和他們相遇以來已經想了一百遍，但是……：……他很喜欢這些奇怪的人。至於說到公爵，他也許不十分喜歡他。在大家都走出去散步的時候，S公爵皺着眉頭，似乎十分憂慮的樣子。

葉夫格尼·柏夫各維奇顯然具有極快樂的心神，一路上一直到車站，儘逗阿歷山大和阿台拉意達發笑。她們帶着一種十分特別的樂意，笑他所說的玩笑話，笑得使他開始有點疑惑她們也許完全沒有聽他的說話。由於這念頭，他忽然不解釋任何理由，哈哈地笑起來，帶着十分的，特別的誠懇笑起來，（他的性

格就是如此！懷着極閒適的心緒的兩姊妹不斷地看向前面走着的阿格拉耶和公爵。顯然她們的妹子讓她們猜一個極大的謎。S公爵努力和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談些不相干的事情，也許爲了給她解悶，但使她感覺討厭。她顯然被零落的思想完全縈繞住，胡亂地回答，有時完全不回答。但是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的謎在這晚上還沒有完。最後的一個謎落到公爵一人身上。他們離開別墅，走了一百步路的時候，阿格拉耶用匆遽的微語對固執地沈默着的男友說道：

「您朝右面看呀。」

公爵看了一下。

「您仔細看一看。您瞧那隻長椅，在公園裏，那裏有三棵大樹……那不是一隻紅色的長椅麼？」

公爵回答說看見的。

「您喜歡這地方麼？我有時在早晨七點鐘大家睡覺的時候，一人到這裏來坐坐。」

公爵喃聲說這地方很美。

「現在您離開我罷，我不願意再和您攜手同行。不過最好攙着手，但是不要和我說一句話。我願意獨自

自想心事……」

這警告總歸是多餘的：公爵就是沒有命令，一定也不會在一路上說出一句話來的。他聽到關於長椅的話的時候，他的心打擊得異常劇烈。他在一分鐘後醒了轉來，羞慚地驅走自己的離奇的念頭……

在伯夫洛夫司克車站裏，大家都知道，至少大家都在那裏說，平常日子所聚的羣衆，比星期日和節假

日「優秀些。」因爲在星期日和節假日，會從城裏跑來各色各樣的人物。羣衆在平常日子的衣裝並不見得顯赫，但極美觀。大家聚著聽音樂已成爲一個習慣。樂隊也許確是俄國公園樂隊中最好的一隊，奏演着新曲。顯得過分的體面和合禮，雖然露出一些樸素，甚至親密的神色相識的朋友們，所有避暑的人們，大家都聚在此地互相觀看。有許多人帶着真正的愉快做着這件事情，而且單祇爲了這件事情而來。但是也有爲了單單聽音樂而來的。鬧亂子事情特別稀少，雖然甚至在平常日子裏也有過。不出點事情是不行的。

今天是一個優美的晚上，聽衆很多。正在奏演着的樂隊附近的位置全已占滿了。我們的一夥坐在稍偏旁邊的椅上，最方的那個車站大門附近。觀衆和音樂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精神活潑了一些，也使小姐們解去煩悶。她們已經和幾個朋友對看過，和幾個人遠遠裏客氣地點頭。她們已經研究過服裝的樣式，發現一些奇怪的地方，討論了一番，發出嘲諷的微笑。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也時常和人家鞠躬。也已經有人注意到還在一起的阿格拉耶和公爵。相識的青年人裏不久就有人走到母親和小姐們身前來；有兩三個人留下來談話；大家都是葉大格尼·柏夫洛維奇的朋友。他們中間有一個年青的，很美麗的軍官，性格很快樂，很愛說話。他忙着和阿格拉耶談話，用全力設法使她注意他。阿格拉耶對他很和氣，露出極活潑的樣子。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請公爵允許他把這個朋友介紹給他，公爵不見得了解人家要他做什麼事，但是介紹成功了，兩人深深的鞠躬，互相伸出手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朋友提出一個問題，但是公爵好像沒有回答，或是奇怪地自行咕噥了幾句話，使得軍官對他凝視了一會，以後又看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一眼，立刻明白他爲什麼想介紹他們，微微地冷笑了一聲，又朝阿格拉耶說話了。葉夫

格尼·柏夫洛維奇一人看見阿格拉耶突然臉紅了。

公爵甚至沒有覺察出別人在那裏和阿格拉耶談話，獻殷勤，有時候甚至幾乎忘記自己坐在她的身旁。他有時想到什麼地方去，完全離開這裏，即使到一個陰沈的，空曠的地方去也是高興的，祇要能夠獨自懷着他的思想，使任何人都不知道他的所在。或者至少回到自己家裏的平臺上去，但必須無人在旁，萊白及夫和小孩們都不要；然後倒在沙發上，臉埋在枕頭裏，躺這麼一天，一夜，還躺一天。有的時候他也想到那些山，山卜熟識的一個點，是他在住在那裏的時候，永遠愛憶起，且愛去的那個地方，從那裏瞭望下面的鄉村，瞭望在下面微微地閃耀着的白線似的瀑布，瞭望白雲和傾圮的老堡壘。他現在是眞想到那裏去，祇想一件事情，——一輩子祇想這件事情，——够他想一輩子！說這裏大家完全忘記他。這甚至必須的，甚至還好些，假使人家能完全不認識他，而這所見的一切祇成爲一個夢境。夢見和眼見不還是一樣的麼？他

有時忽然起始審看阿格拉耶，眼神有五分鐘不離開她的臉。他的眼神太奇怪了：他望着她，顯然像看離他身邊二俄里遠的東西，或者似乎在看她的照片，而不是看她自己。

「您爲什麼這樣看我，公爵？」她忽然說，打斷了和周圍人們的談笑。——「我怕您。我老覺得您想伸出手來，用手指觸我的臉，撫摸一下。對不對，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他的眼神不是這樣的麼？」

公爵傾聽着，看見人家對他說話感到驚異，尋思了一下，雖然也許不十分了解，並沒有回答，但是看見她和大家都在笑，忽然也張嘴，自己笑起來了。周圍的笑更是加增；軍官大概是愛笑的人，簡直笑不停。阿格拉耶突然忿怒地自己微語道：

「白癡」

「天呀！難道她會……難道她完全發了瘋！」——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自言自語的說。

「這是一個玩笑。這和剛纔『可憐的騎士』一樣，不過是一個玩笑。」——阿歷山大堅定地朝她的耳上微語。——「別的沒有什麼！她用那種別致的方法，又和他開起玩笑來了。不過這玩笑鬧得太過分，應該把它停止，Maman！剛纔她像戲子似的，演出她的拿手好戲，鬧得把我們全嚇着了……」

「幸而她攻擊的是一個白癡。」——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和她微語着。女兒的話到底使她感到輕鬆。

公爵聽見人家叫他白癡，抖索了一下，但並非由於人家叫他白癡的緣故。「白癡」的稱呼他立刻忘記了。但是在人羣，離他所坐的地方不遠，在旁邊什麼地方，——他怎麼也指不出來，究竟在什麼地方，在那一個點上，——閃出一個人臉，慘白的臉，帶着彎曲的，黑暗的頭髮，有熟識的，很熟識的微笑和眼神，——閃就隱滅了。也許這祇是他的想像；從所見的全部的顯景中，留在他印象裏的惟有歪曲的微笑，眼睛，和繫在閃過的那位先生身上的淡綠的，漂亮的領帶。

過了一分鐘，他忽然迅速地，不安地向四圍環望；這第一個顯景大概是第二個顯景的預兆和前驅。這大概是一定的。在動身到車站上來的時候，他莫非忘記了可能的遭遇麼？固然，他上車站來的時候，大概並不完全知道到這裏來，——他處於這樣的精神狀態之中。假使他能或多加些江意，他在一刻鐘以前就能覺察出阿格拉耶也似乎間或在那裏不安地環望，也好像在自己周圍尋覓什麼。現在，他的不安顯露

出來的時候，阿格拉耶的騷亂和不安也隨着增長，他剛回頭一看，她也立刻回頭看。不久就隨來了驚慌的解釋。

從車站的旁門裏，公餘和葉潘欽家裏一夥人所坐的地方的附近，忽然出現了一羣人，至少有十個人。那羣人的前面有三個女人；內中兩個長得很美麗，在她們後面跟着這許多崇拜的人們是不足為奇的。但是這些崇拜的人們和女人們——全具有一點特別的，和聚在這裏聽音樂的其他觀眾完全不同的地方。差不多大家立刻看到他們，但是大半都努力做出完全不看見他們的樣子，祇在青年中還有幾個人向他們微笑，低聲互相傳達什麼話語。不看見他們是完全不行的：他們公然表露自己，大聲說話，談笑自如。可以猜到的是他們中間有許多是溇醉的，雖然在外表上有幾個人穿着漂亮美麗的服裝；但是還有些人具有極奇怪的神氣，穿着奇怪的衣服，有紅得奇怪的臉；他們中間還有幾個軍人；也不全是青年人；有的人打扮得很舒適，穿着縫得寬闊而且優雅的衣服，手上戴着戒指，袖上套着鈕扣，有漂亮的，漆黑的假髮和鬚鬚，臉上露出特別正直的，雖然帶點嬌艷相的威嚴，但是這種人在社會上是避若恐投的。在我們那些郊外的避暑勝地中固然有些具有特別良好的名譽，以特別謹嚴著稱；但是極謹慎的人也不能在所有的時間內保障自己，不受鄰屋上落下來磚頭的襲擊。這磚頭現在準備落在那裏聽音樂的體面的觀眾頭上。

從車站走到樂隊所在的小場那裏去，必須走完二級石階。這羣人就在石階上止步，沒有取走下來。但是女人中有一個向前直進，她的隨員中祇有兩個人敢跟在她後面。一個是帶着極樸索樣子的中年人，外貌在各方面都遺體面，卻具有完全孤苦伶仃的人的樣子，那就是從來不認識任何人，也沒有人認識他們

的那類人物。還有一個不離這位女太太一步的人是完全穿得破破爛爛的，具有極曖昧的神色。此外沒有人跟在這位怪誕的女太太後面。走下去的時候，她甚至沒有往後看一眼，彷彿有人跟她不跟她，是根本無所謂的。她照舊笑着，還大聲說話；她身得特別有趣味，且極闊綽，但是有點過分的奢侈。她經過樂隊，走到小場的另一頭那裏，在那邊附近的道旁正等候什麼人家的一輛馬車。

公爵沒有看見她，已經有三個多月了。他來到彼得堡後的這幾天內，一直想去見她；但是一個祕密的預感阻止了他。至少他怎麼也不能猜到，他在遇見她的時候將發生怎樣的印象，他有時懷着恐怖努力加以想像。使他覺得明顯的是這遇見必定是很痛苦的。在這六個月內，他好幾次憶起他初次看見這女人的照片時，她的臉使他引起如何的最初的感覺；但是他憶起，即使在照片的印象裏，也含有很多痛苦的成分。在省城裏他和她每人相見的一個月引起他一種可怕的影響，竟使公爵有時甚至願意把這相當不久的時代的回憶努力地驅趕。在這女人的臉上永遠有使他感覺痛苦的東西。公爵和羅果靜談話時用無盡的愛憐的感覺將這感覺譯出，這是對的：這個臉從照片上就在他心裏勾起了整個的憐惜的情感。他對於這女人愛憐的印象，甚至為她痛苦的感覺，永不離開他的心，現在也不離開。不對的，甚至還強烈些。但是他並不滿意自己對羅果靜所說的話；到了現在，在她突然出現的一剎那間，他也許從直接的感覺上了解他對羅果靜所說的話裏不夠的是什麼。不夠的是那可以描寫出恐怖的話語。是的，就是恐怖！他現在，在這時間內，十分感到它；他相信，由於自己的特別的原因，完全相信這女人是瘋子。假使你愛一個女人甚於世間的一切，或已預感到這種愛情的可能，而忽然看見她被鎖在鐵窗後面，呻吟於看守的棍杖之下，——那末這

印象和公爵現在所感覺到的有點相像了。

「您怎麼啦？」——阿格拉耶匆遽地微語，回頭看他，天真地拉他的手。

他的頭轉到她那邊去，看了她一眼，望着她烏黑的，在這時間閃爍得使他無從了解的眼睛，試着對她笑一下，但是好像在一剎那間忘記了她，眼睛忽然又移向右面，又起始觀察他的特別的顯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這時候正從小姐們的椅子旁邊走過。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繼續對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講一些大概很可笑而且有趣的話，說得迅快而且熱烈。公爵記得阿格拉耶忽然微語地說：「怎樣的女人……」

這是一句不確定的，沒有說完的話；她立即忍住，不增添什麼話，但是已經很够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已經走了過去，好像沒有特別看到什麼人，這時忽然回頭朝他們的方面看去，似乎現在纔發覺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

「噢！他在這裏呢！」——她忽然止步呼喊。——「人家打發多少聽差尋找，都找不到他，他到像故意似的坐在這裏。真是想不到……我以為你已經……到你叔叔那裏去了！」

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滿臉通紅，瘋狂地望着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但是很快地回轉身去，背着她。

「什麼？你難道不知道麼？他還不知道，想想看！用手槍自殺了你的叔叔！今天早晨用手槍自殺了！在兩點鐘時候人家對着我講，現在半城的人都已知道；聽說缺少了三十五萬公款，有的人說五十萬。我還以為



「他會給你留下遺產的；現在他全都弄光了。他是一個荒蕪的小老頭子……唔，再見罷，祝你的幸運！難道你不去麼？怪不得你預先辭職，狡猾的人！這是胡話，你知道的，預先知道的，也許昨天就知道了……」

雖然在這無禮的糾纏裏，公然宣布本來沒有的親密的交情裏，一定含有什麼目的，現在這已是毫無疑竇的了，——但是葉大格尼·柏夫洛維奇起初想含糊了事，無論如何不去理會這個施侮辱的女人。但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話語像霹靂似的打擊他；他一聽到叔叔的死去，臉白得像手帕，轉身向她看去。這時候麗區穢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匆遽地從座位上立起來，使大家也隨着她立起，幾乎從那個地方跑走了。祇有來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還在原位上留了一會，似乎遲疑不決似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還站在那裏，沒有醒轉來。但是葉潘欽一家人還沒有走上二十步，就出了一個可怕的亂子。

那個和阿格拉耶說話的軍官葉大格尼·柏夫洛維奇的好友，達到了憤怒的最高階段：

「簡直應該用鞭子抽，否則及法駕馭這賤婦！」——他幾乎洪響地說。（他大概以前就成爲葉大格尼·柏夫洛維奇的心腹。）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立刻轉身向他。她的眼睛閃爍，她奔到立在離她兩步以外，她完全不認識的青年人面前，奪去握在他手裏的一根柔細的，繩編的馬鞭，用全力斜斜地抽打這施侮辱的人的臉。這一切發生在一剎那的功夫……軍官忘了自己，奔到她身上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隨員裏已沒有一個人在她身旁；那個中年的，打扮得體面的先生已經不知溜到什麼地方去了，那個歡樂的先生竟站在一旁，拚命地大笑。過一分鐘後警察自然會趕到的，但是在這一分鐘內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一定要喫點苦

頭，假使沒有人作意外的援手。公爵也立在兩步內，連忙從後面抓住軍官的手。軍官一面掙脫他的手，一面朝他的胸脯上劇烈地推了一下；公爵躍出三步，落在椅上。但是這時候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身旁又發現了兩個保護者。那個拳術家，讀者已熟知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和以前羅果靜一夥中的常任會員，立在攻擊的軍官面前。

「開歷爾！退伍的中尉！」——他惡狠狠地自行介紹。——「假使您想打架，上尉，我可以代替軟弱的女性，和您周旋一下。我會學過英國的拳術。上尉，您不要拚來推去；我很同情您受了血的侮辱，但是當着大衆面前和一個女人比拳是我不能允許的。既然您是一個正直的紳士，應該用別種方法去對付。——您自然明白我的意思，上尉……」

但是上尉已經醒了過來，不再聽他的說話。這時羅果靜從人羣內出現，迅速地拉住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手，引她走開。羅果靜本人顯得十分震動，臉色發白，混身抖索。他領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走開的時候，朝軍官的眼前惡狠狠地笑了一下，用得意的，商販的口氣說：

「噀！竟做這種事！臉上全是血噀！」

軍官清醒了轉來，並且完全想出——他應該和什麼人辦交涉，因此一面用手帕掩住臉，一面有禮貌地朝正從椅上立起來的公爵說話。

「您是我剛纔被介紹認識的梅思金公爵麼？」

「她是瘋子！得了瘋病！請您相信我的話！」——公爵用抖慄的聲音回答，不知爲什麼向他伸出抖慄

的手。

「我自然不敢誇口，說我知道這類的消息；但是我必須知道您的尊姓大名。」

他點了點頭，就走開了。警察在最後的演出人物走開以後，過了整整的五秒鐘纔趕到。但是這亂子持續了不過兩分鐘。羣衆中有人立起來走了，有些人祇從這個座位上移到另一個座位上；有些人很喜歡看熱鬧；還有些人紛紛議論，露出極大的興趣。總而言之，這事情就平平常常地了結了。樂隊重又奏起。公爵跟着葉潘欽一家人後面走去。假使他在被人家推開，坐在椅上的時候猜到或來得及向左面看一看，一定會看見阿格拉耶停留在離他二十步遠的地方，看這個亂子的進展，不聽離走得較遠的母親和姊姊們的呼喚。S公爵跑到她面前，勸她趕快走。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記得阿格拉耶持着極度的騷亂的心神回到她們那裏來，她當時不見得聽見她們的呼喚。祇在他們走進公園，過了兩分鐘以後，阿格拉耶纔用尋常的，冷淡的，任性的聲音說道：

「我想看一看這趣劇怎樣了結。」

### 第三章

車站上的事件使母親和女兒們發生近乎恐怖的印象。在驚慌和騷亂中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傾着女兒們幾乎從車站上一路跑回家去。照她的觀察和見解，在這事件裏發生了，暴露了太多的東西，使她的腦子裏，不管如何的紊亂和恐懼，竟產生出一些堅決的思想來了。大家全明白，發生了一點特別

的情形，也許，而且是幸運地，起始暴露出一些特別的祕密。任憑S公爵以前怎樣解釋，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現在露出狐狸尾巴來了，——被暴露了，被發現了，——正式被發現他和這賤人有關係。——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還有她的兩個大女兒都這樣想，從這結論裏所得到的是啞謎更加積聚得多了。小姐們雖然對於母親那種劇烈的驚懼和顯明的逃走暗自有點憤慨，但是在騷亂的初期他們不敢向她發問。此外，不知爲甚緣故，她們以爲她們的妹子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在這件事情上知道得比她們和母親三人多。S公爵也是陰沈得像黑夜，也很疑慮。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一路上不和他說一句話，他好像沒有注意到。阿台拉意達試着問她：「剛纔講的是那一個叔叔彼得堡出了什麼事情？」但是他的臉上露出極尖酸的神情，喃喃地回答一些關於必須加以調查等極不確定的話句，還說這自然祇是荒誕的話。——「這是無可置疑的！」——阿台拉意達回答，以後再也不問什麼。阿格拉耶起始顯得特別安靜，祇在路上說跑得太快了。她回頭看了一次，看見公爵在追趕他們。她看到他努力追趕的情形，冷笑了一聲，再也不看他一眼。

最後，差不多在別墅附近，遇到了迎面向他們走來的伊凡·費道洛維奇。他剛從彼得堡回來。他在第一句開口的時候立即詢問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但是他的夫人威風凜凜地從他面前走過，不回答，甚至不看他一眼。從女兒們和S公爵的眼神上，他立刻猜到家裏發生了暴風雨。但是即使不這樣，他自己的臉上也反映出特別的不安。他立刻攙住S公爵的手，使他停留在家門附近，微聲地和他說幾句話。從他們兩人走到平臺上，到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那裏去時那種驚慌的神色上可以想到他們兩人聽到

了一種特別的新聞。大家漸漸地聚在樓上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那裏，平臺上祇留下公爵一人。他坐在角落裏，似乎等待什麼，但是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他看見這人家混亂的情形，並沒有想到走開；他顯然卻了整個宇宙，準備連着坐上兩年，隨使人家把他放在什麼地方。他有時聽見樓上驚慌的談話的聲音。他自己說不出他在這裏坐了多少時候。天色已晚，完全昏黑了。阿格拉耶突然走到平臺上來。外表上她很安靜，雖然臉色有點慘白。她看見公爵坐在角落裏椅上，一顯然料不到一合在這裏見到他，不由得驚疑地微笑了。

「您在這裏做什麼？」——她走到他身前。

公爵喃聲說些什麼，露出慚愧的樣子，從椅上跳起；但是阿格拉耶立刻坐在他身旁，他也坐下來了。她忽然精細地看了他一下，又朝窗外看，似乎並沒有想什麼，以後又朝他看。「也許她想笑。」——公爵想，但是「不會的，她當時就會笑的。」

「您也許想喝茶，我去吩咐他們。」——她在沈默了一會以後說。

「不，不……我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啊，是的，您聽着假使有人喚您去決鬥，您要怎麼辦呢？我剛纔就想問您。」

「但是誰呢？……沒有人會喚我去決鬥的。」

「假使喚呢？您會懼怕麼？」

「我想，我會……很怕的。」

「正經的話麼？那末您是懦徒麼？」

「不，也許不。懼怕而跑走的纔是懦徒；雖懼怕而不跑的，還不是懦徒。」——公爵想了一想，微笑了。

「您不會跑麼？」

「也許不會跑。」——他終於笑起来阿格拉耶的問話來了。

「我雖然是女人，但是我無論如何決不跑走。」——她幾乎惱怒地說。——「不過您在那裏笑我，您照例裝腔作勢，顯出您是一個極有趣味的人。請問你：槍擊是不是照例須在二十步以外？也有十步的麼？如此說來，是一定會被打死，或受傷的麼？」

「決鬥時大概不大會擊中的。」

「怎麼不大會呢？普希金不是被打死了麼？」

「這也許是偶然的。」

「完全不是偶然；這是一場死鬥，他被殺死了。」

「子彈落得很低，唐臺司一定向高處瞄準，向胸前或頭上；沒有人會這樣瞄準的，所以這子彈大概偶然打中普希金，一定是錯誤的結果。內行的人們對我說過的。」

「我有一次和一個小兵談話，他對我說，他們的隊伍分散開來射擊的時候，根據教練操法，必須朝半身瞄準。他們就叫做『朝半身射擊』。不是朝胸部，也不是朝頭部，卻是朝半身射擊。我以後問過一位軍官，他說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因為是遠距離的射擊。」

「您會射擊麼？」

「我從來沒有射擊過。」

「難道上彈藥都不會麼？」

「不會。不過我明白怎樣做，但是自己從來沒有這樣上過。」

「那末您不會，因為這是需要經驗的！您聽着，好生記住：最先要買一點上好的手槍用的火藥，不要溼的，（人家說不能用溼的，卻要用很乾的，）還要細碎的，您必須買這樣的貨色，放砲用的是不行的。人家說子彈是他們自己鑄成的。您有手槍麼？」

「沒有，也用不着，——公爵忽然笑了。」

「這真是沒有意義的話！您一定應該去買，買一支上好的，英國式或法國式的，聽說那是最好的手槍。然後取一把火藥，或者兩把，塞進去。越多越好。然後塞進一塊毛氈，（聽說必須用毛氈纔行，不知為什麼緣故，）這可以想法弄到，從一條牀褥裏，或是從門上，有時人家用毛氈釘在門上。以後，在毛氈塞進去以後，再把子彈放進去，——您聽着，必須後放子彈，先放火藥，否則射不出來的。您笑什麼？我希望您每天練習幾次，一定可以學會向標的上射中您能够照辦麼？」

公爵笑了。阿格拉耶恨恨地跺腳。她在談話時那種嚴肅的神色使公爵感到驚異。他一部分感到他必須打聽些什麼，問些什麼，——總之，是問些比如如何裝手槍還正經些的事情。但是這一切從他的腦筋裏飛

走，除去一樣以外，那就是她坐在個身邊，他瞧着她。至於她講什麼話，在這時間他幾乎是無所謂的。

伊凡·費道洛維奇終於從樓上走到平臺上來。他帶着蹙眉的，憂慮的，堅決的神情到什麼地方去。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你……你現在到那裏去？」——他問，雖然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並不想走出去。——「我們走，我要對你說一句話。」

「再見罷，——阿格拉耶說，給公爵伸出手來。」

平臺上已經很黑，公爵在這時候完全不能明顯地看清她的臉。一分鐘後，他和將軍從別墅裏走出去的時候，他突然臉色發紅，緊緊地握住自己的右手。

原來伊凡·費道洛維奇和他順路；伊凡·費道洛維奇不顧時間已晚，忙着去和什麼人談話。但是他暫時忽然匆遽地，驚慌地，極不連貫地和公爵說話，在談話裏時常提起薩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的名字。假使公爵在這時間內能够注意一些，他也許會猜得到伊凡·費道洛維奇想向他探聽什麼事情，或者最好說是想直接了當地，公然地向他問什麼事情，但是到底不能觸到一個最主要的點上去。使公爵感到慚愧的是他的心神十分散漫，竟沒有聽見最初說的是什麼，等到將軍向他提出一個熱烈的問題的時候，他不能不承認他一點也沒有明白。

將軍聳了聳肩。

「你們全是一些奇怪的人，各方面都是的，——他又起始說，——我對你說，我完全不明白薩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的思想和驚愕。她犯了歇司底里症，一面哭，一面說，人家侮辱她，她受了侮辱，但



是誰呢？怎樣呢？和誰呢？什麼時候？爲什麼原因？我老實說，我是有錯的，（這個我承認，）我有許多過錯，但是這個不安靜的女人，（再加上是行爲不端的，）那種逼迫的手段可以喚警察來加以限制，我今天就打算和一個人見面，警告他一聲。一切都可以輕輕地，溫情地，甚至和藹地，借着朋友的交情，安排得妥當，不出什麼亂子。我也同意，將來會發生許多事件，有許多未曾解釋清楚的問題。這裏有陰謀；假使這裏大家一點不曉得，那末那裏人家還是不會解釋清楚的。假使我不聽見，你不聽見，他不聽見，第五個人也一點不聽見，那末請問，誰會聽見呢？據你看來，應該怎樣加以解釋，假使不解釋爲一種虛誕的，不存在的事情，像月光……或其他幻景？」

「她是瘋子，」——公爵喃喃說，忽然痛苦地憶起了以前的一切。

「假使你講的是她，那末我有一句話要說。我有時也會發生這樣的念頭，我就安安靜靜地沈睡了。但是我現在看出她們的意見正確些，便不相信她的發狂。這女人固然很無聊，然而心思極細，並不瘋。今天關於加比東·阿萊克謝奇的那套話是可以證明出來的。在她的方面是一種欺詐的手段，至少是陰險的舉動，懷着特別的用意。」

「那一個加比東·阿萊克謝奇？」

「唉，天呀，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你一點沒有聽我的說話。我一開頭就和你談起那個加比東·阿萊克謝奇。我驚訝得甚至現在手脚還在那裏抖慄。也就爲了這件事情在城裏逗留了一會。加比東·阿萊克謝奇·拉道姆司基，葉大格尼·柏夫各維奇的叔叔……」

「怎麼樣呢？」

「今天早晨，天剛亮，七點鐘，自殺了。老頭兒是很可尊敬的，有七十歲，快樂派，——正和她所說的一模一樣，——公款，一筆很大的款子！」

「她怎麼會……？」

「怎麼會知道的麼？！哈哈！她一出現，她的周圍已經組成了整個的司令部。你知道現在有什麼人物到她那裏去，尋覓『結交的榮耀。』自然她會從她那些客人那裏聽到的，因為現在整個彼得堡已經全都知道了，伯夫洛夫司克也總有一半人已經知道了。她所說關於軍服的那句話多末細膩呀！他們轉講給我聽的！她說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是預先辭職的！這真是一個惡毒的暗示！不，這並沒有瘋狂的表示。我自然不相信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會預先知道這禍事在什麼時候發生，那就是某天的七點鐘等等。但是他總會預先感覺出一點來的。我們大家，還有S公爵，全都以為他會留給他一份遺產的！可怕呀！可怕呀！但是我並不責備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什麼，這是應該對你解釋的，不過到底有點可疑。S公爵十分驚愕。這一切發生得太奇怪了。」

「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行為裏有什麼可疑的呢？」

「一點也沒有！他的舉止是很正直的。我並不作什麼暗示。我看，他自己的財產是完整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不願意說這個……但是最要緊的是所有這類家庭的災禍，或者最好說是所有這類無聊的談話，簡直不知道怎樣去稱呼……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你可以說是我們家庭的密友，你想想，原

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在一個月以前就已向阿格拉耶求婚，遭到她的拒絕，固然這消息確不確還不得而知。」

「這是不會的！——公爵決烈地喊。

「難道你知道點什麼事情麼？——將軍抖擻了一下，露出驚異的樣子，停住了脚，像在地上生了根。——「你瞧，親愛的，我也許對你說出了無用的，不體面的話，但這是因為你……因為你……可以說是那樣的人，也許你知道點特別的情形麼？」

「關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我一點也不知道，——公爵野地說。

「我也不知道！人家根本想把我……把我往土裏活埋也不想一想，這對於一個人是多末難受的事情，我是忍受不了的。剛纔又發生了一場吵鬧，真可怕！我對你說這話，因為我把你當作嫡親的兒子看待。主要的是阿格拉耶好像在那裏笑她的母親。關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一月之前會向她正式求婚，經她拒絕的一層是姊姊們說出來的，作為一種猜測……不過是堅定的猜測。她是一個任性的，怪誕的生物，那是不能以言語形容的！她也許有的是寬仁和豁達，有的是心智方面優良的性格，但是那份任性，那份好嘲笑，一句話，具有一個魔鬼的性格，還加上荒誕的理想。現在她當面笑母親，笑姊姊們，笑公爵對我更不必提，她很少的時候不取笑我，至於我呢，我十分愛她，甚至她取笑我也愛她，——這小鬼就為這個特別愛我，大概愛得比其餘別人多。我敢打賭，她也在那裏取笑你。我們纔看見你在那裏談話，在樓上吵鬧了一陣以後，她和你坐在一起，像無事人似的。」

公爵臉色頰紅，緊握住右手，但是沈默着。

「親愛的，良善的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將軍忽然帶着熱烈的情感說，——「我……連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大納在一塊兒，（她又起始罵你，還爲了你罵我，不明白爲什麼緣故，）我們總是愛你的，誠懇地敬愛你的，甚至不管出什麼事情，不管外表如何。但是你必須同意，你自己必須同意，突然來了一個多末難猜的啞謎，多末感到懊喪，當你聽到這個冷血的小鬼忽然，（因爲她立在母親面前，露出對於我們的一切問話。特別對於我的問話深沈的賤視的態度，因我鬼使神差地發了傻氣，忽然想表示自己是一家之主，——真是發了傻氣，）這個冷血的小鬼竟忽然嘲笑地宣布，那個「女瘋子，」（她是這樣稱呼她的，我覺得奇怪，她會和你說一樣的話，她說：「難道你們至今還沒有猜到麼？」）這個女瘋子「自己心裏決定，無論如何，想法使我嫁給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就爲了這個用意竭力想把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從我們家裏轟出去」……她祇說了這句話；不加任何解釋，自己哈哈地笑着。我們當時張開了嘴。她當時把門拍的一帶，就出去了。後來有人對我講剛纔你和他出了一段笑話……親愛的公爵，你聽着，你是一個不愛生氣，很有判斷力的人，我看出你身上這一點來的，但是……你不要生氣，她確乎是取笑你。她像小孩似地取笑人，所以你不必生她的氣，但是這決定是如此的。你不必想到別的上，——她祇是想愚弄你，愚弄我們大家，由於無事可做的緣故。唔，再見罷！你知道我們的情感，我們對你的誠摯的感情，這感情是永遠不變的……但是我現在要到這裏去，再見罷！我像今天那樣心緒不佳是很少的……這也算住別墅避暑！」

公爵獨自留在交叉路口，向四面環顧了一下，匆遽地越過那條路，走近一所別墅的發亮光的窗子那裏，打開剛纔和伊凡·費道各維奇談話時緊握在右手裏的那張小紙，利用微弱的燈光讀道：

「明晨七時，我將在公園綠椅上等候您。我決定和您談那件於您直接有關的極重要的事情。

再啓者：希望您不要把這封信給任何人看。我對您下這樣的命令雖然感到不好意思，但是我覺得這是您應得的處分，也就寫下了，——同時爲您的可笑的性格羞慚至於臉紅。

又啓者：那張綠椅就是我剛纔指給您看的。您應該感到羞慚！我不能不補寫在後面。」

這張字條大概是阿格拉耶走到平臺上來之前匆忙中寫下，麻麻虎虎措好的。公爵露出無可形容的和驚懼相仿的慌擾的神情，又緊緊地將那張小紙握在手內，趕緊從窗旁，從光明那裏跳走，像受驚嚇的小偷。就在這行動裏，忽然和一直立在他肩旁的一位先生相撞。

「我在監督着您呢，公爵，——那位先生說。

「是怎麼，開歷爾？——公爵驚異地喊。

「我正尋找您呢，公爵。我在葉潘欽的別墅附近等候您，自然不能進去。您和將軍同行的時候，我在後面跟着。公爵，我願意爲您效勞，您可以支使我。我準備犧牲，甚至準備死，在需要的時候。」

「但是……爲了什麼？」

「一定會決鬥的。那個莫洛夫錯夫中尉，我知道他，不過當面還不認識……他是不肯忍受侮辱的。我們這班人，我和羅果靜，他自然看得一錢不值，這也許是應得的，因此惟有您一人負責。祇好歸您付酒錢。他

問過您的姓名，我聽見的。明天他的朋友一定會上您那裏去，也許現在已經在那裏等候。假使您看得起我，選我爲證人，我是準備爲您當差的，我就爲了這件事情找您。」

「您也講起決鬥來了！」——公爵忽然哈哈地笑，使開歷爾感到特別驚異。他笑得利害。開歷爾在提出充當證人的要求還沒有得到滿足之前，確乎像坐在針刺上似的感覺不安，現在看着公爵這樣歡笑，幾乎生起氣來。

「公爵，您剛纔抓住他的手。一個體面的人士在大衆面前是難於忍受的。」

「但是他拚我的胸脯！」——公爵笑着喊。——「我們沒有什麼可決鬥的！我向他賠一個罪，也就完了。但是一定要打架，就打架罷，讓他外放槍，我還願意呢。哈哈！我現在會裝手槍了。您知道不知道，剛纔有人教我裝手槍？您會裝手槍麼，開歷爾？先去買一點火藥，手槍用的，不要溼的，也不要放砲用的粗的；先把火藥放進去，再從門上取一塊毛氈，以後再塞進子彈，應該先放火藥，後放子彈，否則是不響的。開歷爾，您聽着：會放不響的。哈哈！難道這不是至理名言麼，開歷爾？您知道，我現在想抱着您，吻您一下。哈哈！您剛纔怎麼會立在他面前的？您快點到我家裏去喝香檳酒。我們大家都喝得爛醉！您知道不知道，我有一打香檳酒，放在萊白及夫的地窖裏。前天，我搬到他那裏去的第二天，萊白及夫「偶然」賣給我的，我全都把它買下來了！我要邀請一大批客人，您今天夜裏還想睡覺麼？」

「和每個夜裏一樣。」

「那末祝您安睡，哈哈！」

公爵越過道路，隱到公園裏去了，把開歷爾弄得莫明其妙，尋思起來。他從未看見公爵有過這樣奇怪的情緒，簡直想像不到他會這樣的。

「也許發了瘧疾，因為他是一個神經質的人，這一切使他發生強烈的印象，但是自然他是會膽怯的。這類人是不會膽怯的！」——開歷爾自己想。「唔！香檳酒！一個有趣的新聞。十二瓶酒；一打存貨倒還不少。我敢打賭，這批香檳酒是萊白及夫從什麼人那裏收下來作為典押的。唔……這公爵是很可愛的人；我真愛這類人；現在不必喪失好機會……假使有香檳酒，那末現在正是應該喝的時候……」

公爵正在發瘧疾一層自然是對的。

他在黑暗的公園內蕩走了許多時候，終於一發現自己——在林間小道上走來走去。他的意識裏留下一個回憶。那就是他已在這林間小道上，從長椅到一株高大的，顯明的老樹那裏，一共一百步路，來回走了三四十次。他怎麼也不能記起，他在公園裏逗留了至少一小時，在這時間內想的是什麼，即使他願意記起也不能。他捉住自己在想着一個念頭，爲了這念頭他忽然忍不住笑出來了。雖然沒有什麼可笑的地方，但是他老想笑。他想到關於仄門的猜測，決不止祇在開歷爾一人的腦筋裏產生，那末如何裝實子彈的故事也許不是偶然說出來的……「啊！——」他忽然止步，腦筋裏閃出了另一個意念——「她剛纔到平臺上去的時候，我正坐在角落裏。她發現我在那裏，顯得特別驚訝——竟笑了……還講到喝茶的話。其實她的手裏那時候已經握着那張紙頭，那末她一定知道我坐在平臺上，爲什麼要驚訝呢？哈哈！」

他從口袋裏取出那張紙，吻了一下，但是立刻止步，凝想起來：

「這真是奇怪！這真是奇怪！」——一分鐘以後他甚至帶着一種憂愁說着：在強烈地感到快樂的時候，他永遠會覺得憂愁，他自己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他向四圍仔細地察看了一下，很驚訝他會跑到這裏來。他很累，走到長椅那裏，坐了下來。四圍是特別的靜寂。車站上的音樂業已完結，公園內也許沒有一個人。時間自然在十一點半以後。夜是靜謐的，溫暖的，光明的，——那是六月初的彼得堡的夜。在濃密陰沈的公園裏，在他坐在那裏的林間小道上差不多完全是黑暗的。

假使有人在這時候對他說，他落在情網裏，他發生了熱情的愛，他將驚異地否認，甚至也許發生憤慨。假使有人說，阿格拉耶的信是一封情書，是約期幽會，那末他會替那人羞慚得無地自容，也許要喚他出去決鬥。這一切是完全誠懇的。他一次也不疑惑，或者容許一點點「雙重」的意念的存在，那就是關於這女郎會愛他，或者甚至他會愛這女郎的意念。他想到這上去便感到羞慚：愛他，愛「他這樣的人」，他認爲是一件怪誕的事情。他想，假使果真有什麼事情，那不過是她的淘氣的行爲；他對於這意志感到太冷淡，認爲這是題中應有的文章；而自己呢，卻忙於完全另外一件事情，爲另外一件事情而憂慮。剛纔那個慌亂的將軍說過，她在那裏取笑大家，取笑他，特別取笑公爵的那句話，他倒是完全相信的。但是他並不感到絲毫的侮辱；據他看來，這是應該如此的。在他方面認爲主要的是他明天，在清晨時，又可以看見她，又將和她並坐在絲椅上，聽如何裝實子彈的方法，看她的臉。他不需要什麼別的東西。關於她打算說什麼話，那直接於他有關重要的事情是什麼的一類問題，也會在他的腦筋裏閃現過一兩次。對於這件「重要的事情」，爲了它他被召喚去商量的，實際上確是存在的一層，他一刻也不疑惑，但是現在差不多完全不去想這件



重要的事情，甚至不感到一點點想到它的意向。

林間小道的沙土上一陣靜靜的沙聲使他擡起頭來。有一個人走到長椅旁，坐在他身旁。這人的臉龐在黑暗中難於辨清。公爵迅速地挪到他身邊，挨得很近，這纔看清了羅果靜的慘白的臉。

「我就知道你在這裏什麼地方溜躑，不費多少工夫就找到了。」——羅果靜從牙縫裏喃聲說。

他們在那一天旅館的走廊裏相遇以後，第一次聚在一處。公爵被羅果靜的突然發現喫了一驚，有一個時候不能集中他的思想，痛苦的感覺在他的心裏復活。羅果靜顯然明白他給予公爵一個怎樣的印象；他雖然起初有點混亂，似乎用一種練熟的輕盈的態度說話，但是公爵不久就覺得他並沒有一點練熟的，甚至並沒有一點特別的慚愧的神色；即使在他的姿勢與談話中有什麼不靈便的地方，那祇是外表；在心靈方面這人是不會變的。

「你怎麼會在這裏找我？」——公爵問，爲了說點什麼話出來。

「開歷爾告訴我的（我到你那裏去過，）『到公園裏去了。』我心想，原來如此。」

「什麼叫做『原來如此』……？」——公爵驚慌地抓住這句脫口說出的話。

羅果靜冷笑了一聲，沒有加以解釋。

「我接到了你的信，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你這一套來得無謂……你何必如此……我現在代表她來見你。她一定請你去一趟。她有話對你說。請你今天就去。」

「我明天去。我現在要回家去；你……到我家裏去麼？」

「有什麼事？我已經對你說過了。再見罷。」

「你難道不去麼？」——公爵輕聲問他。

「你這人真怪，萊夫·尼古拉也維奇，看着你真奇怪。」

羅果靜惡毒地冷笑了一下。

「爲什麼？爲什麼你現在這樣恨我？」——公爵憂愁地，熱烈地搶上去說。——「現在你自己也知道，你所想的一切是不實在的。我覺得你至今還沒有消去對我的仇恨。你知道爲什麼緣故？因爲你曾經圖謀過我的性命，因此你的恨意還沒有消釋。我對你說，我祇記得一個帕爾芬·羅果靜，我在那天會和他結爲義弟兄的。我在昨天那封信裏寫過，希望你忘記去想這噩夢，不要起始和我說這件事情。你爲什麼從我的身邊躲開？爲什麼把手藏了起來？我對你說，那天的一切我祇認爲一種噩夢；我在那一天內完全把你認識得很清楚，像認識自己一般。你想像的一切是不存在的，不會存在的。我們的仇恨爲什麼必須存在呢？」

「你還會有什麼仇恨？」——羅果靜回答着公爵的熱情的，突如其來的話語，又笑了。他確乎躲着他，立在一旁，倒退了兩步，手藏了起來。

「現在我到您那裏去是毫無理由的，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他慢吞吞地，簡潔地說。

「你竟恨我到這種地步麼？」

「我不愛你，萊夫·尼古拉也維奇，爲什麼要到你那裏去呢？公爵，你就像一個嬰孩，你想弄玩具，——你可以掏出來擺設，但是你不明白事情。你現在所說的一切，在信上全都寫得清楚，難道我不相信你麼？」

相信你的每一句話，我知道你從來不會騙我，將來也不會騙。但是我到底不愛你。你信上寫你忘卻了一切，祇記得一個義兄弟羅果靜，而並不記得當時動刀殺你的羅果靜。你爲什麼知道我的情感？（羅果靜又笑了。）也許我從那時起一次也沒有懺悔過，而你已經把你的饒恕送給我了。我也許在那天晚上已經完全想別的事情，至於這件事情……」

「竟忘記了！」——公爵搶上去說。——「那自然啦！我可以打賭，你當時一直坐了鐵閘車，到伯夫洛司克來聽音樂，就像今天似的在人羣裏監視，張望。這不會使我驚訝的。你當時假使不處於祇能想一件事情的那種情形之下，是決不會舉刀殺我的。那天我從早晨起，一看到你，就有了預感；你不知道，你那時是怎樣的？我們一交換十字架的時候，我就生出這個念頭。你那時爲什麼領我到老太太那裏去？你不是想藉此攔阻你的手麼？不見得是想，卻祇是感覺得像我一樣……我們當時具有同樣的感覺。假使你當時不舉手殺我，（上帝把這手挪開了，）我在你面前將成爲怎樣的人呢？我總歸已經疑惑你，我們的罪是一樣的，相同的！（你不要皺眉！你笑什麼？）「你沒有懺悔！」即使你想懺悔，也許還不能，因爲你並不愛我。即使我像安琪兒一般，在你面前是純潔的，你總歸不會容忍我，在你心想她愛我，而不愛你的時候。這就是妒忌。我在這星期內曾經仔細想過，帕爾芬，現在對你說：她現在也許愛你比愛任何人都利害，她是越磨折你，越愛你。她不會對你說這個，但是必須自己會看。爲什麼她到底還要嫁給你呢？以後她會對你自己說的。有些女人竟希望人家這樣愛她們。她就具有這樣的性格！你的性格和你的愛情會使她發生強烈的印象。你知道不知道，女人是能夠用殘忍和嘲笑磨折男子，而從來就不感到良心的責備的，因爲她每次會看着

你，心想：『現在我把他磨折得要命，以後可以用我的愛情補償他的』……』

羅果靜聽完公爵的說話，哈哈地笑了。

「公爵，你不是自己碰到這樣女人麼？我也聽到人家講你的事情，就不知道確不確？」

「你會聽到什麼話呢？」公爵忽然抖索了一下，止住步，顯出異乎尋常的樣子。

羅果靜繼續笑。他未免帶着好奇，也許還帶着愉快，傾聽公爵的話。公爵那種快樂的，熱烈的激情使他感到驚愕，日使他鼓勵。

「不但聽到，現在自己也看出是實在的。」——他說——「你從什麼時候起像現在那樣說話的？這樣的談話好像不是從你的嘴裏說出來的。我假使不聽到人家說你這類話，我也許不會到這裏來；半夜裏到公園裏來。」

「我完全不明白你的話，帕爾芬·謝蒙諾維奇。」

「她早已對我解釋過關於你的事情，現在我自己看到你在那一位同坐在一起聽音樂。她對我罰咒，昨天和今天都對我罰咒，說你像一隻小貓似的愛上了阿格拉耶·葉潘欽。公爵，這對於我是一樣的，而且於我不相干；即使你不再愛她，她還沒有不愛你。你知道，她一定要你和那一位結婚，她竟發了誓哈，哈！她說：『非如此不嫁給你，他們到教堂裏去，我們也到教堂裏去。』這是什麼意思，我無從了解，而且永遠不會了解；是不是愛你愛得沒有止境……但是既然愛你，何必又要你和別的女人結婚呢？她說：『我想看見他取得幸福，』這末說來，她是愛你的。」

「我對你說過，還在信上寫着她……腦筋有點不清楚。」——公爵在痛苦地聽着羅果靜的話以後說着。

「天曉得你也許弄錯了……不過她今天在我把她從音樂隊那裏領開的時候，就定下了結婚的日期；那就是過三星期以後，也許早些，她說，我們就要結婚；她起誓，把神像摘了下來，吻了一下。公爵，現在一切都在你的身上。哈哈！」

「這全是謊語！你所說關於我的一切是永遠不會有的，永遠不會有的！我明天到你那裏去……」

「那裏是瘋子？」——羅果靜說。——「別人看來，她的神智很清楚，惟獨你一人看出她是瘋子？她怎麼會寫信到那邊去呢？既然是瘋子，從信上就可以看出來的。」

「什麼信？」——公爵驚懼地問。

「她寫信給那一位，那一位讀她的信。你還不知道麼？你會知道的；她一定會自己給你看的。」

「這真是無從相信！」——公爵喊。

「唉！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你呀！我看你在這段路上纔走了不多，你纔開始走。你等一等：你會雇用自己的偵探，自己日夜看守着，打聽她每一步的行動，祇要……」

「你停止住，永遠不要說這件事情！」——公爵喊。——「帕爾芬，我剛纔在沒有和你遇到以前，在這裏走來走去，突然笑了起來，不知道笑什麼，但是原因是我記起明天恰巧是我的生日。現在差不多有十二點鐘。我們去歡迎這個日子！我有酒，我們可以喝一杯，你可以祝我成就我現在自己也不知道願意如此成

就的一切。你祝我的幸福，我也祝你的幸福。否則你簡直把十字架還給我！第二天你並沒有把十字架送還呀！不是還在你身上麼？現在還在你身上麼？」

「在我身上呢？」——羅果靜說。

「我們走罷。我沒有你，不願意迎接我的新生命，因我的新生命開始了！你不知道，帕爾芬，我的新生命今天開始了麼？」

「現在我自己看見，自己知道是開始了。我要對她這樣報告。你現在完全不像你自已了，萊夫·尼古拉也維奇！」

#### 第四章

公爵同着羅果靜走近自己別墅的時候，特別詫異地看見他的平臺上燈光照耀得通明，聚了許多人。快樂的一夥正在叫笑，高談；他們甚至似乎辯論至於呼喊。乍看上去就會料到他們正在快樂地消遣時光。他走上平臺的時候，果真看見大家在那裏喝酒，喝香檳酒，似乎喝得很久，因此裏面有許多人已露出異常興奮的樣子。客人們全是公爵認識的，但是奇怪的是他們大家一下子聚了攏來，好像被邀請似的，雖然公爵並沒有邀請任何人，他自己的生日自己還是剛纔偶然憶起來的。

「你一定告訴過什麼人，你要開香檳酒，所以他們全跑來了，」——羅果靜喃喃地說，隨着公爵到平臺上去。——「我們知道這情形；祇要朝他們吹一聲胡哨就夠了，」……他幾乎狠惡地說，顯然憶起了他

的不遠的過去。

大家用呼喊和頌禱歡迎公爵，圍住了他。有些人很喧嚷，另有些人比較安靜些，但是大家聽到了生日的消息，都忙着道賀，大家輪流上前。有幾人在場，使公爵感到興趣，譬如菲爾南·基就是的；但是最使他驚異的是莫·格尼·柏夫·洛維奇，忽然被現在這夥人裏面。公爵幾乎不願意相信自己，一看到他，竟懼怕了。

臉紅紅的，幾乎帶着歡欣狀的萊白夫立刻跑來解他的酒，喝得很多程度了。從他的嚶啞的話裏曉得大家聚攏來是完全自然的，這真是偶然。伊鮑里特和黃昏前白先來到，因為感到自己好些，所以想在平臺上等候公爵。他橫躺在沙發上面；以後萊白夫及大跑來看他，以後他的整個家庭都來了，那就是伊伏爾金將軍和女兒們，蒲爾道夫、基是什途伊鮑里特來的。茹納和波育成大概來得不久，不過這裏，進來看一看，（他們的出現和車站上出事的時候不久。）以後開歷爾出現了，宣佈公爵的生日，要求開香檳酒。葉·格尼·柏夫·洛維奇於半小時前來到。干張開香檳酒，舉行慶祝最力的是郭略·萊白夫，很樂意地埋香檳酒取出來。

「不過是自己的酒！」他對公爵啣語。——「由我會鈔，表示頌祝和敬賀的意思，還預備了小茶，涼盆，小女正在張羅了。公爵，您知道他們在討論什麼題目呀？您記得漢恩烈所說「是或不是」的話麼？一個現實的題目，現實的！問和答……菲爾南也去先生正處於最高的階段上面……他不想睡，香檳酒他喝了一口，喝了一口是不會有害處的……公爵，您挪坐得近些，決定一下！大家等候您，大家祇等候

您施展幸福的聰明……」

公爵看到魏拉·萊白及夫的和藹的眼神，——她也忙着從人羣裏擠到他面前來。他越過大家，先伸出手來給她；她快樂得臉紅，祝他「從今天起一直過着幸福的生活。」她以後匆遽地跑進廚房；她正在那裏預備涼盆；在公爵回家之前，纔抽出了一點空工夫，跑到平臺上來，用心傾聽那些喝了酒的賓客中間無止歇地進行着的關於極抽象的，對於她很奇特的問題的辯論。她的小妹子張着嘴，在另一間屋的箱子上面睡熟了，但是那個男孩，萊白及夫的兒子，卻站立在郭略和伊鮑里特身旁，單從他的興奮的臉色上就能表示出他準備立在這裏，欣賞而且傾聽着，那怕一下子立上十個鐘頭都可以。

「我特別等着您，看見您帶着這樣幸福的神色回來，尤其感到異常高興，」——伊鮑里特說，當公爵在魏拉之後立刻走過去和他握手的時候。

「您怎麼知道我有幸福呢？」

「從臉上看出來的。您和他們握手以後，趕快坐到我們這裏來。我特別等着您，」——他又補充了一句，特別着重在等着您的幾個字上。公爵問，「他坐得這麼久，會不會妨害他的身體的健康？」——他回答說，他自己也覺得奇怪，他在三天前怎麼想死，他永不感到自己像今天那樣的舒服。

蒲爾道夫司基跳了起來，响聲說是「這樣的……」他是伴伊鮑里特同來的，他也很喜歡；他在這裏寫了些「無聊的話，」現在「很高興……」他沒有說完，就緊握公爵的手，坐到椅子上去了。

公爵最後纔到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面前去。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立刻攔住他的手。



「我有兩句話對您說。」——他微聲說。——「有一樁極重要的事情。我們到那裏去一會。」

「兩句話。」——另一個聲音朝公爵的另一隻耳朵上微語，公爵驚異地看見毛髮異常蓬鬆，臉色發出紫紅，一面擠眉弄眼，一面笑的一個人形，立刻認出他就是費爾特申，不知道是從那裏鑽出來的。

「費爾特申，你還記得麼？」——那人問。

「您從那裏來的？」——公爵喊。

「他正懺悔着呢。」——閒歷爾跑過來喊。——「他躲藏起來，不願意出來見您，他躲在角落裏，他在那裏懺悔，公爵，他覺得自己做了錯事。」

「有什麼錯處？有什麼錯處？」

「我遇見了他，我剛纔遇見他，把他領來了；他是我的——一個稀少的朋友；他在那裏懺悔。」

「諸位，我很高興；你們去和大家坐在一塊兒，我立刻就來。」——公爵終於擺脫了他們，匆忙地走到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那裏去。

「你這裏很有趣。」——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我很愉快地等候了您半小時。是這樣的，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我和庫爾梅塞夫全說妥了，所以跑來安慰您。您不必擔心，他把這事情看得很有理，而況據我看來，他本來是自己的錯。」

「和那一個庫爾梅塞夫？」

「就是您剛纔拉住他的手的……他忿怒得打算明天打發人來和您解釋。」

「得了罷，真是無聊！」

「自然是無聊，也祇好以無聊了結它；但是我們這些人……」

「你也許還爲了別的什麼事情來的麼？」葉大格尼·柏夫洛維奇？

「自然還有別的事情，——葉大格尼·柏夫洛維奇笑了。——「親愛的公爵，我明天天一亮就到

彼得堡去辦那件不幸的事情，（就是家叔的事情，）你想想，這一切都是確實的。除我以外，大家全都知道。這使我驚愕到竟來不及上那邊去，（上葉家去，）明天我也不去，因爲我要上彼得堡去，您明白麼？我也許有三天不能回來。總而言之，我的事情有點尷尬。雖然事情並不特別重要，但是我想我必須用極公開的方式和您解釋一下，而且不能喪失時機，必須在離開這裏以前。我現在想坐一會，等一等，等他們那夥人散走；再加上我也沒有地方去，我的精神十分不安，終歸睡不着覺。雖然我這樣直接麻煩人，有點沒有良心，而日不體面，但是我要對您直說；我是跑來尋覓您的友誼的。你是一個天下少有的人，那就是說並非在每步路上必須說謊，也許完全不說謊，而我在一件事情上需要一個朋友和顧問，因爲我現在根本已列入不幸的人裏面去了……」

他又笑了。

「事情糟糕的是，——公爵尋思了一會。——「您想等他們散走，但是大曉得什麼時候走呢。我們現在最好到公園裏去；他們可以等候一下的。我可以向他們道歉。」

「不必，不必，我有理由，不願人家疑惑我和您進行着含有目的的緊急的談話；這裏有些人對於我們

的關係很感興趣，——您不知道麼，公爵？最好是使他們看見我們處於極友善的，並不緊急的關係上面，——您明白麼？他們過兩點鐘後散走；我祇要費去二十分鐘，或半小時的功夫就夠了……」

「好罷，好罷。就是不解釋我也很快樂。我很感謝您那句友善的關係的話。您恕我今天的精神這樣散漫；您知道，我不知爲什麼這時候竟不能集中注意。」

「我看見的，我看見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帶着輕鬆的嘲笑喃聲地說。他這天晚上很愛笑。

「您看見什麼？」

「您不疑惑，親愛的公爵，」——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繼續訕笑，不回答直接的問題，——「您不疑惑，我到這裏來是存心騙您，還從旁向您探聽什麼事情麼？」

「關於您到這裏探聽的一層是無可疑惑的，」——公爵終於笑了。——「您也許甚至決定騙我一下。但是我並不怕您；再說我現在有點滿不在乎，您相信麼？而況……而況……而況因爲我首先相信您終歸是一個極好的人，結果我們也許果真會保持友誼的。我很喜歡您，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您……您是一個很正經的，據我看來很正經的人！」

「無論如何，我和您相處是極有趣味的，甚至無論辦什麼事情，」——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我們來，我來喝一杯酒，祝您的健康。我到您這裏來，很感到滿意。喂！」——他忽然止步。——「那位伊鮑里特先生搬到您這裏來住麼？」

「是的。」

「我覺得，他不會現在就死罷？」

「怎麼樣呢？」

「沒有什麼；我和他在這裏同坐了半小時……」

伊鮑里特這些時候一直在等候公爵，不斷地望着他和葉夫格尼·柏夫格維奇，在他們移到一旁談話的時候。他們一走近桌旁，他像得了惡瘧似的活潑起來了。他感到不安和興奮；汗在他的額上流出。他的閃耀的眼睛裏，除去一種迷惘的，時常的不安以外，還流露出的一種不確定的不耐煩；他的眼神無目的地從此物移到彼物，從這臉移到那臉。他雖然至今還積極參加全體的，喧嚷的談話，但是他的興奮不過是帶着瘧疾性的。其實他並不注意談話；他的辯論是不聯貫的，嘲諷的，疏忽的，怪僻的。他沒有說完，便扔棄一分鐘以前自己起始熱烈地說着的話。公爵驚異地，惋惜地看出人家竟準許他在今天晚上喝盡兩大杯香檳酒，起始喝的，放在他面前的酒杯已經是第二杯了。但是他以後纔知道，現在他並沒有注意到。

「您知道，恰巧今天逢到您的生日，我很覺得高興。」——伊鮑里特喊。

「爲什麼？」

「您以後可以看見的；快坐下來罷。第一，因爲您那批朋友全都聚集了。我早料到會有人來的；我一生第一次料事成功了！可惜我不知道您的生日，否則我要帶點禮物來的……哈哈！也許我帶着禮物來了！到天亮的時候還長遠麼？」

「不到兩小時就要天亮，」——波奇成說，看了看錶。

「現在爲什麼還要天亮，既然在外面還可以讀書？」——有人說。

「就爲了我必須看一看太陽的邊沿。能不能喝一杯酒祝太陽的健康，公爵，您以爲怎樣？」

伊鮑里特厲聲地問，無禮貌地向大家看望，好像指揮人家，但是自己似乎沒有覺察出來。

「我們也許可以喝，但是您應該安靜一下了罷，伊鮑里特？」

「您老是講睡覺的話。公爵，您是我的保姆！等太陽一出現，在天上『發出聲響』」（誰做的一首詩：「太陽在天上發出聲響？」這句子沒有意義，但是很好！）我們再睡覺。萊白及夫太陽不是生命的源泉麼？默示錄裏所謂『生命的源泉』是什麼意思？你聽見關於『苦艾』星的話麼，公爵？」

「我聽見萊白及夫認『苦艾』星是遍播歐加的鐵路網。」

「不，對不住，這是不行的！」——萊白及夫喊，跳躍起來，揮搖着手，似乎想止住剛開始的大家的譁笑。——「對不住！這些先生們……這些先生們！」——他忽然轉身對公爵說，——「在某一點上是，就是的……」——於是他毫不客氣地朝桌上叩擊兩次，因此使笑聲更加增強了。

萊白及夫雖然處於普通的「晚上」的心情狀態中，但這一次被前面那段長久的「學術」的爭論惹得太見興奮，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總是對自己的對手方持着無窮的，十分公開的蔑視的態度。

「還不對！公爵，我們在半小時前曾經互相約定，一個人說話時，別人不許打斷，不許笑，讓他自由地發表一切，以後再由無神派反駁，假使他們願意。我們還舉公爵爲主席。就是的！要不怎麼辦呢？這樣會把任何

人的高深理想打斷的……」

「您說罷，您說罷，沒有人來打斷您呀！」——幾個聲音發了出來。

「您儘管說，但是不要瞎說。」

「什麼叫做『苦艾』星？」——有人問。

「我不明白！」——伊伏爾金將軍回答，帶着威嚴的態度，占據了以前的主席的地位。

「我最愛所有這些爭論和辯駁，自然是學術方面的。」——開歷爾喃聲說，帶着過度的興奮和不耐煩的態度在椅上轉來轉去。——「學術和政治方面的。」——他出乎意料外地忽然對和他並坐的葉大

格尼·柏大洛維奇說。——「您知道，我極愛讀報上關於英國議會的記載，並不是關於他們在那裏議論

些什麼，（您知道，我並不是政治家，）卻是關於他們如何互相解釋，如何做出政治家的風度，譬如「坐在對面的可尊敬的子爵，」「贊成鄙見的可尊貴的伯爵，」「我的可尊敬的反對者，他的提議使歐洲驚愕

不置的，」諸如此類的詞句，所有這些自由民族的議會政治，——是對於我們極有興趣的！我被迷惑了，公

爵！我在心靈深處永遠是一個藝術家，我可以起誓，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

「據您說起來，」——筭納在另一角落裏興奮起來了。——「鐵路是可詛咒的，鐵路是害人的，它是

降到地上的災疫，以污染「生命的泉源，」對不對？」

這天晚上，筭佛里拉·阿爾達里對奇處於特別興奮的情緒中，快樂的，在公爵看來幾乎是得意的情緒中，他自然和萊白及夫開玩笑，煽動他，但是自己不久也惹出火氣來了。

「不是鐵路，不是的！」——萊白及大反駁着，一面發火，一面感到無窮的愉快。——「單是鐵路不會污染生命的泉源，但是這整個的一切是可詛咒的，我們最近數世紀的情緒，在整個的學術和經驗的方面，也許確是可詛咒的。」

「是一定可詛咒呢？或者也許可詛咒呢？這是必須弄明白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問。

「可詛咒的，可詛咒的，一定可詛咒的！」——萊白及大情熱地加以證實。

「您不要忙，萊白及大，您在早晨時心善得多，」——波奇成微笑着說。

「但是到了晚上坦白些！到了晚上誠實些，坦白些！」——萊白及大熱烈地對他說。——「誠懇些，確定些，正直些，可尊敬些，這樣雖把我的弱點暴露給你們看，但是並沒有關係；我現在和你們大家，和所有的無神派挑戰；你們用什麼拯救這世界，那裏去尋覓正常的生活途徑，——你們那些科學，工業，會社，工資還有其餘一切的人們用什麼用借款麼？什麼是借款？借款將領你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您的好奇心很大呀！」——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

「我的意思是凡不注意這類問題的人便是上等社會裏的無賴！」

「至少會弄到利益的一致和均等上面去的，」——波奇成說。

「也就完了！也就完了！不承認任何道德上的根據，除去滿足個人的利己主義和物資的必要以外，全而的和平，全面的幸福，——由於必要而起！請問，我是不是這樣了解您的意思，先生？」

「生存與飲食的普遍需要，還有一種完全的，根據科學的信念，就是如果沒有利益的聯結和一致決

不能使這需要得到滿足，大概是一種充分堅強的思想，可成爲人類將來的支柱點和「生命的泉源。」

——十分興奮的筋納說。

「飲食的需要，那祇是一種自衛的情感……」

「單祇是自衛的情感還少麼？——自衛的情感是人類的正常的法則……」

「誰對您說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喊。——「法則是對的，但是正常的法則也不過就是破壞的法則，也許甚至是自己破壞的法則。難道人類正常的法則僅祇在於自衛麼？」

「嚇嚇！」——伊鮑里特喊，迅速地轉身向着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用野蠻的好奇的神情審看他；但是看見他笑，自己也笑了出來，把站在旁邊的郭略推了一下，重又問他幾點鐘，甚至親自把郭略的銀錶拉過來，貪婪地看着錶針。以後好像把一切都遺忘了，在沙發上伸展着身體，手叉在頭後，望着天花板；半分鐘後他又坐在桌旁，挺直了身體，傾軋興奮到最後程度的菜白及夫的嘮嘮叨叨的話語。

「一個狡猾的，嘲諷的意思，陰險的意思！」——菜白及夫貪婪地抓住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怪論。——「發表這意思的目的在於誘引敵方戰鬥，——但那是一個正確的意思！因爲您是上等社會裏專好嘲笑的人，您是騎兵隊的軍官，（自然不是沒有能力的！）您自己不知道您的意思是如何深刻的意思，是如何正確的意思！是的，自己破壞的法則和自己防衛的法則在人類中是同樣堅強的！魔鬼同樣統治人類，到我們還不知曉的時間的界限爲止。你們笑麼？你們不相信魔鬼麼？不信魔鬼是法國式的思想，是輕鬆的思想。你們知道魔鬼是誰？你們知道他的名字是什麼？你們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你們竟會笑他的形



式，做照福祿特爾的例子，笑他的蹄子，尾巴和尖角，笑你們自己造出來的東西；因爲不清潔的神是偉大的，可畏的神，並不帶着你們自己造出來的蹄子和尖角。但是現在問題不在他的身上……」

「您爲什麼知道現在事情不在他的身上呢？」——伊鮑里特忽然喊，笑得似乎發了歇司底里病。

「一個巧妙的，暗示的思想！」——萊白及夫搶上去說。——「但是事情並不在此，卻在於『生命的源泉』會不會枯竭下去，自從增強了……」

「鐵路麼？」——郭略喊。

「不是鐵路的交通，年輕而急性的少年，卻是整個的趨向，鐵路是可以做它的圖畫，他的藝術表現的。忙着，哄鬧着，叩擊着，爲了人類的幸福，他們說。『人類顯得太喧鬧，且富於企業性，缺少精神的安寧。』——一個降逸的思想家訥怨。『隨它去罷；但是運糧食給飢餓的人類的車輪的叩擊也許比精神的安寧好些。』」另一個到各處走動的思想家用戰勝者的口吻回答他，懷着虛榮離開他走了。我這個卑賤的萊白及夫，我不相信給人類運糧食的大車，因爲給全人類運糧食的大車，如無對公行爲的道德上的根據，會十分冷淡地阻止大部分的人類，使他們不能享受運來的東西，這種事情是有的……」

「大車會冷淡地阻止麼？」——有人搶上去說。

「這種事情是有的。」——萊白及夫重複了一句，不去注意人家的問話。——「已經有了一個馬爾薩斯，人類的好友。但是人類的好友如具有脆薄的道德根據便成爲喫人的東西，至於他的虛榮更不必提；因爲祇要把這些無數的好友中任何人的虛榮加以侮辱，他立即懷着淺薄的復仇的心理，準備從四面八

方放火縱燒全世界，像我們中間任何人一樣，說實話，像我這種最卑賤的人一樣，因為我也許會首先把木柴送來，而自己連忙跑開的。但事情並不在這上面！」

「到底在什麼上面呢？」

「討厭死了！」

「事情在於下面一段過去世紀的故事，因為我必須講過去世紀的故事。在現在的時代，我們的祖國裏面，——諸位，我希望——們是和我一樣愛它的，因為我自己準備流盡我身上的全部的血，爲了……」

「往下說！往下說！」

「在我們的祖國裏面，正和歐洲一般，根據可能的計算，還按照我所能記憶的，現在每逢四分之一世紀，換句話，每二十五年一次，必有全面的，到處的，可怕的饑饉降臨人類。對於正確的數字我不加辯論，然而是很稀少的，比較地稀少的。」

「比較什麼？」

「比較十二世紀，還有和它相鄰近的數世紀，在它前後的數世紀。因為根據作家們的記載和證明，當以每兩年一次，至少每三年一次，必有普遍的饑饉降臨，在這種情形之下人們竟會互相殘食，雖然還保持着祕密。有一個喫人肉的人晚年時毫不勉強，自行宣佈他在長久的，艱苦的一生中，親自，且在祕密中殺死了，還喫掉了六十名僧士，和幾個俗世的小孩，——一共有六個，並不多，那就是比他喫去的僧士的數目少得多。至於說到俗世的成人，他從來沒有持着這個目的接觸過他們。」

「這是不會有的！」——充當主席的將軍甚至幾乎用惱怒的口音喊叫。——「我時常和他討論和爭辯，講的儘是這一類的問題；但是他時常說出那些神奇的話，連耳朵都聽得疼了，一點點也靠不住！」

「將軍！請你回憶卡爾司的被圍。諸位，你們要知道我的故事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我自己覺得，一切的現實雖有它不易的法則，但永遠是難於置信，且永遠是不像實有其事似的。無論什麼事情越現實，有時越不像事實。」

「喫掉六十個僧士是可能的麼？」——四圍的人們都笑了。

「他並非一下子把他們吞喫，這是十分顯然的。也許在十五年或二十年中間喫的，那就顯得完全容易了解，而且自然了……」

「自然麼？」

「是自然的！」——萊白及夫用拘迂的固執的態度說。——「此外，加特力教的僧士是容易被誘引，且極好奇的，很容易把他誘入林中，或幽僻的處所，照上述的方法處置他，——但是我對於被喫去的人數顯得太太多一層是不加否認的。」

「也許這是實在的，諸位！」——公爵忽然說。

他在這以前沈默地傾聽爭論，不攪進談話裏去；時常隨在普遍的笑聲的爆發之後，發出誠摯的笑。可見他極喜歡一切快樂和喧嘩，甚至喜歡他們喝這許多酒。也許他整個晚上不說一句話，但是忽然會說起話來。他用極正經的態度說話，所以大家忽然都好奇地朝他看起來。

「諸位，我說的是當時確乎常有這樣饑饉的情事。我雖然不大知道歷史，但也聽見過這種事情。大概是應該如此的。我走到瑞士的山裏去，對於古代騎士城堡的廢墟深為驚異，這些城堡建築在山坡上，傾軋的岩壁上，至少在半俄里高的峻峻的岩石上面，（那就是數俄里長的山徑。）城堡本來就是一整堆的石子。那是一種極艱難的，不容易完成的工作，這自然全是那些窮人臣屬們建築的。他們還須繳付各種捐稅，供養僧侶階級。那裏還能耕田養活自己呢！他們當時已經很少，大概餓死了許多，也許簡直沒有東西可喫。我有時甚至心想：當時這些人民怎麼竟沒有完全根滅，怎麼竟沒有出什麼事情，怎麼能够擔擋得住，忍受得住的？他們裏面有喫人肉的，也許還很多，這層萊白及夫無疑地說得很對；我單祇不知道，為什麼他把僧士攙了進去，這種說法究竟有什麼意思？」

「那就是說在十二世紀裏祇有僧士們可喫，因為惟有僧士們是肥胖的。」——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說。

「一個佳妙的，正確的思想！」——萊白及夫喊。——「因為他居然沒有碰俗世的人們一下。在六個僧士中沒有一個俗世的人。這是一個可怕的思想，歷史的思想，統計學的思想，歷史就是從這類事實裏由內行的人造成的。因為從精確的數字方面可以證明，僧侶階級的生活過得比其餘的人們至少舒適而且快樂六十倍。也許至少有六十倍，比其餘的人類肥胖……」

「這是誇張的說詞！這是誇張的說詞！萊白及夫！——周圍哈哈的笑。

「這是一個歷史的思想，我同意，但是您這種說法含着什麼用意？」——公爵繼續問。（他十分正經

地說話，並沒有一點開玩笑，和嘲笑大家全在嘲笑着的萊白及夫的意思，因此他的口氣在一夥人普通的口氣中間，不由得成爲滑稽的了；再等一會，人家也會笑他，但是他沒有注意到。）

「難道您不看見，公爵，他是一個瘋子麼？」——葉大格尼·柏夫格維奇朝他彎身過來。——「剛纔有人對我說，他爲了想做律師和編辯護詞發了瘋，想去應考呢。我等候着聽有趣的遊戲文。」

「我想取得一個極大的結論，」——萊白及夫大叫起來。——「但是最先要研究罪人心理的和法律的狀態。我們看見這罪人，也就是我的顧客，不管尋覓別種可啣的東西是如何的不可能，也會在這有趣的生涯中好幾次表示懺悔的意思，拒絕喫僧侶階級。我們可以從事實上明顯地看出來：要知道他到底喫了五六個小孩，這數目自然比較不多，但有另一方面是值得注意的。顯然他受着可怕的良心上的責備，（因爲我的顧客是虔信的，有良心的人，我可以加以證明，）爲了在可能的範圍內減少自己的罪孽，以試驗的形式，六次將僧侶的肉改爲世俗人的肉。說是爲了試驗，那也是無可置疑的；因爲假使祇是爲了食慾的變化，那末六的數字未免太少；爲什麼祇是六，而不是三十呢？（我以一半對一半來說。）但是假使這祇是試驗，由於恐懼濟神和污辱教會而起的一種絕望的心思，那末六的數字是太容易了解的；因爲作六個試驗以滿足良心的責備已經很多，試驗本來是不會成功的。第一，據我看來，嬰孩太少，身體不大，所以在一定的時間內喫世俗的嬰孩需要比喫僧侶五倍或六倍多的數目，所以一方面罪固然減少，另一方面卻大見增加，不是質的，卻是量的增加。我這樣判斷，自然深進十二世紀罪人的心內。至於說到我這種十九世紀的人，我也許另有判斷的方法，這是應該通知你們的，所以你們諸位也不必露出牙齒笑我。將軍，您這樣是

完全不雅觀的。第二，根據我個人的意見，嬰孩是不滋養的，也許甚至太甜，氣味也難聞，所以既不能滿足需要，反祇留下良心的責備。現在是結論終點，在終點裏包含着當時和現在時代一個大問題的解答。結果，那罪人竟跑去向僧正自首，把自己交在政府手裏。請問，照當時的情形他將遭遇什麼樣的苦刑，——車輪呢？火堆呢？火呢？誰推他去自首的？爲什麼不簡直停留在六十的數字方面，保守祕密到最後的呼吸爲止呢？爲什麼不簡單地放棄僧侶，像隱逸士似地生活在懺悔中呢？爲什麼自己不去充當僧職呢？這問題的解答就在這上面！如此說來，有比火堆和火燄，甚至比二十年的習慣還利害的東西！如此說來，有一種思想比一切的不幸，歉收，虐害，瘟疫，麻瘋還強烈，人類假使沒有這種使人們互相聯結，引導他們的心靈，充實生命的源泉的思想是不堪忍受一切地獄的境界的。在我們這種罪惡和鐵路的時代中……也就可以說是輪船和火車的時代。但是我說了在罪惡和鐵路的時代中，因爲我喝醉了酒，但是我很公道！——在這時代中，你們把和這力量相仿的東西拿出來給我看看！你們把聯結現在人類的思想，祇及當時那些世紀的思想一半力量的，拿出來給我看。你們大膽地說，在這顆「星」底下，在把人們綁網住的網底下，生命的泉源並沒有衰弱下去，並沒有顯得混濁。你們不必用你們的繁榮，你們的財富，饑饉的稀見和交通的發達嚇唬我！財富多些，但是力量少些；聯結的思想沒有了；一切都鬆軟了，一切顯得沒有力量，大家全顯得沒有力量！我們大家，大家都像蒸熟了似地鬆軟了……够了！現在事情並不在這上面，卻在於要不要請諸位客人來吃早就給他們預備好了的涼菜，尊貴的公餚！

萊白及夫幾乎把幾個聽衆弄到真正憤激的地步（應該注意的是酒瓶一直不斷地開着）現在說

出了這個突如其來的關於涼菜的結論，立刻使那些反對者心平氣和了。他自己稱這結論是「巧妙的，律師式的終結。」快樂的笑聲又起來了，客人們顯得活潑得多；大家從桌上立起來，鬆散鬆散四肢，在平臺上走一走。惟有開歷爾不滿意萊白及夫的言論，顯得特別的驚駭。

「攻擊文化，宣傳十二世紀的迷信，裝腔做勢，甚至不帶任何真摯的情感；請問，他自己是怎樣賺到那所房屋的？」——他大聲說，攔阻住每個客人。

「我看見過一個真正解釋默示錄的人，」——將軍在另一角落裏對另一些聽者說，還特地抓住波奇成的紐扣，對他說，——「那便是去世的格里哥里·謝蒙諾維奇·蒲爾米司脫，他會把人們的心燃熾起來。首先戴上了眼鏡，翻開一冊巨大的古書，用黑皮裝釘的，再加上一把灰白的鬚鬚，兩枚爲了捐款而領到的勳章。他威嚴地開始說話，將軍們全對他低頭，女太太們昏暈過去，——然而這位竟用涼菜作爲結論！真是什麼也不像！」

波奇成聽將軍說話，微笑了，似想取起帽子，而又似乎不敢，或竟不斷地忘掉自己的願望。猶納還在大家從桌上立起來以前，忽然停止了喝酒，把酒杯從自己身旁推開。一點陰影在他的臉上飄過。現在大家立起來的時候，他走到羅果靜身旁，和他並肩坐下。這樣子會使人家猜想，他們之間有極友善的關係。羅果靜起初也有幾次想輕輕地溜走，現在坐在那裏，動也不動，低垂着頭，似乎也忘記他想走開。他在整個晚上沒有喝一滴酒，露出很沈鬱的樣子；偶然舉起眼睛，朝大家和每人身上看了一下。現在可以猜到，他在這裏等候對於他十分重要的事情，所以暫時決定不走。

公爵一共喝了兩三杯酒，稍爲顯得快樂一點。他從桌上立起，遇到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眼神，憶起他們中間將有一番解釋，不由得愉快地微笑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對他點頭，忽然朝伊鮑里特指着，——這時候他正在凝聚地觀察着他。伊鮑里特的身體在沙發上舒伸着，竟睡熟了。

「公爵，這小孩爲什麼纏在您的身上？」——他忽然說，帶着一種明顯的惱恨的神氣，甚至懷着怨恨的心思，這使公爵感到驚異。——「我敢打賭，他懷着不好的意念！」

「我也覺察到的，」——公爵說，——「我至少覺得，他今天使您發生極大的興趣。對不對？」

「您可以補上一句：在我自己身上本來也有些事情應該去想一想，而我整個晚上竟不能把眼睛從這個可憎的面龐上面移開，使我自己也感到驚異！」

「他有一個美麗的臉龐……」

「你瞧，你瞧！」——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喊，拉住公爵的手。——「你瞧……」

公爵又驚異地向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看了一眼。

## 第五章

伊鮑里特在萊白及夫講演終結時忽然在沙發上睡熟，現在忽然又醒了轉來，好像有人推他的背，抖索了一下，舉起身來，向四圍環顧，臉色發白；他甚至懷着驚懼向四圍看望了一遭；在他憶起一切，努力考慮的時候，他的臉上幾乎露出了恐怖。



「他們散了麼？完了麼？全完了麼？太陽出來了麼？」——他驚慌地問，抓住公爵的手。——「幾點鐘了？看上帝的份上：幾點鐘？我睡過時候了。我睡得久麼？」——他幾乎用絕望的神色說，好像他睡得失去了一點至少和他的全部命運有關的機會。

「你睡了七八分鐘。」——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回答。

伊鮑里特貪婪地看了他一下，考量了幾秒鐘。

「啊……祇有這些時候麼？這末說，我……」

他貪婪地，深刻地透了一口氣，似乎從身上卸去了特別的重負。他終於猜到，一切並「沒有完」，天還沒有亮，客人們從桌上立起，祇是爲了預備吃涼菜，單祇萊白及夫那番嘮叨的話剛剛說完。他微笑了，癆病的紅暈，像兩個鮮豔的斑點，在他的臉上遊戲着。

「我睡覺的時候，您竟替我一分一分地數起來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他嘲笑地說，

「您整個晚上目不轉睛地望着我，我看見的……啊，羅果靜！我剛纔夢見他。」——他對公爵微語，皺着眉頭，朝坐在桌旁的羅果靜點頭。——「啊喲！」——他忽然又跳到別人身上去了。——「那位雄辯家那裏去了？萊白及夫那裏去了？萊白及夫說完了麼？他說什麼？公爵，對不對，您有一次說過，「美」可以拯救世界麼？諸位！」——他對大家大聲喊。——「公爵說，美可以拯救世界！我說，他所以生出這種遊戲的思想，因爲他現在有了愛情。諸位，公爵有了戀愛了；剛纔他走進來的時候，我就相信是這樣的。您不要臉紅，公爵，我會覺得您很可憐的。什麼樣的善拯救世界呢？這話是郭略轉告給我聽的……您是不是熱心的基督徒？郭略

說您自稱爲基督徒。」

公爵狂意地審看他，不回答他。

「您不回答我麼？您也許心想我很愛您麼？」——伊鮑里特忽然補上這句話，似乎是脫口說出的。

「不，我並不想。我知道您不愛我。」

「什麼？甚至在昨天那件事情以後也如此麼？昨天我不是和您十分誠懇麼？」

「我在昨天也知道您不愛我。」

「那是因爲我忌妒您，忌妒您，是不是？您永遠這樣想，現在還這樣想，但是……但是我爲什麼對您說這個話呢？我還想喝香檳酒，請您倒一杯，開歷爾。」

「您不能再喝了，伊鮑里特，我不能讓您再喝……」

公爵把酒杯從他身邊擲開。

「真是的……」——他立刻同意。一面似乎沈思着。——「也許人家會說……不過我纔不管人家說什麼！對不對？對不對？他們以後怎麼說，對不對，公爵以後怎麼樣，於我們大家有什麼相干……不過我是剛醒過來。我做了一個可怕的夢，現在纔想了起來……我不希望您做這樣的夢，公爵，雖然我確乎也許不愛您。即使您不愛這個人，也何必希望他遭惡運呢，對不對？我爲什麼儘問；我問它做什麼？您把手伸出來，我要緊緊地握一下，就是這樣……您居然把手伸了過來，這末說來，您知道，我會誠懇地握它麼……也許我不再喝酒了！幾點鐘了？不用啦，我知道是幾點鐘。時間到了，現在正是那個時候。怎麼在角落裏擺上涼菜

了麼？這末說來，這桌子是空着的麼？好極了，諸位，我……但是這幾位先生沒有聽着……我打算讀一篇文章，公爵，涼菜自然是有趣些，但是……」

忽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他從上面的，旁邊的口袋裏掏出一隻巨大的，蓋着大紅印的，公事房用的式樣的信封。他把它放在桌上，自己的面前。

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在沒有準備的，或者不如說是準備着而不準備到這上去的一羣人裏，發生了印象。葉大格尼·柏夫洛維奇甚至從椅上跳了起來。箭納迅速地挪近桌旁；羅果靜也這樣做，但帶着一種嫌惡的氣惱，似乎明白是怎麼會事。恰巧立在附近的萊白及夫帶着好奇的眼神走了過來，看着那信封，努力猜測是怎麼會事。

「您這是什麼？」——公爵不安地問。

「太陽的邊緣一出來，我就要躺下，公爵，這話我說過的；實在的話：您以後看得見的！」——伊鮑里特喊。——「但是……但是……難道您以為我不會拆開這信封麼？」——他補充着說，帶着一種挑戰的神氣用眼睛向大家身上掃射了一下，似乎毫無區別地對着大家。公爵看出他全身發抖。

「我們裏面誰也沒有這樣想，」——公爵代表大家回答。——「您為什麼以為我們什麼人裏面會有這樣的念頭呢？您怎麼會生出這個奇怪的讀這篇東西的念頭來的？您那篇文字是什麼東西，伊鮑里特？」

「這是什麼他又出了什麼事情？」——周圍的人們問着。大家走近過來；有的人還在喫着涼菜；那隻

蓋着紅印的信封像磁鐵似的吸引大家。

「這是我昨天自己寫的，就在我答應您到這裏來居住以後，公爵，我昨天寫了一天，又一夜，今天早晨纔寫完，夜裏，天快亮的時候，我做了一個夢……」

「明天不好麼？」——公爵畏葸地打斷他。

「明天『沒有時間了！』——伊鮑里特歐司底里地笑着——『但是您不要着急，有四十分鐘，或者一小時就可以讀完……您瞧，大家都發生興趣了；大家都走過來了；大家都看我的印，假使我不把那篇文章封在信封裏，不會發生任何印象的，哈哈，所謂神祕，就是這個意思，打開不打開，諸位！』——他喊着，發出奇怪的笑聲，眼睛閃耀着。——「祕密，祕密！您記得不記得，公爵，誰宣布『沒有時間了！』的那是默示錄裏一個魁偉的，强有力的安琪兒宣布的。」

「最好不要讀！」——葉大格尼·柏夫洛維奇忽然喊，但露出一種意料不到的不安的神色，使許多人感覺奇怪。

「不要讀！」——公爵也喊起來，手放在信封上面。

「念什麼？現在是喫涼菜的時候，」——有人說。——「一篇文章麼？送到雜誌社裏去的麼？」——另一個人詢問。——「也許是極沈悶的麼？」——第三個人補充着。——「裏面究竟是什麼東西？」——其餘的人們詢問。但是公爵那種畏葸的手勢也好像使伊鮑里特自己都懼怕起來了。

「那末……不要念麼？」——他似乎畏葸地對他微語，發藍的脣上露出歪曲的微笑。——「不要念

麼？——他喃喃地說，眼中朝衆人身上，朝大家的眼睛裏和臉上掃射，似乎抓住大家，露出以前的，好像攻擊大家的侵略的態度，——「您……懼怕麼？」——他又轉身向着公爵。

「怕什麼？」——公爵問，神色越來越變。

「誰有一隻雙角幣，二十戈比？」——伊鮑里特忽然從椅上跳了起來，好像有人拖他一把。——「隨便什麼錢幣？」

「這兒有！」——萊白及夫立刻遞過去；他的心裏閃出一個念頭，伊鮑里特一定發了瘋。

「魏拉·羅吉央諾夫納！」——伊鮑里特匆遽地邀請。——「您取看，扔到桌上；是鷹呢？還是字？假使是鷹，——就應該念！」

魏拉驚懼地看着銀幣和伊鮑里特，又看父親，帶着不好意思的樣子，頭往上一聳，似乎相信她自己不應該看那銀幣，當時把它往桌上一扔，發現了鷹。

「應該念！」——伊鮑里特微語，似乎受了命運的決定的壓迫；即使對他宣讀死刑的判決，他的臉色決不會慘白得更多些。——「但是，——他忽然抖擻了一下，沈默了半分鐘，——「這是怎麼會事？難道我真的卜卦了麼？」——他帶着那種強項的，公開的神氣向大家環看了一下。——「這是奇怪的，心理上的性格！」——他忽然對公爵喊，露出真誠的驚異。——「這是……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性格！」——他的精神活潑起來，似乎醒了轉來，——「公爵，您可以寫下來，記住它，您大概有收集關於死刑的材料……有人對我說的，哈哈，天呀，那是如何無意義的荒唐事情！」——他坐在沙發上，雙手支在桌上，捧住自己

的頃——「這甚至是可恥的……我纔不管羞恥不羞恥呢！」——他立刻舉起頭來。——「諸位！諸位！現在要打開信封了！」——他帶着突然襲來的決心宣布，——「不過我……我並不強迫你們聽……」

他用驚慌得發抖的手拆開了信封，從裏面掏出幾張信紙，紙上寫滿了一行行的細字，他把那幾張紙放在前面，起始整理着。

「這是什麼？這是什麼東西？他要讀什麼？」——有幾個人陰鬱地喃語着；另一些人卻沈默着。但是大家全坐了下來，好奇地張望着。也許果實在等候一些不尋常的事情。魏拉緊緊地抓住父親坐的椅子，驚惶得幾乎哭出來；郭略也很害怕。已經坐下來的萊白及夫忽然立了起來，抓起蠟燭，放在伊鮑里特身邊，使他讀起來明亮些。

「諸位，你們立刻可以看出這是怎麼會事來的，」——伊鮑里特不知爲了什麼補充了一句，突然起始念道：「『必要的解釋！……題句：Après moi le déluge……嗤！見鬼！』——他喊着，好像被受痛了似的。——「我真會一本正經地寫下這種愚蠢的題句麼……你們聽着，諸位……我可以告訴你們，這一切也許終究是可怕的瑣節！這裏祇是我的一些意思……你們不要以爲這裏……有什麼神祕的……或是犯禁的……一句話……」

「不必加上序言就讀下去罷，」——郭略打斷他。

「裝腔作勢！」——另一個人補充着說。

「空話倒是很多，」——一直沈默着的羅果靜插進話去。

伊鮑里特忽然朝他看望，在他們的眼睛相遇的時候，羅果靜露出牙齒，做了一個陰沈的苦笑，慢吞吞地說出奇怪的話語：

「這問題不應該這樣提出來，不應該這樣……」

羅果靜想說什麼自然誰也不明白，但是他的話語對於大家引起了極奇怪的印象。有一個共同的思想觸到每個人的心邊上面。這話語給伊鮑里特引起了可怕的印象：他抖索得十分利害，使公爵連忙伸出手來，扶住他；他也一定會叫喊出來的，假使他的聲音沒有突然被扯斷。他有整整的一分鐘不能說出話來，沈重地呼吸着，一直向羅果靜看望。他終於氣喘着，用極大的努力說：

「原來是您……是您……您麼？」

「什麼？是什麼？」——羅果靜驚疑地回答，但是伊鮑里特漲紅着臉，他的全身忽然被瘋狂包圍住，厲聲喊道：

「您在上禮拜夜裏兩點鐘時候，到我那裏去過的，就是我早晨到您那裏去的那一天。那是您！您直說是您麼？」

「上禮拜夜裏麼？你真發瘋了罷，小夥子！」

「小夥子」又沈默了一會，食指按在額上，似在打量什麼事情；但是在他的慘白的，由於恐怖發出歪曲姿勢的微笑裏忽然似乎閃過一點狡猾的，甚至得意的神勢。

「一定是您！」——他重複着，幾乎用微語，但露出特別的確信。——「是您到我這裏來，默默地在

窗旁椅上坐了整整的一小時；還坐得多些；在半夜一兩點鐘的時候；在三點鐘時，您立起來，走了……這一定是您，一定是您！您爲什麼嚇唬我，爲什麼跑來磨折我——我不明白，但這一定是您！」

他的眼勢忽然閃過了無窮的仇恨，雖然由於驚懼他全身還鎮壓不住地發抖。

「諸位，你們立刻就會知道的……我……我……你們聽着……」

他又特別匆忙地抓起自己的一小疊紙；那些紙張全扔散了，顯得十分零亂；他努力摺疊起來；那些紙在他抖索的手裏抖擻着；他有許久時候不能收拾齊全。

「他發瘋了，或者在說謊語呢！」——羅果靜用低微的聲音喃語。

誦讀开始了。起初，有五分鐘功夫，這篇奇文的作者還在那裏一面哮喘，一面不聯貫地，不齊整地誦讀着；但是以後他的嗓音發硬，起始完全表現出所誦讀的文章的意義來了。有時惟有一陣十分劇烈的咳嗽打斷他；讀到一半的時候他的嗓音嘶啞了；在誦讀進行時越來越加强的特別興奮，最後竟達到了極高的程度，和對於讀者的病態的印象一般。下面就是那篇「文章」：

「我的必要的解釋」

“Après moi le déluge!”

「公爵昨夜才來寓，他勸我遷到他的別墅裏去。我知道他一定會堅持地主張着，還深信他會直率地對我說，我到了別墅以後，「在人們和樹木中間可以死得輕鬆些，」這是他的說法。但是他今天沒有說出「死」字，卻說



了：「可以生活得輕鬆些，」這對於我，在我的地位上，幾乎是一樣的。我問他，他不斷地提出「樹木」的話究竟含着什麼意思？他爲什麼備用這些「樹木」來纏我，——當時我訝異地從他那裏聽到，是我自己在那大晚上說過，我最後一次到伯人洛夫司克牙石看樹木。我對他說，總是一樣的死，在樹木底下是死，望着窗外的磚牆也是死，兩星期的日子是用不著這樣客氣的，他當時對於我的話頗表同意。但是據他看來，樹木和清新空氣一定會使我發生一些體質上的變化，我的誇慌和我的夢會變化的，也許會減輕些的。我又笑着對他說，他的說話像唯物派。他微笑着回答我，他永遠是一個唯物派。因爲他從不說謊，所以他的話語具有一點意義。他的微笑是好的；我現在把他看得比較清楚些我不知道，我現在愛他不愛他，現在我沒有時間研究這個。五個月來我對他的仇恨在最後的一個月內起始完全平靜下來。誰知道，我也到伯人洛夫司克去，主要的就是爲了看他。但是……我爲什麼當時離開我的屋子呢？被列處死刑的人不應該離開他的角落，假使我現在不取最後的決定，相反地，決定等候到最後的一小時，那本自然無論如何決不會離開自己的屋子，也不會接受搬到伯人洛夫司克去「死」的提議的。

「我必須忙在明天之前寫完這篇『解釋』。因此我沒有重讀，且加整理的時間；明天再去重讀，在對着公爵和希望在他那裏發現的兩三個證人面前讀的時候。因爲這篇文字裏沒有一句虛謊的話語，而全是真實，最後的，隆重而真實，所以我預先感到好奇，在我起始重讀的那個時間，它會對我自己引起如何的印象？這句「最後的，隆重而真實」的話我寫得未免無聊，多了兩星期的時間是不值得去說謊的，因爲活兩星期是不值得的；這是我單祇會寫出真實的最好的證明。（附註：不要忘記一個思想：我在這時候，也就是在這幾分鐘內，不是發了瘋，有人對我說，最後階段的癆病人有時在一定時間內會發瘋的。明天在誦讀時，從對於讀者的印象上加以觀察，這問

題必須十分精密地解決一下；否則，是什麼事情也無從着手的。）

「我覺得我現在寫了一些可怕的事實的話語，但是我說過，我沒有功夫加以修改；再說，我早已決定不在這篇手稿裏修改任何一行，即使我自己發覺在每五行間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是如此。我想不明天誦讀的時候決定的就是我的思想的邏輯的進程是否正確，也就是我在這六個月內在我的屋內反覆思想着的一切是否正確，或祇是一種謬語。」

「假使兩月以前我必須像現在似的完全離開我的屋子，和梅逸爾的牆分離，我相信，我會感到憂愁。現在我什麼感覺也沒有，而明天他要永遠離開這屋子，這牆，因此，我的信念，那就是爲了兩星期不值得加以惋惜，且也不必發生什麼感覺的信念，竟征服了我的天性，且可以指揮我的一切的情感。但這是真實的麼？我的天性現在完全被征服是真實的麼？假使人家現在拷打我，我一定會喊叫出來，決不會說不值得喊叫和感覺痛苦的話，因為我活在世上祇剩下兩星期了。」

「然而我祇能活兩星期，不會再多活些日子，一層究竟是實在的麼？我當時在伯夫洛夫司克說了謊：B並沒有對我說什麼，從來沒有見過我。但是一星期以前有人領一個學生，姓基司洛羅道夫的，前來見我。從他的見解上看来，他是一個唯物派，無神派，虛無派。我所以要叫他來的緣故，因為我需要一個人對我說出赤裸的眞話，說得不婉轉，也不客氣。他就這樣做了，不但十分願意，一點也不客氣，甚至還露出顯著的愉快。（這層據我看來，未免是多餘的。）他直率地對我說，我祇能活一個月，也計稍爲多些，假使環境良好，但是也許很早就會死的。據他的意見看來，我會突然死去，甚至明天就會死的；這類的事實是有的，在科洛姆那，有一位年青的女太太，得了癆病，情況和我

相仿，三天前預備上菜市買菜，忽然感到不舒適，騎到沙發上，嘆了一口氣就死了。基司洛羅道夫將這一切告訴我，甚至做出淡漠和不謹慎的虛假的態度，好像給我一個面子，借此表示他也把我看作否凡一切的，高尚的人物，正好比他自已一樣，因為在他看來死是無足重輕的事。不過事終歸已，取得了印證。一個月的期限，不會多的，他不會發生錯誤，我是深信不疑的。

「使我十分驚訝的是公爵爲什麼剛纔會猜到我做『壞夢』。他簡直說，在伯大洛大司克，『我的驚慌和夢』會變化的。怎麼知道是夢呢？他不是通曉醫術，便是果真具有異常的聰明，能夠猜到很多的事情。（至於他到底是一個『白癡』，這又是無可疑惑的。）像故意似的，在他來到之前，我做了一個美麗的夢。（這種夢我時常會夢見幾百次。）我睡熟了，——我覺得正在他到我這裏來的前一小時，——夢見我在一間屋內，（並不是我自己的屋子。）那屋子比我的大而高，陳設得好些，很光明，有衣櫃，五星櫃，沙發，一隻寬大的牀，上面鋪着絲綢棉被。但是我在這屋內看到了一隻可怕的動物，一個怪物，牠像蠍子，但並不是蠍子，更加難看而且可怕些，大概是因爲天地間並沒有這種動物，而是特意在我那裏發現的，因此內中含着一種秘密，我看得很清楚，牠是栗色的，爬行的動物，長四俄寸，腦袋有兩隻手指那樣的厚，越到尾巴那裏，漸漸越發柔細，因此尾巴尖上不到十俄分厚，離頭一俄寸遠，從軀幹上，四十五度的角度下，挺出了兩隻腳爪，一邊一隻，有兩俄寸長，所以整個動物從上面看來，好像三叉戟的樣子。頭我沒有看清楚，祇看見了兩根不長的鬍鬚，像兩隻堅硬的針，也是栗色的。尾巴尖上和每隻腳爪尖上也有兩根鬍鬚，一共有八根。那隻動物在屋內迅快地跑來跑去，腳爪和尾巴支在地上，跑的時候軀幹和腳爪彎曲得像蛇一樣，雖然有殼，還是跑得飛快，看得使人感到討厭。我極怕牠針螫我，有人對我說過，牠是含有毒質的，但

是最使我感到苦惱的誰打發牠到我屋子裏來的，有什麼用？內中有什麼秘密？牠藏在五星櫃下，衣櫥下，爬到角落裏。我盤腿坐到椅上，兩腳壓在身子底下。牠從斜刺裏跑過整個屋子，在我的椅子附近隱滅了。我驚嚇得向四處張望，因為我盤腿而坐，所以希望牠不會爬到椅上去。我忽然聽見身後我的腦袋附近，一種軋轆的悉索聲。我回轉身去，看見那東西在牆上爬着，已經和我的頭並齊，牠的尾巴甚至觸到我的頭髮，在那裏旋轉，而且蜿蜒得特別的快。我跳起來，那動物立刻隱滅了。我怕牠會爬到枕頭下面去。我的母親，還有她的一個朋友走進屋內。他們起始捕捉那動物，但是比我顯得安靜，甚至一點也不用。他們一點也不明白。突然那動物又爬出來了；這一次他爬得很慢，似乎具有一種特別的用意，慢吞吞地又斜爬過屋子，爬到門前去，那種爬行的樣子更加顯得難看。我的母親開門，叫我們的狗諾爾瑪過來。那是一隻龐大的，烏黑的，龍毛的紐芬蘭狗，牠在五年前死了。牠跑進屋內，突然停在爬蟲面前，像生了釘一般。那爬蟲也站住，但是還在那裏蜿蜒，腳爪和尾巴尖叩擊地板。假使我沒有弄錯，動物是不會感到神祕性的駭懼的。但是這時候我覺得諾爾瑪的駭懼中似乎含有很特別的，似乎也幾乎是神祕的東西，牠也和我一樣預感到這野獸身上含有一點運定的東西，含有某種秘密。牠慢慢地從爬蟲身邊向後倒退，那爬蟲卻輕輕地，謹慎地向牠那裏爬着，牠似乎打算忽然奔過去，針螫那隻狗一下，諾爾瑪雖然很駭怕，整個肢體發抖，但是露出十分狠惡的樣子。牠突然慢吞吞地露出可怕的牙齒，張開大紅嘴，蹲伏着，安排好了，決定好了，突然用牙齒抓住那隻爬蟲。那爬蟲用勁一掙脫，諾爾瑪又一把捉住他，兩次用整個大嘴把牠嚼住，好像要吞下去似的。硬殼在牠的牙齒上吱吱地發響，露出狗嘴外面的爬蟲的尾巴和腳爪動得特別的快。諾爾瑪忽然可憐地尖叫了一聲：那爬蟲針螫了牠的舌頭。牠痛得張開了嘴，帶着尖叫和嗥鳴，我看見那條被嚼咬的爬蟲還在牠的嘴邊上。

動彈，從被咬嚼一半的軀體上放出許多白汁到牠的舌頭上面，那白汁頗像被壓扁的墨蟬螂的汁水。

我當時

醒轉來，公爵走了進來。」

「諸位，」——伊鮑里特說，忽然中斷了誦讀，甚至幾乎懷着羞慚，——「我並沒有重讀過，但是我似乎確已寫了許多累贅的話。這個夢……」

「有點這樣，」——笏納忙着插進話去。

「我同意！這裏有許多關於私人的，那就是說關於我自己的……」

伊鮑里特說話時露出疲乏、鬆軟的神色，用手帕擦額上的汗。

「是的，您太注意自己了，」——萊白及夫說。

「諸位，我並不強迫任何人，我還是說這句話：誰不願意聽，儘管請退出去。」

「在別人的家裏……趕人出去，」——羅果靜用低微的聲音說。

「叫我們大家怎樣立起來就走呢？」——費爾特申闊突然說話了。在這以前是不敢出聲說什麼話的。

伊鮑里特忽然垂下眼皮，抓住那疊手稿；但是這時候又舉起頭來，閃耀着眼睛，頰上露出兩個紅斑點，費爾特申闊說道：

「您完全不愛我！」

傳出了笑聲；但是大多數的人並不笑。伊鮑里特臉紅得利害。

「伊鮑里特」——公爵說，——「您把您的稿子闔上，交給我；自己就在我屋內躺下來。我們可以在睡夢前和明天談一下子；但是以水遠不要再翻開這稿子來爲條件。好不好？」

「難道這是可能的麼？」——伊鮑里特懷着十分驚異的態度向他看。——「諸位」——他又喊起來，露出發瘧疾似的興奮。——「這是一段愚蠢的枝節事情，在這件事情裏我不會做出適宜的舉動。我決不願意使誦讀中斷。羞恥很快就過去了……」

「關於不值得生活這幾個星期的觀念（他繼續讀下去）起始真正地襲擊我，我覺得是在一個月之前，那時我還能活上四個星期，但是在三天前，我那天晚上從伯夫洛夫司克回來的時候，這觀念完全把我占據住了，完全地，直觀地領會到這思想的最初刹那發生在公爵的平臺上面，就在我想做最後的生命的試驗，想看一看人們和樹木的那個時候（就算這句話是我自己說的）就在我與奮着主張蒲爾道夫斯基「我的好友」的權利幻想着他們大家會忽然張開手，把我接受到自己的擁抱中，向我求恕，我也向他們求恕的時候；一句話，結果我成爲一個無才能的傻子。就在這時間內「最後的信念」在我心裏熾燒了。現在我覺得奇怪，我怎麼會生活了整整的六個月，不生出道「信念」來！我肯定地知道我得了無法治療的癆病；我不騙自己，很明白地地了解事理。但是我越了解它，便越想生活下去；我抓住遺生命，無論如何想生活下去。我同意，我會憎恨黑暗的，暗啞的命運，它壓迫我，像壓死蒼蠅一般，自然並不知道爲什麼這樣憎恨，但是我又爲什麼祇限於怨恨呢？我爲什麼又想起始生活下去，明知我已經不能起始，又想試一試，明知我已經無可再試？我甚至讀不下書去，我停止了讀書；祇剩了六個月，何必去讀，何必去尋求智識呢？這種思想使我屢次想扔棄書本。

「是的，梅逸爾的牆會轉講出許多話來。我在這牆上記載了許多話。在這污穢的牆上，沒有一個斑點，不經我研究得爛熟的，這可詛咒的牆呀！在我的方面，它到底比所有伯夫洛夫司克的樹木都珍貴，那就是說應該比一切都珍貴，假使我現在對於一切不持着無所謂的態度。」

「我現在憶起，我當時用如何貪婪的注意偵察他們的生活；這樣的興趣是以前沒有的。在我病得很利害，不能離開屋子的時候，我有時不耐煩地等候着鄂略，一面辱罵着他。我開始注意到一切的瑣節，對於各種謠言全發生興趣，竟成爲一個愛嚼舌的人。譬如說，我總是不明白這些人既有這許多生活，竟不會成爲富翁（我現在還不明白）。我認識一個窮人，後來有人對我說他餓死了。我記得，這消息使我憤慨；假使可以使這窮人復活，我大概會把他處死的。我有時在整整的幾個星期內感到輕鬆，我可以上街去走走，但是街道會勾起我的一種怨恨，所以我雖然可以和大家一樣走出去，然而還是整天故意把自己關在屋子裏面。我忍受不下這些在行人道上我的身旁穿來穿去，疾行奔馳，永遠焦慮着，陰沈而且驚慌的人們。他們這種永恆的憂愁，永恆的驚慌和忙亂，永恆的陰鬱的仇恨究竟是爲了什麼？（他們的性格是兇惡的，兇惡的，兇惡的。）他們的前面已經有了六十年的歲月，但是他們很不幸，不會生活，究竟是誰的錯處呢？扎爾尼城年紀活到了六十歲，何以竟把自己弄到了餓死的地步？每人都顯示自己的破壞，自己的做工的手，怨毒地呼喊：『我們做着牛馬般的工作，我們勞動着，我們餓得像狗，而且窮得要命！別人並不工作，並不勞動，但是他們很有錢！——一套永恆的調子！』在他們旁邊，一個『正經人』出身的可憐蟲伊凡·福米奇·蘇里闊夫，從早到夜，東奔西跑，忙忙碌碌——他住在我們的房子裏面，我們的樓上——所穿的衣裳永遠在手肘上裂破，鈕釦散落無踪，受各種人差遣，替許多人跑來跑去，從早到晚。你和他談話，他總是說：

「貧窮呀，沒有錢呀，妻子死了，沒有錢買藥，長女被人家包去辦住了……」永遠擤鼻涕，永遠哭泣！我對於這些傻瓜一點憐惜，一點憐惜都沒有，——我可以帶着驕傲這樣說！他爲什麼自己不儆洛特柴爾德呢？他沒有百萬家財，像洛特柴爾德一樣，他沒有令幣堆成的山，像狄節時堆成的高山，那是誰的錯處？他既然活在世上，那末一切全在他的權力之下！他不明白這個，那是誰的錯處呢？

「現在我是滿不在乎，現在我沒有時間加以怨恨，然而當時，當時，我簡直整夜裏狂怒得咬枕頭，撕被服。我當時真是幻想者，真是希望，故意地希望人家把十八歲的我，沒有什麼衣服穿，沒有什麼東西蓋的小孩，突然趕到街上，完全一個人，沒有住所，沒有工作，沒有麵包，沒有親屬，沒有一個朋友，在龐大的城市裏，受餓，挨打（這樣更好）然而身體很健康，我可以拿點顏色出來……」

「拿什麼顏色出來呢？」

「難道你仍以爲我不知道我這篇『解釋』已使自己降低身份麼？那個人不承認我是不懂人生的可憐蟲，同時忘記我已經不是十八歲的人，忘記我在這六個月內所過的那樣的生活等於已經活到日暮了，儘管讓他們去笑，讓他們去說，這一切全是一些故事。我確乎在那裏對自己講故事。我用這些故事充實我的漫漫的長夜，我現在記得很清楚。」

「難道現在我還要重新講述一番，——現在，故事的時代業已對於我成爲過去的時候，對誰去講述呢？我當時以此自慰，在我明顯地見到我想研究希臘文法，而甚至遭到禁制的時候。『我讀不到文句，擱這法就會死的。』我從第一頁上就這樣想，把那本書扔到桌子底下去了。它現在還橫躺在那裏，我禁止瑪德林納檢起它。」



「隨那些見到我的這篇『解釋』，而具有耐心去讀它的人，認我爲瘋子，或者甚至認我爲中學生都可以，或者最正確的是認我爲被判處死刑的人，這種人會覺得所有的人們除他以外太不珍惜生命，太便宜地把它浪費，太懶惰，太無良心地加以享受，因此所有的人們全是和這生命不配合的！結果怎樣呢？我現在宣布，我的讀者是錯誤的，我的信念和我的死刑完全無關。你去問他們，你去問他們，他們大家明白不明白什麼是幸福？你必須相信，哥倫布的感到幸福並不在發現了美洲的時候，而在正在發現美洲的時候；你必須相信，他的幸福的最高的時間也許恰乃在發現新世界的前三天，改變的船員懷着絕望幾乎迫使他們駕駛的船折回歐洲去。事情並不在於新世界，即使它陷了下去也不相礙。哥倫布並沒有看到它就死了，實際上並不知道是他發現的。一切在於生命，單祇在於生命——在於發現它，不斷地，永遠地發現它，而完全不在於發現的本身有什麼可說的。我疑惑，現在我所說的一切很像極普通的句子，大家一定認我爲低年級的學生，繳呈關於『日出』的作文卷子，或者會說我也許想有所表現，但是空懷着滿腔的願望，而不能『將自己表白出來。』但是我還要追加一句，在每一個天才的，或新穎的人類的思想裏，或者甚至單祇在某一人的腦筋內產生出的每個嚴肅的人類的思想裏，永遠會存留着一些怎樣也不能傳達給別人的東西，那怕你用三十五年的功夫寫滿了巨冊的卷帙以解釋你的思想，永遠會存留着一些怎樣也不願從你的腦蓋裏離去而永遠留在你心頭中的東西，你竟會帶着它死去，也許沒有把你的最主要的思想傳達給任何人。假使我現在不會傳達出在這六個月內使我煩惱的一切，至少人家會明白我在取得我現在的『最後的信念』時，也許支付了極貴重的代價。這就是我認爲必須爲了我自己知曉的目的，在這篇『解釋』裏，平行申明的地方。

「讓我再繼續下去。」

## 第六章

「我不願說謊：在這六個月內現實把我捉上鉤子，有時誘引得使我忘卻了我的判決，不願去思索它，甚至做起工作來了。這裏順便提一提我當時的環境。八個月之前，我病得很利害的時候，我曾停止一切交際，將以前我的同學們全都遺棄了。因為我永遠是極陰鬱的人，同學們也就很容易忘記我。即使沒有這段情節，他們也會忘掉我的。我在家裏的環境，也就是『在家庭裏』的環境也是很孤獨的。五個月以前，我決定將房門從裏面關起，使自己和家庭住的房屋完全隔斷。家裏的人們都有聽從我，誰也不敢走進來，除去在一定的時間內進來收拾房屋，端飯給我以外。我的母親戰戰兢兢地服從我的命令，我有時決定放她進屋來，她甚至不敢在我面前低聲耳語。她時常爲了我毆打孩子們，不許他們喧嚷，不許他們驚訝我。我時常對於他們的喊嚷抱怨着，但是他們大概現在還很愛我。『中實的郭略』我這樣稱呼他，我覺得我儘磨折他。近來他也磨折我：這一切是極自然的人們是爲了互相磨折而創造的。但是我覺察到他忍受我的老惱的性子，彷彿預先定下了寬恕病人的決心。自然，這更使我惹惱，但是他似乎竟想模倣公爵那種『基督教式的溫馴』的性格，這未免有點可笑。他是一個年青，性烈的男孩，自然模倣一切；但是我有時覺得他應該用自己的腦筋生活下去。我很愛他。我也磨折住在我們樓上，從早到晚，受別人委託跑來跑去的蘇里闊夫。我時常對他證明，他的貧窮是他自己的錯處，他終於害怕起來，停止到我那裏來了。他是一個十分溫馴的人，最溫馴的生物。（附註：聽說溫馴是可怕的力量，必須問一問公爵，這是他自己辭句。）但是我三

月裏上樓到他家去，想看一看他們如何像他所說的把那嬰孩「冰凍死」的。偶然朝他的嬰孩的屍身冷笑了一下，因為我又起始對蘇里闊夫解釋，那是他「自己的錯處」。這傢伙的嘴唇突然抖擻，他一隻手抓住我的肩膀，另一隻手指着門外，輕輕地，幾乎和微語一般，對我說：「走罷！」我走出去了。這使我喜歡，當時就使我喜歡，甚至在我出去的那個時候。但他的話語，比以後回憶時，曾許久使我引起一種奇特的，自不是他的憐惜的沉重的印象，——這憐惜是我不想感到的。甚至在受侮辱的時候，（我感到我侮辱了他，雖然我並沒有這個意思）甚至在這時候，這人還不會發怒，當時他的嘴唇抖擻，並非由於忿怒，我敢起誓：他亦我的手，說出那可怖的「走罷！」的話時，伊本並不生氣。威嚴是有的，甚至很多，並不和他的臉相配，（老實說，這裏有許多滑稽的地方）但是忿怒是沒有的。也許他祇是忽然起始看不起我。從那時候起，我有兩三次在樓梯上遇見他，他忽然在我面前脫下帽子，這是以以前永遠不這樣做的，但是他不再像以前似的停留下來，卻露出慚愧的樣子，從我面前跑了過去。假使他看不起我，那末是另有一種樣子。他是「馴服地跪着」的。也許他的脫帽乃是對債主的兒子的恐懼，因為他時常欠我母親的債，無論如何沒有力量從債務裏脫身出來。這甚至是最可憐的原因，我打算和他解釋一下，並且一定知道他在十分鐘以後會請求我的饒恕的，但是我後來決定是不去勸他的好。

「在這時候，就在三月中旬左右，蘇里闊夫把嬰孩「凍死」的時候，不知為甚原因，我忽然感到十分輕鬆，這樣過了兩星期。我起始出門，多半在黃昏時候。我最愛三月間的黃昏，正在開始沖凍，點燃煤氣燈的時候。我有時走得遠遠有一次，在六店街上，一個「上等」人在黑暗中逼到我面前來，我沒有看清他的臉，他手裏拿着紅包的東西，穿了一件短尼的，難看的人裝，——凍得和時令不合。他走到街燈面前的時候，在我前面有十步遠，我看見有什

麼東西從他的口袋裏掉落出來。我忙着檢起來——恰巧檢得正是時候，因為當時就有一個穿長衫的人跳了過來，但是一看見東西落在我的手裏，並不爭論，刺我的手裏偷看了一——就溜走了。這東西是一隻舊式的韃皮夾，裏面裝滿了許多東西，但是不知是什麼秘密，我一眼就猜到裏面是別的什麼東西，但決不是銀錢。那個丟東西的人已經離開我四十步，很快就要在人羣裏看不見了。我跑過去，朝他呼喊，但是以為他去「喂」以外，喊不出什麼來，所以他竟沒有轉過身。他突然朝左面一所房屋的大門裏拐進去。等到我跑進烏黑的大門裏的時候，那邊已經闌無一人。這所房屋很大，這類的大房屋那些投機家造成了，分爲許多小宅，出租給人家的；有些房子裏有時會有一百個號頭。我跑進大門，覺得一所大院的右面的後邊的角落裏彷彿有人走路，雖然我在黑暗中看不大清。我跑到角落那裏，看見了通到樓梯上去的一個入口。樓梯又窄，又斷，完全沒有點燈。但是聽得見一個人在梯級上跑着，我趕緊跑上樓梯，心裏猜測着，在有人給他開門的當兒，我便可追到他。結果真是這樣。樓梯是極短的，數目是無盡的，我跑得喘不過氣來。在第五層上門開而又闔，我在下面三層的樓梯那裏就猜到了。等到我跑了過去，在梯臺上透了一口氣，尋覓門鈴的時候，已經過了幾分鐘。一個村婦給我開了門。她在窄小的廚房裏生火爐，她默默地傾聽我的問話，自然一點也沒有明白，默默地給我開了通第二間屋子的門——那間屋子也很小，低矮得利害，放着蹩腳的，應用的傢具，還有一張寬大的牀，牀前垂着簾子，「鐵冷奇茲」(女人這樣喊叫他)正躺在上面，我覺得他露出薄醉的樣子。桌上一根蠟頭在鐵蠟臺上燉燒，還有一隻酒瓶，差不多斟空了。鐵冷奇茲躺在那裏，對我咕嚕咕嚕地說着什麼，朝第二間屋子揮手，那時那個女人已經走了，我沒有別的方法，祇好去開那扇門。我當下就開了門，走進另一間屋子裏去。

「這間屋子比前面的那間更窄更擠，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轉身；角落裏一尊狹窄的，單人的牀占了許多位置，其餘的傢具祇有三隻普通的椅子上，上面堆滿了各色各樣的破絮，一隻極普通的，廚房用的木桌放在漆布面的舊沙發前面。因此桌子和牀頭之間差不多無從走路。桌上燦燦着和那間屋子一樣的插在蠟燭臺上的蠟燭。一個小小的嬰孩在牀上哭叫，從哭聲裏可以判斷出也許祇生下了三個星期，一個有病的，臉色慘白的女人替他換尿布。這女人年紀似乎還輕，穿着內衣，也許產後纔起牀。那嬰孩不耐煩地喊叫着，期待瘦弱的母親的乳頭。另外一個小孩睡在沙發上，那是三歲的女孩，好像用減尾服蓋住身體。一位穿很破的常禮服的先生立在桌旁，（他已脫下大衣，它放在牀上）正在打開藍紙包，裏面包着兩磅小麥麵包和兩條小香腸。桌上放着一把茶壺，裏面有茶，還放着幾塊臭麵包。一隻沒有關好的皮箱從牀上探頭出來，露出兩個包袱，裏面放些爛布。

「總而言之，秩序紊亂得可怕。我一眼就看出他們兩人，先生和太太，本來是體面的人士，但是被貧窮弄到低卑的地位上去。在這地位上面，紊亂的秩序終於戰勝了一切想和它奮鬥的嘗試，甚至使人們感到有在清每天增加到的紊亂的秩序本身上面發現某種悲苦的，似乎是神秘的快感的需要。

「我走進去時，那位先生也是剛剛在我之前走了進來，正在打開食品紙包，和他的妻子迅速地，熱烈地說着話。妻子雖還沒有換好尿布，但已經啜泣起來，大概聽到的消息照例是惡劣的。這位先生看上去有二十八歲模樣。他的臉是陰黑的，乾癟的，鬚鬚在四圍包住，下頰剃得精光，在我看來是極體面，甚至愉快的。這張臉是憂鬱的，帶着憂鬱的眼神，但露出一種病態的，很容易惹惱的驕傲的影子。我走進去的時候，發生了奇怪的一番。

「有些人會在惹惱的銳覺中發現特別的愉快，尤其在它已達到了最後限度的時候，（這是永遠很快地發

生的。)在這利那間，他們大概甚至會覺得受侮辱比不受侮辱愉快些。這些惹惱的人們以後永遠會感到懺悔，假使他們是聰明的，假使他們會想到他們的發火超過了應有的十倍以上。這位先生愕異地望了我一會，他的太太甚至露出驚嚇的神氣，彷彿有人會到他們那裏來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他突然帶着瘋狂的樣子朝我的身前奔來。我還來不及喃喃地說上兩句話。他特別因為看見我穿得還體面，所以對於我膽敢如此無禮地張望他的角落，看到這一切使他自己也感到羞慚的簡陋的陳設，認為是對於自己的莫大的侮辱。自然使他很高興的是他得到了一個機會，可以在一個什麼人身上發洩對於他所遭的失敗的恨意。有一個時候，我甚至覺得他要跑過來打架，他的臉色慘白得像發作了女人的歇司底里症，使他的太太感到異常的驚嚇。

「『你怎麼敢走進來的？滾出去！』——他喊着，混身發抖，甚至說不出話來。但是他突然看見自己的皮夾握在我的手裏。」

「『大概是您失落的。』我說着，盡可能地顯得安靜些，嚴肅些。(這自然是應該如此的。)

「他立在我面前，露出十分驚嚇的神情，一時似乎什麼也不了解，以後匆遽地抓住自己的旁邊的口袋，驚嚇得張大了嘴，手擊打自己的額角。」

「『天呀！您在那裏找到的？怎麼找到的？』

「我用極簡短的話句解釋，且盡可能地說得乾澀些。我講我如何檢起皮夾，如何奔跑着，叫喚他，終於根據自己的猜想，幾乎在摸索中，跟着他走上樓梯。」

「『哎喲，天呀！』——他對他的妻子叫喊起來，——『所有我們的證件都在這裏，所有我的最後的工具都』

在這裏，這裏是我的一切……先生，您知道不知道，您爲我做了什麼事情？否則，我會完結的呀！」

「我當時抓住門柄，想不加回答，即行退出去。但是我自己發了氣喘，我的興奮引起一陣強烈的，抵禦不住的咳嗽。我看見這位先生向四處亂竄，給我找一隻空椅，終於從一隻椅子上抓起一些破衣，扔到地板上，匆忙地把椅子遞給我，謹慎地把我按坐下來。但是我的咳嗽繼續下去，在三分鐘內沒有止歇。在我恢復原狀的時候，他坐在我旁邊的另一隻椅子上面——大概也是把一些破絮爛布從椅上扔到地板上——正在盯着我。」

「您大概·有病麼？」——他用那種醫生着手診察病人時普通所說的口氣說着。——「我自己是……醫務人員，（他不說醫生，）——說完這句話，他不知爲了什麼目的，用手指着那間屋子，似乎對於自己現在的地位發生抗議——『我看您……』」

「『我有癆病，』——我盡可能地說得簡短些，立了起來。」

「他也立刻立了起來。」

「『您也許說得誇張一點，……在適當治療以後：』」

「他被攪得十分糊塗，似乎還沒有清醒轉來，那隻皮夾握在他的左手裏。」

「『您不必擔心，』——我又和他打插，一面抓住了門上的把手，——『一星期來診察過，（我又把B拉了進去，）——我的命運已經決定了。請您恕我……』」

「我又想開門，離開這位窘迫的，感謝的，懷着羞恥的醫生，但是萬惡的咳嗽又來襲擊我。我的醫生當時堅持着，讓我再坐下來休息一會，他對他的太太看了一眼，她並沒有離開原來的位，對我說了幾句感謝和歡迎的話。」

她也感到困窘，一陣紅暈在她的淡黃的，乾癟的臉頰上面遊戲着。我留下了，但是露出每秒鐘都在怕使他們受到拘束的那種神色，（這大概是如此的。）我那位醫生的懺悔終於磨折着他，我看了出來。

「假使我……」——他起始說，時時刻刻地打斷話句，從澀句跳到那句，——「我很感謝您，在您面前犯了錯事：我……您……」——他又指着這間屋子，——「現在我處於這樣的境況之下……」

「啊」——我說，——「這也不必看事情是明白的，您大概失去了位置，所以到這裏來設法解釋一下，再尋覓一個位置，不是麼？」

「您……爲什麼知道的？」——他愕然地問。

「一眼就看出來了，」——我不由己地用嘲笑的口氣說，——「有許多人從省裏到這裏來，懂了莫人的希望，跑來跑去，也就這樣生活下去了。」

「他忽然執烈地說起話來，嘴脣發着抖慄；他起始怨訴，起始講述。老實說，他的自述使我感到了興趣；我坐在他那裏，差不多有一小時左右。他給我講自己的歷史，一段很平常的歷史。他是省城裏的醫生，當官家的差使，但是出了一些陰謀，甚至把他的妻子也攔進裏面去了。他露出一些驕傲，發了一些火，省城當局的態度變得於他的仇敵有利。人家施展起陰謀來，控訴着他。他就此喪失了位置，於是化用了最後的資財，跑到彼得堡來自己洗刷一番。到了彼得堡，自然人家有許多不肯聽他的陳述，後來聽了，後來加以駁斥，後來又給他一個希望，後來又發出戲厲的回復，後來吩咐他用書面解釋，後來拒絕接收他所寫的東西，吩咐他另遞呈文，——一句話，他已經跑了五個月，把一切都吃盡當光了；最後的妻子的衣服都已付諸典肆；那時恰巧生了一個嬰孩，而……而「今天是對於所遞



約呈文下來了最後的駁復，我差不多已經沒有麵包，什麼也沒有，妻子生了孩子，我……」

「他從椅上跳躍起來，背轉身去了。他的妻子在角落裏哭泣，嬰孩起始又號哭了。我掏出我的日記簿，記載起來。等到我記完以後，立了起來，他立在我面前，帶着畏葸的好奇望我。」

「我記下了您的名字。」——我說。——「還有其餘的一切：如服務地點，貴省總督的姓名，日月等。我有一個同學，姓巴赫莫託夫，他有一個叔叔，彼得·瑪德魏維奇·巴赫莫託夫，是以任的五品官，充任司長。」

「彼得·瑪德魏維奇·巴赫莫託夫！」——我的醫生喊了出來，幾乎抖索起來。——「但是這一切是由他主管的呢。」

「果真在我的醫生的那段故事和它的結局中，由於我偶然的從旁幫忙，一切都弄得十分妥貼，似乎是故意預備好了的，簡直就像說部裏的故事一般。我對這兩個可憐的人說，請他們不要對於我存什麼希望，我自己還祇是一個貧窮的中學生。（我故意誇張我的低卑的地位，我早就畢業，已經不是中學生了。）我的姓名他們也不必知道，但是我立刻就到瓦西里也夫司基島上去，找我的同學巴赫莫託夫，因為我確切知道他的叔叔，那個責任的五品文官，是沒有子女的寡夫，根本崇拜自己的姪子，非常鍾愛他，把他看作自己的氏族裏的最後一支，所以「我的同學也許會爲你，也就是爲我，向他的叔叔說情的。」

「祇要能允許我和那位大人解釋一下就好了，祇要我能蒙他恩施，取得口頭解釋的機會纔好呢。」——他喊着，抖索得像發瘧疾一般，露出閃耀的眼神。他簡直說出「蒙他恩施」的話。我又重複了一遍，這事情一定會吹的一切會弄不好的。我後來說，假使明天早晨我不到他們這裏來，那本事情已經完了，他們不必再等或。他們鞠着

躬送我出去，他們幾乎發了狂。他們的臉色我是從來不會忘卻的。我雇了馬車，立刻上瓦西里也夫司基島上去了。

「我在中學裏，年來和這個巴赫莫託夫時常處於敵對的地位。他在中學裏被認為貴族，至少我這樣稱呼他；他穿得很講究，坐自己的馬車上學，但是一點也不擺架子，永遠極容易相處，永遠露出特別快樂的樣子，有時甚至還有一些小聰明，雖然他的智力並不見得十分高明，即使他在班裏永遠考第一名。至於我呢，無論在那門功課上永遠不會考第一名。所有的同學們全愛他，除我一人以外。他在這幾年來有好幾次想和我接近，但是我每次總是陰鬱地，愁惱地背轉身來不理他。現在我已釋有一年不見他的面了。他在大學裏求學。在八點多鐘的時候，我走到他家裏去，（用了極大的儀節；僕人先行通報我的姓名，）他起初帶着驚異迎接我，甚至一點也不歡迎，但是立刻快樂了起來，望着我，忽然哈哈大笑着。

「您忽然想到我還裏來做什麼，帖連奇也夫？」——他喊着，露出那種永遠可愛的消遙自在的態度，有時是做慢的，但水不含着侮辱性質的，——我極愛他這種態度，同時恨他也是爲了這個態度。——「但這是怎麼會事？」——他驚懼地呼喊。——「您竟病到這種地步了！」

「咳嗽又來磨折我，我垂落到椅上，簡直喘不過氣來。」

「您不要着急，我這是癆病，——我說，——我有事來尋您。」

「他驚異地坐了下來，我立刻把醫生的那段故事講給他聽，並且說他既對於他的叔叔具有特別的勢力，也許可以幫一點兒忙。」

「我可以幫忙，一定幫忙，明天就開始攻擊家叔。我很喜歡。您把這件事情講得太好了……但是帖連奇

也夫，您到底怎麼會想到我來呢？」

「『這件事完全在令叔一人身上，況且我們兩人永遠是仇敵，因為您是一個正直的人，我覺得您不會拒絕一個仇敵的。』——我帶着嘲諷補上這句話。

「『好比拿破崙向英國求救！』——他喊着，哈哈地笑了。——『我來幫忙，我來幫忙！甚至立刻就去！』——他匆遽地說，在看見我嚴肅地從橋上立起來的時候。

「這件事真出乎意料之外地進行得十分順利，過了一個半月以後，我們的醫生重又在別一省內謀得了位置，領到川資，外加津貼費。我疑惑，當到他們家裏去的巴赫莫託夫（同時我故意絕跡不上他們家去，幾乎用嚴峻的態度接待跑來看我的醫生），我疑惑巴赫莫託夫甚至能勸服醫生接受他的借款。在遭六星期內，我和巴赫莫託夫見了兩次，第三次在給醫生送行的時候，巴赫莫託夫在自己家內設筵給醫生送行，還預備了香檳酒，醫生的太太也被邀列席，但是很快就回家看嬰孩去了。那天是五月初旬，一個晴朗的黃昏，巨球似的太陽落入海灣。巴赫莫託夫送我回家；我們在尼古拉也夫口某橋上走着，兩人都喝了點酒。巴赫莫託夫說這事情得到這樣好的結果，使他十分欣悅，所以他很感謝我，因為他在做了好事以後，現在感到愉快，他還說這件事情的功勞應該屬於我，許多人現在主張行單獨的善事毫無意義一層是不對的。我也極想發表自己的意見。

「『凡攻擊單獨的「行善」的，』——我起始說，——『等於攻擊人的天性，蔑視個性的尊嚴。但是「公共的行善」的組織和個人自由的問題是兩個不同的，但非互不相容的問題。單獨的善事是會永遠存留着的，因為它的一種個性的需要，此一個性直接影響彼一個性的活潑的需要。在莫斯科住着一個老人，一個「將軍」也就是

責任的五品官。他有一個德國人的姓。他一生在監獄裏走動，和罪人們周旋；每一批朝西比利亞充軍的囚犯預先知道在審山上會有一位「老將軍」拜訪他們。他極正經而且虔誠地做自己的事情；他來到以後，在充軍囚犯的行列裏走着。他們把他圍住，他在每人前面停留下來，問每人有什麼需要，幾乎從來不對任何人說出教訓的話，稱呼大家爲「親愛的人」。他給錢，贈送各種日用品，——裹腿帶，襯衣，麻布之類，有些帶來一些拯救心靈的書籍，分送每個識字的人，深信他們會在路上加以誦讀，由識字的人讀給不識字的人聽。他不大問人家犯什麼罪，假使罪犯自己已起始說，他纔去聽。一切的罪犯在他看來都處於平等的地位，並無區別。他和他「說話，像和弟兄們說話一般。以後他們自己開始認他爲父親了。如果看到一個充軍的女人，抱着嬰孩在手內，他走近過去，引逗那個嬰孩，手指碰擊出聲音，引他發笑。他這樣做了許多年，直到死爲止，後來弄到今俄羅斯，全西比利亞都認識他了，那就是指着全部的罪犯而言。有一個到過西比利亞的人對我講，他親自看見有些極兇惡的罪犯在回憶着那位將軍，但是將軍在訪問他們的時候，不見得能給每人施發二十戈比。固然，回憶到他的時候並不見得如何熱烈，祇是有一點極正經的樣子。這些「不幸的人們」中間有一個，殺死了十二條命，斫掉了六個小孩，單祇出於他一時之興。（據說這類人是有的，）忽然無緣無故地，也許二十年來祇有一次忽然嘆了一口氣，說道：「現在那位老將軍怎麼樣啦？還活着麼？」也許甚至還要發出一聲冷笑，——這樣也就完了。知道不知道，這位「老將軍」二十年來沒有被他遺忘的，投擲怎樣的種子到他的心靈裏去呢？您知道不知道，巴赫莫託夫，個性的互相關係在被聯結的個性的命運裏具有怎樣的意義？這裏是整個的生命和無量數隱藏在我們後面的枝幹。最好的象棋能手，他們中間最巧妙的也祇能預行猜到幾步內棋上；有一個法國的比賽員，曾預先猜中十步棋，大家在報上盛讚爲奇蹟。有

多少的棋步，有多少是我們不知曉的？你在投擲你的種子，投擲你的「行善」你的好事，無論具有什麼形式都行。的時候，你已將你的個性的一部分交付出去，而將另一個性的一部分接受了下來；你們互相取得了聯結。如再多加以注意，你便獲得了報酬，因為你多得一些知識，有了出於意外的發現。你一定會把你的事業看作一種學問，它把你的整個生命抓住，它可以充實你的生命。從另一方面看來，所有你的思想，你投擲過而也許已被你遺忘的種子會滋長增大起來，從你那裏取得的人會轉付給別人的。你那裏知道，你將在人類命運的未來的解決裏占據怎樣的地位？假使智識和這一生的工作使你可以投擲巨大的種子，將巨大的思想遺留給世界，那末：

「這一套的話，我當時說得很多。」

「『再想一想，您竟遭到了生命的拒絕』——巴赫莫託夫大喊，似乎熱烈地責備什麼人。」

「這時候我們立在橋上，身子坐在欄杆上面，向涅瓦河上眺望。」

「『您知道，我想什麼』——我說，更加在欄杆上面彎下身子。」

「『難道想投水麼？』——巴赫莫託夫吃驚地喊。也許他讀出了我臉上的思想。」

「『不，暫時祇是一些理想，下面就是：我現在祇能活兩三個月，也許四個月，但是譬如說，在祇剩下兩個月的時候，假使我忽然想做一樁好事，這事情需要工作，奔跑和張羅，就像我們那位醫生的事情似的，那末我爲了所剩時間的不多，祇好拒絕做這件事情，而另尋比較小些的一件「好事」，爲我的能力所能辦得到的，（假使我真是想做好事。）您必須同意，這是一個有趣的意見。』」

「可憐的巴赫莫託夫爲我深深地擔憂，他送我到家，識趣得一次也不安慰我，幾乎儘沈默着。他和我作別時，

熱烈地握我的手，請我許他時常來看望我。我回答他，假使他想以「安慰者」的資格來看我，（因為他假使甚至沈默着，終歸等於安慰一樣，我這極向他解釋，）那不他每次會對提起死來的。他聳了聳肩膀，對於我的話表示贊成；我們十分客氣地分了手，這是我料想不到的。

「就在這個晚上，就在這個夜裏，投擲了我的『最後的信念』的第一粒種子。我會婪地抓住這新思想，從它所有的鬱谷方面，從它所有的種類方面，加以精細的研究，（我整夜沒有睡，）我研究得越深遠，越把這思想吸收得多，便越加覺得害怕。可怕的驚懼終於攻襲我，在以後的幾天內也不離開我。有時在想起我這種時常的恐懼的時候，我又生出了新的恐怖，混身發得發冷。我可以從這恐懼方面判斷我的『最後的信念』在我心裏十分嚴正地生了根，一定會取得解決的。但是我沒有決心作最後的解決。三星期後一切都完了，決心有了，由於一樁極奇怪的情事而來的。

「在我這篇解釋裏我將所有的日期和數字全記載下來。我自然認為一切全是無所謂的，但是現在，（也許祇在這時候，）我希望那些判斷我的行為的人們能以明白地看出我的『最後的信念』是從何種轟動的結論裏發生出來的。我剛纔寫過，我為履行『最後的信念』不夠的決心好像並不從邏輯的結論中發生，而由於一種奇怪的衝動，由於一種奇怪的事實，——計和事情本身並沒有任何關係的事實。十天以前，羅果靜為了一件事情到我這裏來，這事情在這裏不必去講。我以前從未見過羅果靜，但是聽得很多關於他的話，我給予他一切需要的消息，他很快就走了。因為他到這裏來祇是為了調查一件事情，我們中間的事情也就完了。但是他使我發生很大的興趣，這一天我受了極奇怪的思想的影響，所以決定第二天自己到他家裏去回拜。羅果靜顯然不喜歡我，甚至

「很客氣地」暗示出我們不必再繼續結交的意思。但是我總算過了很有趣的一小時，他大概也是如此。我們中間的矛盾太大，不會不被我們兩人，尤其我所注意：我是一個垂死的人，他卻過着極充實的，直觀的生活，過着現時的生活，一點也不考慮到『最後』的結論，數字，或任何別的事情，除去那件：那件：那件使他瘋狂的事情；請羅果靜恕我寫下這樣的辭句，把我當作一個不會表現自己思想的整腳文學家看待。他這人雖然不懂得客氣，但是我覺得他是一個聰明的人，會了解許多事情，雖然他對於與他無涉的事情不十分感到興趣。我沒有將我的『最後的信念』對他所暗示，但是我不知爲什麼原因覺得他對我說話的時候，已經猜着了。他沈默着，他太不愛說話。我臨走時對他說，我們中間雖然性格殊異，雖然有各種矛盾——但是 *le extrême a son touchant*（我用俄文對他解釋這句話），所以我覺得他自己也許確我的『最後的信念』不遠。他扮了一個極陰鬱的，苦澀的鬼臉答覆我，立起身來，自己替我找到帽子，做出我似乎自己想走的樣子，而其目的是把我從他的陰沈的屋內趕走，還做出殷勤地送我的神情。他的房子使我吃驚，它像一所墳山，但是他似乎很喜歡它，這是容易了解的：他所遇的那種充實的，直觀的生活本身太爲豐富，不需要什麼佈景。

「這次回拜羅果靜使我十分疲倦。再說，我從早晨起就感到不很舒適，到了晚上我的身體很軟弱，我躺到牀上，有時覺得身上十分煩熱，有時甚至發出譫語。那晚伴我坐到十一點鐘。但是我記得所有他對我的講，和我們談論的一切，在我的眼睛有時合上的時候，我儘看到伊凡·福米可，似乎取得了幾百萬的財產。他並不知道如何處置這些財產，他慮了腦筋去想，生怕人家偷去，終於決定把它埋在地裏。我勸他不必把這一大堆的金子埋入地裏，還不如用這一堆金子給那個『淨死』的嬰孩鑄一隻小棺，還把這小孩特地從「裏攪出來。蘇里闊夫流着感激的

眼淚，接受了我的譏刺的提議，立刻着手履行這計劃。我睡了一口痰，就離開他走了。我醒過來的時候，郭略告訴我，我並沒有睡，卻一直在印地安論鮮里園。有的時候我感到極度的煩悶和騷擾，因此郭略臨走時露出不安的樣子。在我自己起牀，關門上鎖的時候，我突然憶起，我剛從在羅米靜那裏一間最陰沈的大廳的門上看到了一幅畫。他無意中自己指給我，我站在那幅畫面前大概有五分鐘之久。這幅畫在藝術方面並沒有什麼好，但是它使我引起一種奇怪的不安。

「這幅畫上畫着剛從十字架上卸下來的基督，我覺得，畫家們平常畫在十字架上或從十字架上卸下來的基督的時候，總是把他的臉畫得特別的美，甚至在他受着劇烈的苦痛的時候，他們還要努力保持着這美。但是在羅米靜的畫裏關於美一層是不必提的；這完全是一個人的屍骸，他在十字架之前忍受着無窮的痛苦，傷創，凌辱，守卒的毆打，人民的聚擁，在他背負了十字架，在十字架下面叫地的時候，最後還吃了六小時之久的十字架上痛苦。（根據我的計算至少有六小時。）固然，這是一個剛從十字架上卸下來的人的臉龐，那就是說在這臉龐上還保存着很多活氣，溫暖氣。死者身上還一點也沒有變硬，臉上甚至露出痛苦，似乎現在還在感到的痛苦。（畫家很妙地捉住了這一點。）這臉畫得一點也不留情面；上面顯露出的單祇是自然。一個人的屍骸，無論他是什麼人，在受了這種痛苦以後，總心該是如此的。我知道，基督教會在最初的數世紀內就規定基督所受的不是形象上的，卻是實際的苦痛，他的身體在十字架上完全服從着自然的法則。這幅畫上的臉龐，挨了兇惡的毆打，顯得浮腫，露出可怕的，浮腫的，血污的傷痕，眼睛張開，舌，眼球發歪，巨大的，張開舌的，眼白閃耀出一種死沈的，玻璃般的光彩。奇怪的是在你望着這個被磨折的人的屍骸的時候，曾生出一個特別的，有趣的問題：如果這樣的屍骸，（它



一定應該是這樣的，爲基督的學生們，他的未來的，主要的使徒們看見了，爲跟在他後面走着，立在十字架旁邊的婦人們，爲一切信仰他，崇拜他的人們看見了，那末他們望着這樣的屍骸，怎麼會相信這受苦難的人會復活的？到了這裏，不由得會發生一個見解，那就是假使死是這樣可怕，自然的法則是這樣的有力，那末如何加以克復呢？叫他們如何去克復，假使連他現在都不能戰勝，他曾經在生前戰勝過自然，使它服從他，呼喊過：「姑娘，立起來罷！」——那姑娘就立了起來，——「拉薩羅斯，出來！」——那死人就走出來了？在看着這幅畫的時候自然幻成爲一隻龐大的，殘忍的，噬聲的野獸的形狀，或者說得正確些，雖然有點奇怪，——那就是幻成爲一隻新型的大機器，將一個偉大的，珍貴的生物無意義地抓住了，揉得粉碎，吞沒了下去，陰沈地，無感覺地，——這生物本身值得整個的自然，它的一切的法則，一切的土地，也許這土地就是單祇爲了使這生物出現而創造的呀！這幅畫所表現的也就是關於這黑暗的，傲慢的，無意義的，永恆的力量量的觀念。這觀念自然而地傳達到你的心中。圍在死人身邊，但是圖畫中一個也沒有描寫出來的人們，在這個一下子將他們所有的希望和信仰打擊得粉碎的晚上，應該感到可怕的煩悶和騷亂。他們應該圍着可怕的恐怖散走，雖然每人在心中帶走了一個巨大的思想，永不會推翻的思想。如果這位教師自己可以在被處死刑之前看到自己的形象，他自己會願意升上十字架，像現在似的從容就死麼？在看到這幅畫的時候，自然而地會發生這個問題出來的。

「這一切在郭略走後整整的一小時中間，零零落落地浮現了出來，也許確乎夾在謔語中間，有時甚至在形象中表現，沒有形象的一切不能在形象中浮現呢？但是我有時似乎覺得，我在一些奇怪的，不可能的形式中間看出了這種無窮盡的力量，這個無聲的，黑暗的，陰沈的生物。我記得，彷彿有人牽我的手，持着蠟燭，給我看一隻

龐大的，難看的蜘蛛，起始告訴我，這就是那個黑暗的，陰沈的，強有力的生物，同時還對於我的憤恨付諸一笑。我屋內的神像前面，夜間永遠點燃着一盞油燈——顯出暗淡的，微弱的光線，但是還能看清一切東西，在油燈底下甚至還於讀書。我覺得那時在十二點鐘以後，我完全沒有睡，張着眼睛躺在那裏，忽然我的房門開了，羅果靜走了進來。

「他走了進去，關上門，默默地望着我，輕輕地走到角落裏的在油燈底下放着的那張椅子那裏去。我很奇怪，用期待的神情望着羅果靜的身體，在小桌上，默默地望我。過了兩三分鐘，我記得他的沈默使我很惱怒。他爲什麼不願意說話呢？他這樣晚還到我這裏來一層自然使我覺得奇怪，但是我記得，我對於這個倒並不怎樣驚訝。甚至相反地我雖然早晨沒有將我的思想向他明白地表示出來，但是我知道他是了解的。這思想自然是本來可以爲了它再跑來談論一次，那怕甚至時間很晚也值得。我心想他是爲這個而來的。早晨我們離別的時候多少帶着仇視的樣子，我甚至記得，他曾很嘲笑地看了我兩次。就是這嘲笑我現在在他的眼神裏讀了出來，這嘲笑使我感到侮辱。至於說到他是羅果靜本人，並不是幻象，也不是謔夢，我起初一點也不疑惑。甚至沒有遺念頭。」

「他繼續坐在那裏，還是用那種嘲笑的样子望我。我惡狠狠地在他牀上轉了一個身，手也支在枕頭上面，決定也故意沈默着，一直就這樣坐下去。我不知爲什麼一定要他首先說話。我心想這樣過了二十分鐘模樣。我突然想起一個念頭假使他不是羅果靜，而祇是一個幻象，那便怎樣呢？」

「我生病時和月病以前從來還沒有看見這一個幻象；我永遠覺得，還在我孩童時代，甚至現在，那就是在不久的時候，還覺得我祇要看見一次幻想，當時就會死去的，雖然我任何幻象都不相信。但是我想到那人不是羅果

靜，卻祇是幻想的時候，我記得我一點也不害怕。不但如此，我甚至惱怒了。奇怪的昇關於是幻象，或是羅果靜的問題的解決，並不一樣使我發生興趣，也不怎樣使我感到驚慌，好像是應該如此的。我覺得我當時想的是一些別的事情。最使我發生興趣的——譬如說罷——那就是羅果靜剛繞穿了家用的晨服和褲底褲的，為什麼現在竟穿了燕尾服，白背心，和白領結。我心裏還閃出一個念頭：如果這是一個幻象，我並不怕他，那末，為什麼不立起來，走到他面前，親自加以證實呢？也許我不敢，也許我害怕。但是在我剛想到我害怕的時候，忽然像有一陣冰水灌到我的全身上去；我感到背上發涼，我的膝蓋抖索。就在這一剎那間，羅果靜好像猜到我害怕似的，移開靠在那隻手，挺起身子，起始移動自己的嘴，似欲發笑；他盯着看我。狂怒攻襲着我，我堅決地想朝他身上奔去，但是因為我賭咒不首先開始說話，所以仍舊留在牀上，況且我還沒有相信，他究竟是不是羅果靜？

「我不記得這情形持續了多少時候，也確乎不記得，我有時是不是處於完全忘記的境地。羅果靜終於立起身來，慢慢地，仔細地望着我，像剛纔走進來時一樣，但是停止了嘲笑，輕輕地蹣跚着腳，走近門前，走了出去。我沒有下牀，不記得我張着眼睛，躺了多少時候，一直在那裏想着。誰知道我想什麼；我也不記得我怎樣遺忘了一切。第二天，九點多鐘的時候，外面叩門，我纔醒來。我和他們約定，假使在九點以前我自己不開門出來，喊他們端早茶，瑪德陶納應該自己叩我的門。我給她開門的時候，立刻生出一個念頭，門開得好好的，他怎麼能走進來呢？我調查了一下，更加相信真正的羅果靜是不會走進來的，因為我們家裏所有的門全是上鎖關好的。

「這段詳我詳細描寫下來的特別的事，成爲我完全『決定』的一個原因。如此說來，促成這最後的解決的不是邏輯，不是輕信的信念，卻是癡疑，生命既取得如此奇怪的，使我感受侮辱的形式，是不能再留在這生命裏

的了。這幻象使我感到侮辱。我鉅力服從具有蜘蛛的形式的黑暗的力量。祇在我到了昏昏時，終於感到最後的完全的決音的時候，我的心裏方纔輕鬆一些。這祇是最初的剎那，在第二剎那的時候我使來到伯夫洛夫司克，但這已經解釋得很多了。

## 第七章

「我有一支袖珍的小手槍，還在小孩時買來的，那時候正處於那種可笑的年齡，會忽然起如喜歡關於決鬥，盜匪搶劫等等的故事，喜歡關於人家如何啣我決鬥，我如何帶着威嚴的神色立在手槍前面的故事。一個月之前，我把這手槍審查了一下，預備了一下。在放這手槍的匣內發現了兩粒了彈，火藥匣內還存有放二次的火藥。這支手槍是起碼貨，向一旁射擊，祇能射十五步遠；但是假使把它放在太陽穴上，自然也可以把腦壳翻到一旁去。

「我決定到伯夫洛夫司克去尋死，在太陽剛升出來的时候，還在公園裏，免得驚動別學中的任何人。我這篇『解釋』已足夠把這案子給警察解釋清楚。愛研究心理學的人們，還有那些必須知道的人們，可以從這篇文字及尋找出他們所需要的一切。但是我不願意把這篇稿件公布於世。我請公爵把這稿件自己存留一份，而將另一份送與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韋潘欽。這就是我的遺囑。我將我的腦壳遺給醫學研究院，以作科學上的需用。

「我不承認任何人有裁判我的權利。我知道我現在處於裁判官的一切權力之外，有一個理想最近還使我發笑，如果我忽然現在想殺死任何人，那怕一口氣殺死十個人，或者做出一些在遺世上被認為最可怕的最可怕

的事情，那末在現在苦刑和拷問已被廢止了的時候，在我這有限的兩三個星期內，裁判官在我面前豈非成爲傻瓜了麼？我可以在他們的醫院裏，在精細的醫生的診察之下，暖暖的和地舒舒服服地死去，也許比在自己家裏還見得舒適溫暖。我不明白，何以像我這樣地位的人們腦筋裏不生出這樣的思想，那怕祇是爲了開玩笑起見，然而也許會生出來的，我們這裏快樂的人可以找到許多。

「如果我不承認人家裁判我，我終歸知道在我已經成爲無聲息的被告的時候，人家總要裁判我的。我在不留下回答的話的時候，決不願意就此走開。那是自由的，不強迫的話，且並非爲了辯解——不是的，我不必向任何人請求什麼原諒——卻祇是如此，因爲我自己願意如此。

「第一，這裏發生了一個奇怪的思想：什麼人根據什麼權利，憑藉什麼樣的衝動，忽然想在此時和我計較這兩三星期的短式？這和那一個裁判官有什麼相干？誰需要我不僅被判決，且善良地赦過判決的期限？難道果真有人需要麼？爲了道德麼？我還明白，假使我在完全健康，且有有力的時候，冀圖取去我的生命——這生命——也許會有益於我的鄰人。」——那末道德也許會依照傳統的習慣，責備我問也不問便支配了我自己的生命，或者用它自己知道的一套理由加以責備。但是現在，現在，在已經對我官讀過判決的期限的時候，便怎樣呢？什麼樣的道德在你的生命以外還需要那最後的哮喘，那就是你隨着它交付出你的最後的生命的原子，一面還傾聽公爵安慰的話語。他想據基督教的理論一定會說出一種幸福的理論，那就是實際上還是死了的好。（像他這樣的基督徒永遠會講出這種理論來的：這是他們心愛幻策略。）他們帶來了他們的可笑的可笑的「伯大洛大司克的樹木」想做什麼？欣賞我的生命的最後的時間麼？難道他們不明白，我越忘得淨盡，越獻身於這最後的生命與愛情的幻夢，——

他們想用這個把我的梅逸爾的牆和牆上那樣公開而且坦白地寫出的一切遮掩住了——他們便越使我成爲不幸的人麼，你們的自然風景，你們的伯大洛夫可克公園，你們的日出和日落，你們的蔚藍的天和你們的志氣得意的臉對於我有什麼用處，在這整個的，沒有終結的筵席開始時就先把我一人當作多餘的人的時候，這一切的美於我有什麼相干，當我於每分鐘，每秒鐘內應該知道，不能不知道，連那隻現在在我身旁，陽光底下嗡嗡的小蠅，連那隻小蠅都參加在這筵席和歌詠隊裏面，知道自己的地位，愛它，且感到榮幸，而我一人成爲被遺棄的孤兒，祇是由於我的懦弱至今還不願了解這個，我也知道，公爵和他們一切人真想把我弄得放棄所有一切「狡猾，惡毒」的言語，發出善心，且爲了道德的勝利，唱出米爾夫 (Milevoix) 著名的，古典的詩句：

“O, puissent voir votre beauté sacrée

Tant d'amis, sourds à mes odeurs!

Qu'ils meurent pleins de jours, que leur mort soit pleurée,

Qu'un ami leur ferme les yeux!”

「但是你們相信不相信，相信不相信，誠實的人們，在這首法文詩內，在這善良的詩句裏，在這學院派的對於世界的頌禱裏含有許多隱密的苦味，許多無從調和的，隱匿在韻腳內的忿恨，連詩人自己也許甚至會成爲傻瓜，將這悲恨當作和悅的眼淚，就這樣死去，賴他的靈魂取得安謐，你們要知道，恥辱在自我的低卑與軟弱的感覺中自有其限界，人不能越過這限界，人從那裏冒起在恥辱本身中感到極大的愉快……自然馴順在這個意義裏是一種偉大的力量，我承認這個，——雖然和宗教把馴順認爲一種力量的意義迥不相同。

「宗教！永恆的生命我是承認的，也許永遠承認的。讓意識用崇高力量的意志燃燒起來，讓意識向世界窺望，說道：『我是的，』讓這最高的力量忽然命令它自行消滅，因為由於什麼目的，——甚至不必解釋爲了什麼目的，——這是必要的，我全都承認，但是又來了一個永恆的問題：我的馴順到底有什麼用處，難道不能簡直把我吞喫下去，而不要求我對於吞喫我加以頌禱麼？難道在那個世界裏曾有人因爲我不願等候兩星洲而感到侮辱麼？我不相信這個，最好是猜想，這裏所需要的是止我的低微的生命，原子的生命，爲了充實一種整個的，全面的和諧，爲了一些加與減，(Plus and Minus) 爲了一些什麼矛盾，正好比每天需要犧牲幾百萬動物的生命一樣。假使他們不死，其餘的世界也將不能成立，(雖然它本身並不是似偉大的思想，這是應該注意的。)但是隨它去罷！我同意，世界不是這樣，那就是不是不斷地互相殘食，使無從成立下去，我甚至可以承認我對於這種組織毫不了解，但是我確乎知道：假使我被允許有這種『我是的』的意識，那末我對於世界組織的具有錯誤，不如此不能成立下去的一層有什麼相干呢？在這以後誰來裁判我？而且裁判我什麼？隨使你們怎麼說，這一切是不可能，而且不公平的。」

「我雖極願意，但從來沒有設想到未來的生活和神是沒有的。大概這一切是有的，但是我們對於未來的生活和它的法則並無了解。但是假使這一切這樣難於了解，甚至完全不能了解，難道我會不能理解不可思議的事情的責任麼？固然，他們會說，自然公爵也曾和他們在一起說，這裏需要服從，不加任何理論，單祇出於虔信，而服從者，爲了我的馴順，我一定會在另一世界內取得酬報。我們將上帝貶謫下來，將我們的觀念加在他身上，由於我們不能了解他而感到惱怒。但是假使這無從加以了解，那末我要重複一句，我們使難於真不使人們了解的責任。」

既然如此，又如何可以因為我不能了解神的真正的意志和律法，而裁判我呢？我們最好不要討論宗教。

「夠了。在我寫到這幾行的時候，太陽一定已經升將出來，」在天上發響，「偉大的，無從計算的力量在整個大地上流注。隨它去罷！我直看着力量 and 生命的泉源而死去！我不需要這生命了！如果我具有不生出來的權力，一定不願在這種嘲笑的条件之下接受我的生存。但是我還有死的權力，雖然欠付的已是數得清的日子。既沒有偉大的權力，更沒有偉大的反抗。

「最後的一個解釋：我的死並非爲了無力忍受這三星期，我的力量是夠的，假使我願意，祇要有我所受的侮辱時一種感覺，便足以自慰而有餘，但我既非法國詩人，所以不願有這樣的安慰。最後那是一個誘惑：自然以三星期的判決限制我的行爲，使我感到也許自殺是我還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志起始去做，且予以了結的唯一行爲。也許我願意利用行爲的最後的可能，反抗有時並非一樁小事呀！」

「解釋」完了；伊鮑里特終於停止了誦讀。

在發生極端的情事時，有一種最後的不顧臉面的，公開的階段，會使一個神經質的人惹惱而生氣得不再懼怕一切，準備做一切的搗亂行爲，甚至樂於去做；他會向人們攻擊，而自己也懷着一個不清楚的，但是很堅定的目的，決定在一分鐘後從鐘樓上躍下，一下子解決一切會發生的疑難。體力的近乎消竭，通常成爲這種心境的前兆。伊鮑里特在這以前保持着的特別的，近乎不自然的興奮達到了這種最後的階段。這個十七歲的，被疾病磨折的男孩本身就軟弱像從樹上摘下的抖索的樹葉；但是他的眼神剛朝那些聽衆們掃射了一下，——在最後的一小時內這是第一次，——他的眼神和微笑裏立刻表現出極傲慢的，極



賤蔑的，惱怒的嫌惡。他忙着向大家挑戰。但是聽眾們也露出完全的憤激。大家帶着喧嘩和惱怒從桌旁立起。疲倦，酒力，神經的興奮增加了印象的紊亂和齷齪，假使可以如此形容。

伊鮑里特突然匆遽地從椅上躍起，好像有人把他從座位上拖下來似的。

「太陽升出來了！」——他喊，看到了閃耀着的樹梢，向公爵指着，當作奇蹟一般。——「升出來了！」

「您以為不會升出來的麼？」——費爾特申闕說。

「又要熱一整天！」——筭納露出不經意的惱怒喃聲說，手裏拿起帽子，欠伸着身體，打了哈欠。——

「一個月來這樣的乾燥……走不走，波奇成？」

伊鮑里特帶着和昏迷相仿的驚異傾聽着；他的臉色忽然慘白得可怕，全身抖慄着。

「您做出您的冷淡的樣子，想侮辱我，但是做得太笨拙了。」——他盯住筭納，對他說。——「您是

混蛋！」

「這樣胡鬧，真不知道是怎麼一會事！」——費爾特申闕喊嚷起來。——「真是十二分的懦弱的行

爲！」

「簡直是傻瓜。」——筭納說。

伊鮑里特鎖定了一會。

「我明白，諸位。」——他起始說，照舊抖索着，在每句話上都結結地說不出來。——「我理應受你們

大家的報復……我用這一篇夢囈（他指着稿件）磨折你們，我感到十分可惜，但是我又可惜，我完全沒

有磨折你們……(他愚傻地微笑着)磨折了沒有,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他忽然跳到他那面,發出了問話。——「磨折了沒有您說呀!」

「有點冗長,但是……」

「全說出來呀!不要撒謊,那怕一生中有一次不要撒謊!」——伊鮑里特一面抖索,一面發命令。

「這對於我根本是一樣的!勞您的駕,請您放過我罷!」——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嫌惡地回轉身去。

「明天見,公爵!」——波奇成走近公爵身邊。

「他立刻就用手槍自殺的!你們怎麼啦!你們瞧他呀!」——魏拉喊出來,跑到伊鮑里特身邊,露出特別的驚懼,甚至抓他的手。——「他說過太陽升出來以後就要自殺的!你們怎麼啦!」

「不會自殺的!」——有幾個人喃聲說,帶着幸災樂禍的神情,箝納也在其內。

「諸位,留神呀!」——郭略喊,也抓住伊鮑里特的手。——「你們祇要看看他的臉!公爵!你們怎麼啦!」

魏拉,郭略,岸歷爾和蒲爾道夫司基圍在伊鮑里特身旁,四人全用手抓住他。

「他有權利的;他有權利的!……」——蒲爾道夫司基喃聲說,但是也顯出無所措手的樣子。

「公爵,您有什麼吩咐?」——萊白及夫走到公爵面前。他喝得醉醺醺的,忿怒得到了出言不遜的地步。

「不行；對不住；今天我是主人，雖然我並不願意失去對您的敬意……即使主人是您，但是我不願意在我自己的房屋內這樣……就是的。」

「他不會自殺的。這男孩太嬌養了！」——伊伏爾金將軍帶着憤怒和自信，出人不意地喊出。

「將軍的話够味兒！」——費爾道申闊搶上去說。

「我知道他不會自殺的，將軍，可尊敬的將軍，但是總歸……總歸我是主人。」

「您聽着，帖連奇也夫先生，」——波奇成突然說，一面和公爵告別，給伊鮑里特伸出手來。——「您在那篇文章裏好像捉起過您的陶壳，您想把它遺給科學研究院，是不是您講的是您的腦壳，您自己的腦壳，那就是您想把您的骨頭遺給它麼？」

「是的，我的骨頭……」

「那就對了。否則會弄錯的。聽說，已經有過這樣的事情。」

「您何必逗他呢？」——公爵忽然喊。

「弄到流出眼淚來了，」——費爾特申闊補充上說。

但是伊鮑里特並沒有哭。他想從座位上立起，但是圍住他的四個人忽然一下子抓住他的手，傳出了一陣笑聲。

「弄得叫人家抓起他的手來了；讀那篇文章也就爲了這個緣故罷。」——羅果靜說。——「再見罷，公爵。我們坐得很久了。骨頭都痛了。」

「假使您果真打算自殺，帖連奇也夫。」——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笑了。——「假使我處於您的地位上面，在人家說了這一套誇獎的話語以後，爲了逗一逗他們，故意不自殺。」

「他們真是希望看見我自殺呢！」——伊鮑里特向他攻擊。

他說着話，好像準備向人們撲過去似的。

「他們看不到會惱恨起來的。」

「您以爲他們看不到麼？」

「我並不煽動您；相反地，我以爲您也許會自殺的。主要的是請您不要生氣……。」——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用保護的口氣拉長着他的話語。

「我現在纔看出，我把那篇東西讀給他們聽，犯了可怕的錯誤！」——伊鮑里特說，突然用信任的神色望着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彷彿向知己的好友有所請教。

「一個可笑的位置，但是……說實話，我不知道應該替您出什麼主意。」——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微笑着回答。

伊鮑里特嚴厲地盯着他，眼珠轉也不轉，一直沈默着。可以料到他有時完全遺忘了自己。

「對不住，他這種做事的態度有點那個。」——萊白及夫說。——他說：「我要在公園內開槍自殺，免得驚吵任何人！」他心想他祇要從梯級上跨三步到花園裏去，就不會驚吵任何人了。」

「諸位……。」——公爵起始說。

「對不住，可尊敬的公爵。」——萊白及大憤怒地搶上去說。——「因為您自己看見並不是玩笑，因為您的朋友中間至少有一半人意見相同，全相信他在說出了這一套話以後，現在一定會閉槍自殺，爲了保持他的名譽起見，那末我以主人的資格，富於許多證人面前，宣布我應該請您幫忙。」

「叫我應該做什麼呢，萊白及大我準備幫您的忙。」

「是這樣的第一層，他應該立刻把他在我們面前誇耀的手槍和一切零件交出來。假使交了出來，我同意准許他在這房子裏住宿一夜，爲了他的身體有病的緣故，同時自然必須受我的監督。但是明天他必須離開這裏，隨他到什麼地方去都可以。對不住得很，公爵！但是假使他小交出武器，我立刻要抓住他的手，我抓一隻手，將軍抓另一隻手，同時立刻派人通知警察，那時這事情就可以交給警察去審理了。費爾特申閣先生，看了交情的份上，您去一下罷。」

嘈亂的聲音增強了；萊白及夫冒着火，壓抑不住他的情感。費爾特申閣預備到警署裏去，箭納拚命主張，沒有人會自殺的，葉夫格尼·柏夫各維奇沈默着。

「公爵，您曾經從鐘樓上跳躍過麼？」——伊鮑里特突然向他微語。

「沒有……」——公爵天真地回答。

「難道您以爲我不能預見所有這些仇恨麼？」——伊鮑里特又微語着，閃耀着眼睛，望着公爵，彷彿真是期待他的回答。——「够了！」——他忽然朝衆人喊嚷。——「我錯了……比大家都錯得利害！萊白及夫，鑰匙就在這裏，（他掏出一個皮包，從裏面取出一隻銅圈，上面繫着三四個不大的鑰匙。）就是這個，

末後第二個……郭略會指點給您看的……郭略！郭略那裏去了？——他喊，向郭略有望，但並沒有看見他。——是的……他會指給您看的。他剛纔和我一塊兒整理那隻手提包的。你領他去，郭略在公爵的書房裏，桌子底下……我的手提包……就用這鑰匙，在底下，小箱裏……我的手槍和火藥匣。萊白及夫先生，那是他自己放好的，他會指給您看的；但是有一個條件，明天一清早我回到彼得堡去的時候，您應該把手槍交還給我。您聽見沒有？我爲了公爵這樣做，並不是爲了您。」

「這樣就好了！」——萊白及夫抓住鑰匙，好惡地冷笑了一聲，跑到鄰屋裏去了。郭略停了步，想說什麼話，但是萊白及夫拉他走了。

伊鮑里特望着那些發笑的客人們；公爵發覺他的牙齒叩擊着，像鏟着劇烈的冷戰。

「他們大家全是混蛋！」——伊鮑里特又瘋狂地對公爵微語。他和公爵說話的時候，老是俯下身體微語。

「您不要管他們；您的身體是很軟弱的……」

「立刻，立刻……我立刻就走。」

他突然擁抱了公爵。

「您也許覺得我是瘋子麼？」——他望着他，奇怪地笑了。

「不，但是您……」

「立刻，立刻，請您不要說；一句話也不要說；請您站在這裏……我想看您的眼睛……您這樣站着，讓

我看一下。我在和人頰告別呢。」

他站在那裏，呆望着公爵，默默地等了十秒鐘，臉色十分慘白，鬢角間被汗水浸透了，手奇怪地抓住公爵，似乎怕放走他。

「伊鮑里特！伊鮑里特！您怎麼啦？」——公爵喊。

「立刻……够了……我要躺下來……我要喝一口酒，祝太陽的健康……我要，我要，你們不要管我！」

他迅速地从桌上拿起酒杯，從原來的地方走開，一剎那間走到平臺上的梯級那裏。公爵想跑過去追他，但是恰巧像故意的，葉夫格尼·柏大洛維奇伸出手來和他告別。過了一秒鐘，突然許多人的喊聲在平臺上傳了出來。隨後臨到了極度騷亂的時間。

發生了下面的事實：

伊鮑里特在走近平臺的梯級那裏，便停了步，左手握杯，右手垂到大衣的右邊的口袋裏。開歷爾以後說，伊鮑里特遠在以前就把這手放在右面的口袋裏，還在他和公爵說話，用左手抓他的肩和領口的時候，開歷爾說，他將右手放在口袋裏一層使他，開歷爾首先發生了疑惑。無論怎麼說，總歸有點不安的心緒追使他跑去追伊鮑里特。但是他沒有赶上。他祇看見伊鮑里特的右手裏突然有什麼發亮，就在這一秒鐘內一隻小小的袖珍的手槍突然發現在他的鬢角旁邊。開歷爾奔了過去，抓住他的手，但是就在這一秒鐘內伊鮑里特搬動了彈機。發生了彈機的激越的，乾澀的響聲，但是並沒有隨來了射擊的聲音。開歷爾攬腰抱

住伊鮑里特，他倒在他的手上，好像失了知覺，也許確乎想像着他已經中彈死了。手槍已經落在開摩爾手裏。大家抓住伊鮑里特，端了一隻椅子，讓他坐下。大家都圍在四面，大家全呼喊，詢問。大家聽到彈機的軋響，但看見了一個活人，甚至沒有受被擗破的微傷。伊鮑里特自己坐在那裏，不明白發生什麼事情，用無意義的眼神向周圍掃射。萊白及夫和郭略就在這時跑了進來。

「火門閉塞了麼？」——周圍的人們問。

「也許沒有裝火藥麼？」——另一些人猜度。

「裝的！」——開摩爾宣布，審視着手槍。——「但是……」

「難道是火閉塞麼？」

「完全沒有銅帽。」——開摩爾宣布。

下面的一幕可憐的戲是難以用筆墨形容的。大家最初的驚懼起始代以笑聲；有些人甚至哈哈地笑着，在這事情裏發現惡音的愉快。伊鮑里特歇司底里地嗚咽着，扭轉自己的手，奔到眾人面前，甚至到費爾特申關面前，雙手抓住他，向他發誓，他忘記了，「完全偶然地，不是故意地忘記了。」放銅帽進去，「這些銅帽就在這裏，在背心口袋內，有十個。」（他取出給大家看。）他以前沒有裝進去，因為怕在口袋裏會無意間放射出來，心想在需要的時候總還來得及裝進去，但是忽然忘記了。他奔到公爵面前，葉夫格尼·柏夫將神奇面罩，哀求開摩爾手槍還給他，他立刻對大家證明，「他的名譽，名譽……」他現在「永遠喪失了名譽……」



他終於倒下地來，失去了知覺。大家把他擡進公爵的書房裏去，完全醒轉酒來的萊白及夫立刻打發人去請醫生，自己同女兒，兒子，蒲爾道夫司基和將軍留在病人牀前。無知覺的伊鮑里特被擡進去的時候，開歷爾立在屋子中間，大聲宣告，把每個字分得十分響亮，露出極大的靈感：

「諸位，假使你們中間還有人當我面前出聲表示疑惑，那銅帽是故意遺忘了的，因此主張這可憐的青年祇是在那裏扮演喜劇，——那末這一位先生應該和我說話。」

但是人家沒有回答他。客人們終於魚貫地，匆忙地散走了。波奇成，笛納和羅果靜一同走。

公爵很奇怪，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竟變更了主意，不和他解釋就要走出去。

「您不是想在大家散走的時候和我說話麼？」——公爵問他。

「是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突然坐在椅上，請公爵坐在自己身邊，——「但是現在我暫時變更了主意。我對您說實話，我有點惶恐，您也是的。我的思想被擾亂了。再說，我想和您解釋的那件事情對於我是極重要的，對於您也是的。您瞧，公爵，我想在一生中有一次做一樁完全誠實的事情，那就是說完全沒有陰暗的動機，但是我覺得我現在，在這時候，不十分會做完全誠實的事情，您也許也……：所以……：唔……：我們以後再談罷。也許事情會弄得明顯些，對於您，也對於我，假使我們再等兩三天，這幾天我要到彼得堡去一趟。」

他又從椅上立起來，很奇怪地，不知為了什麼，又坐了下來。公爵也覺得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不滿意而且生着氣，露出仇視的眼神，完全和剛纔不同。

「你現在想去看病人麼？」

「是的……我出。」——公爵說。

「您不要怕；他一定會活過六星期，也許甚至會在這裏治好病的。最好明天就趕走他。」

「也許真是我推了他一把，爲了……我沒有說一句話的緣故；也許他心想，我疑惑他會自殺的？您看

怎麼樣，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

「不，不。您的心真是太善了，您竟會顧到這一層上去。這預事情我曾經聽見過，但是從來沒有在貴地看到，一個人會爲了人家恭維他，或是爲了人家不恭維他，懷了恨而故意自殺的。主要的是這種公開的懼怯是難於置信的！明天您還是趕走他們的好。」

「您以爲他還會自殺麼？」

「不，他現在不會自殺的。但是您對於我們這類在家裏生長的拉賽涅應該當心一點！我重複一句：犯罪是這種鈍的，無耐性的，貪婪的，無用東西太尋常的待避所。」

「難道他是拉賽涅麼？」

「實際是一樣的，雖然也許典型不同。這位先生也許會弄死十個人，單祇爲了「開開玩笑」，正好像他自己在「解釋」裏所寫的那樣。他的話現在會使我睡不着覺。」

「您也許太擔心了罷。」

「公爵，您這人真是奇怪；您不相信他現在會殺死十個人。」

「我中回答您；這是很奇怪的；但是……」

「隨您便罷；隨您便罷！」——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惹惱地說。——「再說您是一個勇敢的人；您自己不要落到十個人的數目裏去呀。」

「他多半不會殺死任何人的。」——公爵說，陰鬱地望着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惡毒地笑了。

「再見罷！是時候了！您注意到，他把懺悔錄的抄件遺給阿格拉耶·伊凡諾夫麼？」

「是的，注意到的……而且還在想這層。」

「這是對的，即使殺死了十個人。」——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又笑了，隨着就走了。

一小時後，二點多鐘的時候，公爵走進公園裏去。他試着在家裏睡一會，但是不能睡，心臟劇烈地跳動着。家裏一切都安排妥當，儘可能地安靜了下去。病人睡熟了，醫生來後，宣布說沒有任何特別的危險。萊白及夫，郭略，蒲爾道夫，基在病人的屋內躺下，以便輪流守值；因此並沒有擔心的地方。

但是公爵的不安在每分鐘內增長着。他在公園內閒走，心神不屬地向自己周圍看望，走到車站前的小廣場上，看見一排空虛的長椅，和樂隊的譜架的時候，驚異地停了步。這地方使他驚愕。不知爲什麼原因他覺得這地方醜陋得可怕。他回轉去，一直順着昨天和葉潘欽一家人上車站的那條路，走到那隻綠長椅那裏，就是約定好和他見面的地方，坐在上面，突然大聲發笑，卻立刻轉到極度的憤激上去。他的煩悶繼續着；他想到什麼地方去……他不知道往那裏去。小鳥在他的頭上，樹上啼唱，他的眼睛起始在樹葉間尋覓

它。突然小鳥從樹上飛走，這時候他不知爲什麼憶起在「炙熱的陽光下」的「小蠅」——就是伊鮑里特所寫的那隻「小蠅」——還憶起那個「它知道自己的地位，參加公共的歌詠隊，惟有他一人被人們遺棄」的話。這句話剛纔使他感到驚愕，現在他憶起這個來了。一個早就被遺忘的回憶在他的心裏蠕動，忽然一下子變得晴朗了。

這事發生在瑞士，他受梭治的第一年，甚至是最初的幾個月。那時候他還完全是一個白癡，甚至不會好生說話，有時不能了解人家要求的是什麼。他有一次，在一個晴朗的，鋪滿陽光的日子裏，上山去走了許久，懷着一個痛苦的，怎麼也取不到形式的思念。在他前面的是燦爛的天，下面是湖，周圍是沒有邊涯的，水無窮盡的，光明的地平線。他瞭望了許久，心中感到莫名的痛苦。他現在憶起，他會將兩手伸向光明的，無窮盡的蔚藍的天空，而痛哭着。使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成爲對於這一切完全陌生的人。那還算做什麼樣的延席？那還算做什麼樣的偉大的佳節，它永無盡期，早就誘引着他，從孩童時代就誘引他，但他怎麼也不能參加進去？每天早晨升出一樣的光明的太陽；每天早晨瀑布上發現虹彩，每天晚上極高的雪山，在天邊的遠處燃燒起紫紅的火燄；每隻「在炙熱的陽光下面，他的身旁嗡嗡的小蠅參加在歌詠隊裏；知道自己的地位，愛這地位，且感到幸福；」每根小草生長出來，感到幸福！一切都有自己的道路，全都知道自己的道路，唱歌而去，唱歌而來；惟有他一人一點也不知道，一點也不明白，既不了解人們，更不了解聲音，對於一切都顯得陌生，成爲被遺棄的孤兒。當時他自然不能用這話語說將出來，不能表示出自己的問題；他在無聲裏和啞啞中痛苦着；但是現在他覺得他當時也曾說過這一切。所有這些話語，所有關於「小蠅」的語是伊鮑

里特從他手裏，從他當時的舌音和眼淚裏取來的。他深知這個，他想到這裏，他的心不知爲甚麼跳躍起來了……

他在長椅上睡熟了，但是他的驚慌還在夢中存留着。他在睡夢之前憶起伊鮑里特會殺死十個人的話，爲了這猜測的離奇而發笑。他的周圍是美麗的，明朗的靜寂，惟有樹葉發出微響，使周圍顯得更加靜寂而且孤獨。他做了許多夢，全是驚慌的，因此時時刻刻地抖索着。一個女人終於到他那裏來了。他認識她，帶着痛苦認識她；他永遠會喚出她的名字，指出她這人來；但是奇怪得很，現在她的臉彷彿完全和他以前所知道的不同，他根本不願把他認作那個女人。在這臉上有許多懺悔和可怕的形象，好像她就是可怕的罪犯，剛做下了可怕的罪案。淚水在她的臉頰上抖索；她用手指引他，手指按在脣上，似乎警告他在她後面輕輕地走着。他的心沈死了；他怎樣也不願，怎樣也不願認她爲罪犯；但是他感到立刻會發生他一生中可怕的事。她大概想在公園裏，不遠的什麼地方，指給他看一件什麼東西。他立起身來，想跟她走去，忽然在他身旁傳出了什麼人的光明的，新鮮的笑聲；一隻手突然發現在他的手裏。他抓住這手，緊緊地握住，就此醒了。阿格拉耶立在他面前，大聲笑着。

## 第八章

她又笑又生氣。

「睡覺呢！你竟睡着了！」——她帶着賤蔑的驚異喊着。

「那是您呀！」——公爵喃喃說，還沒有完全醒轉來，驚異地辨認出她來。——「哎喲！是的！這是我們的約會……我在這兒睡熟了。」

「我看見的。」

「除了您以外，沒有人叫醒我麼？除您以外，沒有人在這裏麼？我心想，另一個女人到這裏來過。」

「另一個女人到這裏來過麼？」

他終於完全醒轉來了。

「這不過是一個夢，——他陰鬱地說，——「很奇怪，在這時候會做這樣的夢……您請坐罷。」

他掙她的子，讓她坐在長杌上；自己坐在她身旁，沈思起來。阿格拉耶不起始談話，祇是凝聚地審看她的對手方。他也看她，但是有時看得好像完全沒有看見她似的。她起始臉紅了。

「啊，是的！」——公爵抖索了一下。——「伊鮑里特開槍自殺了！」

「什麼時候在你家起燬？」——她問，但是沒有露出極大的驚異。——「他昨天晚上大概還活着的麼？您在出了這一切事情以後，怎麼還能在這裏睡覺呢？」——她喊了出來，突然顯得活潑起來。

「他並沒有死，手槍沒有放響。」

經不起阿格拉耶固執的主張，公爵立刻甚至詳詳細細地把昨夜裏的一段故事講了出來。她時時刻刻也講得快些，但自己儘用些不斷的，差不多全是枝節的問題和他打插。她用極大的好奇傾聽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所說的話，有幾次甚至反覆地發問。

「够了，應該快一點。」——她在聽到了一切以後說着。——「我們在這裏祇有一點鐘的時間，到八點鐘為止，因為我必須在八點鐘的時候回家，不使他們知道我到這裏來過。我到這裏來是有事情的。我有許多話要告訴您。不過您現在完全把我攪亂了。對於伊鮑里特，我以為他的手槍應該放不出來，這是和他這個人的性格相合的您相信他一定想開槍自殺，並沒有欺騙麼？」

「並沒有絲毫的欺騙。」

「這大概是對的。他竟寫出來，請您把他的懺悔錄送給我保存麼？您為什麼沒有送來呢？」

「但是他並沒有死呀。我去問他一下。」

「您一定要送來，不必再問。他一定感到這是愉快的事情，因為他的自殺也許就爲了使我以後讀一讀他的懺悔錄。請您不要笑我的話，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因爲這是很可能的。」

「我並沒有笑，因爲我自己也相信一部分這也許是很可能的。」

「您相信麼？難道您也這樣想麼？」——阿格拉耶突然異常驚異起來。

她迅快地發問，匆遽地說話，但是有時彷彿前後不屬，時常不說完話。她常常忙着下警告；總而言之，露出特別的驚慌，雖然顯得十分勇敢，帶着一些挑戰的意思，但也許有點膽怯。她穿着極普通的，家常的衣服，但是很配身。她時常扑索，臉紅，坐在長椅的邊上。公爵證實伊鮑里特的自殺爲了使她讀一讀他的懺悔錄，這證實使她很爲驚訝。

「自然啦，」——公爵解釋，——「他希望除您以外我們大家都誇獎他……」

「怎麼誇獎法呢？」

「那就是……這話怎麼說呢？這是很難說的。不過他一定希望大家圍住他，對他說，大家很愛他，很尊敬他，大家全勸他活下去。也許他最注意到您，因為他意在這個時候提到了您……雖然也許自己並不知道注意您。」

「這我就不十分明白了！一會兒注意到，一會兒又不知道注意到。然而我好像是明白的；您知道不知道，我自己會有三十次，甚至還在十三歲的時候，就想到自行服毒，想把這一切在給父母的信裏寫得明白，還想我如何躺在棺內，大家對我痛哭，責備自己，對我太殘酷了……您為什麼又微笑起來？」——她迅速地問，皺緊着眉毛。——「您獨自幻想的時候，還想些什麼？也許想像自己是一員海軍大將，把拿破崙擊敗了。」

「說老實話，我真是這樣想，特別在快要睡熟的時候。」——公爵笑了。——「不過我所擊破的不是拿破崙，卻是奧大利人。」

「我並不想和您開玩笑，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我自己想和伊鮑里特見面；請您先告訴他一下。在您的方面我認為這一切是很壞的，因為這樣觀察，而且裁判一個人的心靈，像您裁判伊鮑里特的那個樣子是粗笨的。您沒有溫柔的性格，單祇是一樣真理，並不公平。」

公爵沈思着。

「我覺得，您對我不公平，」——他說。——「因為我對於他這樣想，並不發現什麼壞的地方，因為大



家都偏到這種想頭上去；再說，他也許完全不想，祇是希望着……他希望他能在最後一次和人們相遇，博取人們的尊敬和愛情；這本來是很好的情感，祇是結果有點不是那樣；原因是他的疾病，還加上別的什麼！有些人做來做去，永遠做得很好，但是另有些人簡直什麼也不行……」

「這一定在說您自己麼？」——阿格拉耶說。

「是的，說我自己呢。」——公爵回答，沒有覺察出問話裏任何惡意。

「不過我處在您的地位上，終歸怎麼也不會睡着的。這樣說來，您無論碰到什麼地方，都會睡覺的。您這樣子，不很好。」

「因為我一夜沒有睡，我以後一直走着，走着，還到過音樂的地方……」

「什麼音樂的地方？」

「就是昨天演奏的那個地方，以後纔到這裏來，坐下來，想着，想着，就睡熟了。」

「這樣麼？這就變得於您有利了……您為什麼到音樂的地方去？」

「我不知道，就是這樣……」

「好的，好的，以後再說；您儘打斷我的話，您上音樂臺那裏去，於我有什麼相干您夢見的是那一個女人？」

「她就是……您見過她的……」

「我明白，很明白。您對她很……您夢見她是什麼樣子的？不過，我並不知道這個。」——她忽然憤

憤地說。——「您不要打斷我的話……」

她等候了一會，似乎在那裏聚集精神，或者努力驅散她的恨意。

「我叫您到這裏來，是爲了這件事情。我想向您提議做我的知己朋友。您爲什麼忽然這樣盯着我？」  
——她幾乎忿怒地說。

這時候公爵果然在那裏審看她，因爲覺察出她又起始臉紅得很利害。在這類的情形下，她越臉紅，便越生氣。已在她的閃爍的眼睛裏顯然可以表露出來。普通在過了一分鐘以後，她必將自己的忿怒移到和她說話的那個人身上去，不管他有沒有錯，起始和他發生口角。她知道而且感到她的野性和好害羞的脾氣，常常總是不大參加說話，比兩個姊妹沈默，有時甚至顯得太沈了。在遇到這類微妙的情形時，必須要開口說話的時候，她便用特別的傲慢，彷彿帶着挑戰的樣子，起始說話。她永遠預感到此，始或想起始臉紅的那個時候。

「您也許不願意接受提議罷。」——她傲慢地望着公爵。

「不，不，我願意的。不過已完全是不要的……那就是說我怎麼也想不到應該做這樣的提議的。」  
——公爵露出慚愧的神色。

「您心想怎樣？我喚您到這裏來有什麼事情？您的腦筋裏想什麼？不，您也許認我是一個小傻瓜，正和家裏大家這樣認我似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人家認您做傻瓜，我……我並不認您是傻瓜。」

「您不認麼？這是您聰明的地方。表現得特別聰明。」

「據我看來，您也許甚至有時是很聰明的。」——公爵繼續說。——「您剛纔忽然說了一句很聰明的話。您說我對於伊鮑里特發生疑惑：『單祇是一樣真理，並不公平。』這句話我要記住，且把您想一想。」

阿格拉耶忽然快樂得臉紅了。所有這些變動在她的心裏異常公開地，而且特別迅快地發生着。公爵也喜歡起來，望着她，甚至快樂得笑了。

「您聽着，」——她又起始說，——「我等候您許多時候，想把這一切告訴您聽，從您寄來那封信給我的時候起就等着，甚至有這以前……一半的話您昨天就從我那裏聽到。我把您認做最誠實的，最信靠的人，比什麼人都誠實，信靠。人家說您的腦筋……那就是說您的腦筋有病，那是不公平的。我這樣決定，而且和人家爭論，因為您的腦筋雖然實在有病，（請您不要生氣，我這是從最高的觀點上說這話，）但是您的主要的腦筋比他們大家都好，甚至是他們大家沒有夢到的，因為腦筋有兩種：主要的和不主要的。對不對？對不對呢？」

「也許是這樣的，」——公爵勉強說出來；他的心叩擊着，抖索得利害。

「我就知道您會明白的，」——她鄭重地說，——「S公爵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怎麼也不明白有兩種腦筋，阿歷山大也不明白，但是您猜一猜：母親倒明白的。」

「您很像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

「怎麼真的麼？」——阿格拉耶奇怪了。

「真是這樣。」

「我謝謝您，」——她想了一下，說——「我很喜歡，我像母親。您一定很尊敬她麼？」——她補充了一句，完全沒有覺察到這問話的天真。

「很尊敬，很尊敬。我很高興，您一直會了解。」

「我也高興，因為我看人家有時笑她……但是現在您且聽要緊的話：我想了許久，終於選擇上您。我不願意家裏的人們笑我；我不願意人家認我爲小傻瓜；我不願意人家逗我……我一下子全都了解過來，一口回絕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因為我不願意人家不斷地想把我嫁出去！我願意……我願意……我願意辭開家庭，因此選擇了您請您幫我的忙。」

「離開家庭！」——公爵喊。

「是的，是的，離開家庭！」——她忽然喊，熾虎出特別忿怒的火燄。——「我不願意，我不願意他們永遠強迫我臉紅。我不願意在他們面前，在S公爵面前，在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面前，在任何人面前臉紅，因此選上了您。我願意和您把一切事情都說出來，甚至說出那最主要的事情，在我高興的時候。另一方面，您也不應該對我有一點隱瞞。我想和一個人談論一切事情，像和自己一樣。他們忽然起始說我等候您，說我愛您。這還在您來到這裏以前，我沒有把那封信給他們看；現在大家都說起來了。我願意成爲一個勇敢的女子，什麼也不怕。我不願早上他們的跳舞會，我願意做點有益的事情。我早就想走了。二十年來我被封閉在家庭裏，大家全想把我嫁出去。我還在十四歲上就想逃走，雖然那時還是一個傻瓜。現在我已經

考慮過一切，等候着您，想問您關於國外的情形。我沒有看到一座 Gothic 式的教堂，我想到羅馬去，我想參觀一切的科學研究，我想到巴黎去水學；最後的一年來我預備了功課，讀了許多書；我把所有的禁書全都讀過了。阿歷山大和阿台拉意達什麼書都讀，她們可以的，就是不許我讀，監督着我。我並不想和姊妹們拌嘴，但是我早就對父母宣布，我願意變更我的社會地位。我決定從事教育工作，我對您懷着極大的希望，因為您說過您很愛小孩。我們可以在一塊兒從事教育工作，雖然不是現在，但是在將來，好不好？我們可以在一塊兒做點有益的事業；我不願意做將軍的女兒……請問，您是極有學問的人麼？」

「完全不是的。」

「這很可惜。我心想……我怎麼想您總歸應該指導我；因為我選上了您。」

「這真是離奇得很，阿格拉耶·伊凡諾夫。」

「但是我願意，我願意離開家庭。」——她喊，眼睛又閃耀了。——「即使您不同意，我就嫁給翁佛里

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我不願意家裏認我為討厭的女人，亂七八糟地責備我。」

「您發瘋了罷？」——公爵幾乎從座位上跳起來。——「人家責備您什麼？誰責備您？」

「家裏的人，大家，母親，姊妹們，父親，S公爵，甚至您的那位討厭的郭略！假使沒有直說出來，總是這樣的。我當他們大家面前宣布出來，對母親和父親都宣布出來。Maman 病了一天；第二天上，阿歷山大和父親對我說，我自己不明白在那裏撒謊，自己不明白說些什麼話。我當時直率地對他們說，我明白一切事情，一切話語，我不是小孩，我在兩年以前特地讀過Paul de Kock的兩部小說，為的是弄清楚一切。Maman

「聽見，幾乎暈倒了。」

公爵的腦筋裏忽然閃過一個奇怪的念頭。他訂看着阿格拉耶，微笑了。

他甚至不相信，在他面前坐着的是那個倨傲的女郎，那樣高傲地，輕視地把筌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信讀給他。他不明白，何以在這傲慢的，嚴肅的美人身上會發現一個嬰孩，也許果真是連一切的話都不了解的嬰孩。

「您老在家裏住着麼，阿格拉耶·伊凡諾夫？」——他問。——「我想說，您沒有上過學校，沒有在寄宿學校裏讀過書麼？」

「我從來什麼地方也沒有去過；老在家裏，像被封閉在瓶子裏一般，將來就從瓶子裏一直出嫁。您爲什麼又笑了？我覺得您大概也在那裏笑我，立在他們的一邊。」——她皺着眉頭，威嚴地說。——「您不要惹我生氣。不這樣，我還不知道我應該怎麼辦呢……我相信，您到這裏來的時候，深信我戀上您，所以約您來私會的。」——她羞惱地說。

「昨天我確乎怕這個。」——公爵坦白地說了出來，（他露出很慚愧的樣子。）——「但是今天我相信您……」

「怎麼！」——阿格拉耶喊，她的下脣忽然抖索了。——「您怕我……您真敢想，我……天呀！您也許疑或我喚您到這裏來，爲的是把您引進網裏，以後讓人家當場發現我們，強迫您娶我……」

「阿格拉耶·伊凡諾夫！您怎麼不害臊呢？您的純潔的，天真的心裏怎麼會生出這種醜惡的念頭

來的？我敢打賭，您自己不相信您自己所說的句句的話……您自己不知道說什麼話！

阿格拉耶坐在那裏，頑強地低着頭，似乎自己害怕她所說的話。

「我完全不害臊，」——她喃聲說，——「您怎麼知道我的心是入真的？您當時怎麼敢把情書寄給我呢？」

「情書麼？我的信是情書麼？這封信是極恭敬的。這封信是在我一生最困難的時間從我的心裏流出來的！我當時憶起您，好像憶起一種光明……我……」

「好的，好的，」——她忽然打斷他的話，但完全不用那種口氣，卻露出完全的懺悔，甚至恐懼，竟把身體俯到他旁邊，還是努力不去直看他，想觸動他的肩，為的是用更加懇切的口氣請他不要生氣。——「好的，」——她又追補一句，顯得十分慚忡，——「我感到我用了很愚蠢的話句。我這是……爲了試探您一下。請您當作沒有說過一樣。假使我得罪了您，請您饒恕我。請您不要這樣逼直地看我。轉過身去！您說這是很醜陋的念頭。我故意這樣說，想窘您一下。我有時自己怕我想說的話會忽然說出來。您剛纔說您在一生中最困難的時間寫了這封信。我知道這是什麼樣的時間，」——她輕輕地說，又向地上看。

「唉，假使您能全知道纔好呢！」

「我全知道！」——她帶着新的驚慌喊出，——「您當時跟那個討厭的女人，您和她一同跑走的那個女人住在——一所房子裏，整整的一個月……」

她說話時不再臉紅，反而顯得慘白，突然從座位上立起，彷彿忘記了一切，但立即醒轉來，坐了下去。她

的嘴唇許多時候還繼續抖索。沈默持續了一分鐘。公爵對於這種突如其來的舉動感到特別的驚愕，不知道怎樣應付。

「我完全不愛您，」——她忽然說，好像把這句話斫斷下來似的。

公爵沒有回答；兩人又沈默了一分鐘。

「我愛斧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她用急語說，說得聽不大見，更加俯下頭去。

「這是不實在的，」——公爵也幾乎用微語說。

「這末說來，我說虛麼這是實話。前天，就在這長椅上，我答應他了。」

公爵驚懼起來，沈思了一會。

「這是不實在的，」——他堅決地重複了一遍。——「您編造了這一套話。」

「真是够客氣的！您知道他已經改過了。他愛我，比愛他自己的生命還利害。他在我面前燒自己的手，爲的是證明他愛我，比自己的生命還利害。」

「燒自己的手麼？」

「是的，燒自己的手。您相信不相信，——於我無關。」

公爵又沈默了，阿格拉耶的話沒有開玩笑的意思。她很生氣。

「怎麼？他把蠟燭拿到這裏來，假使這事情是在這裏發生的，否則我想不大通……」

「是的……把蠟燭取來的。這有什麼不可能的？」



「整個蠟燭呢？還是按在蠟臺上的？」

「是的……不……一半蠟燭……蠟頭……整個蠟燭——那全是一樣的，您不要瞎纏……他還取來了自來火，假使您想聽。他點上蠟燭，手指在蠟燭上面放了整整的半小時。難道這是不可能的麼？」

「昨天我見到他；他的手是健康的。」

阿格拉耶忽然迸出笑聲，完全像嬰孩一般。

「您知道我剛纔爲什麼說謊？」——她突然帶着孩童般的信任心轉身對公爵看，笑聲在她嘴唇上抖索着。——「因爲說謊的時候，假使巧妙地插進一點不十分尋常的，瑰奇的東西，一點太稀少，或者甚至完全沒有的東西，那末虛誠會成爲極可信的。我注意到這層。不過我弄得不好，因爲我不會……」

她忽然又皺緊眉頭，似乎醒了轉來。

「我那時候，——她對公爵說，正經地，甚至憂鬱地看着他，——「我那時候給您讀那首可憐的詩，那是想……附帶着恭維您，同時又想罵您所做的行爲，這對您表示，我全知道……」

「您對待我很不公平……對待那個可憐的女人，您剛纔那樣可怕地說到她，阿格拉耶。」

「因爲我全都知道，一切都知，所以說出這樣的話來！我知道您在半年以前當衆向她求婚。您不要打斷我，您瞧，我說這話，並不加任何批評。以後她和羅果靜逃去；以後您又和她同住在一個村內，或者在一個城裏，她又離開您，到別人那裏去。（阿格拉耶臉紅得利害。）以後她又回到羅果靜那裏，他愛她像……像瘋子一般。以後，您也是很聰明的人，現在您一打聽到她回到彼得堡來，立刻趕到這裏來找她。昨天您跑過

去救她，現在您又夢見她……您瞧，我全都知道。您是爲了她，爲了她纔到這裏來的呀！

「是的，爲了她。」——公爵輕輕地回答，憂鬱地，凝想地垂下頭，沒有疑惑到阿格拉耶用怎樣閃爍的眼神望着他。——「爲了她，祇是想弄明白……我不相信她和羅果靜在一起會有幸福，雖然……」句話，我不知道我能爲她做什麼事，我能幫她什麼忙，但是我來了。」

他抖索着，瞧了阿格拉耶一眼；阿格拉耶仇恨地聽他的說話。

「假使您跑到這裏來，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那末您一定很愛她。」——她終於說。

「不。」——公爵回答。——「不，我不愛她。您要知道我是怎樣可怕地回憶着和她相處的那些日子！」

在說出這句話時，他的身體上甚至通過了一陣抖慄。

「您全說出來罷。」——阿格拉耶說。

「這裏面沒有您不能聽的話。我爲什麼想對您講這些話，光對您一人說，——我不知道。也許因爲我果眞很愛您。這個不幸的女人深信她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中間最墮落的，最罪惡的東西。您千萬不要罵她！不要朝她身上投擲石子！她用那種不應得的恥辱的感覺，把自己磨折得也足够了！但是她有什麼錯？天呀！她時時刻刻瘋狂地呼喊她不承認自己的罪過，她是人們的犧牲物，淫棍和惡徒的犧牲物；但是她無論對您說什麼話，您知道，她自己首先不相信自已，相反地，她從良心上相信她自己有錯。我試着把這陰暗的思想驅散的時候，她竟陷入極大的痛苦的境地裏去，使我一憶起這個可怕的時間，我的心底的創痛永遠不

會平復下去。我的心好像水遠被刺破了。她離我而去，您知道爲了什麼？單祇是爲了對我證明，她是低賤的女人。最可怕的是她自己也許不知道單祇想對我證明，而她逃跑的原因乃是因爲她在內心裏一定想做出一些可恥的事情，以便對自己說：『現在你做出新的可恥的行爲，因此你是一個低賤的東西！』也許您不會叫白這個，阿格拉耶您知道，在這對於恥辱的不斷的感覺中也許含有一種可怕的，不自然的愉快，彷彿對什麼人報復似的。我有時想法，使她重又看到自己周圍的光明；但是立刻又發生了憤激，竟弄得狠狠地責備我在她面前誇耀，我的地位的崇高，（其實我心裏並沒有這種思想，）對於我的求婚她一直對我宣布，她並不向任何人要求傲慢的衷憐和幫助，或『升到任何人的地位上去。』您昨天看見她；您真的覺得她和那羣人在一起會感到幸福，這是她應該安處的社會麼？您不知道她的教育是如何的高深，她如何能够了解一切！她有時甚至使我驚異！

「您在那裏也對她這樣說教麼？」

「不，」——公爵陰鬱地說，沒有注意到這問話的口氣。——「我差不多儘沈默着。我常想說，但是我時實在不知道說什麼。您知道，在有些情形之下最好完全不說話。是的，我愛過她；很愛過她……但是以後……以後……以後她全猜到了。」

「猜到什麼？」

「猜到我不過是可憐她，我……已經不愛她。」

「您怎麼知道，也許她真的愛上了那個……和他一同逃跑的地主呢？」

「不，我全知道；她祇是取笑他。」

「她從來沒有取笑您麼？」

「不。她從忿怒中取笑過的。那時候她發了怒，惡狠狠地責備我——自己也感覺痛苦！但是……以後……您不要再提這件事情罷，不要再提了罷！」

他用手掩自己的臉。

「您不知道，她差不多每天給我寫信。」

「這末說來，這是實在的！」——公爵驚慌地喊——「我聽說過，但是總還不願意相信。」

「從誰那裏聽見的？」——阿格拉耶驚懼地抖擻了一下。

「羅果靜昨天對我說，不過說得不很清楚。」

「昨天麼？昨天早晨麼？昨天什麼時候？在聽音樂以前還是以後？」

「以……晚上十一點多鐘的時候。」

「唔，既然是羅果靜，那還好……您知道，她在那些信裏寫些什麼？」

「我一點也不驚異。她是瘋子。」

「這些信就在這兒。」（阿格拉耶從口袋裏掏出三封信，裝在三隻信封裏，扔擲在公爵前頭。）「已經有整整的一星期，她求我，勸我，引誘我，使我嫁給它。她……她這人……然瘋狂，但是很聰明。您說得很對，她比我聰明得多……她給我寫信，說您愛我，她知道這個，早就看了出來，您在那裏和她談過關於我的許多話。她

希望看見您成爲有幸福的人；她相信惟有我能完成您的幸福……她寫得很粗野……很奇怪……這些信我沒有給任何人看過，我等候着您。您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一點沒有猜到麼？

「這是瘋狂。這可以證明出她的瘋狂來！」——公爵說，他的嘴唇抖索着。

「您是不是在那裏哭？」

「不，阿格拉耶，我沒有哭。」——公爵望着她。

「叫我怎麼辦？您有什麼主意對我說？我是不能儘收這類信的呀！」

「您不要理她，我懇求您。」——公爵喊。——「您在這黑暗中有什麼辦法？我要用我的全力，使她不再寫信給您。」

「既然如此，您是一個沒有心腸的人！」——阿格拉耶喊。——「難道您沒有看見，她不是愛我，卻是愛您，愛您一個人！難道您能在她身上看到一切，而看不到這個麼？您知道這是什麼意思？這些信有什麼意思？這是醋意；這比醋意還利害！她……您以爲她果真嫁給羅果靜，像她在信裏所寫的那樣麼？我們祇要一結婚，第二天她就會自殺的！」

公爵抖索了一下；他的心死沈了下去。但是他驚異地望着阿格拉耶；他很奇怪地承認這個嬰孩早就成爲女人了。

「上帝可以看見，阿格拉耶，爲了回復她的安寧，使她成爲幸福的人起見，我可以將我的生命供獻出來，但是……我已經不能愛她，她這是知道的！」

「那末您可以犧牲自己，您是慣於這樣做的！您是一個偉大的慈善家。您不要稱呼我『阿格拉耶』……您剛纔也隨隨便便地稱呼我『阿格拉耶』……您應該，您必須使她復活，您應該再和她同走，平復而且安慰她的心。您是愛她的呀！」

「我不能這樣犧牲自己，雖然我有一次曾經想過……也許現在還想。但是我一定知道，她和我在一塊兒會幻滅的，所以我現在離開她。我應該在今天七點鐘見她；我也許現在不去，以她這樣的驕傲她永遠不會饒恕我的愛情——於是我們全都完結了！這是不自然的，但是這裏面一切都是不自然的。您說，她愛我，但是難道這是愛情麼？難道在我已經受過了這一切以後，還會有愛情麼？不，這裏是別的一切，並不是愛情！」

「您的臉多末慘白呀！」——阿格拉耶突然懼怕了。

「不要緊；我睡得很少；身體感到軟弱。我……我們當時確曾談起您來着，阿格拉耶……」

「那末這是實在的事情麼？您果真會和她談到我的麼？您纔見了我一面，怎麼就能愛我呢？」

「我不知道怎麼樣。在我當時黑暗的境界裏我幻想出……也許是憧憬出一個新的曙光。我不知道怎麼會首先想到您的。我當時寫信給您，說我不知道，那是實在的。在當時這不過是一個幻想，由於當時的恐怖而起的……我以後起始用功；我會三年不到這裏來的……」

「這末說來，您到這裏來是爲了她麼？」

阿格拉耶的聲音裏有點抖索。

「是的，爲了她。」

過了兩方面都陰鬱地沈默着的兩分鐘。阿格拉耶從座位上立起來。

「如果您說，」——她用不耐煩的聲音起始說，——「如果您自己相信這個……您的那個女人……是瘋狂的，那末她的瘋狂的理想於我毫不相干……請求您，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把這三封信收下，替我擲還給她！假使她，」——阿格拉耶忽然喊出來。——「假使她敢再給我寫一行字，請您對她說，我要告訴家父，送她到感化院裏去……」

公爵跳起身來，驚懼地看阿格拉耶突然盛怒的樣子，似乎有一陣霧忽然落在他的面前……

「您不能有這樣的感覺……這是不實在的！」——他喃聲說。

「這是實在的！這是實在的！」——阿格拉耶喊，幾乎忘記了自己。

「什麼是實在的？什麼是實在的？」——他們附近傳出了驚懼的聲音。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立在他們面前。

「實在的是我要嫁給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我愛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明天就和他從家庭逃走！」——阿格拉耶攻擊她。——「您聽見沒有您的好奇心得到滿足了麼？您對於這滿意麼？」她跑回家去了。

「不行，先生，您現在不能就這樣走開，」——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阻止公爵，——「費心，請您和我解釋一下……這真是太痛苦了，我整夜沒有睡……」

公爵跟她走着。

### 第九章

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走進家裏，就在第一間屋內停住；再也往前走不動，坐在長沙發上，完全疲乏無力，甚至忘記請公爵坐下。那是一間很大的廳堂，中間放着一隻圓桌，有壁爐，窗旁木架上擺了許多鮮花，後牆那裏有一扇玻璃門通入花園，阿歷山大和阿台拉意達立刻走進來，用疑問和惶恐的樣子望着公爵和母親。

小姐們平常在九點鐘左右起牀；祇有阿格拉耶一人在最近的兩三天內起身得稍爲早些，到花園裏去遊玩，但是到底不在七點鐘，卻在八點鐘，甚至還晚些。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由於各種驚慌，果真一夜沒有睡，在八點鐘左右起牀，特地預備在花園裏遇見阿格拉耶，料到她已經起牀了；但是在花園裏和臥室裏都沒有找到她。她當時甚爲驚慌，把女兒們喚醒了。女僕告訴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在七點鐘時上公園去了。小姐們對於她們的怪誕的妹子的新鮮花樣發出了冷笑，還對母親說，假使母親到公園去找她，她也許還要生氣，她現在一定坐在綠椅上看書，這隻綠椅就是三天以前她說過，還爲了它幾乎和S公爵吵嘴，因爲S公爵對於這隻綠椅的位置並沒有發現什麼特別之處。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看見女兒和公爵在那裏會晤，又聽到了女兒的奇怪的話語，由於許多原因，覺得十分害怕。但是現在把公爵領了進來以後，又膽小起來：「爲什麼阿格拉耶不能在公園內和公爵相見，而且交談，甚至假使這是預先約



好了的一個會唔呢？」

「公爵，您不要以為，」——她終於振作了精神，——「我是拖您來審問的……我在昨天晚上以後，也許再也不願意和你相見……」

她遲頓了一會。

「但是您到底知道，我今天和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怎樣遇見的，是不是？」——公爵很安靜地說。

「是的！我是想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立刻臉紅了。——「我決不怕直說出來的話。因為我並不得罪任何人，也不願得罪任何人……」

「那自然啦！不管得罪不得罪，您自然想知道的。您是母親呢。我根據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昨天的邀請，今天早晨七點鐘正，在綠椅那裏和她相見。我們見面以後，在整整的一小時內談論與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一人有關的各種事情；就是這樣。」

「自然就是這樣，無疑地就是這樣。」——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帶着威嚴說。

「好極了，公爵！」——阿格拉耶說。她突然走進屋內。——「我衷心地感謝您，因為您也認我沒有能力把自己身份降低到說謊的地步。够了罷，Maman 您還打算審問麼？」

「你知道，我從來還沒有在你面前爲了什麼事情臉紅過，雖然您也許喜歡這樣。」——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用教訓的口氣回答。——「再見罷，公爵，驚嚇您，真是對不起。我希望您會相信我對您

的尊敬是不變的。」

公爵立刻朝兩面鞠躬，默默地走出去了。阿歷山大和阿台拉意達笑了一聲，互相微語。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嚴厲地看她們。

「我們笑的不過是因為，——阿台拉意達笑了，——「公爵鞠躬的姿勢太奇妙了；有的時候完全像一隻麻袋，現在忽然竟像……葉大格尼·柏夫洛維奇。」

「優雅和尊嚴是從心裏發出，並不是舞蹈教師教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像讀格言似的說，便上樓到自己屋內去，甚至不看阿格拉耶一眼。」

公爵回到自己家裏，已在九點鐘左右。他在平臺上遇見魏拉·羅吉央諾夫納和女僕。他們一塊兒在昨天凌亂糟躑之後從事整理，掃除。

「好極了，我們來得及在您回來以前收拾完了！」——魏拉快樂地說。

「您來呀！我的頭有點旋轉。我睡得不好。我想睡一下。」

「就在這平臺上，像昨天一樣麼？好的。我對他們大家說，不許叫醒您。爸爸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女僕出去了；魏拉已經跟她走出去，但是又回來了，用焦慮的神情走到公爵面前。

「公爵，您可憐那個……不幸的人罷！今天不要趕他出去。」

「無論如何不趕走；陪他自己的便。」

「他現在不會做出什麼的……您不要對他太嚴厲了呀！」

「不會的。那爲什麼呢？」

「還有……不要取笑他；這是最要緊的。」

「決不會。」

「我是個愚蠢的女人，不應該對像您這樣的人說這種話。」——魏拉臉紅了。——「您雖然累乏，」她笑着，轉過一半身子，預備走出去。——「但是這時候您的眼睛是極可愛的……有幸福的。」

「真是有幸福的麼？」——公爵活潑地問，快樂地笑了。

「多末……可愛的女孩……」——公爵想，立刻忘記她了。他走到平臺的角落裏。那邊放着一隻長沙發，沙發前面有一張茶几。他坐了下來，手掩住臉，坐了十分鐘。忽然匆遽地，驚慌地把手放在旁邊的口袋裏，掏出三封信來。

門又開了，郭略走了進來。公爵好像必須把信放回口袋裏去，因此可以延擱一些時間而感到快樂。

「真是新聞！」——郭略說，坐在長沙發上，一直說出了正題，正和所有像他那樣歲數的人們一般。——「現在您對於伊鮑里特取什麼樣的態度？沒有尊敬麼？」

「爲什麼……但是郭略，我累了……再開始講這件事情未免大爲悽慘……他怎樣呢？」

「睡着了。還會睡兩點鐘。我明白。您沒有在家裏睡，到公園裏去了……自然心裏很亂……一定的。」

「您怎麼會知道我在公園裏走着，沒有在家裏睡覺呢？」

「魏拉剛纔說的。她勸我不要走進來；我按捺不住，坐一會兒就走。這兩小時我在他牀前值守着；現在

讓郭士卡·萊白及夫輪班看守。蒲爾道夫司基走了。公爵，您躺下罷。祝您夜……不，祝您日安！您知道，我真是感到驚愕！」

「自然……所有這一切……」

「不是的，公爵，不是的；我對於那篇懺悔錄感到驚愕。主要的是他講到天神和未來生活的一段。這裏面有一個巨大的思想！」

公爵和藹地看着郭略。他的進來自然就爲了趕快談論那個巨大的思想。

「但是主要的，主要的不單祇在思想上面，卻在整個環境上面。假使寫這篇東西的是福祿特爾，盧梭，普魯東，我讀下去，把它記住，而不會驚愕到這種程度的。但是一個人在明知他祇能活上十分鐘，而說出這樣的話來，——這是可驕傲的！這是表示自我的尊嚴的最高的獨立性，這是公然的反抗……不，這是偉大的精神上的力量！而在這以後還說他有意不放銅帽進去，——這是低卑的，不自然的！您知道，他昨天耍了狡猾的手段，欺瞞我們；我從來沒有和他在一塊兒收拾過行李，也沒有看見過任何一隻手槍；行李是他自己收拾的。他忽然把我弄得糊塗起來了。魏拉說，您答應留他在這裏住；我敢罰咒，決不會有什麼危險，況且我們大家一刻也不離開他。」

「你們裏面誰守夜？」

「我，郭士卡·萊白及夫，蒲爾道夫司基。開歷爾留了一會，後來就到萊白及夫那裏去睡覺了，因爲我們這裏沒有地方睡。費爾特申閣也睡在萊白及夫那裏，七點鐘的時候走的。將軍永遠在萊白及夫家裏住，

現在也走了……萊白及夫也許立刻會到您這裏來；他不知爲什麼事情，在那裏找您，問了兩次。既然您想躺下來睡，放不給他進來呢？我也想去睡。啊，是的，我要對您說一件事情。剛纔將軍使我喫了一驚。蒲爾道夫司基在七點鐘的時候，也許甚至在六點鐘的時候，把我喚醒，叫我輪班守候。我走出去一下，忽然遇見將軍，酒還沒有醒，竟沒有看出我來。他站在我面前像一根柱子。他醒轉來以後，朝我身奔來。「病人怎麼樣啦？我是來打聽病人的情形的……」我把情形報告給他聽。他說，「這一切都很好，但是我所以到這裏來，所以老早就起牀，主要的是爲了警告你；我有理由猜想，在費爾特申閣面前不能把話全說出來……應該留一點，您明白麼，公爵？」

「真的麼？不過這……對於我們是一樣的。」

「是的，自然是一樣的，我們並不是互助團員。(Masons) 將軍特地爲了這件事情夜裏跑來喚醒我，我覺得很奇怪。」

「您說，費爾特申閣走了麼？」

「七點鐘時候走的；還到我這裏來了一趟；那時候我正在值班。他說到維爾金家裏去補睡。這裏有一個名叫維爾金的，也是醉鬼。我走啦！啊，羅吉火·蒂莫非維奇也來了……公爵想睡覺，羅吉火·蒂莫非維奇回頭走罷！」

「祇有一分鐘，尊敬的公爵，爲了一椿在我眼裏看來十分重要的事情。」——萊白及夫走了進來，用勉強的，深刻的嗓音，微語似的說，鄭重其事地鞠躬。他剛回來，甚至來不及彎到自己那裏去，手裏還握着帽

子。他的臉色是焦慮的，帶有特別的，異常的，自我尊嚴的態度。

「您找過我兩次麼？您也許爲昨天的事情還是不安……」

「您猜是關於昨天那個小孩的事情麼，公爵？不是的。昨天我的思想凌亂得很……但是今天我不打算 Contrary 您隨便什麼的主張。」

「Contre……您說什麼？」

「我說 Contrary 一個法國字，像許多加入俄文的別的字一樣。但是我最近主張這個辦法。」

「萊白及夫，您今天怎麼這樣神氣活現，而且官氣十足，說的話好像特地編出來似的。」——公爵笑了。

「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南奇！」——萊白及夫幾乎用和愛的聲音對郭略說，——「我有點事情對公爵說，關於……」

「自然啦，自然啦，這不關我的事情再見罷，公爵！」——郭略立刻退出去了。

「我愛這孩子很懂事。」——萊白及夫說，目送着他。——「一個敏捷的，但是好鑽根問底的小孩。我遭到極大的不幸，尊敬的公爵，昨天晚上，或是今天黎明時候……我還不能指出確定的時間。」

「什麼事？」

「從旁邊的口袋裏遺失了四百盧布，尊敬的公爵。遭了洗劫！」——萊白及夫帶着苦笑說。

「您丟失了四百盧布麼？這很可惜。」

「尤其是一個貧窮的，以正當的勞力為生活的人。」

「自然啦，自然啦！怎麼會丟的？」

「就爲了酒的緣故。我來找您，就好比斗神一般，尊敬的公爵。四百銀盧布的款子是我昨天下午五點鐘從一個債務人手裏取來的。我就坐火車回到這裏來了。皮夾放在口袋裏面。我把制服脫下來，改穿便服的時候，便把錢改放在上身衣服裏，想放在身邊，預備晚上行出去……我等候我的代理人。」

「順便問一句，羅吉央·蒂莫菲維奇，聽說您在報上登廣告，借貸錢款，用金銀器具作質押，確不確？」

「經代理人的手；我自己的姓名和住址是不指出來的。我有一點小小的資本，再加上家庭人口的增加，您自己想一想，一種正當的利息……」

「是的，是的。我不過是詢問一下。我打斷您的話，對不住得很。」

「代理人沒有來。那時候那個不幸的人來了。我在喫中飯的時候，已經處於微醉的狀態之下。後來那些客人們來了，喝着茶……我高興起來。真是倒楣透了！在很晚的時候，開歷爾走了進來，宣布您的生日，還吩咐開香檳酒，親愛的，尊敬的公爵，我具有一顆心，（您大概也看出來，因為我是應得的，）我具有一顆心，且不說是一顆有感覺的，卻是知恩圖報的心，我以此自傲，——我爲了十分隆卑地準備迎接您，對您道賀起見，忽然想到更換我的舊衣，仍舊穿！我回來時脫下來的制服，想看就做到了，所以公爵，您看見我整夜儘穿着那套制服。我換衣裳時忘了在便服裏的那隻皮夾……上帝想懲罰人時，必先奪去他的理性，這話真對。今天早晨，七點半鐘的時候，我醒過來，像半瘋似的跳了起來，第一件事情就去抓那件便服，——口

袋竟是空空如也，皮夾連影兒都不見了！

「唉，這真是不痛快！」

「真是不痛快！您現在帶着真執的機噐，發現了這個適當的辭句，——萊白及夫多少帶着狡獪說。『真是的……』公爵驚慌起來，一面露出沈思的樣子，——『這是很正經的。』」

「一定是正經的，——公爵，您又找到了另一句話，爲了表示……」

「算了罷，溫吉央·蒂莫菲維奇，尋找什麼要緊的不是言語……您不覺得，皮夾會在您喝醉的時候從口袋裏掉落下來麼？」

「會的。在喝醉的時候一切都是可能的，您這句話表現得十分誠懇，尊敬的公爵！但是請您想一想：假使我在換衣裳的時候，把皮夾從口袋裏掉落下來，那末被掉落的東西應該安放在地板上面。但是這東西到那裏去了呢？」

「您不會放在抽屜裏，桌上麼？」

「全都找遍了，到處全翻遍了，況且我並沒有藏起來，並沒有開抽屜，這是我記得很清楚的。」

「櫃裏看過沒有？」

「首先就看過，今天甚至看了好幾次……我怎麼會放在櫃子裏呢，我的尊敬的公爵？」

「老實說，萊白及夫，這使我感到不安。退來說來，是有人在地板上找到了麼？」

「或者是從口袋裏偷走的！兩條路。」



「這使我十分不安，因為究竟是誰呢……這真是問題！」  
 「無疑地，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問題；您十分正確地找見了適當的話語和思想，確定了適當的地位，尊貴的公爵。」

「羅吉夫·蒂莫非維奇，請您把嘲笑丟開，這裏……」

「嘲笑！」——萊白及夫喊，擺着雙手。

「好了，好了，我並不生氣，這裏是完全另一件事情……我是替人們擔憂。您疑惑誰？」

「這是個極困難……極複雜的問題！我不能疑惑女僕；她坐在廚房裏面。我自己親生的孩子們也是的……」

「那還用說。」

「這末說來，一定是客人裏什麼人。」

「但這是可能的麼？」

「完全不可能，極端不可能，但是一定應該如此。我可以承認，甚至深信，假使這錢是被偷竊的，那末竊案不會發生在晚上大家聚會的時候，一定在夜裏，甚至在早晨，被住宿在這裏的人們偷竊去的。」

「哎喲，天呀！」

「蒲爾道夫司基和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奇，我自然不算在內；他們沒有走進我的屋內。」

「那自然啦，即使甚至走進去也不會的！誰在您那裏過夜的？」

(癡白)

「連我在內一共有四個人，在兩間相連的屋子裏；我，將軍，腓歷爾和費爾特申閣先生。我們四人中間一個！」

「那就是說三個人中間；但是究竟誰呢？」

「我爲了公道和秩序起見把自己也加了進去；但是您必須同意，公爵，我自己不會偷竊自己，雖然世界上這類的情事是有過的……」

「萊白及夫，這真是悶死了！」——公爵不耐煩地喊，——「說到正題上去，您何必這樣拉長……」

「這末說來，還剩下三個人，第一個是開歷爾先生，他是一個沒有常性的人，愛喝酒的人，在有些情形之下是自由派，那就是指口袋而言。說到其餘的傾向，那末說是自由派的，還不如說古騎士派的對些。他起初在這裏過夜，在病人的屋內，夜裏纔搬到我們那裏去，藉口光裸的地板上睡得太硬。」

「您疑惑他麼？」

「疑惑過的。我在早晨七點鐘像午瘋似的跳了起來，手抓自己的額角，立刻把正做着天真的夢的將軍喚醒。我們兩人因爲覺得費爾特申悶脫身得很奇特，未免引起我們的疑竇，決定立刻搜查躺在那裏像……像……差不多像一根鐵釘似的開歷爾。我們押查得很精細：口袋裏沒有一分錢，甚至沒有發現一隻沒有破洞的口袋。一條藍色的，方格的布手絹具有不雅觀的樣色。還有一封情書，女僕寫給他的，向他要錢，還帶着恐嚇的話語，此外便是您已經知道的那段小品文的殘稿。將軍決定他無罪。爲了取得完整的消息起見，我們把他喚醒，好容易纔把他推醒了；他不明白是怎麼會事；張大着嘴，一付酒醉的樣子，臉紅離奇

而且天真，甚至愚蠢——並不早他！

「那末，很高興！」——公爵欣悅地嘆一口氣——「我真是替他擔心！」

「您擔心麼？那末您有理由疑惑他麼？」——萊白及夫眯細着眼睛。

「不，我不是這樣說說的。」——公爵口吃起來——「我說我擔心，說得很笨。實心您，萊白及夫，不要把

這話對任何人說……」

「公爵呀，公爵呀！您的話語在我的心裏……在我的心的深處！那裏是墳墓……」萊白及夫歡欣地說，把帽子向心口上捏緊着。

「好的，好的……這末說來，是申爾特申闊麼？我想說，你疑惑費爾特申闊麼？」

「還有誰呢？」——萊白及夫輕輕地說，盯着公爵。

「那自然啦……還有誰呢……有什麼證據？」

「有證據的。第一，在早晨七點鐘的時候，或者甚至在六點鐘的時候就留走了。」

「我知道的，郭略告訴我，他到他那裏去說他要離開這裏，到……到……到誰家去補睡，我忘記到誰家，是到他的朋友那裏去的。」

「到維爾金那裏去的。那末尼古拉·阿爾這里昂南奇已經對您說了麼？」

「他並沒有說這失竊的事情。」

「他並不知道，因為我暫時把這件事情嚴守秘密。這末說來，他是到維爾金那裏說起來有什麼稀奇

的，一個醉鬼到和他一樣的醉鬼那裏去，那怕即使大剛亮，且沒有任何來由也有什麼要緊？但是在這上面發現了蹤跡：他離開的時候，留下了地址……現在請您注意，公爵，這裏有個問題：他為什麼留地址呢……他為什麼故意到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那裏轉一個彎，告訴他，「我到維爾金家裏去相睡」呢？誰去注意他的走開，豈走到維爾金那裏去呢？何必預先告訴人家呢？這就是「我故意不隱藏我的蹤跡，這樣子我那裏還是賊呢？那一個賊會預先告訴他上兒去的？」這是一個多餘的關心，意在避去嫌疑，所謂捺去沙土上的脚印……您明白我的意思麼，尊敬的公爵？」

「明白，很明白，但是這一點不夠。」

「第二個證據：那個蹤跡是虛偽的，地址也不正確。一小時後，那就是在八點鐘的時候，我已經跑去叩維爾金家的門；他就住在第五路，我甚至和他是相識的。那裏並沒有貝爾特申。我雖然從一個完全耳聾的女僕那裏打聽出，在一小時以前確乎有人叩他們家的門，甚至叩得很利害，把鈴兒都拉斷了。但是女僕不肯開，不願意吵醒維爾金先生，或者也許自己不願意起牀。這是常有的事。」

「您的證據就是這一些麼？這還嫌少。」

「公爵，但是疑惑誰呢，您想一想？」——萊白及夫用和愛的態度說着，在他的冷笑裏透露出一點狡猾的樣。」

「您再仔細查一查屋內和抽屜裏！」——公爵在凝想了一會以後，焦慮地說。  
「查了！」——萊白及夫更加和愛地嘆了一口氣。

「唔……您爲什麼要換這件衣服呢？」——公爵喊，惱怒地叩擊桌。

「那是古代的喜劇裏的一個問話？但是正直的公爵，您把我的不幸太放在心上了！我是不配的。那就是說：我一個人是不配的；但是您替罪犯感到痛苦……替這個不值分文的費爾特申閣先生。」

「是的，是的，您真是使我感到焦慮。」——公爵冷淡而且不愉快地打斷他的話。——「現在您打算怎麼辦……假使您這樣深信這是費爾特申閣做的事情？」

「公爵，尊敬的公爵，還有什麼別人呢？」——萊白及夫用越來越增強的和愛的感情說。——「既然沒有別的什麼可以疑惑，那就是說既然完全不能疑惑任何人，除去費爾特申閣先生以外，這是反對費爾特申閣先生的又一證據，已經是第二個證據！因爲別人究竟是誰呢？我不能疑惑浦爾道夫、斯基先生呀！哈哈！」

「那真是瞎說！」

「也不能疑惑將軍呀，哈哈！」

「更是離奇的話！」——公爵幾乎生氣地說，不耐煩地在座位上轉身。

「自然是離奇的話，哈哈！那個人就是將軍，真把我笑死了！我剛纔和他兩人追到維爾金家去……我對您說，我在發現失竊以後首先叫醒他，他比我還顯得驚愕，甚至臉色都變了，一會兒紅，一會兒白，終於忽然生出了殘酷的，正直的憤激，我甚至料不到會到這種程度的。他是一個太正直的人！他由於他的軟弱的性格，時常說謊，然而他是具有最高的情感的人，爲人並不奸詐，以他的人真使人們對他完全信任。我已

經對您說過，魯敬的公爵，我不但對他有偏見，甚至還有愛情。他忽然在街中心停留了，解開上衣，露出胸脯，說道：「你搜查我罷。你搜查過開歷爾，爲什麼你不搜查我？公道需要這樣做！」他自己手脚都抖索着，臉色甚至完全慘白，那種威嚴的樣子。我笑了一聲，對他說：「你聽着，將軍，假使有人說你的話，我當時就會親手把我的腦袋摘下來，把它放在盆子上面送獻給那些疑惑的人們，說道：你們瞧這個腦袋，我可以用自己的腦袋替他擔保，不但摘腦袋下來，還可以跳進火裏去。」我說，「我準備這樣替你擔保！」他當時立刻抱住我，在當街上，流着眼淚，抖索着身體，把我緊緊地抱在胸前，我甚至咳不出嗽來。他說：「你是我在災難中留下來唯一的知己！」一個好動感情的人！當時在路上即景生情地說了一段故事。他說，他還在青年時也有人疑惑他偷竊五十萬盧布，但是第二天上他跑進一所失火的房子的火燄裏去，從火燄裏救出疑惑他的伯爵和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第二天上又在火燒的廢墟上發現了那隻被遺失的銀錢的小匣；那隻小匣是鐵製的，英國的出品，帶着祕密的鑰匙，不知如何落到地板底下去了，因此誰也不注意到，在火燒之後纔能發現。完全是謊話。但是在提到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的時候，甚至啜泣起來。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是一個十分正直的女太太，雖然有點惱我。」

「你們認識麼？」

「差不多不認識，但是很願意認識，那怕就是爲了在她面前辯白一下。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對我生氣，說我用酒引壞他的丈夫。但是我不但不引壞他，反而鎮服他；我也許還勸他和有害的朋友們遠離。他現在是我的知己朋友，我老實告訴您，現在決不離開他，甚至是這樣的：他到那裏，我也到那裏，因爲我就祇

用情感和他周旋。他現在甚至完全不大見他的上尉夫人，雖然暗中仍舊想去找她，甚至有時因為想到她而呻吟，尤其是每天早晨起身穿皮靴的時候，我不知道爲什麼一定在這個時候。他沒有錢，這真是糟糕，但是沒有錢上她那裏去是不行的。他沒有問您借錢麼，尊敬的公爵？

「不，沒有借。」

「不好意思呢。我想借，甚至對我說過，想來驚吵您，但是有點害臊，因爲您不久以前已經借給他錢，他心想您不會再借。他對我說了出來，認我是他的知己。」

「您沒有借給他錢麼？」

「公爵！尊敬的公爵！不但是錢，就是爲了這個人，迎我的性命……但是我不願意誇張——雖然不是性命，但是瘡疾，長疔疽，或者甚至咳嗽，是準備加以忍受的，假使發生了極大的困難；因爲我認他是一個偉大的，然而已經完結的人。是這樣的，不但是錢！」

「這末說，您借過錢麼？」

「沒有；錢倒沒有借過，他自己知道我不會給他，單祇是爲了使他改過和節制起見。現在他纏着我，要和我一塊兒到彼得堡去。我到彼得堡去，是爲了想追尋費爾特申闊的蹤跡，因爲我一定知道他已經到那裏去了。我的將軍簡直沸騰起來；但是我疑惑他到了彼得堡就會從我身邊溜開，到上尉夫人那裏去。我說老實話，甚至故意想讓他離開我，我們已經約好到彼得堡以後立刻向不同的方向散走，爲了容易找到費爾特申闊。我放他走後，以後忽然像一堆雪傾覆到頭上似的，到上尉夫人家裏去捉到他，——就爲了使他

害臊，他既然是有家庭的人，而且還是一個人，從一般上講來。」

「不過您不要弄出亂子來了，萊白及夫，千萬不要弄出亂子來呀！」——公爵微聲說，感到強烈的不安。

「不，祇是爲了使他害臊，看一看他的面貌，——因爲從一個人的面貌上可以判斷出許多事情，尊敬的公爵，尤其在這種人身上。我自己的不幸雖然很大，但是我現在甚至不能不想到他，想到改善他的道德上去。我有一個要緊的請求，尊敬的公爵，我甚至可以老實說出來，我是爲了這個纔來的。您已經和他的庭認識，甚至在他們家裏住過。假使您決定幫我的忙，祇是爲了將軍一人，爲了他的幸福起見……」

萊白及夫甚至又着雙手，似乎哀求一般。

「什麼？怎麼樣幫忙？您相信，我十分願意完全了解您，萊白及夫。」

「我也就因爲有了這信心纔到您這裏來的！您可以從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那裏使點勁；在他自己家庭的核心裏時常監督他，觀察他。我可惜不認識……再加上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奇是很敬愛他的，他也許可以用他的年青的心靈幫一下忙……」

「不……讓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管這個事情……那是辦不到的！還要把握略……不過我也許還沒有了解您的話，萊白及夫。」

「這裏完全沒有什麼可了解的！」——萊白及夫甚至從椅上跳躍起來了。——「惟有，惟有情感和溫柔——纔是我們這個病人的良藥。您准許我認他爲病人麼，公爵？」



「這甚至可以表示出您的禮貌和聰明。」

「我用譬喻來對您解釋，這譬喻是爲了明顯起見，從實際的生活裏取來的。您瞧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現在祇有一個弱點，那就是對於這位上尉夫人戀戀不捨，但是他沒有錢休想上她那裏去，我今天就想在她家裏把他捉住，也就是爲了他的幸福起見；但是即使沒有上尉夫人，甚至他幹下了真正的罪案，做出了什麼不名譽的行爲，（雖然他是不會去做的）那時候祇要用一種正直的溫柔，就可以達到一切的目的，因爲他是極有情感的人！您相信不相信，他忍不到五天，會自己說出來，哭泣着承認一切——尤其假使由他的家庭，還有您，兩方面監督他一切的性格和步驟，用一種巧妙的，正直的手段……善心的公爵呀！」——萊白及夫跳了起來，甚至帶了一種靈感，——「我並不說他一定……我現在準備爲他流盡全身的血，雖然您應該同意，不節制和酗酒，還加上上尉夫人，合在一處，會使他做出一切事情來的。」

「對於這種目的，我自然永遠準備幫忙，」——公爵說，立起身來。——「不過我說實話，萊白及夫，我感到十分的不安，請問您，您不是還在……一句話，您自己說您疑惑費爾特申閣先生。」

「還能疑惑別的什麼人麼？別的還有什麼人呢，尊敬的公爵？」——萊白及夫又討好似的又着手，發出甘甜的微笑。

公爵皺着眉頭，從座位立起來。

「您瞧着，羅吉央·蒂莫菲奇，這種事情上最可怕的是錯誤。這位費爾特申閣先生……我不願意講他的壞話……但是這個費爾特申閣……誰知道也許就是他……我想說，他也許比起別人來，果真會

做出這件事情來的。」

萊白及夫張大了眼睛，聳起了耳朵。

「您瞧着，」——公爵說，找不出適當的話句，眉頭皺得更緊，在屋內來回踱步，努力不向萊白及夫看望。——「人家告訴我……有人講費爾特申閣先生說他是那種人，應該在他面前非常謹慎，不要說出……任何多餘的話，——您明白麼？我覺得他也許果真比別人會做出這事情……但是不要弄錯，——這是最主要的，您明白麼？」

「誰告訴您關於費爾特申閣先生的話的？」——萊白及夫簡直喊叫了出來。

「有人附耳告訴我的；不過我自己不相信這個……我很遺憾，我不能不把這話告訴您，但是您必須相信，我自己不相信這個……這是一些無聊的話……唉，我做得多末蠢呀！」

「您瞧，公爵，」——萊白及夫甚至全身抖索起來。——「這是很重要的，現在這是十分重要的，並不是關於費爾特申閣先生的話，卻是這消息的來源，它怎麼會達到您耳朵裏來的。（萊白及夫說這話的時候，隨着公爵，在屋內來回踱步，努力和他在走一齊的脚步。）是這樣的，公爵，我現在可以告訴您：剛纔我和將軍一同到維爾金那裏去的時候，在講出了火燒的故事以後，包着一股的盛怒，忽然對我講出關於費爾特申閣先生那套同樣的話，而且說得十分沒有條理，不靈活，不由得使我對他發了幾個問題，也就深信這個消息不過是將軍大人的一種靈感而已……這純粹是由於他的豁達的心襟而起的。因為他的說謊不過是因為他不能壓止他的情感作用的緣故。現在您瞧：假使他說謊，我是深信他說謊的，那末您怎麼會聽到

的公爵，你要明白，這祇是他一時的靈感。究竟是誰告訴您的呢？這是很重要的……這是很重要的……  
 「郭略剛纔告訴我，他說是他的父親告訴他的。他在六點鐘的時候，在六點鐘以後，爲了什麼走到外屋裏來，遇到了他的父親。」

公爵把一切情形詳細地講了出來。

「這就是的，這就是所謂痕跡！」——萊白及夫搓着手，不聲不響地笑着——「我就是這樣想的！這就是說，將軍大人在五六點鐘的時候故意打斷了他的天真的夢，走出來喚醒他的心愛的兒子告訴和費爾特申閣先生相處十分危險的話。在這以後，費爾特申閣先生是一個如何可怕的人，將軍大人的慈父的心腸是如何的不安！哈哈，哈哈！」

「您聽着，萊白及夫，——公爵感到慄慄——「您聽着，您最好輕輕地進行，不要有聲響！我求您，萊白及夫，我懇求您……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可以罰咒，我要幫你的忙，但是任何人都不應該知道；任何人都不應該知道！」

「請您相信罷，誠懇的，正直的，好心的公爵，——萊白及夫十分興奮地喊——「請您相信，這一切會在我的正直的心裏死去的！齊心協力，用靜的步伐！我甚至可以流盡我全部的血……尊貴的公爵，我在心靈上和精神上都是低賤的，但是問一問隨便什麼人，不懂是低卑的人，甚至是無賴；他喜歡跟什麼人來往，跟像他那樣的無賴呢？還是跟像您這樣的正直的人？他曾回答，願意跟極正直的人來往，道德的勝利就在這上面！再見罷，尊敬的公爵！用輕靜的步伐……用輕靜的步伐……齊心協力。」

## 第十章

公爵終於明白，他每次碰到這三封信的時候，爲什麼會發冷，爲什麼要把拆開來讀它的時間延到晚上。他最早在長沙發上沈沈地睡着的時候——直到那時候他還不敢打開這三封信中的任何一封——他又做了一個可怕的夢，又是那個「女罪犯」到他身邊來。她又向他看望，在長長的睫毛上停留着晶瑩的淚水。他又召喚他。他又像剛纔一樣，醒了轉來，痛苦地記憶她的臉容。他立刻想到她那裏去，但是不能夠。他終於懷着幾了絕望的心思，打開信來讀了。

這些信也很像夢。你有時會做出一些奇怪的夢，不可能的，不自然的夢；你醒轉來的時候，會清清楚楚地記起，對於奇怪的事實深感驚異。你最先記得在你做夢的整個時間內，理智並沒有離開你；你甚至憶起在這長久，長久的時間內，你的行動十分狡猾而且合乎邏輯，那時候兇手們把你圍住，他們還和你施展狡猾手段，隱藏自己的用意，極友誼地對待你，同時他們已經預備下了武器，他們祇在等候一個信號；你記起你如何狡猾地騙他們，避開他們；以後你猜到他們已深知你的一切的欺騙，他們知道你藏在什麼地方，不過不露出知道的樣子來；但是你又把他們哄瞞了過去，這一切你記得很清楚。但是爲什麼你的理智同時會和充滿在你的夢中的顯著的離奇和不可能的事情相安呢？你的那些兇手們裏面的一個在你的眼前變爲女人，又由女人變爲小小的，狡猾的，討厭的侏儒——而你爲什麼立刻把這一切認爲已成的事實，不露出絲毫的疑惑，同時在另一方面，你的理智又十分的緊張，表示異常的力量，狡猾，懷疑，邏輯呢？爲什麼在

睡醒以後，完全回到現實裏去以後，你幾乎每次都感到，有時還帶着特別的印象的力量感到，你連夢在一起，遺留下一點你所不能猜到的東西呢？你笑你所做的夢的離奇，同時感到在這些離奇事實的錯綜的狀態裏面含有一種思想，但這思想是現實的，有點和你的現在的生活相關的，在你的心裏現在存在着，而且永遠存在着的；你的夢彷彿對你說出了一些新的，預言性質的，你所希望的東西；你的印象是強烈的，它是快樂的，或痛苦的，但是內中所含着的什麼，對你說了些什麼，——你既不能明白，也不能回憶起來。

在讀了這三封信以後，差不多也是如此。但是公爵在還沒有打開來的時候，就感到這幾封信的存在和可能的事實本身已像一個噩夢。他在晚上獨自散步的時候，他問，她怎麼敢寫信給她呢？（他有時甚至自己不記得在那裏散步。）她怎麼能夠寫這個事情？她的腦筋裏怎麼會產生這樣瘋狂的幻想呢？但是這幻想業已實現，對於他最奇怪的是他讀這幾封信的時候，他幾乎自己相信這幻想的可能，甚至是可以加解的。自然這是一個夢，噩夢和瘋狂；但是這裏面含有一些痛苦的現實，悲哀的公平的東西，足以爲這夢，這噩夢和瘋狂作辯解。他在接連的數小時內彷彿中了所讀到的一切的迷，而發出夢囈，時時刻刻憶起信中零段的話句，時常研究它，揣摩它。他有時甚至想對自己說，他以前全都預先感到，預先猜到這一切；他甚至覺得他彷彿讀到這一切，在很久，很久，很久的時候，而在這些早就由他讀過的信裏，包含着至今煩惱着的一切，他至今痛苦着，懼怕着的一切。

「在您打開這封信的時候，（第一封信是這樣開始的，）您肯先看一看信尾的署名。這署名可以給您告訴一切，解釋一切，因此我大可不必在您面前有所辯白，有所解釋。假使我和您的地位有點相等，您還

可以對於這種大膽的行爲侮辱。然而我是什麼人？您是什麼人？我們是兩個極端，我的地位離您太遠，因此我是決不會侮辱您的，即使我想侮辱您。」

下面在另一個地方她寫道：

「不要把我的話語當作病態的腦筋的病態的歡欣，但是您在我眼中是一個完善的人物！我看見您，我每天看見您。我並不批判您；我不是用理智決定您是完善的人物；我不過是信仰着。但是我在您的面前也有罪：那就是我愛您。完善的人物是不能愛的；朝完善的人物，祇好當作完善的人物似的看看，不是麼？而我愛上了您。雖然愛情可使人們立到平等的地位上去，但是您放心罷，我決不把您放在和我相等的地位上去，甚至在我的極隱秘的思想中間。我對您寫：『你放心罷；』難道您能不放心麼……如果可能的話，我願意吻您的腳跡。我是和您不相等的呀……您看這署名，快看署名！」

「我發覺出來，（她在另一封信寫，）我把您和他聯在一起，還一次也沒有問，您愛不愛他？他是看見了您一面，就愛您了。他憶起您來，像憶起『光明』。這是他自己的話語，我從他那裏聽到的。但是我沒有話語也了解您對於他是光明。我住在他身邊整整的一個月，纔明白您也愛他；您和他對於我是一樣東西。」

「這是什麼意思（她又寫。）我昨天從您身邊走過，您彷彿臉紅了。這是不可能，我祇是覺得如此。假使甚至把您領到一個極醜陋的洞窟裏去，把裸露的罪惡給你看，你也不應該臉紅。您不能爲了恥辱而憤激。您可以仇恨一切卑鄙的，低賤的人們，但是不是爲自己，卻是爲別人，爲受侮辱的那些人們。您是沒有人會施侮辱的。您知道嗎？我覺得，您很應該愛我。您對於我，和您對於他一般，全是光明的神，安琪兒是不能

仇恨，也不能不愛的。能不能愛一切人，一切的人們，一切的鄰人——我時常對自己發出這個問題。自然不能的，甚至是不自然的。在對於人類的抽象的愛裏，差不多祇是永遠愛自己一人。這對於我們是不可能，而您又是另一件事：您在不能把自己和任何什麼人相比的時候，在高於一切的恥辱，高於一切個人的憤激的時候，您怎麼能不愛什麼人呢？惟有您一人可以愛，不懷着自私心，惟有您一人可以愛，不爲了自己，卻爲了您所愛的那個人。假使我知道您會爲了我感到羞恥或怨恨，那是多末痛苦呢？您的滅亡就在於此：您一下子立在和我不平等的地位上了……」

「昨天我遇見您以後，回到家來，想出了一幅圖畫。畫家們全根據聖經上的故事畫基督；我願意另外畫一下：我要畫他一人——他的門徒們有時是會留他一人在那裏的呀。我祇留一個小小的嬰孩和他在。一處。嬰孩在他身旁遊戲；也許正用小孩子的言語對他講什麼，基督聽着他，但是現在又沈思着；他的手不由己地，像被遺忘了似的留在嬰孩的光明的小頭上。他向遠處地平線上看望，思想，偉大得和整個世界一般的思想，藏在他的眼神裏面；臉是悲愁的。嬰孩不響了，身子靠在他的膝上，小手支住臉頰，舉起小頭，疑慮地，像小孩們有時那樣疑慮地，盯着着他。太陽落下了……這就是我的那幅圖畫！您是天真的，您的一切的完善就在您的天真裏面。您祇要記住這個！我對您的熱情，於您有什麼相干呢？您現在已經是我的，我將一輩子留在您的身邊……我快死了。」

終於在最後的一封信裏：

「看上帝的面，請您不要對我有什麼猜疑，也不要以爲我降低我自己的身份，因爲我這樣寫信給

您還因爲我是屬於那類以降低自己身份認爲快樂的人們的一個，那怕甚至是出於驕傲，不，我有我自己的安慰；但是我很難對您解釋出來。我甚至很難對自己明明白地說出來，雖然我正爲這個而苦惱着。但是我知道，我甚至由於驕傲心的發作，也不會自行降低自己的身份。我更不會由於純潔的心地而做自己降低身份的舉動。如此說來，我並沒有降低自己的身份。

「爲什麼我想把你們聯結起來？爲了您呢？還是爲了自己？還是爲了一切？我的解決的途徑全在這上面，我早就對自己說過……我聽說令姊阿台拉達會講論我的照片，說一個人有這樣的美貌，可以把全世界都翻轉來的。但是我拒絕了這世界。您看見我穿着絲綢的衣裳，戴着金鋼鑽的飾物，和一些酒鬼們，流氓們在一起，您聽到我這句話不覺得可笑麼？您不必看這一些，我差不多已經不存在了，我知道這個。上帝知道是什麼東西替我，生活在我的裏面。我在兩隻可怕的眼睛內每天讀出這個來，這一雙眼睛時常看着我，甚至在它們不在我面前的時候。這雙眼睛現在沈默着，（它們一直沈默着）但是我知道它們的祕密。他的房屋是陰沈的，厭悶的，有祕密留在裏面。我相信他的抽屜裏藏着絲綢包好的剃刀，正和那個莫斯科的兇手一般；他也和母親同住一所房屋裏面，也用絲綢包紮剃刀，爲了割斷一個人的喉嚨。我到他們家裏去的時候，老覺得在地板底下什麼地方，也許由他的父親掩藏着一個死人，用漆布蓋好，像那個莫斯科的人一樣，周圍還擺着一些瓶子，裏面盛着日達諾夫的流質，我甚至可以把這角落指給您看。他一直沈默着，不知道他太愛我，受到已經不能不仇恨我的地步。您的命運和我的命運聯在一起了；我和他這樣決定。我對他沒有祕密。我會從恐怖中把他殺死……但是他一定先把我殺死……他現在笑着說我在



那裏說夢話；他知道我給您寫信。」

在這三封信裏還有許多，許多夢囈。第二封信有兩張大幅的信紙，寫着細小的字。

公爵終於從黑暗的公園裏，走了出來。他和昨天一般，在公園內閒蕩了許多時候。光亮的，透明的夜他覺得比尋常更加光亮些。「難道天還這樣早麼？」——他心想。（錶他忘記拿了。）他彷彿在什麼地方聽到遠遠的音樂。「大概是在車站上。」——他又想，——「自然他們今天不會去的。」他轉到這個念頭的時候，看見自己立在他們的別墅的前面。他早就知道一定應該出現在這裏。他沈住心，走到平臺上去。沒有人遇見他。平臺是空虛的。他等候了一下，開門走進大廳裏去。「他們這扇門永遠不關的。」——他的心裏閃出這個念頭，但是連大廳也是空的，裏面幾乎完全黑暗。他驚疑地立在屋子中央。門突然開了，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手持着蠟燭，走了進來。她一看見公爵，驚異起來，立定在他面前，好像詢問似的。她顯然祇是經過這間屋子，從這個門到那個門，完全不想在這裏會遇到什麼人。

「您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她終於說。

「我……順便走過……」

「Maman 不很舒服，阿格拉耶也是的。阿台拉意達已經躺下去睡了；我也要去睡。我們今天晚上祇有自己人。爸爸和 S 公爵到彼得堡去了。」

「我來……我到你們這裏來……現在……」

「您知道現在幾點鐘？」

「不……」

「十二點半。我們永遠一點鐘睡覺。」

「哎喲，我以爲……九點半。」

「不要緊！——她笑了。——您剛纔爲什麼不來也許等候您呢。」

「我……以爲……」——他一邊走出去，一邊喃聲說。

「再見罷！明天我會招大家笑的。」

他順着圍繞公園的道路，走回自己的別墅裏去。他的心叩擊着，思想十分零亂，他周圍的一切似乎像夢境一般。突然地，就和剛纔他兩次做着同樣的幻夢而醒來的時候一樣，他又看見了同樣的幻象。那個女人在公園裏出來，立在他面前，好像等候他。他抖索了一下，止步了；她抓住他的手，緊緊地握住他。「不，這不是幻象！」

她終於面對面地立在他面前，在他們分離後是初次。她對他說什麼話，但是他默默地看着她。他的心是充滿着的，由於苦惱而發疼。他以後永遠沒有忘記這次和她相遇的情景，永遠懷着同樣的痛苦回憶着。她在他面前跪下來，就在街上，像瘋子一般。他驚懼地退後了一步，她捉住他的手，吻它，和剛纔夢中一般。眼淚在她的長長的睫毛上面閃耀着。

「起來罷，起來罷！」——他用驚懼的微語說，扶她起來。——「快起來呀！」

「你有幸福麼？有幸福麼？」——她問。——「祇要對我說一句話，您現在有幸福麼？今天，現在，在她那

裏麼她說什麼？」

她沒有立起來，她沒有聽他的說話，她匆匆忙忙地問，急急忙忙地說話，彷彿有人在後面追她。

「我明天就走，照你的吩咐。我不會再……我最後一次看見你，最後的一次，現在已經完全最後一次了！」

「你安靜些，你起來呀！」——他絕望地說。

她貪婪地審看着他，抓住他的手。

「告別罷！」——她說，終於立了起來，迅快離開他，幾乎跑走了。公爵看見羅果靜忽然在她身邊發現，抓住她的手，領她走了。

「等一等，公爵！」——羅果靜喊。——「我過五分鐘再回來。」

五分鐘後他果真來了；公爵在原来的地方等候他。

「扶她上了馬車。」——他說。——「馬車就在角落裏從十點鐘起就等候着。她知道你會在那位家裏留一晚上的。剛纔你寫給我的信我已經切實地轉達過了。她不會再寫信給那位，她答應了。她還決定依照你的願望，明天離開這裏。她想在最後一次見你一面，雖然你拒絕了她。她就在這地方，等候你回家，就在這張長椅上面。」

「她自己帶你一塊兒來的麼？」

「那有什麼？」——羅果靜張嘴露出牙齒來了。——「我看見了我預先知道的事情。信讀了沒有？」

「你難道真的讀過麼？」——公爵問，受了這個念頭的襲擊。

「自然啦。每封信她自己給我看的。你記得關於剃刀的話麼？哈哈！」

「她是瘋子！」——公爵喊，扭轉他的手。

「誰知道，也許不！」——羅果靜輕輕地說，似乎自言自語。

公爵沒有回答。

「唔，告別罷，」——羅果靜說，——「我明天也要走了！請你不要記我的惡！怎麼樣，老弟？」——他補說着，迅快地回轉身來。——「你怎麼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她？你有幸沒有吼？」……」

「不，不！」——公爵喊，露出無窮的憂鬱。

「還會說『是』麼？」——羅果靜惡狠狠地笑了一聲，不回顧地走了。

## 第四卷

### 第一章

我們這部小說的兩個人物在綠色的長椅上會晤後過了兩星期。在一個明朗的早晨，十點半左右，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波奇成出去拜訪朋友後回家，露出極大的憂鬱的疑慮。

有一種人，極難一下子，整個地，就他們的極典型的，特徵的形狀加以形容；這類人普通被稱爲「普通人」，「大多數人」，他們確乎構成每個社會的大多數。作家寫長篇和中篇小說時大半努力取幾個社會的典型，加以形象地，藝術地描寫，——這些典型實際上極少整個地遇到，然而差不多比最現實的還現實。鮑闊萊新——這個典型也許甚至是誇張，但並非沒有這種人。有許多聰明的人們在讀到果戈理的鮑闊萊新的時候立刻發現他們的幾十和幾百好友極像鮑闊萊新。他們在果戈理之前就知道他們這些好友和鮑闊萊新一樣，祇不過不知道他們就是這樣稱呼的。實際上，新郎很少在結婚之前從箱內躍出，因爲且不必說別的，這甚至是不大方便；然而有多少新郎，甚至是體面的，聰明的人們，在結婚之前自己準備在良心的深處認自己爲鮑闊萊新。並非所有的丈夫們全會在每一步路上喊着：“Tu l'as voulu, Georges”

●果戈理婚事中的人物——此劇已由譯者譯成中文收入按使及其他——文化生活社——出版——譯者

Dandin，但是天呀，全世界的丈夫們有幾百萬，幾萬萬遍反覆地發出這個出自心底裏的呼喊，在他們度完了蜜月之後，誰知道，也許在結婚後的第二天。

我們不再作比較嚴重的解釋，單祇想說，實際上人物的典型化似被水沖淡，所有這些喬奇·唐亭和鮑闊萊新實際上是存在着的，每天在我們面前跑來跑去，但似乎有點露出稀淡的狀態。最後爲了充實真理起見，我們還要補充一句，莫里哀所創造的喬奇·唐亭也會在現實裏遇到的，固然不很多見，但我們就在這裏終結我們的議論，它開始像一篇雜誌的批評了。不過總有一個問題橫梗在我們前面：小說家應該怎樣對付普通的人們，完全「尋常」的人物，怎樣把他們放在讀者面前，爲了使他們成爲更有趣些？在小說裏完全忽略他們是不可能的，因爲尋常的人物時時刻刻地而且多半成爲人生事件的鎖練中必要的一環。忽略他們就是破壞真實性。在一部說部裏儘充塞一些典型，或者甚至爲了興趣起見，充塞一些奇怪的，莫須有的人物，未免失去真實，或者反而沒有趣味。據我讀來，作家應該甚至在尋常中間努力搜尋有趣味的，足資教訓的色彩。譬如說，在有些尋常人物的實體就含在他們的永久不變的尋常裏面的時候，或者還好些，在這些人物不顧如何努力想無論如何從尋常和例行的軌道上脫離，而結果仍不過成爲不變的，永久的，尋常的現象的時候，那末，一種人物甚至會取得一種特別的典型，——一種尋常的性格，那就是怎麼也不願存留它本來的形相，而無論如何想成爲古怪的，獨立的，但同時並沒有達到獨立的任何方法。

本書的幾個人物屬於這類「尋常人」。作者至今還沒有把他們對讀者解釋清楚，這是我應該直承的。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解·波奇成，她的丈夫波奇成先生，她的兄弟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

奇都是這類人。

做一個富人，出身望族，具有體面的外貌，不大壞的學識，並不愚蠢，甚至有善良的心地，同時還沒有任何天才，任何特點，甚至任何怪僻，且沒有自己的理想和，根本一和大家一樣，一事實上是一件再也沒有比這可惱些的事情。財富是有的，但並不是洛克斐勒式的；姓氏是有名望的，但並無特別顯赫可言，外貌是體面的，但很少特徵；學識是充分的，但不知如何使用；聰明是有的，但沒有自己的理想；心是有的，但並不寬宏，等等，在一切關係上都是的。這類人在世上極多，甚至比所想像的還多；他們像所有的人們一樣，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智識有限的，另一類一聰明得多。一前一類有幸福些。說個譬喻罷，一個有限制的，一尋常的人一最容易把自己想像為不尋常的，古怪的人，而且毫不疑或地引以為快樂。我們的小姐們中間有幾個人祇要剪去頭髮，戴上藍眼鏡，自稱為虛無派，便立刻深信，在一戴上眼鏡以後，她當時就會有自己的一見解。一另一些人祇要在心裏稍微感覺到一點點人道的，仁慈的顫動，便立刻深信，沒有人具有像他那般的感覺，他已成為社會的發展中的前驅者。還有些人祇要在耳朵裏抓住一個什麼思想，或是無頭無尾地讀了一頁什麼書，便立刻相信，一這是他自己的思想，一在他自己的腦筋裏產生出來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天真的無恥（假使可以有這般的說法）竟達到了奇怪的境界；這一切是離奇的，但時常可以遇見的。這種天真的無恥，一個愚人對於自己和自己的天才的深信，被果戈理在皮洛郭夫中尉的奇怪的典型中極佳妙地舉發了出來。皮洛郭夫甚至不疑惑他是天才，甚至比一切天才還高；他不疑惑至於一次也不對自己提出什麼問題；不過問題對於他是不存在的。偉大的作家終於不能不揆打他一頓，以滿足讀者的被損辱

的道德情感，但是一看見偉大的人祇是搖了搖身體，爲了補充精力起見，在挨打以後就吞吃了一塊帶來層的洋點心，祇好嬌異地擺手，把讀者們遺棄了。我永遠遺憾的是果戈理把偉大的皮洛郭夫放在如此小的職銜裏面，因爲皮洛郭夫自滿到極容易隨肩章因年代和升擢而加胖和扭曲的程度，使自己想像成爲一個非常的大元帥；甚至還不是想像，簡直是一點也不疑惑：既然升做將軍，怎麼不會做元帥呢？有多少這類的人以後在戰場上做出可怕的錯誤！在我們的文學家、科學家、宣傳家之間有過多少皮洛郭夫呀！說「有過」這兩個字，但自然現在也有的……

這個說部裏的人物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伊伏爾金屬於另一類人，屬於「聰明得多」的那一類人，雖然從頭到腳，整個身子被想做古怪舉動的願望傳染了。但是我們上面已經提過，這一類人比前一類人不幸得多。原因是聰明的「普通」人即使偶然（但也許一輩子）想像自己是有天才的，極古怪的人，然而心裏總歸還保存着疑感的蠕蟲，它會使聰明的人有時陷於完全絕望的境地。假使他表示屈服，也已完全中了根深蒂固的虛榮心的毒害。不過我們取的總歸是極端的例子：這類聰明的人多半不會有如此悲慘的結局；莫非在晚年時肝臟受了損傷，多多少少地受些損傷，也就完了。但是在馴從和屈服之前，這類人到底有時會十分長久地做出些不正經的舉動，從青年到馴服下來的年齡爲止，而這全是出於想做古怪舉動的一念。甚至會發生奇怪的事情：由於想做古怪舉動的願望，有些誠實的人竟準備幹出低卑的勾當；甚至還有些不幸的人不僅誠實，且甚至十分善心，做了全家的護神，不僅用自己的勞力贍養家屬，且尙養育他人。而結果如何呢？竟會一輩子都不能安靜下去！他一點也不能以他如此完善地盡了自己



人類的責任的一個思念引爲自慰；相反地，甚至就是這思念刺激着他：「我這一輩子全浪費到這上面去了，全是這一切束縛我的手脚，全是這一切妨礙我發明火藥！沒有這一切，我也許一定會發明的，——不是發明火藥，便是發現美洲，——一定發明什麼還不知道，不過總會發明的！」這些老爺身上最特徵的是他們實際上——一輩子也不能確切地知道他們需要發明的究竟是什麼，他們一輩子預備發明的到底是什麼火藥呢？還是美洲？但是他們的悲哀，他們對於想要發明的事物的煩悶，可以抵得上哥倫布或加利雷伊而有餘。

赫佛里拉·阿薩達里昂南奇就是這樣開始的；祇不過還在開始而已。他還須做許多時候的把戲。他一面深深地，不斷地自己感覺到自己的無才能，一面還懷着深信他是獨立有爲的人的不可抗拒的願望，這兩者重創了他的心，甚至還是從青年的時代起的。他是一個具有忌妒的，激烈的願望的青年，好像甚至生來就帶着易受刺激的神經。他把自己的願望的激烈性認作一種力量。他懷着想出人頭地的劇烈的願望，有時準備作極無理性的跳躍；但是事情剛弄到無理性的跳躍上去，我們的英雄便永遠變爲十分聰明的人，不敢貿然從事。這使他感到絕望。也許他甚至曾在有相當機會時決定做出極卑劣的事情，祇是爲了達到他所幻想的什麼目的；但是好像故意似的，一到了那個界線上，他永遠變爲極誠實的人，不能幹那種卑劣的事情。（小小的卑劣的事情他是永遠準備去做的。）他嫌惡地，怨恨地看自己家庭貧窮和中落的境況。他甚至高傲地，鄙夷地對待他的母親，雖然他自己明知他的母親的名譽與性格現時成爲他的前途的主要樞軸。他到葉潘欽那裏服務的時候，立刻對自己說：「既然要做卑劣的舉動，那末卑劣到底，祇要

取得勝利就行，——但是幾乎永遠沒有卑劣到底。他爲什麼想像他一定應該做出卑劣的舉動呢？他當時簡直怕阿格拉耶，但是並沒有和她斷絕往來，祇是拖延下去，以備萬一，雖然他從未正經地相信她會垂青到他。以後，在發生了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大納的那段糾葛的時候，他自己想像着金錢可以取得一切。一卑劣就卑劣罷，——他當時每人帶着自滿，還帶着一些恐怖及復地說着：「既然必須幹卑劣的舉動，那就做到頂巔上去，——他時時刻刻地安慰自己，——尋常在這種事情裏會顯出膽怯，我們是不會膽怯的！」他喪失了阿格拉耶，且被四圍的情勢所壓迫，他的意志陷於完全頹喪的境地，果真將當時那個瘋狂的女人扔給他，而由另一個瘋狂的人送給她的那筆款子交還給公爵。在這送還金錢的一件事情上，他以後懺悔過千遍，雖然也會不斷地引爲榮耀。他在公爵當時還留在彼得堡的時候，果真痛哭了三、四天，但是在這三天內他已經恨上了公爵，因爲公爵對他露出了過於憐憫的心意，同時關於交還銀錢的這一事實，一並非每人都敢於做的。——但是最使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正直地自承他的全部煩悶祇不過是一種不斷被壓破的虛榮心。祇是過了許多時間以後，他纔看清楚，而且深信，他和像阿格拉耶那樣大真而且奇怪的人物來往，會取得如何嚴正的結果，懺悔啃嚼着他；他放棄了職務，沈入煩惱和悲哀裏去。他隨着父母住在波奇成的家裏，受他的供養，還公開地看不起波奇成，雖然同時也聽他的勸告，且還謙遜得永遠向他請教。譬如說，筊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因爲波奇成想不到做洛克斐勒，不以此爲一生目的而感到生氣。一既然是放印子錢的，那就做到底，壓榨人們，用他們鑄錢，表現出你的性格，做猶如人的皇！波奇成卻是謙遜而且靜謐的人。他祇是微笑，但是有一次甚至認爲必須和筊納正經地解釋一下，甚至帶着尊嚴的態

度這樣做。他對茄納說他不做絲毫名譽的行爲，茄納徒然稱他爲猶太人，假使金錢的價值如此，那並不是他的過錯；他所作所爲一直是信靠而且誠實的，實際上他不過是「這類」事情的代理人，但是爲了他做事謹慎，他已爲那些第一流的人物所知曉和賞識，於是他的事業就擴張了。『我不會做洛克斐勒，也不必去做，』——他笑着說，——『但是我會在李鐵因大街上蓋一所房屋，甚至也許兩所，就此完了。』——誰知道，也許會蓋三所————他自己想，然而從來不出聲說出，而將幻想隱匿着。自然寵愛這類的人們，它賞賜給波奇成的一定不止三所，卻是四所房屋，也就因爲他從兒童時代起已經知道他永遠不會成爲洛克斐勒。但是自然怎麼也不會超過四所房屋以上，波奇成的一生也就止於此了。

茄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的妹子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她也具有強烈的願望，但是他的願望固執較多於激烈。在事情抵達最後的境界的時候，她有許多常識，但未到這境界時常識也不離開她。固然，她也屬於幻想着古怪行爲的「普通」人之列，但是她很快就感到她這人沒有一點特別的古怪，也並不十分引爲遺憾，——誰知道，也許是由於一種特別的驕傲。她用特別的決心做了第一個實際的步驟，那就是嫁給波奇成先生。但是出嫁時她並不對自己說：「既然卑劣，就卑劣下去罷，祇要達到目的就好了。」——這在茄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遇到這類情事時免不了會表示出來的。（甚至當她面前，在他以長兄的資格贊成她的決意的時候，幾乎要表示出來。）甚至完全相反：瓦爾五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的出嫁是在她確定地相信，她的未來的丈夫是一個謙遜的，有趣的，幾乎有學問的人，無論如何永遠不會做出極大的卑劣的舉動以後。關於小小的卑劣舉動瓦爾五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認爲事涉瑣細，並未加以調查。

這種瑣細的行動那裏會沒有呢？並不是尋覓埋呀！況且她知道她一出嫁，就可給予父母和弟兄安身的處所。她看見她哥哥陷於不幸的境遇中，便不管以前那些家庭間的誤會，極想幫助他。沒奇成有時催筓納出去做事，自然用的是極友誼的態度。「你看不起那些將軍們，看不起將軍的職位。」——他有時像開玩笑似的對他說，「——但是你瞧，『他們』大家結果終會輪流着做到將軍的地位；活到那個時候，自然會看到這一切。」——他們從那裏看出我看不起將軍們和將軍的職位呢？——筓納嘲諷地自行尋思。爲了幫助哥哥，瓦爾瓦拉、阿內達里昂諸大納決定擴充她的活動範圍；她想法插進葉潘欽府裏去，那是兒童時代的回憶有以促成的；她和她的哥哥在孩童時就和葉家姊妹們在一處遊玩。我們應該在這裏提一句：假使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諸夫納的訪問葉家，含有某種不尋常的幻想，那末也許立刻從自己歸屬進去的那一類人裏脫離了，不過她並沒有什麼幻想；這裏在她的方面具有一種極有根據的計算：這計算建築在這家族的性格上面。她無止歇地研究阿格拉耶的性格。她決定以將她哥哥和阿格拉耶兩人重新撮合在一起引爲自己的任務。也許她確乎達到了什麼目的；也許她陷入錯誤中，譬如說，因爲她對於哥哥期望過奢，對他存着他永遠，且無論如何不能給予的希望。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她在葉潘欽家裏活動得十分巧妙；她在好幾個星期內一點也不提起她的哥哥，永遠顯得十分信靠而且誠懇，帶着自然，且威嚴的態度。至於說到她的良心的深處，她並不怕向它窺視，也完全沒有什麼可責備自己的地方。這使她增添了力量。她不過有時自己覺察到，她也會發怒，她頗有自尊心，還甚至有許多未經揉壓的虛榮心；她在有些時候，差不多每次開某家的時候，特別地感覺到。

現在她從他們家裏回去，我們已經說過，露着憂鬱的沈思。在這憂鬱中露出一點苦笑的样子。波奇成住在伯夫洛大司克一所不大體面，但很寬敞的木頭房屋內。這所房屋位置在一條灰塵極多的街上，不久就要完不歸爲他所有，所以他自已方面也巳開始售賣給什麼人。瓦爾五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升上臺階時聽見樓上一陣極響的喧鬧聲音，辨清是他哥哥和父親在那裏呼喊。她走進大廳，看見笱納在屋內來回跑着，忿怒得面色發白，撕裂自己的頭髮。她皺着眉頭，帶着疲乏的神色坐到沙發上面，並不脫去帽子。瓦略很明白，假使她還沈默一分鐘，不問她哥哥爲什麼這樣跑，他一定會生氣的，因此發出了問話：

「還是以前的那套故事麼？」

「那裏是以前的！」笱納喊。——「以前的鬼知道現在出了什麼事情，決不是以前的老頭兒瘋狂得一塌糊塗……母親哭着。真是的，瓦略，隨你怎麼說，我要把他趕出去，或是……或是自己離開你們。」——他補充地說，大概憶起從別人的家裏趕人出去是不可能的。

「原諒一點罷，——瓦略喃語。」

「原諒什麼？對誰原諒？」笱納臉紅了。——「原諒他那些卑賤的行爲麼？不行，隨便你怎麼說，這是不行的！不行，不行！這是什麼脾氣！自己做了錯事，還要擺架子。」我不願意從大門裏進去，你給我拆圍牆罷……」你爲什麼這樣坐着？你的臉色怎麼不好看？」

「臉色還是這樣呀，——瓦略不愉快地回答。」

笱納仔細地看她。

「那裏去了麼？」——他突然問。

「去了。」

「等着，又喊起來了，真是恥辱，恰巧還在這時候！」

「什麼時候？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時候。」

笏納更加仔細地看着妹子。

「有什麼事情打聽到麼？」——他問。

「至少沒有什麼意料不到的事情。我打聽出，這一切全是確實的。我的丈夫說得比我們兩人全有理；他一開始預言的話後來全應驗了。他在那裏？」

「沒有在家。應驗什麼？」

「公爵已成爲正式的未婚夫，事情已經決定了。兩位大的對我說的。阿格拉耶已經同意；甚至不再瞞人了。（他們那邊至今還做得十分神秘。）阿台拉意達的婚事又要延擱下去，以便兩下一塊兒同時舉行婚。真是一件韻事！一首詩。你最好編一首結婚詩，比白白地在屋內跑來跑去好得多。白洛孔司卡耶今晚晚上到他們那裏去；她來得正是時候；還有別些客人在座。公爵要被介紹給白洛孔司卡耶，雖然他和她已經認識了。這場訂婚大概會正式宣布的。他們單怕他掉落什麼東西，或是碰碎什麼，在他走進屋裏來見客的時候，或者自己撲通一聲，倒下地去；他是會做出這類舉動來的。」

笏納很注意地傾聽着，但是使他的妹子驚訝的是這個使他驚心動魄的事情似乎並沒有引起可驚

的印象。

「這是很明顯的，」——他思索了一下，說着——「這末說來，一切都完了！」——他帶着一種奇怪的嘲笑補充着說，狡獪地窺望妖子的臉龐，還繼續在屋內走來走去，但已經走得輕靜些。

「你用哲學家的態度接受這一切，那還好；我很高興，」——瓦略說。

「可以從肩膀上卸去一切，至少是從你的肩膀上。」

「我總算極誠懇地替你服務，不發議論，也不使你討厭。我沒有問過你，你想向阿格拉耶尋覓什麼樣的幸福。」

「難道我想向阿格拉耶尋覓幸福麼？」

「請你不要鑽進哲學裏去！自然是這樣的。完了够了！我們到底成爲傻子了。我老實對你說，我從來沒有把這件事情看得十分正經。我擔任這件事情，不過存着傲慢的心思。我對於她的可笑的性格寄存極大的奢望，而主要的還是爲了安慰你。十成裏頭有九成會吹的。我甚至到現在自己還不知道，你存着什麼主意。」

「你和你丈夫現在就會催我去做事；說一套關於爲人應該不屈不撓，具有意志力，不賤視小事情等等

的議，我會背得爛熟的，」——笳納哈哈地笑了。

「他的腦筋裏有點新的念頭，」——瓦略想。

「那邊怎麼樣？——喜歡麼，父親和母親？」——笳納忽然問。

「大概不。不過你自己也可以判斷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很滿意；母親有點懼怕；她以前永遠對於他成爲未婚夫一層存着嫌惡的看法；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並不講這個。他是一個不可能的，想像不到的未婚夫，那是很明顯的。我問的是現在。現在那邊怎麼樣？她已經正式同意了麼？」

「她至今沒有說出一個『不』字，——也就是這樣。但是從她那裏除此以外是得不到什麼的。你知道，她的羞慚和不好意思真是到了古怪的地步：她在兒童時代會鑽進衣櫃裏，坐上兩三點鐘，祇是爲了不想出去見客人。她雖然長成一個高個子，但是現在還是如此。你知道，我具有一點理由可以猜測，這裏面確乎有點嚴重，甚至她那方面也是的。聽說她努力取笑公爵，從早到晚，爲了不露出馬脚，但是每天一定會對他輕輕地說些什麼話，因爲他好像在地上走路，露出滿臉的笑容……人家說，他的樣子真是十分可笑。我是從他們那裏聽來的。我還覺得她們在那裏當面笑我，那兩個大的。」

筓納終於皺起眉頭來了。瓦略也許故意扯到這個問題上去，爲了取得他的真正的意思。樓上又發出呼喊了。

「我要把他趕出去！」——筓納吼叫着，似乎喜歡遷怒到別人身上。

「那時候他又會到各處去羞辱我們，像昨天一樣。」

「怎麼像昨天一樣？什麼叫做像昨天一樣？難道說……」——筓納忽然十分恐懼起來。

「哎喲，我的天呀，難道你還不知道麼？」——瓦略突然地發現。



「怎麼……難道他真的到那裏去過麼？」——筓納喊，臉色由於羞慚和狂怒漲得通紅。——「天呀，你是從那裏來的！你打聽到什麼沒有？老頭兒去過麼？去過沒有？」

筓納跑出門外；瓦略追到他面前，兩手抓住他。

「你怎麼啦？你往那裏去？」——她說。——「你現在放他出去，他會幹出更壞的事情，一切都做得出來的……」

「他在那裏做了什麼事情說些什麼？」

「她們自己都不會講，也沒有弄明白；不過把大家都嚇了一大跳。他跑去見伊凡·費道洛維奇，他不在家；又請見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起初向她求差使，想出去做事，以後開始抱怨我們，抱怨我和我的丈夫，特別抱怨你……說了許多話。」

「你沒有打聽出來，說什麼？」——筓納像發作了歇司底里症似的抖擻着。

「有什麼可打聽的？他自己不見得明白說什麼話，不過也許人家沒有把一切話告訴我。」

筓納捧住頭，跑到窗旁；瓦略坐在另一個窗前。

「阿格拉耶真可笑！」——她突然說，——「她喚住我，說道：『請您替我對令尊和令堂轉達我個人的，特別的敬意；過幾天我一定會找到一個機會，和令尊見一下面。』她說得十分正經。太奇怪了……」

「不是取笑麼？不是取笑麼？」

「並不是的；這纔是怪呢。」

「她知道不知道關於老頭兒的事情你以為怎樣？」

「他們家裏並不知道，那是對於我毫不疑義的。但是你提醒了我：阿格拉耶也許知道的。她一人知道因為她那樣正經地請我向父親轉達敬意的時候，兩位姊姊也感覺驚異為什麼一定要對他致敬呢？假使她知道，一定是公爵告訴她的！」

「誰告訴她是不難知道的！這真是無從忍受！我們的家庭裏出了一個賊！一家之主！……」

「這是無聊極了！」——瓦略喊，完全生了氣。——「這不過是醉鬼鬧出來的把戲，沒有別的。而且是誰想出來的萊白及夫、公爵……他們自己也不見得好到那裏；他們的腦筋太聰明了！我不大相信這個。」

「老頭兒是小偷和醉鬼，」——筵納若惱地續說。——「我是乞丐，妹夫是放印子錢的，——這對於阿格拉耶是極可以誘惑的一切！不用說，太美麗了！」

「這個放印子錢的妹夫把你……」

「把我養活，是麼請你不要客氣。」

「你生什麼氣呢？」——瓦略忽然驚覺起來。——「你真像一個小學生，一點也不明白。你以為這一切會使你在阿格拉耶眼裏去失顏面麼？你並不知道她的性格。她會拒絕一個最合適的未婚夫，而和什麼學生跑到閣樓上去挨餓，而且極高興地跑去，——她的幻想就是如此！假使你能用堅定和驕傲的態度教受我們這樣環境，你會在她眼前成為如何有趣的人，但這是你永遠不會明白的。公爵所以能够把她捉上釣竿，就因為第一，他完全沒有捉，第二，他在眾人面前是一個白癡。單祇是她爲了他把整個家庭全弄得

糊糊塗塗的一件事實，可以看出她現在喜歡的是什麼。唉，你是一點也不會了解的！」

「了解不了解，我們以後再看。」——筓納神祕地喃語着。——「不過我到底不願意她知道老頭兒的行爲。我覺得，公爵會忍不住不講出來的。他把萊白及夫世攔阻住；連我死纏着問他的時候，他都不願意全說出來……」

「如此說來，你自己看見，就是他不講，也全會知道的。現在這於你還有什麼關係？你還希望什麼？假使還留着希望，那末這也不過在她眼前給你增添些憐憫的樣色罷了。」

「不過亂子她總會害怕的，不管她如何愛浪漫主義。一切到一定的界限爲止，大家全不過到一定的界限爲止。你們全是這樣的。」

「阿格拉耶會害怕麼？」——瓦略臉紅了，鄙夷地看了哥哥一眼。——「你的心靈真是低賤的！你們全是不值得什麼的。即使她是可笑的怪物，但比你們大家正直一千倍。」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你不要生氣。」——筓納又自滿地喃語着。

「我祇是替母親可惜。」——瓦略繼續說，——「我怕父親這段故事會傳到她的耳朵裏去。我深怕！」

「一定已經傳到了，」——筓納說。

瓦略立起身來，想上樓到尼納·阿歷山大冷入納那裏去，但是停止住了，仔細地向哥哥看了一眼。

「誰會對她說？」

「大概是伊鮑里特。我想，他一搬到我們這裏來，第一樁的快樂就是把這件事情向母親報告。」

「他怎麼會知道的？請你告訴我。公爵和萊白及大決定不對任何人說，郭略甚至一點也不知道。」

「伊鮑里特麼？他自己打聽出來的。你想像不出，這傢伙狡猾到如何程度。他真是一個好搬弄口舌的人。他的鼻子尖得會把一切壞的，一切搗亂的東西全嗅聞出來。你信不信隨你，我可是深信他會把阿格拉耶抓在手裏的！現在沒有抓住，將來會的！羅果靜也和他發生了關係。公爵怎麼沒有覺察出來！他現在真想把我擊倒！他認我是他的私敵，我早就看出來了。這是什麼意思？何必如此？他總歸要死的。我真是不明白！但是我會欺騙他；你瞧，結果是我把他，不是他把我擊倒！」

「你既然這樣恨他，爲什麼要招引他來呢？還值得把他擊倒麼？」

「那是你勸我招引他到我們這裏來住的。」

「我覺得他是有益處的。你知道，他現在自己愛上了阿格拉耶，時常寫信給她麼？人家向我問過他的……他幾乎要給麗薩魏達·博羅司菲也夫納寫信呢。」

「在這方面他並不危險！」——笏納說，惡笑了一下。——「不過真是有點不對勁。說到戀愛一層，也許是可能的，因爲他是一個小孩！但是……他決不會給老太婆寫無名信。他是一個惡狠的，無價值的，自大的庸人……我深信，我確切地知道，他已經在她面前說我是陰謀家。他就從這裏起始。說實話，我起初像傻子似的把一切話都對他說了出來；我覺得他單祇爲了想對公爵復仇，也會取和我的利益相一致的行動。他真是一個狡猾的東西！我現在完全弄清楚他了。關於偷竊的事情，他是從他母親，那個中尉夫人那裏聽

來的，老頭兒既然敢幹出這種事情，總是爲了中尉入人的緣故。他忽然無頭無腦地告訴我，「將軍」答應給他母親四百盧布，就這樣完全無頭無腦，沒有一點客氣。我當時全都明白了他就這樣看我的眼睛，露出一種愉快的樣子。他一定也對母親說過，單祇爲了想痛快地看她如何傷心。爲什麼他還不死呢，我請問你？他答應過三星期後就會死去，到了這裏反而發胖了，連咳嗽也停止了；昨天晚上自己說他有兩天不咳嗽了。」

「你把他趕出去好啦。」

「我不是恨他，卻是看不起他，」——筋納驕傲地說，——「是的，是的，就算我恨他好了！就算是這樣！」——他突然特別憤怒地喊出，——「我要富面對他表示出來，即使在他倒在枕頭上快要死去的時候，你如果讀過他的懺悔錄，——那真是天真到無恥的地步！他是悲劇裏的皮洛郭夫中尉，和諾茲特萊夫，而主要的還是乳臭的小孩！我當時真想痛痛快地揍他一頓，就爲了使他驚異一下。現在他爲了當時弄得不成功，想對大家報復……這是怎麼會事？又吵起來了！這究竟是怎麼會事？我真是忍受不住了。波奇」——他朝走進屋裏來的波奇喊，——「這是什麼？我們這裏究竟會弄到什麼地步？這是……這是……」

然而喧鬧的聲音越來越近，門突然敞開，老伊伏爾金漲紅了臉，怒氣勃勃地，激動得無可自持，也朝波奇身上攻擊起來。尼納·阿歷山大和邦略跟在他後，落在最後的是伊鮑里特。

第二章

伊鮑里特搬到波奇成家裏來已有五天。這事好像是自然而發生的，在他和公爵之間並沒有說出特別的話語，也沒有任何的爭吵。他們不但沒有爭吵，在分離開來的時候外表上甚至似乎像密友一般。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在那天晚上本來對伊鮑里特持着十分仇視的態度，竟在出事後的第三天，親自跑來探問他，大概是一個突襲來的思念在那裏指揮着他。不知爲什麼原因，羅果靜也起始常來看病人。公爵起初覺得這「可憐的小孩」假使能從他家裏搬出去，甚至對於他自己還好些。但是在搬出去的時候，伊鮑里特表示他搬到波奇成那裏去，因爲「他的心太好了，肯給他一個安身的地方」，同時他好像故意的一次也不表示，他搬到茄納那裏去，雖然接收他到家裏來，原是茄納的王張。茄納當時就覺察出來，忿忿地記在心裏。

他對妹子說病人已復原是很對的。伊鮑里特確乎比以前見好些，這是乍看他一眼就可以覺察出來的。他不慌不忙地走進屋裏來，落在大家後面，露出嘲諷的，不善良的微笑。尼納·阿廬山大格夫納十分驚愕地走了進來。（她在這半年來變得利害，顯得瘦了；自從女兒出嫁，搬到她那裏居住以後，她差不多停止在外表上干涉她的兒女的事情。）邱略顯得十分焦慮，似乎在驚疑着；他對於「將軍的瘋勁」（這是形容他的話）有許多不明白的地方，自然因爲他不知道家裏這次新騷亂的基本原因。但是他明白的是父親竟在每小時內，到處亂說，竟變得好像完全成爲和以前不同的人了。使他感覺不安的是「頭兒在最

後的三天內已經完全停止喝酒。他知道，他已跟萊白及夫和公爵分了手，甚至爭吵了一頓。郭略剛剛走回家來，手裏持着一小瓶伏得卡酒，是他用自己的錢買來的。

「真是的，媽媽，」——他還在樓上的時候就對尼納·阿歷山大洛大納說，——「真是的，讓他喝點酒的好。他已經有三天沒有觸到一滴酒，自然會生出煩悶來的。真是好些；我也送酒到債務監獄裏給他喝的……」

將軍敞開了門，立在門限上面，憤怒得抖索起來。

「先生！——他用響雷般的聲音對波奇成呼喊。——「假使你果眞決定爲了那個乳臭小孩和無神派犧牲尊敬的老人，你的父親，至少是你的岳父，在朝廷上有功的人，那末我的腳從現在起不再跨進你家門限一步。你選擇罷，先生，立刻選擇罷：不是我，便是這個……螺旋！是的，就是螺旋！我無意中說了出來，但他就是螺旋！因爲他像螺旋似的鑽破我的心靈，沒有絲毫敬意……簡直就像螺旋！」

「是不是開酒瓶的螺旋錐？」——伊鮑里特插進話去。

「不，不是螺絲錐，因爲立在你面前的我是一位將軍，並不是酒瓶。我有勳章，一種功勳的記號……而你卻什麼也沒有。不是我，便是我！你決定罷，先生，立刻決定，立刻決定！」——他又向波奇成瘋狂地呼喊。郭略當時給他取來一張椅子，他頹然地垂坐在上面。

「您真是最好睡一會兒，」——驚愕異常的波奇成喃聲說。

「他竟威嚇起來了！」——箭納對妹子微語。

「睡覺！」——將軍喊。——「我沒有喝醉酒，先生，您侮辱我。我看，」——他繼續說，又立起身來了。——「我看出，這裏大家全反對我，大家，大家，够了！我要離開這裏……但是你知道，先生，你知道……」大家不讓他說完，又按他坐下；勸他安靜一下。筓納憤怒地走到角落裏去了。尼納·阿歷山大冷夫納一面抖慄，一面哭泣。

「我對他做了什麼事情？他抱怨些什麼！」——伊鮑里特露出牙齒，呼喊起來。

「還沒有做麼？」——尼納·阿歷山大冷夫納突然說。——「您尤其應該感到慚愧……把老人磨折是一件非人道的事……再說您所處的地位。」

「第一樁，我所處的是什麼樣的地方，老太太！我很尊敬您，尊敬您本人，但是……」

「他是一隻螺旋！」——將軍喊。——「他鑽我的靈魂和心胸！他要我相信無神派的言論！你知道，這小孩，你還沒有生養下來，我已經得到了許多榮耀的頒賜。你祇是一條妒忌的蠕蟲，被咳嗽折斷為兩截……在忿恨和無信仰中等死……為什麼筓佛里拉撥你到這裏來？大家全反對我，從外面的陌生人一直到親生的兒子！」

「得了罷！不要再扮喜劇罷！」——筓納喊。——「沒有弄到全城羞辱我們，還算好呢！」

「怎麼我會使你羞辱？我會使你羞辱？我祇能給你增添榮耀，決不會丟你的臉的！」

他跳了起來。已經不能再把他壓下去了。但是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現在也不能節制自己了。——「你還講名譽呢！」——他惡狠狠地喊。



「你說什麼？」——將軍怒吼起來，面色發白，向前走了一步。

「祇要我張一下嘴，就可以……」——筭納突然怒喊，沒有說完，兩人面對面立着，顯得過分地騷亂，尤其是筭納。

「筭納，你怎麼啦？」——尼納·阿歷山大洛夫喊，奔過去阻止兒子。

「各方面都胡說八道起來了！」——瓦略憤怒地喊。——「算了罷，媽媽！」——她抓住她。

「祇是看母親面上饒你一下，」——筭納用悲劇的語調說。

「你說罷！」——將軍怒吼着，露出完全瘋狂的樣子。——「你不怕父親的詛咒，你就說罷……說罷！」

「你瞧，我會怕起你的詛咒來的！你八天來像瘋子一樣，那是誰的錯處呀？已經有八天了，你瞧，我連日子都知道的……你不要把我惹急了；我全會說出來的……你咋人爲什麼到葉潘欽家裏去？還要自稱爲老人，白頭髮，一家之主！真好極了！」

「不許說下去，筭納！」——郭略說，——「不要再響，傻瓜！」

「我呢？我呢？我侮辱他什麼？」——伊鮑里特固執地說着，但是還好像用那種嘲笑的口氣。——「他爲什麼稱呼我螺旋，你們聽見沒有？他自己纏到我身邊來。他剛纔跑了來，提起那個葉洛彼郭夫上尉的事情。將軍，我並不願意和你在一起談話；我以前也竭力避免，你自己知道的。葉洛彼郭夫上尉的事情於我有什麼相干，您自己想一想？我並不是爲葉洛彼郭夫上尉搬到這裏來的。我不過對他表示出我的意見，也許

葉洛彼郭夫上尉，這個人是從來完全不存在的。他頓時發起脾氣來了。」

「一定是不存在的！」——筭納堅決地說。

但是將軍站立在那裏，像中了電擊一般，祇是無意義地向四周環顧。兒子的話語那份過分的率直使他震愕異常。他一下子甚至說不出話來。祇是在伊納里特哈哈大笑了一陣，以回答筭納，還喊出：「您聽見沒有，您自己的兒子也說葉洛彼郭夫上尉是沒有這個人的！」以後，——老人纔前言不搭後語地喃聲說道：

「是嘉比東·葉洛彼郭夫，不是上尉……嘉比東……退伍的中校，葉洛彼郭夫……名字是嘉比東。」

「連嘉比東也沒有的！」——筭納完全生氣了。

「爲什麼沒有呢？」——將軍响聲說，一陣紅暈投上他的臉。

「算了罷！」——波奇成和瓦略勸他。

「不許響，筭納！」——郭略又喊。

但是旁人的勸架似乎使將軍恢復了記憶。

「怎麼會沒有爲什麼不存在？」——他威風凜凜地攻擊兒子。

「就是因爲沒有。沒有，也就完了，而且是完全不會有的！就是這樣子。放過我罷，我對你說。」

「他還是兒子……還是我的親生的兒子，我把他……哎，天呀！葉洛彼郭夫，葉洛士卡·葉洛彼郭夫」

會沒有的！

「你瞧，一會兒是葉洛士卡，一會兒是嘉比東！——伊鮑里特插進話去。

「是嘉比東，先生，嘉比東，不是葉洛士卡！嘉比東，阿萊克謝維奇上尉，不對，嘉比東……中校……退職的……娶了瑪麗亞……瑪麗亞·彼得洛大納·蘇……蘇……好友和同事……蘇圖郭瓦……甚至從充當見習兵的時候起……我爲他流了……我擋住他……被殺死了。嘉比東·葉洛彼郭夫會沒有的！不存在的！」

將軍熱烈地呼喊，但是喊得會使人覺得呼喊的是另一件事情，和原來的問題毫不相關。誠然，在別的時候他自然可以忍受下，更加恥辱地忍受下完全沒有嘉比東·葉洛彼郭夫此人的消息，呼喊一兩下，鬧點亂子，生一下氣，但是臨末總歸會退到樓上自己屋內去睡覺的。然而現在，由於人心特別的奇怪，竟弄得會使像疑惑葉洛彼郭夫並無此人那般小小的氣惱也會填滿他的心胸。老人臉漲得紫紅，舉起手來，喊道：「够了！我的詛咒……離開這家庭！尼古拉，你把我的手提包拿來，我走了……離開這裏！」

他匆匆忙忙，怒氣勃勃地走了出去。尼納·阿歷山大格人納，郭略和波奇成追奔過去。

「你現在做出了什麼事情！」——瓦略對哥哥說。——「他也許又要跑到那邊去。真是丟臉！真是丟臉！」

「不應該去偷東西呀！」——笊納喊，忿恨得幾乎透不出氣來。他的眼神忽然和伊鮑里特相遇；笊納幾乎抖擻着。「但是你呢，先生，」——他喊着。——「你應該記住，你到底住在別人的家裏……享受人家

好客的情意，不應該去惹惱這老頭兒，他顯然已經發了瘋……」

伊鮑里特好像打了一個噁心，但是他一下子自己按捺下去。

「關於令尊發瘋一層，我不十分和您同意。」——他安靜地回答。——「我反而覺得最近他的理性甚至增加了，真是的。您不相信麼？他起始顯得謹慎，好疑，對於每件事情都很注意，說每句話都要秤一秤分兩……關於這嘉比東他和我提起是另有一番用意的。您想一想，他是想引我……」

「他想引你到什麼地方去，管我什麼屁事！我請你不要和我施展狡猾手段，不要和我裝腔作勢，先生！」——筭納尖聲叫喊。——「假使您也知道老頭兒現在處於這種心境的真正原因，（在這五天內您儘在我這裏偵探，所以一定是知道的了。）您就不應該惹惱……這個不幸的人，把事情擴大出去，使家母感到痛苦，因為這件事情本來十分無聊，不過是醉鬼鬧出來的把戲，並沒有什麼別的，甚至還沒有證據，我並不加以怎樣的重視……但是您必須想法釘刺人，偵探人家的祕密，因為您……您……」

「是一隻螺旋。」——伊鮑里特冷笑了。

「因為您是一個卑劣的人，用半小時的功夫磨折着人家，用沒有裝好子彈的手槍自殺，思想可以嚇嚇他們，結果鬧了一個丟臉的大笑話。你這人是連自殺都不肯正正經經地做的，你走來走去，到處散播怨忿的膽汁。我給你一個安身的地方，你發了胖，停止了咳嗽，而你所報答的……」

「許我說兩句話；我是住在瓦爾五拉·阿爾達里昂諾大納家裏，沒有住在尊府上。您並沒有給我任何安身的地方。我以為，您自己也寄居在波奇成先生的籬下。四大前我已經請家母在伯夫洛夫司克給我

租一個寓所，請她自己也搬到這裏來，因為我在這裏真是覺得輕鬆些，雖然我沒有發胖，而且仍舊咳嗽。家母昨天晚上通知我，寓所已經租妥了。我現在趕緊通知您，我想在謝過令堂太太和令妹之後，今天就搬到自已房子裏去，這是我昨天晚上就決定好了的。我打斷您的話，實在對不住。您大概還打算說許多話。」

「既然如此……」——筭納抖索着。

「既然如此，請許我坐一下。」——伊鮑里特說，十分安靜地坐在將軍坐過的椅子上面。——「我到底是生病的人。我現在準備傾聽您的話，況且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談話，也許甚至是最後一次的晤會。」筭納突然感到慚愧。

「您要相信，我不會把自己的身份降低到您算賬的。」——他說，——「假使您……」

「您何必這樣驕傲。」——伊鮑里特打斷他的話。——「我還在搬到此地來的第一天上，就決定在我們分手的時候，痛痛快快地，用完全公開的方式，把一切都對您傾吐出來。我現在就打算實行，自然在您先說完了以後。」

「但是我請您離開這間屋子。」

「您最好還是講罷，您以後會後悔沒有表示出來的。」

「不要講了罷。這一切真是十分可羞的。費心，不要講了罷！」——瓦路說。

「或者看了女太大的面上。」——伊鮑里特立起身來，笑了。——「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我準備爲了您縮短一點，但不過是縮短一點，因爲我和令兄中間必須有幾句話解釋一下。我在誤會沒有

弄清楚之前，無論如何不肯離開這裏。」

「您簡直就是一個專門搗亂的傢伙。」——笏納喊，——「因此您不搗一下亂是不肯走的。」

「您瞧，」——伊鮑里特冷靜地回答，——「您已經按捺不住了。您真是會後悔沒有表示出來的。我再讓您先說。我可以等一下。」

笏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沈默着，露出賤蔑的神色。

「您不願意說。您打算練一練您的性格，——這是您的自由。至於我的方面，我要儘可能地說得簡單些。今天我有兩三次聽到人家責備我不顧人家接待的情意；這是不公平的話。您邀請我到這裏來，是您自己想把我捉進網中。您算計着我想對公爵報復。您又聽到阿格拉耶·伊凡諾夫對我表示同情，讀了我的懺悔錄。您不知爲什麼原因料到我會用全力維護您的利益，您希望我也許會得到您的助力。我不打算詳細解釋！我也不要您那方面的承認和證明；我祇要使您問問自己的良心就够了。我們現在相互間是很能了解的。」

「上帝知道，您把一件極普通的事情弄成這個樣子！」——瓦略喊。

「我對你說過：他是一個造謠生事的小孩。」——笏納說。

「對不住，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我繼續說下去。公爵，我自然是不能愛，也不能尊敬的；然而他根本是一個好人，雖然是……極可笑的人。但是我完全沒有什麼可以恨他的地方；在令兄自己挑唆我反對公爵的時候，我沒有對他露出真意來；我就是希望在終結時取笑他一下。他知道令兄會對我說出來，

還會鑄成大錯的。結果真是如此……我現在準備他，單祇由於對您的敬意，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我在對您解釋清楚，我不容易被捉上鉤以後，還要對您解釋爲什麼我這樣高興把令兄變成傻瓜。您知道，我這樣做完全由於仇恨，我可以公開地承認。我在臨死以前，（因爲我到底會死的，雖然發了胖，像您所說的那樣，）我在臨死以前，感覺到我會更加安靜地走到天堂上去，假使能把數目繁衆的那一類人的一個代表愚弄一下，這類人追逐我一世我也恨他們一世，而令兄就是這類人的超特的影子。我恨您，茄佛里拉·阿爾達里昂諾奇，單獨是爲了，——您也許覺得很奇怪，——單獨是爲了您是最橫霸的，最自滿的，最庸俗而且討厭的尋常人物的典型，化身和頂極！您是妄自尊大的尋常人物，永遠不疑惑，而且十分安靜的尋常人物；您是最尋常的尋常人物！在您的腦筋裏，心裏，永遠不配放進去一點點自己的理想。但是您十分奸妒；您深信您是偉大的天才，但是有時在陰沈的時間內懷疑到底會來拜訪您，於是您怒恨起來，羨慕起來。在您的地平線上還有烏黑斑點；它會過去的，在您完全變得愚蠢的時候，這時候已經不遠了。但是您到底還須走一段冗長而錯叉的路。我不說是快樂的路，我很喜歡這樣子。第一，我可以對您預言，您是不會取得那位女郎的……

「這真無從忍受的！」——瓦略喊。——「您說完了沒有，討厭的惡人！」

茄納臉色慘白，混身抖索，默不作聲。伊鮑里特止步，愉快地盯着他，又朝瓦略身上看了一眼，冷笑了  
一聲，鞠躬，走了出去，不增添一句話。

茄佛里拉·阿爾達里昂諾奇大可以公平地抱怨惡劣的命運與失敗的人生。瓦略一時不敢和他講

話，甚至不敢看他一眼，在他邁着大步從她身旁踱走的時候。他退到窗旁，背她站立着。瓦略想起了「關於兩頭尖的棍子」的俄國諺語。棧上又傳來了喧鬧的聲音。

「你要走麼？」——筓納突然轉身向她，在聽見她從座位上立了起來以後。——「等一等；你瞧這一個。」

他走過來，把一張小紙扔到她前面的椅上，那張小紙疊成小便條的樣子。

「天呀！」——瓦略喊，擺着雙手。

便條上一共祇有七行字：

「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我因為深信您對我的友善的情感，有一件對於我極重要的事情，決定向您請教一下。我希望明晨七時在綠椅上和您晤面。那地方離我們的別墅不遠。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知道這個地方，說來她必會伴您同去的。」

A · E · L

「現在你去和她算賬罷！」——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擺着雙手。

筓納無論怎樣不高興在這時候誇耀，但是不能不露出得意的神色，而且還在伊鮑里特說出了那句侮辱的預言之後。自滿的微笑在他的臉上公然閃耀出，瓦略自己也快樂得發笑了。

「這正在應該宣布訂婚的那天！現在你去和她算賬罷！」

「你看，她明天想說什麼話？」——筓納問。



「這是一樣的，主要的是她在六個月以後，第一次想到和你見面。你聽我說，筋納：無論怎麼樣，無論結果如何，你要知道，這是很重要的！這是太重要的！你不要再做出傲慢的樣子，不要再發生錯誤，千萬不要膽怯！我半年來儘到她們家裏去，爲了什麼事情，她還能不曉得麼？你睚！她今天竟一句話也沒有對我說，一點也不露出來。我還是偷偷兒到她們那裏去的，老太太並不知道我坐在那裏，知道了也許會趕我出去的。我爲了你冒險前去，無論如何要打聽出來……」

呼喊和吵鬧又從樓上發出來了；幾個人從樓梯上走下來。

「現在無論如何不能容許有這種事情發生！」——瓦略狼狽而且驚懼地呼喊出來。——「一點點搗亂的影子都不能有！你快去賠罪！」

但是一家之主已經走到街上去了。郭在他後面拖着手提包。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立在臺階上面痛哭；她想跑去追他，但是波奇攔住她。

「你這樣更加會使他冒火的，」——他對她說，——「他沒有地方可去，過半點鐘後人家會把他帶回來的，我已經和郭略講過了。你讓他做點傻事罷。」

「你吵鬧什麼？你往那裏去？」——筋納從窗裏喊。——「你沒有地方可去！」

「回來罷，爸爸！」——瓦略喊。——「鄰舍們會聽見的。」

將軍止了步，回轉身來，伸出一隻手，喊道：

「我詛咒這所房子！」

「一定要做出戲劇的口氣！」——笱納喃聲說，洪響地關上窗子。  
鄰舍們果真聽見了。瓦略從屋內跑出來。

瓦略出去後，笱納從桌上拿起字條，吻了它一下，用舌頭吮出響聲，顛着腳尖作了一次旋轉。

### 第三章

將軍這場紛擾在別的什麼時候總是弄到毫無結果。以前他也常有像這樣子的突然發作怪脾氣的事情，雖然次數是極稀少的，因為一般地說來，他是一個很馴良的，差不多具有善良傾向的人。他也許有一百次會和近年來占據着他的惡脾氣奮鬥過。他突然憶起他是「一家之主」，便和妻子和解，誠懇地哭泣。他尊敬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至於崇拜的地步，因為她時常默默地饒恕他。他甚至在做出小丑般的，貶降身分的行為的時候也愛她。但是他和壞脾氣的偉大的奮鬥普通並不持續得長久；將軍還是一個情感太容易受衝動的人，雖然是另一種的衝動。他平常總受不住家庭內像懺修人似的，無事可做的的生活，結果總是起來反抗。他陷入狂熱的心情中，在這心情中他自己也許同時責備自己，但是不能壓制自己。他起始爭吵，說出漂亮和善辯的話，要求人家對自己發出異乎尋常的，不可能的尊敬，終於從家中逃出，有時甚至失蹤了許多時候。近兩年來他祇是在大體上知道他的家庭的事情，或者祇是得諸耳聞；但是他並不詳細去打聽，不感到絲毫的需要。

但是在這一次的「紛擾」中發現一點不尋常的性質，大家似乎知道一些什麼，大家似乎怕說出什

麼。將軍祇在三天以前「正式」回到家裏去，那就尋到尼納·阿歷山大洛夫那裏去，但是似乎並不低首下心，並不懺悔，像以前回家時那種樣子，卻反而露出特別惹惱的神氣。他顯得好說話，不安，和一切遇到的人們熱烈地談話，似乎要攻擊到人家身上去，但是所談的題目儘是各色各樣的，出乎意料外的，怎麼也弄不清楚，他現在實際上感到不安的是什麼。他有的時候很高興，但是時常沈思着，自己不知道想些什麼；忽然起始講什麼，——講葉潘欽家裏的情形，講公爵和萊白及夫，——忽然又打斷了，完全停止說話。人家繼續問下去，他祇是用遲鈍的做笑作答，甚至沒有注意到人家問他，就這樣微笑。最後的一夜他在嘆息與呻吟中度過，把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磨折得好苦，她整夜不知爲什麼給他貼溫藥劑；清晨時忽然睡熟了，睡了四小時，醒來時強烈地，無秩序地發作了憂鬱病，結果是和伊鮑里特爭吵和「詛咒」這個家庭。有人也覺察出，他在這三天內不斷地發生強烈的自愛心，因此顯得特別地容易若惱。郭略堅持地對母親說這全是由於想喝酒，也許是想念近來特別要好的萊白及夫。三天前他忽然和萊白及夫吵嘴，在異常憤怒中分手了。他甚至和公爵也發生了一場紛擾。郭略請求公爵解釋，起始疑惑，公爵好像有什麼話不願意對他說。假使伊鮑里特和尼納·阿歷山大洛夫之間會發生過什麼特別的談話，像筭納那樣極有把握地猜測着，那末奇怪的是這個惡毒的人，筭納一直說他造謠言的人，竟會不高興用同樣的方式把秘密告訴郭略。也許他並不是像筭納和妹子說話時所描畫的那種惡毒的「小孩」，卻祇是另一種的惡毒；他也不見得會將自己的某種觀彙告訴尼納·阿歷山大洛夫，單獨是爲了「使她傷心」的緣故。我們不能忘卻，人類行爲的原因平常總比我們在以後解釋的，不大真確地描畫着的要複雜而且雜亂至於無

數倍。一個說故事的人有時最好限於普通地敘述所發生的事件。我們在繼續解釋將軍這場紛擾時便照這樣做。因為我們無論怎樣忙，已感到了有對這第二流人物給予比以前預計的較多注意和地位的根本需要。

這些事件是照下面的次序，逐漸發生的：

在萊白及夫到彼得堡去尋找費爾特申閣，當天就和將軍兩人一同回來的時候，並沒有把什麼特別的話告訴公爵。假使公爵當時不被封於他極重要的別一種印象吸引得太深，他會很快地發覺出，在以後兩天內萊白及夫不但沒有對他作任何解釋，甚至反而似乎不知爲什麼原因自行避免和他相遇。公爵後來注意到了，很驚訝在這兩天內，和萊白及夫偶然相遇的時候，總覺得他處於極快樂的心境裏，差不多永遠和將軍在一起。兩個朋友一分鐘也不離開。公爵有時聽到從樓上傳來洪響的，迅速的語聲，嘩笑的，快樂的辯論；甚至有一次，在深夜時有一陣陣突然唱出的軍隊的，酒神的歌曲的聲音傳到他的耳朵裏來，他立刻辨出了將軍的嘶啞的低音。但是發出的歌聲並沒有唱完，突然靜寂了。以後，極興奮的，在各種徵兆方面見出是酒醉的談話又繼續了一小時。猜得出在樓上作樂的兩個好友在那裏互相擁抱，終於有人哭了。以後忽然隨來了劇烈的爭吵，也很快就靜寂了下去。郭略在所有這些時候發生一種特別焦慮的情緒。公爵時常不在家，有時很晚回家；家裏報告他，郭略整夜尋覓他，問他在家不在家。但是郭略遇到的時候一點也說不出什麼特別的來，除去他根本「不滿意」將軍和他現在的行爲之外：「他們儘到離這裏不遠的小酒店裏喝酒，互相擁抱，在街上對罵，互相挑釁，但是彼此都不能離開。」公爵對他說，以前每天也是這樣的，

郭略根本不知道怎樣回答，也不會解釋他的真正的不安究竟在那裏。

在唱過酒神歌和爭吵以後的那個早晨，十一點鐘左右，公爵正想從家裏出去，將軍忽然立在他面前，爲了什麼事情顯得十分驚惶，差不多露出虛怯的樣子。

「我早就想找一個機會和您相見，尊敬的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很久，很久了，」——他喃聲說，緊握着公爵的手幾至於發痛，——「很久，很久了。」

公爵請他坐下。

「不，我不坐。我耽誤您的功夫，下次再來罷。我覺得我可以恭賀……您完成您的心願。」

「什麼心願？」

公爵顯得慚愧起來。他正和許多處於他的地位上的人一樣，總覺得根本沒有人看出，沒有人猜出，也沒有人了解。

「請您安心罷！請您安心罷！我不會驚擾您的細膩的情感的。我自己已經歷到，自己知道，俗語所謂……別人的鼻子……鑽到不該該鑽的地方上去。我每天早晨感到這個。我是爲了另一件事情來的，爲了重要的事情來的。爲了很重要的事情，公爵。」

公爵又請他坐下，自己也坐了下來。

「一秒鐘是可以的……我來跟您請教一件事情。我自然生活得沒有實用的目的，但是很尊重自己……尊重俄國人最疏忽的那份幹練，這是指一般的說法……希望把自己，內人和我的子女們放在那

「種地位上面……一句話，公爵，我想跟您請教。」

公爵熱烈地恭維他的意向。

「這一切全是無意義的，——將軍似乎打斷他的話——」我主要的並不是爲了這個，我主要的  
是爲了另一種重要的事情。我決定對您解釋，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因爲您這人態度的誠懇，情感的正直  
是我所深信的，因爲……因爲……您不對於我的話語感覺驚異麼，公爵？」

公爵假使不帶着特別的驚異，便是帶着過分的注意和好奇監督着他的客人。老人的臉色有點慘白，  
嘴唇有時微微地抖慄，手好像不能找到安靜的位置。他不過坐了幾分鐘，已有兩次不知爲了什麼突然從  
椅上立起，突然又坐下來，顯然一點也不注意自己的那種行徑。桌上放着書籍；他取了一本，一面繼續說話，  
一面朝翻開來的書頁窺望，立刻又摺疊起來，放在桌上，抓了另一本書，卻並沒有翻開，在右手裏握了一些  
時候，不斷地把這書在空中揮搖。

「够了！」——他忽然喊。——「我看出我驚吵您太過分了。」

「一點也不！那算什麼？請罷，請罷！我反而在那裏傾聽，希望猜到……」

「公爵！我希望把自己放在尊敬的地位上面……我希望尊重自己……和自己的權利。」

「一個人帶着這樣的希望是已經值得尊敬的了。」

公爵把像從楷書臨寫簿裏取來的句子說了出來，深信它會引起佳良的印象。他似乎從本能上猜到，  
這種空虛而愉快的句子如果說得是時候，會忽然使像將軍那樣的人，尤其是有將軍那樣心境的人的心

靈馴服下去。無論如何應該使這種客人帶着輕鬆的心走出去，這纔是一個難題。

這句子使他感動，使他引為榮幸，且恰巧深中他的心意：將軍忽然動了情感，一下子變更了語氣，作起歡欣的，冗長的解釋來了。但是公爵無論怎樣贊賞，無論怎樣傾聽，簡直一點也不能了解。將軍說了十分鐘，說得又熱烈，又快，好像來不及說出那些擁擠成一堆的話語，後來甚至汗水都在他的眼睛裏閃耀着，但是到底祇是一些沒有頭尾的話句，一些意料不到的話語和意料不到的思想，匆遽而且出乎意料外地彼此搶着闖將出來，跳竄出來。

「够了！您了解我，我也就安心了。」——他忽然一面下着結論，一面立了起來。——「以您這樣的心是不會不明白一個苦心的人的。公爵，您這人是正直得像一個理想。別的人在您面前比起來算什麼呢？您的年紀還輕。我祝福您。最後，我來請求您定一個時間，作重要的談話，這是我的最重要的希望。我尋覓的不過是友誼和同情，公爵；我永遠不能處理我的心底的要求。」

「但是爲什麼不在現在呢？我準備傾聽……」

「不，公爵，不！」——將軍熱烈地打斷他的話。——「現存不必！現在祇是一個幻想！這是太重要的，太重要的，太重要的！這個談話的一小時將成爲最後的命運的一小時。這是我的時間，我不願意在這種神聖的時間內有人走進來打斷我們，那種傲慢無禮的人，這類人是不不少的。」——他突然俯身就着公爵的耳朵，說出奇怪的，神祕的，幾乎帶着驚懼的，微語。——「那種傲慢無禮的人是不值您腳上的靴跟的，可愛的公爵！我並不說是我腳上的！您要特別注意，我並沒有提起我的腳；因爲我太尊重自己，不肯爽快地表示出

來；但是惟有您一人能够了解，我放棄我的靴跟，也許正是表示極驕傲的尊嚴。除您以外，沒有別人會了解，而以他居那些別人的首列。他是一點也不明白的，公爵；他是完全不會，完全不會了解的！必須有一顆心，纔能了解！

公爵後來幾乎驚懼起來，祇好給將軍定了明天就在這時候相見之約。將軍精神抖擻地走了出去，心裏十分安慰，差不多寧靜了下去。晚上，七點鐘時，他打發人請萊白及夫來一趟。

萊白及夫十分匆遽地走了進來。「我認爲十分榮幸……」他走進來的時候立刻起始說；好像沒有一點影子可以看出他三天來好像躲避着，顯然避免和公爵相遇。他坐在椅子邊上，帶着怪臉和微笑，眼睛一面笑，一面張望着，雙手搓來搓去，露出極天真的期待的神色，好像希望聽見久已期待着的，大家猜到的重要的消息。公爵又感到不痛快；他開始明白大家忽然從他身上期待着什麼，大家看着他，似乎希望向他道賀，做出一些暗示，微笑和眯眼。開歷爾已經跑來了三次，也是懷着向他道賀的顯著的願望；每次總是那樣歡欣地，不明顯地起始說話，沒有說完，就匆匆地溜走。（他近幾天來在什麼地方喝了許多酒，還在一家彈球房內喧鬧。）郭哈雖然顯得十分憂愁，連他也起始模模糊糊地和公爵談了兩次。

公爵直率地，還帶點若惱似地問萊白及夫，他對於將軍現在這種心境有什麼看法，爲什麼他顯得如此的不安？他用幾句話把剛纔的一個場面講給他聽。

「各人都有各人的不安，公爵……尤其在我們這種奇怪的，不安的時代；是的，」——萊白及夫嚴肅地回答，惱怒地沈默了，露出在期望方面十分受騙的人的態度。



「好一套哲學的理論！」——公爵冷笑了。

「哲學是需要的，在我們的時代是很需要的，在實用方面是很需要的，但是大家不大去注意它，就是這樣。從我的方面說來，尊敬的公爵，我雖然在您所知道的一些節目上，蒙您對我信任，但也祇是到一定的程度為止，怎麼也不會超過和一個節目相關的情勢的範圍以外……這個我是明白的，而且一點也不抱怨。」

「萊白及夫，您好像爲了什麼事情生氣着？」

「一點也不，尊敬的，光輝的公爵，一點也不！」——萊白及夫歡欣地喊，手按在心上。「相反地，我立刻明白，以我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而論，以智識和心靈的發展而論，以所積聚的財產而論，以我以前所做的行爲和意識而論，——我全不配享受超過我的期望以外的您對我的信任；假使我有可以爲您效勞的地方，我願意做您的奴隸和僕人，非如此是不行的……我並不生氣，但是有點憂鬱。」

「羅吉尖·蒂莫菲維奇，算了罷！」

「非如此不行！現在就在現在這件事情上！我在遇到您，在心裏和思想裏觀察您的時候，自己總是說：我是不配取得您的友誼的信用的，但是以我這個房東的資格，我也許可以在相當的時候，在可以期待到的日子，得到一個命令，或是通知，關於那個即將發生的，大家期待着的變動……」

萊白及夫說出這話的時候，簡直用尖銳的小眼盯着正在驚訝地看他的公爵；他還在希望滿足他的好奇。

「我根本一點也不明白，——公爵幾乎忿怒地發喊。——您……您真是可怕的陰謀家！」——他突然發出極誠懇的笑聲。

萊白及夫也立刻笑了，他的歡樂的眼神竟表示出他的希望晴朗化了，甚至增加了。

「您知道，我要對您說什麼，羅吉央·蒂莫菲維奇？您祇是不要生我的氣，我對於您的天真，也不止是您一人的天真感到驚異！您露出那份天真的態度對我有什麼期待，就在現在這個時候，弄得使我甚至覺得對您有點不好意思，因為我並沒有什麼可以使您滿足；但是我可以對您賭咒，根本一點什麼也沒有，您自己去想像一下！」

公爵又笑了。

萊白及夫露出威嚴的樣子。這是實在的，他有時在好奇中甚至顯得太天真，太固執；然而同時他是一個極狡猾的，城府極深的人，在有些事情上甚至太狡詐而且沈默了。公爵以那種不斷的推阻幾乎使他變為自己的仇人。但是公爵的推開他並不因為看不起他，卻因為他的好奇的題目是極微妙的。公爵在幾天以前還把自己的幻想看作犯罪的心思，但是羅吉央·蒂莫菲維奇卻把公爵的拒絕看作對於他個人的嫌惡和不信任，帶着受傷的心走開，爲了公爵不但妒忌郭略和開歷爾，甚至還妒忌自己的女兒魏拉·羅吉央諾夫納。甚至在這時候他也許能夠而且打算誠懇地對公爵說出一個對於公爵極有興趣的消息，但是他陰鬱地沈默着，沒有說出來。

「有什麼事情我可以替您效勞啊，尊敬的公爵，因為現在到底是您來……喚我的——他在沈默

了一會以後終於說。

「我想問關於將軍的事情。」——公爵一時也在那裏沈思，突然匆遽地說。——「關於您失竊的事情，您當時告訴我的……」

「那是關於什麼？」

「您現在好像不明白我起來天呀，羅吉央·蒂莫菲維奇，您扮的是什麼角色？那筆錢，那筆錢，就是在您的皮夾裏遺失的四百盧布，那天早晨，您在到彼得堡去以前跑來對我講的，——您到底明白了沒有？」

「哎喲，您講的是那四百盧布麼？」——萊白及夫說，好像現在纔猜到了似的。——「謝謝您，公爵，您對我的同情真是誠懇得很；這對於我是太榮幸了，但是……我找到了，早就找到了。」

「您找到了！哎喲，謝天謝地！」

「您的呼喊是極正直的，因為四百盧布對於一個窮人，靠艱苦的勞力生活的人，有一大羣孤兒孤女的人，是不算小的數目……」

「我不是講這個！自然我很高興您找到了，——公爵連忙更正。——「但是……您怎麼找到的呢？」

「很簡單，就在掛外衣的椅子底下，顯然那個皮夾從口袋裏溜到地板上去了。」

「怎麼在椅子底下？不會的，您對我說過，在所有角落裏全搜查過了，您怎麼會在這最主要的地方看失眼呢？」

「原來看是看過的！我記得很清楚，記得清清楚楚，是看過的！我匍伏在地上，用手在那個地方摸過，椅子搬開，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沒有看見什麼，祇是一塊空虛的，光滑的地方，就像我的手掌一般，但是還繼續摸着。一個人在悲慘地遺失巨款，到處搜尋的時候，永遠會重複着這種卑怯的行爲的：明明地看見並沒有什麼，祇是一個空虛的地方，總要朝它看上十五遍之多。」

「是的，也許如此；但是這究竟是怎麼會事……我老是不明白。」——公爵喃聲說，被他的說話弄得糊裏糊塗，——「以前你說過在那裏並沒有什麼，您在那個地方尋覓過的，怎麼突然又發現了呢？」

「真是突然又發現了。」

公爵奇怪地看着萊白及夫。

「將軍呢？」——他忽然問。

「將軍是怎麼會事呢？」——萊白及夫又不明白了。

「哎呀！我的天呀！我問，您在椅子底下找到皮夾的時候，將軍說什麼話？你們以前不是一塊兒搜尋的嗎？」

「以前是一塊兒搜尋的。但是這一次我老實說，沒有響，寧可不告訴他，皮夾已經由我單獨找到。」

「但是……爲什麼呢……錢是全數麼？」

「我打開皮夾看過，完全不錯，甚至一個盧布也不短。」

「您應該跑來告訴我一聲。」——公爵沈鬱地說。

「我怕當面驚吵您，公爵，正在您有自己的，也許極重要的印象的時候；此外，我自己也做出好像沒有發現什麼的神色。我打開了皮夾，查看了一下，以後就把它關上，又放在椅子底下了。」

「那是爲了什麼？」

「是這樣的；由於繼續的好奇，——萊白及夫搓着手，突然嘻嘻笑了。」

「那末它從前天起，至今還放在那裏麼？」

「不！祇放了一晝夜。您瞧，我很想使將軍搜尋到。因爲假使我能尋到，那末爲什麼將軍看不見那件——直投入眼內，在椅子底下凸露出來的東西呢？我好幾大把椅子舉起來，挪移一下，弄得那隻皮夾完全顯露出來，但是將軍一點也沒有覺察出來，這樣繼續了整整的一晝夜。顯然他現在顯出心神不安的樣子，簡直摸不清楚是怎麼會事。他一面說呀，講呀，笑呀，一面忽然對我非常生氣，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們後來從屋內走出，我故意把門敞開着；他遲疑了一下，想說什麼話，大概爲那筆放在皮夾裏的錢擔心，但是忽然又生了氣，一句話也不說；我們在街上沒有走兩步，他把我拋棄，轉到對面街上去。我們晚上纔在酒店裏遇見。」

「但是您後來到底從椅子下面取起那隻皮夾沒有？」

「沒有；就在那天夜裏那隻皮夾在椅子底下遺失了。」

「那末現在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這裏，——萊白及夫突然笑了，全身從椅上立起來，愉快地看着公爵。——「忽然發現在這裏，在我自己的外褂的衣裾裏面。您自己瞧，摸呀。」

果真在左面的衣裙裏，一直在前面最顯著的地方，好像組成了整個的口袋，摸一摸就立刻可以猜出裏面是皮夾，從戳破的口袋裏落下來。

「我掏了出來看過，全是完整的。我又放到裏面去，就這樣從昨天早晨起穿在身上，那東西放在衣裙裏，甚至儘擊打腿。」

「您並沒有注意到麼？」

「我會沒有注意到的，哈哈！您想一想，尊敬的公爵，——雖然這東西並不值得您這種特別的注意，——我的口袋永遠是完整的，但是忽然在一夜裏竟發現了一個破洞！我十分好奇地審看過，——好像用裁紙刀切斷的，差不多是這樣的。」

「但是……將軍呢？」

「他整天生氣，昨天和今天都生氣；非常不滿意；一會兒快樂，歡欣，甚至拍我的馬屁，一會兒甚至感動得下淚，否則便是生氣，弄得我都膽小起來，真是的。公爵，我究竟不是武人。昨天我們坐在酒店裏，我的衣裙似乎無意之中放在最顯著的地方，簡直就像一座山；他斜眼望着，儘生氣。他現在早就不向我的眼睛裏直看，祇是喝得很醉，或者十分感動的時候；但是昨天兩次望得冷氣直朝我的背上流着。我打算明天發現那隻皮夾，在明天之前還要帶着它出去玩一晚上呢。」

「您爲什麼這樣磨折他呢？」——公爵喊。

「我沒有磨折呀，公爵，我沒有磨折呀，——萊白及夫熱烈地搶上去說，——「我真是愛他……尊

敬他……現在您相信也不相信，我覺得他更加可寶貴了；更加尊重他了！

萊白及夫把這幾句話說得那樣嚴肅而且誠懇，使公爵甚至狂怒起來。

「您愛他，但又磨折他，算了罷，單就他把遺失的東西放在顯著的地方，放在椅子底下和上褂裏面，單就這一樁便可以對您表示，他不願意和您施展狡猾的手段，坦白地求您的饒恕。您聽着：他在那裏求您的饒恕！他希望您也發出微妙的情感；他也就相信對您的友誼。但是你竟把這樣的……顧名譽的人弄到如此低卑的地步！」

「最顧名譽的人，公爵，真是最顧名譽的人！」萊白及夫搶上去說，閃耀着眼睛。——「惟有您一個人，正直的公爵，惟有您一人能夠說出這樣公平的話來！我就是爲了這個崇拜您，信賴您，即使我因爲犯了各種罪惡而朽壞也會的！現在決定了，我現在，立刻就要尋出那隻皮夾來，不等明天了。我現在就當您的面掏出來。那不就是麼！錢全在那裏！公爵，您現在取去，保存到明天爲止。明天或是後天我來取；您知道，公爵，那件遺失的東西第一夜顯然是放在我的小花園裏的石頭底下的。您以爲如何？」

「您留點神，不要當面對他直說，您找到了皮夾。簡直祇要使他看見衣裾裏沒有什麼東西，他也就會明白的。」

「是這樣麼？好不好就對他說找到了，可是假裝至今沒有猜到呢？」

「不，」——公爵沈思着。——「不，現在已經晚了。這個危險些。真是最好不說！您對他和諷一點，但是……不要做得太過分，而且……而且……您知道……」

「我知道，公爵，我知道，那就是說我知道我也許不會實行。因為在這裏需要像您這樣的心。加上他自己喜歡若惱，好耍脾氣，有時對待我過於高傲；一會兒哭着，擁抱着，一會兒忽然開始糟塌我，賤蔑地取笑我；所以我一氣，故意把衣裾露在外面，哈哈！再見罷，公爵，因為我顯然占去您許多時候，阻礙您發抒有趣的情感……」

「但是看上帝份上，還是和以前一樣的祕密！」

「輕靜的步伐！輕靜的步伐！」

雖然事情弄出了結，公爵神經還顯得焦慮，幾乎比以前還利害。他不耐煩地期待明天和將軍的晤面。

#### 第四章

約好的時間是十二點鐘，但是公爵完全出乎意料外地耽誤了。他回家時，將軍已經在他那裏等候着。乍看一下，他覺出將軍露出不滿意的神情，也許就是因為必須等候的緣故。公爵賠了罪，連忙坐下去，但是有點膽怯得奇怪，好像他的客人是機器製成的。他時刻怕砸破它。他以前跟將軍從來不膽怯，也不想到會膽怯的。公爵很快地看出他是和昨天完全不同的人：除去慌亂和精神不屬之外，還露出一種不尋常的冷淡，可以斷定他是一個業已取得最後決意的人。不過安靜是外表的，並非實際上的。但是無論如何這客人做出正直的瀟灑的態度，雖然還帶有隱藏的尊嚴。他甚至在起初的時候好像用一種謙恭的態度對待公爵，——有些驕傲而不公平地受了氣的人們有時會如此做出正直的瀟灑的態度的。他和諷地說



話，雖然語氣間不免帶點憂鬱。

「這是我上次向您借的那本書。」——他意義深長地朝他取了來，放在桌上的書點了點頭——  
「謝謝。」

「啊，不錯。您讀過那篇文章麼，將軍？您喜歡麼？不是很有趣麼？」——公爵因為能够更快地起始談些  
旁事而感覺快樂。

「也許有趣，但是很粗野，自然是無意義的。也許每句話裏都是虛謊。」  
將軍自信地說，甚至把話句拉長些。

「這真是極坦白的故事；一個老兵親觀法國人在莫斯科時情況的敘述；有些地方寫得很妙。一切親  
身目觀的人們的記事全是尊貴的材料，甚至不管這目觀的人是誰，不對麼？」

「我假使做了編輯者，是不會刊載的。至於一般地說到目觀的人們的記事，那末粗野的說謊而說得  
極有趣的人比尊嚴的，有勞績的人可信些。我知道幾種關於一八一二年的記事……我決定了，公爵，我要  
離開這個房子，——萊白及夫先生的家。」

將軍用深長的意義看了公爵一眼。

「您在伯夫洛夫司克有住宅，在……在您的小姐那裏……」——公爵說，不知道說些什麼。他憶起  
將軍是為了一件和他的命運相關的極重要的事情來向他討教的。

「在內人那裏；另一句話，在自己家裏和在小女的家裏。」

「對不住！我……」

「我離開萊白及夫的房子，因為親愛的公爵，因為我和這人斷絕關係了。昨天晚上斷絕的，後悔沒有早一點斷絕。我要求尊敬，公爵，甚至希望向那些把我的心獻與的人們取得尊敬。公爵，我時常把我的心獻給人家，差不多永遠受了騙。這人是不值得取得我的禮物的。」

「他有許多無秩序的行動，」——公爵極節制地說，——「還有幾種性格……但是所有這一切之間看得出一顆心，狡猾而有時極可逗樂的智慧。」

細緻的詞句和尊敬的口氣顯然使將軍感覺榮幸，雖然他有時還帶着突如其來的不信任看人。但是公爵的口氣自然而且誠懇得無從置疑。

「說到他有好性格一節，」——將軍搶上去說，——「我首先聲明過，幾乎把我的友誼賜給這人了。我既然有自己的家庭，便不需要他的房屋和他的好客的接待。我對於自己的壞處並有所辯白；我不肯節制自己；我和他在一塊兒喝酒，現在也許痛哭着。但是並不是單祇爲了喝酒，（公爵，請您饒恕一個惹惱的人粗野的直率，）並不是單祇爲了喝酒，我纔和他結交的。使我感到榮幸的就是您所說的性格。但是一切都有一定的界限，甚至性格也是的；假使他當面忽然膽大妄爲地告訴我，在一八一二年，還在嬰孩時代，他喪失了他的左腳，把它葬在莫斯科「瓦剛可夫司基」公墓上面，那真是超出了範圍，表示不尊敬，還顯得太無恥了……」

「也許這不過是一種玩笑，使人家歡笑一場罷了。」

「我明白的。爲了博得快樂的歡笑，說出天真的謊話，雖然是粗野的謊話，也不會使人心感到侮辱。有些人說謊，單祇由於友誼，爲了給予對談者一點快樂；但是假使露出了不尊敬，假使也許想借着這種不尊敬表示他對於友誼已感到痛苦，那末一個正直的人惟有背轉身去，和施侮辱的人斷絕關係，給他指出他的真正的位置。」

將軍說話的時候甚至臉紅了。

「萊白及夫不會在一八一二年到莫斯科去的；他年紀太輕；這是太可笑了。」

「最先自然可是如此；然而即使他當時已經生了下來，也怎麼能當着一個人的眼前告訴他，那個法國步兵爲了取樂的緣故，把砲向他瞄準，一下子把他的腿打了下來。他當時還把那條腿檢了起來，取回家去，以後葬在『瓦剛可大司基』公墓上面，還說在上面豎立了一個墓碑，一面寫着『九品文官萊白及夫之一足安葬於此』，另一面寫着『願寶貴之遺骨靜臥以待快樂之清晨』。最後還每年爲它禮懺追悼。（這已就是演說的行爲了，）每年還專誠到莫斯科去一趟。爲了證明他所言非虛，叫我到莫斯科去參觀墳墓，甚至還要領我到克萊姆林宮去看那尊被俘獲的法國砲。他說，從大門那裏數起，第十一尊舊式的法國砲就是的。」

「再加上他的兩隻脚全是完整的，明顯得很！」——公爵笑了。——「我告訴您，這是天真的玩笑；您不要生氣呀。」

「但是請您也准許我發表我的見解；關於明明兩隻脚是完整的一層，——也許並不完全不可思議；

他硬說他的脚是切爾諾司維託夫裝上的……」

「啊，不錯，聽說用切爾諾司維託夫所裝的假腿可以跳舞的。」

「我完全知道的；切爾諾司維託夫發明假腿的時候首先跑到我這裏來給我看。但是切爾諾司維託夫的腿最後纔發明……他還硬說，他的去世的太太在他們結婚的全部時代不知道她丈夫的腿是木頭的。我對他指出他的話如何離奇的時候，他說，假使你在一八一二年做過拿破崙的侍從，你也應該許我在「瓦剛可夫司基」公墓上埋葬我的腿。」

「難道您……」——公爵起始談，感到了慚愧。

將軍也似乎有點慚愧，但同時用堅決的高傲的態度看着公爵，幾乎露出一種嘲笑。

「您說下去罷，公爵。」——他特別柔和地說，——「您說下去罷。我是謙虛的，您可以說出一切的話來。您儘管直說出來，您看見一個人處於真正低卑的，沒有好處的地位上，同時又聽見這個人竟是偉大的局面親眼目親的人，想到這層不免使您覺得可笑。他還沒有對您嚼過舌頭麼？」

「沒有；我並沒有聽萊白及夫說過，——假使您指的是萊白及夫……」

「唔……我猜他已經說過了。昨天我們兩人談話時恰巧講的就是史米叢錄裏的那篇怪文。我指出那篇文字的離奇，因為我自己是親眼目親的人……您微笑了，公爵，您在那裏看我的臉，不是麼？」

「不，我……」

「我的外貌還年輕，」——將軍拉長了語調，——「但是我的年齡比實際上看出來的老。我在一八

一二年有十歲或十一歲，我的歲數連我自己也不大知道。履歷上把歲數改少，我有一個壞脾氣，就是一輩子愛把自己的歲數減少。」

「將軍，我告訴您，關於一八一二年您在莫斯科的一層，我完全不覺得奇怪……我以為您自然可以講出一些消息……和其他親身經歷的人們一樣。有一位自傳作家在他的書內一起首就說一八一二年他還是嬰孩的時候，法國兵如何在莫斯科給他麵包喫。」

「這不是麼！——將軍謙恭地同意着。——我那樁事件自然和普通事件不同，但是裏面並沒有含着一點不尋常的意味。真理時常在外面看來是不可能的。但從這自然聽起來覺得奇怪。但是一個十歲的小孩所遭遇到的奇事也許祇能從他的年齡上加以解釋。十五歲的孩子也許不會出這類事情，而且一定是如此的，因為十五歲的我決不會在拿破崙侵入莫斯科的時候，從我們所住的在舊巴司曼街上的木房裏走出去，輕易離開我的母親。我的母親當時因為來不及離開莫斯科，嚇得直在那裏抖索。我到了十五歲，也許會膽怯的，但是十歲上竟一點也不害怕，從人羣中鑽過，甚至一直擠到宮殿的臺階旁邊，恰巧拿破崙正在下馬。」

「無疑地，您說得很好，十歲時是不會害怕的……」公爵湊上去說，一面有點膽怯，生怕就要臉紅。

「無疑地，一切發生得那樣簡單而且自然，正和實在發生的一樣；如果由小說家來描寫，他必將編出一些不可置信的，離奇的故事來。」

「這是不錯的！」——公爵喊。——「這意思也會使我愕然，甚至在最近的時候。我知道一件爲了一

雙鎗殺人的案子，這是真實的情形，現在已經在報紙上刊載了。假使這是作家虛構出來的——那些懂得人民生活的行家和批評家立刻會喊出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既已在報上作為事實般地登出，你會感到俄國的現實就是從這一些事實裏出來的。您剛纔說的一番話很妙；將軍！——公爵熱烈地說，因為能以躲避開臉上顯著的紅暈而感到異常的喜悅。

「對不對？對不對？」——將軍喊，眼睛由於喜悅甚至閃耀起來。——「一個男孩，一個嬰兒，他不懂得一點危險從人羣裏鑽過去看漂亮的場面，輝煌的制服，隨從的官員們，最後還去看大家已經在他身邊喊得爛熟的偉大的人物。因為當時大家在連着許多年內一直議論着他。全世界裏充塞着這個名字；我是隨着乳汁把它吮吸了進去。拿破崙在兩步路以外走着，無意中捉到了我的眼神。我當時小貴族的服裝，我的打扮是很好的。在這一大家裏，祇有我一人是這樣的，您自己想一想看……」

「自然，這應該使他驚訝，而且給他證明，並沒有全體離開，還留下一些貴族和他們的子女們。」

「就是的！就是的！他本來有聯絡俄國貴族的意思！在他的鷹眼朝我身上投射的時候，我的眼睛大概在閃耀地回看他。」*“Voilà un garçon bien éveillé！ Qui est ton Père？”*（「這裏有一個活潑的男孩，你的父親是誰？」）我立刻回答他，驚慌得差不多透不過氣來：「一個死在祖國的戰場上的將軍。」*“Le fils d'un boyard et d'un brave pardessus le marché！ J'aime les boyards. M'ames-tu petit？”*

（「一個俄國貴族的兒子，外加是勇敢的，我愛俄國貴族。你愛我麼？」）對於這個迅速的問題，我也迅速地回答：「俄國人的心甚至在祖國的敵人裏也能以分別出大人物的。」我並不記得，我是不是這樣說

的……我當時是一個嬰孩……但是意思一定是這樣的！拿破崙十分驚訝，想了想，就對他的隨員說：「我愛這小孩的驕傲！假使一切的俄羅斯人全有像這小孩似的思想，那末……」他沒有說完，就走進宮裏去了。我立刻夾雜在隨員中間，在他後面跑着。隨員們全讓我先走，把我當作皇帝的寵臣看待。但這不過一刹那的功夫……我祇記得皇帝走進第一個大殿，忽然停立在葉加答鄰女皇的像片面前，沈思地看了它半天，說道：「這是一位偉大的婦人！」於是就走開了。兩天以後宮內和克萊姆林裏大家全知道我，稱我：「Pett boyard」。（「小貴族。」）我祇是回家去睡宿。家裏人幾乎要發瘋了。又過了兩天，拿破崙的侍從儼台巴莊庫爾男爵，因為受不住行軍的艱苦，病死了。拿破崙憶起我來，我被喚了進去，不對我解釋原因，給我穿上死者的制服。他是十二歲的男孩。我穿好了制服，被帶到皇帝面前。他對我點了點頭，人家向我宣布，我奉諭任為皇帝的侍從。我很快樂，我確乎早就對他感到熱切的同情……再加上一套漂亮的制服，這對於一個嬰孩是看得極重要的……我穿着深綠的禮服，後面拖着狹長的裾尾，繡着金邊的袖上有紅色的緣飾，繡着金邊的、高聳的、敞開的領子，裾尾上也有刺繡；狹窄的白羚羊皮的褲子，白綢背心，絲襪，帶扣的皮鞋……在皇帝乘馬出遊時，如果我也在隨員中參加，便穿上高馬靴。雖然當時的局勢並不見佳，已經預感到極大的災難，但是儀節還在儘可能地保持着，甚至越劇烈地預感到災害，越拘泥着禮節。」

「自然……」公爵喃喃說，幾乎帶着無所措手的神氣。——「假使您能記載下來……一定很有趣。」

將軍所講的自然就是昨天講給萊白及夫聽的，所以講得很流暢；但是立刻又不信任地斜看了公爵

一眼。

「我的回憶，——他用加倍的驕傲說，——『為下我的回憶麼？但是這並不能誘動我，公爵！您要知道，我的回憶早就寫好，但是……放在我的寫字臺上。它必須在泥土撒到我的眼睛裏去的時候，纔發表出來，自然也會譯成別國文字，但並非由於文學上的價值，卻由於那些重要的大事件，是我親眼目覩的，雖然我當時還祇是一個嬰孩。就因為我是嬰孩，所以能闖進『偉大人物』的所謂祕密的臥室裏去。我今夜裏聽到這『陷入不幸的偉人』的呻吟，他是不會在一個嬰孩面前感到哭泣和呻吟是不好意思的，雖然我業已明白他的悲哀的原因就在於阿歷山大皇的沈默。』

「他是寫過信……提議和平的……」公爵畏葸地附和上去。

「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寫信去有什麼提議，但是他每天，每小時在那裏寫，一封信跟着的一封信！他十分慌急。有一天夜裏，乘沒有人的時候，我流着眼淚奔到他面前去，（我是很受他的！）我對他喊：『請求饒恕，向皇阿歷山大請求饒恕！』其實我應該說：『和俄皇阿歷山大和解。』但是我是一個小孩，所以很大真地表示出我的意見。『唉，我的孩子呀！』——他回答，——他在屋內踱來踱去，——『唉，我的孩子呀！』——他當時好像沒有注意到我祇有十歲，甚至極愛和我談話。——『唉，我的孩子呀！我準備吻皇阿歷山大的脚，但是那個普魯士王，那個奧大利皇，我永遠恨他們，而且……而且……你到底是有一點不懂政治的！』他好像忽然憶起和誰說話，當時不響了，但是許久時候眼睛射出全年。假使我把所有這些事實描寫了出來，——我是親眼目覩那些偉大的事實的，——假使我現在發表出來，那末所有這些批評家，所有這



些文學的虛榮，所有這些忌妒，黨派……不，我纔不高興呢！」

「關於黨派一層，您說得自然很對，我很同意。」——公爵沃沈默了一會以後，輕輕地說：——「新近我也讀過一本敘述滑鐵盧戰役的書，沙拉司著的。這本書顯然是嚴肅的，專家說寫得十分明白曉暢。但是在每頁書內都露出以污辱拿破崙為快樂的意思，假使能對於拿破崙在其他戰役上一切天才的表現加以辯駁，沙拉司大概會很高興的；但是一本嚴肅的著作是不應該如此的，因此這便是黨派的精神。您當時在拿破崙身邊服務很忙麼？」

將軍太高興了。公爵的話顯得那樣正經坦白，使他最後遺留下的一點不信任消散了。

「沙拉司！我自己也十分憤恨！我當時就寫信給他，但是……我現在根本不記得了……您問我當時忙不忙？不！人家稱我為侍從，但是當時我並不認為嚴重。再說，拿破崙很快就要失了和俄羅斯人接近的希望，自然也會忘掉我的，（因為他爲了政治的關係纔和我接近……）假使他自己不愛我，我現在可以勇敢地說出這句話來。我的心傾向到他身上去了。職務並沒有規定好，祇要有時進宮去一論……伴皇帝騎馬出遊，也就完了。我擅善騎馬。他在午飯前出遊，隨行的平常總是廷武，我，奴隸羅司丹……」

「孔司丹，」——公爵不知怎麼忽然脫口說出。

「不，孔司丹當時沒有在那裏；他當時送遞一封信……給約瑟芬皇后；但是代替他的是兩個傳令兵，幾個波蘭的驃騎兵……他的隨員就是這幾個，自然將軍們和大將們不在內，拿破崙時常帶他們同去觀察地方情形，軍隊佈置，還互相商議……我現在記得，常留在他身邊是廷武，一個魁偉的，肥胖的，冷靜的人，

戴着眼鏡，露出奇怪的眼神。皇帝時常和他商議。他珍重他的意見。我記得，他們已經商議了幾天。達武早晨和晚上都來，甚至時常辯論。拿破崙終於有點同意了。他們兩人在書房裏，第三個就是我，他們差不多不注意我的存在。突然，拿破崙的眼神偶然地落到我身上來了。一個奇怪的念頭在他的眼內閃出：「小孩！」——他忽然對我說：「你以為怎樣？假使我信奉正教，釋放你們的農奴，俄羅斯人會服從我麼？」——「永遠不會的！」——我憤激地喊。拿破崙十分驚訝。「我在這小孩的閃耀出愛國主義的眼睛裏，」——他說：「讀到了俄國人民全體意向。够了，達武，這全是幻想！您再講另一個計劃罷。」——

「是的，但是連這個計劃也是一個堅強的意思！」——公爵說，顯然感到興趣。——「您覺得這計劃是達武所主張的麼？」

「至少是他們互相商議的。自然這個意思是拿破崙的，鷹鳥的意思，但是另一個計劃也是極有見地的……那就是有名的“*conseil du lion*”（獅的謀策）。拿破崙自己這樣稱呼達武的謀策。這計策就是帶同全體軍隊死守克萊姆林宮，建造軍營，掘築壕溝，擺齊重砲，儘可能地把馬匹多多地宰殺，醃它的肉，儘可能地多多劫取糧食，度過嚴冬；到了春天再從俄羅斯人中間殺開一條血路。這個計策深中拿破崙的心意。我們每天在克萊姆林宮牆周圍巡視，他指出何處應該拆除，何處應該建築，何處築眼鏡堡，何處築半月堡，何處造一排防舍，——他有的是迅快的眼神，敏捷的思想，確定的手段。一切終於決定了。達武逼他作最後的決定。他們兩人又在一起，第三個是我。拿破崙又交又着手，在屋內踱走。我不能把我的眼神從他的臉上移開，我的心叩擊着。「我走了，」——達武說。「往那兒去？」——拿破崙問。「醃馬肉去，」——達武

說，拿破崙突然抖索了一下，命運已在那裏决定着。「小孩，——他突然對我說，——「你覺得我們的計劃怎麼樣？」他的問我自然等於那些具有絕大聰明才力的人在最後的一刹那間有時用錢幣的正反面卜卦，以決定事情一般。我不向拿破崙，卻向武蒂，帶着靈感地說：「您最好留回家去罷，將軍！這計劃就被破壞了。達武聳了聳肩，走出去的時候，微語道：“*Bah! Il devient superstitieux!*”（噢！他迷信起來了！）第二天就宣布退卻。」

「這一切是很有趣味的，——公爵十分輕靜地說，——「假使這一切是有的……那就是我想說……」——他連忙改正。

「公爵呀！——將軍喊，被他自己的講敘迷醉得即使極不謹慎的話語前面也許不會停止的。——「您說：『這一切是有的！』但是不但有，還有別的許多呢！這一切不過是些微的事實，政治方面的。但是我對您說，我親眼看見這個偉人在深夜裏的眼淚和呻吟；這是除我以外誰也沒有見到的！後來他已經不哭了，沒有眼淚，有時祇是呻吟着；但是他的臉似乎更加被異影籠罩了。好像永恆用它的黑暗的翅翼把他遮住。有時在夜裏，我們兩人一塊兒度過整整的數小時，一言也不發。——奴隸羅司丹在鄰室內打着呼鼾；「這人睡得也太沈熟了。他是忠於我和朝廷的！——拿破崙說起他。有一天我感到異常痛苦，他突然看到我眼睛裏的淚水；他驚異地望着我，『你可憐我呢！』——他喊。——『你是小孩，也許還有一個小孩憐惜我，那就是我的兒子，*Le roi de Rome*，（羅馬王），其餘的人們，大家全恨我，弟兄們首先會在我不幸的時候把我賣掉的！』我嗚咽着，奔到他身邊去；他當時也忍不住了；我們擁抱着，我們的腳淚濺和在一處。

「您寫信，寫信給約瑟芬皇后！」——我嗚咽地對他說。拿破崙抖索了一下，想了想，對我說：「你使我憶起愛我的第一顆心來了；我很感謝你，我的好友！」他立刻坐下來，寫信給約瑟芬，第二天就派孔司丹把信送去。」

「您的行為太好了，」——公爵說，——「您把他從仇恨的思想中引到善良的情感上去。」

「就是這樣，公爵，您把一切解釋得真好，和您自己的心相適應！」——將軍歡欣地喊出，奇怪的是真的眼淚竟在他的眼睛裏閃耀着。——「是的，公爵是的，這是偉大的景象！您知道不知道，我幾乎隨着他到巴黎去，那時自然會和他一同「監禁在炎熱的島上，」但是我們的命運各自不同！我們分手了：他到炎熱的島上去，他在異常憂愁的時間內總會有一次也許憶起在莫斯科一個可憐的小孩抱住他，饒恕他時，流淚的情景；我呢，被送往士官學校去，在那裏儘遇到嚴格的訓練和同學們粗暴的待遇……：唉！一切都成爲灰燼了！我不願意從你母親手裏把你奪走，所以不帶你去！」——他在退卻的那天對我說，——「但是我願意爲你做一點事情。」他已經上馬了。「請您在舍妹的紀念冊寫幾個字，留個紀念罷。」——我畏葸地說，因爲他當時顯得心緒不住，十分陰沈。他回了轉來，要了一支筆，把紀念冊取在手裏：「你的妹妹多少歲數？」——他問我，手裏已經握住筆了。「三歲了，」——我回答。「*Petite fille a l'ors.*」（那末是一個小女孩。）便在紀念冊上寫下了幾個字：

“*Ne mentez jamais.*”

“*Napoleon, votre ami sincère.*”

「永毋作誑。」

「你的誠摯的朋友拿破崙。」

在這種時間內竟有這樣的勸告，您想一想，公爵！」

「是的，這是極可紀念的。」

「這張紙放在鏡框裏，玻璃底下，一輩子懸掛在我妹妹的客廳裏面的最顯明的地方，一直到她死去，她在產後死了；現在這張紙在那裏——我不知道……但是……天呀！已經兩點鐘了！我耽擱了您多少時候呀，公爵！這是無可饒恕的。」

將軍從椅上立起來。

「那裏的話！」——公爵喃聲說。——「您給我許多快樂……這終於……這是太有興趣了；我很感謝您！」

「公爵！——將軍說，又把他的手握緊得作痛，閃爍的眼睛盯着他，似乎自己突然醒了轉來，被一個突襲來的思念震聳了。——「公爵！您這人太心善了，太坦白了，甚至有時覺得您十分可憐。我和悅地看著您。願上帝賜福給您！但願您的生命從此在愛情中……滋長發榮。我的一生已經完結了，饒恕我呀！再見罷！」

他迅快地走出去，手掩住臉。他的慌擾的出於至誠是公爵不能疑惑的。他也明白，老人走出去的時候，被自己所得到的成功所迷醉；但是他到底預感到他屬於那類說謊的人，他們雖然說謊到狂熱的程度，甚

至到遺忘自己的程度，但是在他的迷醉的最高點上到底會暗中疑惑，人家並不相信，且也不能相信。在他現在所處的地位上，老人會自行醒悟，感到過分的羞慚，疑惑公爵哀憐他，因此覺得受了侮辱。「我把他引到這樣的靈感上去，不會更壞麼？」——公爵驚慌起來，突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笑了十分鐘。他起初責備自己發出這樣的笑來；但是立即明白沒有什麼可責備的地方，因為他對於將軍感到無窮的憐惜。

他的預感應驗了。他在晚上就接到一封奇怪的信，簡單而且堅決的信。將軍通知他，他也和他永遠分離，他雖然尊敬他，感謝他，但是不願從他那裏接受「貶降一個極不幸的人的體面的哀憐的表示。」公爵聽到老人躲在尼納·阿歷山大洛夫那裏的時候，替他安心了許多。但是我們已經看見，將軍在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那裏也闖下了不少的禍事。我們在這裏不能詳細敘明，但是可以簡單地說，這次會晤的結局是將軍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喫到了驚嚇，又用對於筋納的辛辣的暗示引起她的憤激。他終於蒙羞恥辱被逐出了。就爲了這原因，他度過了這樣的一夜和一早晨，處於完全惡劣的，被騷亂的心緒中，幾乎像瘋狂似的跑到街上去了。

郭略還沒有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甚至希望用嚴厲的態度對付他。

「我們現在要跑到什麼地方去呢，你以爲怎樣，將軍？」——他說。——「您既不願意到公爵那裏去，又和萊白及夫吵了嘴，你身邊沒有錢；我是永遠沒有錢的；我們現在祇好在街上喝西風。」

「坐在街上喝西風比沒有西風喝愉快得多。」——將軍喃聲說。——「我這句雙關語引起了……軍官團體裏的……歡欣……那時是四十二年……一千……八百……四十二年，是的……我不記得

了……唉，你不要提醒我，不要提醒我！「我的青年何處去啦？我的新鮮的活力何處去啦？」——有人這般喊……誰喊的，郭略？」

「這是在果戈理的死靈魂裏的爸爸，」——郭略回答，畏葸地斜看着父親。

「死靈魂是的，死靈魂！你埋葬我的時候，在墳墓上寫下：『死靈魂在此地靜臥！』幾個字。

「恥辱攻襲我！」

這句話是誰的，郭略？」

「我不知道，爸爸。」

「葉洛彼郭夫會沒有的！葉洛士卡·葉洛彼郭夫會沒有的……」——他瘋狂地喊，在街上停留了一下。——「而這是兒子，親生的兒子！葉洛彼郭夫這個人有十一個月和我像弟兄一般，我替他出去決鬥……魏郭萊茲基公爵，我們的上尉，在喝酒的時候喊：『格里莎，你在那裏得到你的「安娜」勳章的，你說呀！』——『在我祖國的戰場上，我在那裏得到的！』——我喊道：『妙極了，格里莎！』因此就發生了決鬥，以後他和瑪麗亞·彼得洛夫納·蘇……蘇圖基納結婚，在戰場上被殺死了……子彈從我胸前的十字架那裏跳出去，一直跳到他的額上；『我一生一世也不會忘記的！』他喊了一聲，就倒地死了。我……我規規矩矩地那誘着，郭略。我正直地服務着，但是恥辱——『恥辱襲擊我！』你和尼納——塊兒到我墳上去……『可憐的尼納！』我以前這樣稱呼她，郭略，那是老早了，還在最初的時候，她真是愛我呀……尼納！尼納！我把你弄成這樣苦命！你爲了什麼會愛我，你這有耐性的心靈呀！你的母親的心靈是安琪兒一般

的，郭略，你聽見沒有，安琪兒一般的！

「這個我知道，爸爸，爸爸，我們回到媽媽那裏去罷！她跑出來追我們。您爲什麼站住了呢？好像沒有明白……您哭什麼呀？」

郭略自己也哭泣了，吻父親的手。

「你吻我的手，吻我的！」

「是的，吻您的手，您的手。這有什麼奇怪的？您何必在街中心哭泣，還自稱爲將軍，武人。唔，我們走罷！」

「親愛的孩子，願上帝祝福你，因爲你對於一個受恥辱的……是的！受恥辱的老人，自己的父親，十分尊敬……你將來也會有這樣的一個小孩……Le roi de Rome……（羅馬王）嚇，詛咒，詛咒這家庭！」

「究竟這裏面出了什麼事情呀！」——郭略突然咆哮了。——「發生了什麼事情？爲什麼您現在不願意回家呢？您發瘋了嗎？」

「我會解釋，我會對你解釋……我全對你說；你不要喊，人家會聽見……Le roi de Rome……吹，我真難受，我真憂愁！」

「乳娘，你的墳墓在何處！」

這是誰呼喊出的，郭略？」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誰呼喊出的？我們現在就走，現在就回家去！我要揍箍納一頓，假使有這必要……您又要到那裏去呢？」



但是將軍拖他到鄰近一家房屋的臺階上去。

「往那兒去？這是別人的臺階！」

將軍坐在臺階上面，拉住郭略的手，牽他到自己身邊去。

「你俯下身去，你俯下身去！」——他响聲說。——「我全對你說……恥辱……俯下身去……用耳朵，用耳朵，我就看耳朵說話……」

「您怎麼啦？」——郭略十分害怕，但是還把耳朵湊上去。

「Le roi de Rome……」——將軍微語着，似乎混身抖索。

「什麼？……您為什麼信說 Le roi de Rome……什麼？」

「我……我……」——將軍又做語着，把「自己的男孩」的肩膀抓得越來越緊。——「我……我

想……我對你……一切，瑪麗亞，瑪麗亞……彼得洛夫納·蘇——蘇——蘇……」

郭略掙脫了身體，自己抓住將軍的肩膀，像瘋子似的看他老人的臉漲得通紅，嘴唇發藍，細碎的痙攣在他臉上疾馳。他突然俯下身子，起始輕輕地墮落在郭略的手上。

「中風了！」——郭略朝整個街上呼喊，終於猜到了怎麼會事。

## 第五章

實際上，五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和哥哥談話時對於公爵向阿格拉耶·葉潘欽求婚消息的

準確性多少有點誇張。也許因為她是目光敏銳的婦女，預先猜想到最近將來應該發生的事情，也許爲了幻想飛散爲雲煙而感到懊喪，（她對於這幻想實際上自己也不相信）她既是一個人，不免以誇張災禍，將更多的毒汁灌進哥哥心內，引爲莫大的快樂，雖然她誠摯地、哀憐地愛他。無論如何，她不會從她的女朋友，葉家的小姐們那裏取得如此準確的消息；祇有一些暗示，沒有說盡的話語，故弄的緘默，猜測。也許阿格拉耶的長姊們故意說出一點什麼，以便向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打聽出一點什麼。終於也許她們不免具有婦女常犯的脾氣，喜歡稍稍逗女朋友一下，即使是兒童時代的女朋友。在這許多時候，她們不會一點看不出她的用意來的。

從另一方面講來，公爵在竭力使萊白及夫相信，他沒有什麼話可以告訴他，自己也並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的時候，固然說的是實話，但也許會弄錯的。實際上，在一切方面都好像發生了一點很奇怪的情形：一方面是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而同時又似乎發生了很多的事情。最後的情形就是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用正確的女性的本能猜到的。

葉潘欽家裏怎麼會弄得大家忽然一下全發生了同樣的，一致的意思，就是阿格拉耶方面已出了重要的事件，她的命運正在決定中，——這是很難按照次序敘講的。但是這意思在人家心中剛一閃現，立刻大家一下子全說他們早就全都看了出來，全都明顯地預見到，還是從「可憐的騎士」一起就全都明白了，甚至還在以前，不過當時還不願意相信這樣離奇的事情。姊姊們都這樣說；自然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是比大家先看出，先知道的，她的心早已痛了起來，但是不管早不早，現在一提到公爵，她忽然感

到太不自在，就是因爲這念頭使她的腦筋弄得完全迷惘了。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必須立即解決，但是不能解決，可憐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無論怎樣有急，甚至連問題本身都不能完全明晰地設定下來。事情是很難的：「公爵這人好不好呢？這一切好不好呢？假使不好，（這是無疑的，）那末不好在什麼地方？假使好，（這也是可能的，）那末究竟好在什麼地方？」一家之主伊凡·費道洛維奇，自己最先自然感覺驚異，但是以後忽然承認，「真是的，連他也一直有點涉想到，突然彷彿涉想到這情形！」他在夫人威稜的眼神之下，立刻沈默下去了，但在早晨沈默着，到了晚上，和大人獨自相對，不能不重又說話的時候，忽然好像特別勇敢地表示出幾個意料不到的意思：「實際上怎麼樣呢……」（沈默）「自然，這一切是很奇怪的，祇要是實在的。他並不爭論，但是……」（又是沈默。）「從另一方面說，假使對於事物作直接的觀察，那末公爵真是極妙的青年人，並且……並且……再加上那個名姓，我們的氏族的名姓，所有這一切會帶上維持在社會的眼睛裏已失去地位的氏族名譽的樣子，那就是從這個眼光上觀察，那就是說，因爲……自然是社會；社會就是社會；但是公爵到底不是沒有財產的，即使甚至祇有一點點……他還有……還有……還有……」（持久的沈默和根本的無話可講。）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聽了丈夫的話，她的怒氣完全無可抑止了。

據她看來，一切事情都是「無可赦恕的，甚至是犯罪的無聊行爲，一種荒誕的現象，愚蠢的，離奇的！」最先是「這個小公爵是有病的白癡，再加上是傻瓜，沒有見過世面，在社會上並無地位；把他拿出來給誰看？往那裏安插？一個無可赦恕的民主派，甚至連爵位也沒有，還有……還有……白洛孔司卡耶會怎麼說？」

呢？我們爲阿格拉耶設想，而目計劃的是這樣的，這樣的丈大麼？最後的一個論據自然最爲重要。母親的心在一想到這層的時候就抖索起來，充滿了血和眼淚，雖然同時在坦心裏有什麼東西蠕動着，突然對她說：「公爵有什麼地方不是你所需要的那類人呢？」就是自己心裏的這種反抗，對於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大納最爲麻煩。

阿格拉耶的姊妹們不知爲什麼原因對於公爵的念頭頗致欣悅；甚至不很認爲奇怪；一句話，她們竟忽然甚至完全立到他的方面去了。但是她們兩人決定沈默。家庭中已有一個一成不變的習慣，就是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大納在任何普通的，和家庭中爭論的焦點上的反駁和抵抗增長得越固執越激烈，便越能對於大家成爲她也許業已同意這焦點的表示。但是阿歷山大·伊凡諾夫不能完全沈默。母親早已承認她爲自己的顧問，現在時時刻刻叫她來，向她徵詢意見，而主要的是回憶，就像：「這是怎麼發生的？爲什麼誰也沒有看見爲什麼當時沒有說？當時這個頑劣的『可憐的騎士』究竟含着什麼意思爲什麼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大納一人被派定顧到一切，注意一切，預先猜到一切，而別的人什麼事情也不做，祇是數數烏鴉呢？等等等等。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起初還謹慎，祇說父親的意見她認爲很對，因爲梅思金公爵被選爲葉潘欽家一個女兒的東林佳婿一事，在社會的眼光上會認爲極滿意的。她漸漸地興奮起來，甚至說，公爵並不是一個傻瓜，一旦從來沒有成爲傻瓜，至於說到地位一層——過幾年之後，在我們俄國一個正經的人士的地位，究竟將在什麼上面表示出來？是不是和以前一樣，必須博取功名呢？是在別的什麼上面？母親對於這些話立刻嚴厲地回答，阿歷山大是一個自由思想派，全是可惡的婦女問題在

那裏作祟。」半小時後她進城去，從那裏轉到石島上去見白洛孔司卡耶。她這時恰巧到彼得堡來，但不久就要離開。白洛孔司卡耶是阿格拉耶的乾娘。

「老太婆」白洛孔司卡耶傾軋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一套瘡疾般的絕望的自白，一點也沒有被弄得一分糊塗的母親的眼淚所感動，甚至帶着譏笑着她。她是性情極端專擅的人；在友誼中，甚至在多年的交誼中，決不容許平等地位的存在，把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根本看作自己的 *Proci* (被保護人)，仍舊和三十五年前一樣，怎麼也看不慣她那種魯莽的，獨立的性格。她說，「他們由於舊習慣，似乎有點神經過敏，大驚小怪，她無論如何仔細傾聽，還是不相信他們那裏果真發生了什麼正經的事情；不如等一等，看以後怎樣再說；公爵在她看來是一個正經的青年人，雖然有病，行動奇特，而且在社會上的地位太小。最壞的是他竟公然納妾。」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很明白，白洛孔司卡耶因為她所介紹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遭到失敗，有點生氣。她回到伯夫洛大司克去的時候，比離開的時候更加惹惱，於是大家立刻全挨受到了。主要的是因為「大家全發瘋了，」這類事情是根本沒有人像他們那樣做的，「何必這麼忙呢？出了什麼事情呢？無論我怎樣仔細看，怎麼也不能斷定，果真出了什麼事情！等等，看一看情形再說罷！儘管讓伊凡·費道洛維奇怎樣去幻想罷，又何必如此大驚小怪呢？等等，等等。」

原來必須安靜下去，冷淡地看望，等候。然而可嘆的是安靜沒有保持到五分鐘。母親到石島上去的時候所發生的新聞給冷靜態度以首次的打擊。（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進城發生在公爵在十二點鐘〔不是九點鐘〕上她們家去的次日。）姊姊們對於母親不耐煩的盤問很詳細地回答着，首先說，

「她不在家的時候似乎一點也沒有出什麼事情，」公爵來是來過的，但是阿格拉耶有半小時沒有出來見他，以後出來了，一出來，立刻向公爵提議下象棋；但是公爵並不會下，阿格拉耶立刻贏了；她覺得很快樂，因為公爵不會下，儘羞他，使人看着公爵覺得十分可憐。後來她又提議打紙牌，作「傻瓜」的遊戲。但是結果成爲相反的：公爵很會玩「傻瓜」的遊戲，正像……正像專家一般；他要得太巧妙了；儘管阿格拉耶怎麼施展欺騙手段，調換紙牌，到底每次總是他勝利，使她成爲「傻瓜」；一連五次都是如此。阿格拉耶惱怒異常，甚至完全忘記了自己；對公爵說出許多尖刻的，兇惡的話，竟使他停止了笑聲。等到她後來對他說：「她的脚再也不會跨進這屋子，在他坐在這裏的時候；在出了這一切事情之後，他還時常到她們家裏去，夜裏一點鐘還去，在他的方面甚至是沒有良心的舉動，」那一套話的時候，他的臉完全露出慘白的顏色。她隨後把門一碰，就走出去了。公爵離開的時候像送殯後回去的樣子，儘管她們大家怎樣安慰他。在公爵走後過了不到一刻鐘，阿格拉耶突然從樓上跑到平臺上來，匆匆忙忙地甚至連眼睛都沒有擦乾，（她的眼睛是哭腫了的）她跑下來，因為郭略上她們家裏去，帶來了一隻刺蝟。她們大家全看起刺蝟來了；她們問郭略，刺蝟從那裏來的，他說不是他的。他現在和郭司卡·萊白及夫，中學校裏的同學，一塊兒在街上走路，他留在街上，不好意思走進來，因爲手裏還握着一把斧頭；刺蝟和斧頭是他們剛纔從在路上遇到的農夫那裏買來的。那農夫在那裏出售刺蝟，索價五十戈比，至於斧頭是他們自己勸他賣的，因爲恰巧有用，而且還是一把很好的斧子。阿格拉耶忽然起始對郭略死纏着，讓他立刻把刺蝟賣給她。她顯得非常興奮，甚至稱郭略爲「親愛的。」郭略許久不肯答應，但是終於經不起人家一再的懇請，把郭士卡·萊白及夫喚

來。他果真拿着一把斧頭走了進來，顯出很慚愧的神色。但是忽然發現這刺蝟不是他們的，卻屬於第三個男孩，彼得洛夫所有。他給他們兩個人錢，讓他們向第四個男孩買一本石洛賽爾的「歷史教科書」，因為那個男孩等錢用，很便宜地出賣。他們正要去買石洛賽爾的「歷史教科書」，但是途中忍不住竟買下了那隻刺蝟，所以現在刺蝟和斧頭都屬於第三個男孩所有，他們現在就要給他送去，以代替那本石洛賽爾的「歷史教科書」。阿格拉耶堅持地想買下這隻刺蝟來，他們後來決定出賣了。阿格拉耶一買下那隻刺蝟以後，立刻由郭略幫忙，把它放在編織的筐內，蓋上飯巾，請郭略不要響到任何地方去，立刻把刺蝟送給公爵，用她的名義送去，請他接受下來，作為一她的深深的敬意的表示。」郭略很快樂地答應了下來，一口說他一定就送去，但是立刻釘着就問：「用刺蝟做禮物具有什麼意義？」阿格拉耶回答他，這於他並不相干。他回答說他深信這裏含有比喻的意思。阿格拉耶生了氣，對他厲聲說他是一個小孩，別的沒有什麼郭略立刻駁她，假使他不把她當作婦女似的尊重，且不尊重自己的信念，必將立即使她證明出，他是能以對於這般的侮辱作出報復行動來的。然而結果還是由郭略高高興興地把刺蝟送去，郭士卡·萊白及夫也跟着他走了。阿格拉耶看見郭略把筐子搖幌得太利害，竟忍不住，從平臺上朝他後面喊道：「郭略，請你不要掉在地上呀！」——那樣子好像剛纔並沒有和他相罵似的；郭略止住步，也像沒有相罵一般，用極樂意的態度喊道：「不，我不會掉的，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請您完全放心罷！」立刻低着腦袋跑走了，阿格拉耶哈哈地大笑了一陣，很滿意地跑到自己屋內去，以後整天都是很快樂的。

這新聞使麗薩·勃羅可菲也夫納完全震愕了。究竟似乎爲了什麼呢？但是她的情緒顯然是很

惡劣的。她的驚慌已升到了極端的程度。主要的是那隻刺蝟。刺蝟究竟有什麼講究？管含有什麼意思？什麼約定？那是什麼暗號？什麼密碼？那個可憐的伊凡·費道洛維奇，盤問時恰巧在旁邊，一開口就把事情完全弄壞了。據他的意見，裏面並沒有什麼密碼，說到刺蝟一層——「那簡直就是刺蝟——含着友誼，釋去前嫌，和解的若思，總而言之，這一切全是開玩笑，一個天真的，無可恕赦的玩笑。」

我們應該附加一句；他完全猜對了。公爵從阿格拉耶那裏回來，受了她的恥笑，又遭她的驅逐，坐在那裏有半小時之久，露出極陰鬱的絕望的神色，忽然郭略拿着一隻刺蝟跑來了。天空立刻晴朗；公爵好像復活了；盤問着郭略，對於他所說的每句話仔細推敲着，反反覆覆地問了十遍，笑得像嬰孩，不時握兩個笑着，且明顯地望着他的小孩的手。原來阿格拉耶業已饒恕他，他今天晚上又可以上她家裏去，這對於他不但是一極重要的，且是關係一切的事情。

「我們還祇是一些小孩，郭略並且……並且……我們全是孩子，那是多末末呀！」——他終於迷醉了似地喊出。

「她的直就是及上了您公爵，別的沒有什麼！」——郭略帶着威信和莊嚴回答。公爵臉紅了，但是這一次沒有說出一句話來，郭略拍掌大笑；一分鐘後公爵也笑了，以後每五分鐘便看一次錶，時間過了多少，到晚上還存下多少時候，就一樣一直到晚上。

但是情緒占了上風；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大納終於忍不住，發作了歇司底里症。儘管她的丈夫和女兒們大家全行反對，她立刻打發人喚阿格拉耶來，想向她提出最後的問題，還從她那裏取得最明顯的，



最後的答復。「爲了一下子加以解決，從肩膀上卸去重負，從此便可以不再去提它了！」——「否則，——她說，——我會活不到晚上的！」到了這裏大家纔猜着，這事情已弄到如此無意義的地步。除去虛假的驚異，憤激，譁笑，對於公爵和一切盤問的人們嘲笑之外，——絲毫也沒有從阿格拉耶那裏得到什麼。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躺到牀上，到了喝茶的時候纔出來，大家都等候着公爵到那時候會來的。她帶着戰慄期待公爵的來到，等到來了以後，幾乎發作了歇司底里症。

公爵自己也是畏葸地走了進來，幾乎像是偷偷摸摸的，發出奇怪的微笑，朝大家的眼睛看望，似乎對大家發問，因爲阿格拉耶又不在屋內，使他立刻發生了驚懼。在這個晚上沒有一個外人，祇有家裏的人。S公爵還在彼得堡，爲了葉夫格尼·柏大洛維奇叔叔的事情。「那怕他在這裏也好，那怕讓他也說兩句話呀，——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渴念着他。伊凡·費道洛維奇坐在那裏顯出十分焦慮的態度。姊妹們也很嚴肅，好像故意沈默着。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不知道如何起始談話。她忽然拚命驚起鐵路來，用堅決的挑戰的神色看望公爵。

唉！阿格拉耶始終不出來，公爵簡直窘極了。他一面抖擻着，露出慌張的樣子，一面表示出修理鐵路極有益處的意見，但是阿台拉達突然笑了，公爵又被消滅了。就在這一刻那間，阿格拉耶安靜而且鄭重地走了進來，極有禮貌地對公爵交換了鞠躬，莊嚴地坐在圓桌旁極顯著的地方。她帶着疑問看了公爵一眼。大家全明白已到了解決一切疑難的時間了。

「您收到我的判牒沒有？」

她堅定地，幾乎生氣也問。

「收到了。」——公爵回答，臉色紅紅，沈住呼吸。

「請您立刻解釋一下，您的意見是怎樣的？爲了使母親和所有我們日家庭得到安寧起見，這是必須的。」

「你聽着，阿格拉耶……」將軍突然不安起來。

「這簡直超出一切範圍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有點懼怕了。

「並沒有什麼範圍呀，媽媽！」——女兒立刻嚴厲地回答。——「我今天送給公爵一隻刺蝟，願意知道他的意見怎麼樣，公爵？」

「什麼意見，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

「關於刺蝟的。」

「那就是說……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您想知道，我怎樣接受……那隻刺蝟……或者不如說我有什麼看法……關於送這樣的禮物……那就是送一隻刺蝟……那末我覺得，總括一句話……」

他透不出氣來，沈默了。

「您說得並不多呀，」——阿格拉耶等候了五秒鐘。——「好的，我答應把刺蝟放在一邊；但是我很高興，我終於能夠解決這一切積聚下來的疑惑。現在我當面請問您自己：您是不是向我求婚？」

「噢，天呀！」——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脫口說了出來。

公爵抖擻了一下，身體搖曳了。伊凡·費道各維奇呆了；姊妹們皺着眉頭。

「不要說謊，公爵，說實話罷。爲了您，大家儘奇奇怪怪地盤問我，這類盤問究竟有什麼根據呢？」

「我並沒有向您求婚，阿格拉耶·伊凡諾夫。」——公爵說，忽然顯得活潑些。——「但是……您自己知道，我怎樣愛您，相信您……即使現在也是的……」

「我問您：您現在是不是向我求婚？」

「求的。」——公爵回答，沈住了呼吸。

隨來了強烈的、普遍的騷動。

「這一切全不對，親愛的朋友。」——伊凡·費道洛維奇說，露出十分騷亂的樣子。——「假使這樣，這……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阿格拉耶……對不住，公爵，對不住，我的親愛的……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他向他太太求援。——「你應該……了解……」

「我拒絕，我拒絕！」——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揮手。

「讓我說下去，Maman，我在這件事情裏總還該算數罷。現在正是決定我的命運的嚴重的時刻，阿格拉耶就是這樣說出來的，所以我願意自己知道，還願意當着大家……請問您，假使您「有了這樣的心願，」您打算怎樣保障我的幸福？」

「我真是不知道，阿格拉耶·伊凡諾夫，應該怎麼樣回答您；回答什麼呢？而且……有必要麼？」

「您大概害臊起來，還在那裏喘氣呢。您休息一會，振作一下精神，喝一杯水；不久就會端茶給您的。」

「我愛您，阿格拉耶·伊凡諾夫，我很愛您；我愛您一個人……請您不要開玩笑，我很愛您。」

麼樣？

「但這是極重要的事情；我們不是小孩，應該作正確的觀察……現在請您解釋，您的財產的狀況怎

「得啦，得啦，阿格拉耶！你怎麼啦？這不對，這不對……」——伊凡·費道洛維奇驚懼地喃語。

「恥辱！」——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洪響地微語着。

「發瘋了！」——阿歷山大也洪響地微語。

「財產……那就是錢麼？」——公爵驚異了。

「就是的。」

「我……我現在有十三萬五千」——公爵喃聲說，臉漲得通紅。

「祇有這末一點麼？」——阿格拉耶大聲而且公開地驚異起來，一點也不臉紅。——「但是不要緊；

尤其假使省吃儉用……您打算做官麼？」

「我打算應家庭教師的考試……」

「這很好；這自然會增加我們的收入。您打算充當侍從武官麼？」

「侍從武官麼？我並沒有想像到，但是……」

在這裏，兩個姊姊都忍不住，迸出笑聲來了。阿格拉耶早就在阿台拉意達抽動着的臉上看出了迅速

的，阻攔不住的笑聲的痕迹，這笑聲她現在還用全力忍住。阿格拉耶威嚴地朝發笑的姊姊們看了一眼，但

是自己連一秒鐘也忍不住，頓時發出極瘋狂的，幾乎帶着歇司底里性的嘲笑；她終於跳了起來，從屋內跑

出了。

「我早就知道這祇是鬧鬧玩笑，沒有別的！」——阿台拉意達喊——「從最初起，有刺蝟起。」

「不，這個我是不能允許的，這個我是不能允許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發怒，匆

遽地出去追阿格拉耶。姊姊們也立刻跟着她跑走了。室內祇留下公爵和一家之主。

「這個，這個……你能想像到這類事情麼，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將軍厲聲喊，顯然自己不明

白想說什麼話。——「不，正正經經地，正正經經地說！」

「我看，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在那裏取笑我。」——公爵悲戚地回答。

「等一等，老弟。我先去，你等一等……因為……你最好對我解釋，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最好對我解釋。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這一切，從整個地說來，有什麼意思？老弟，你自己也會同意的。我是父親。到底還是父親，我簡直一點也不明白；那怕你來對我解釋一下！」

「我愛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她知道的……好像早就知道的。」

將軍聳了聳肩膀。

「奇怪，奇怪……你很愛麼？」

「很愛。」

「奇怪，這一切我覺得很奇怪。這樣的意外和打擊……你照親愛的，我並不指財產而言，（雖然我猜你的財產會多一些）但是……女兒的幸福……到底……你能不能保障……這幸福呢？並且……並

且……這算是什麼？她這種樣子是開玩笑，還是實在的？不是指你的方面，卻是指她的方面。」

門內傳出阿歷山大·伊凡諾夫大納的聲音；她喚父親進去。

「等一等，老弟，等一等！等一等，想一想；我立刻就來……」——他匆忙地說，幾乎驚惶地向阿歷山大呼喚的地方奔去。

他遇見大人和女兒互相擁抱，兩人都流着眼淚。這是幸福的，和悅的，和解的淚水。阿格拉耶吻母親的手，唇；兩人互相緊挨在一起。

「你瞧她，伊凡·費道洛維奇，現在這是她整個的樣子！」——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說。

阿格拉耶把她的幸福的，哭泣的臉從母親的胸內回轉來看了父親一眼，大聲發笑，跳到他身邊，緊緊地抱着他，吻了幾遍。以後又奔到母親身前，臉龐完全在她的胸內躲藏了起來，不讓任何人看見，立刻又哭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用圍巾的尾梢覆蓋着她。

「你這個殘忍的女孩，你把我们弄得像什麼樣子呢？真是的！」——她說，但已經露出快樂的樣子，好像突然呼吸得容易些。

「殘忍的！我是殘忍的！」——阿格拉耶突然搶上去說，——「我是沒有價值的！嬌寵慣的！您告訴爸爸去對啊，他在這裏呢。爸爸，你在這裏麼？你聽見了！」——她帶着眼淚笑了。

「親愛的朋友，我的偶像！」——滿臉喜容的將軍吻她的手。（阿格拉耶並不掙奪她的手。）——「那末你愛這個……這個人麼？」

「不，不！我不能忍受……你這位青年，我不能忍受！」——阿格拉耶忽然發怒，擡起頭來。——「假使爸爸，你再敢……我對你正正經經地說話；你聽着；我正正經經地說！」

她果真正正經經地說話；甚至整個的臉都紅了，眼睛閃耀着。父親愣住了，顯得非常驚惶，但是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從阿格拉耶背後對他示意，他明白，「不要再盤問下去。」

「假使這樣，我的安琪兒，也就隨你便罷，這是你的自由。他一個人在那裏等候；要不要對他暗示一下，客客氣氣地，讓他走開？」

將軍也閃着向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使了一個眉眼。

「不，不，這是多餘的；尤其不必客客氣氣地。你先出去；我以後再來，我就來。我想對這個……青年人賠罪，因為我得罪了他。」

「得罪得很利害！」——伊凡·費道洛維奇說。

「既然這樣……你們大家最好留在這裏，我一個人先去，你們立刻跟在我後面出去，你們立刻就來；這樣好些！」

她已經走到門旁，忽然又回來了。

「我要笑出來的！我會笑死的！」——她悲愁地說。

「就在這一刻那間回轉身去，跑到公爵那裏去了。」

「這是什麼意思？你以為怎樣？」——伊凡·費道洛維奇迅快地說。

「我怕說出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也迅快地回答。——「據我看來，這是明顯的。」

「據我看來，也是明顯的。明顯得大得一般。她有了愛情。」

「不但愛，簡直是戀！」——阿厘山大·伊凡諾夫納說。——「不過戀的是什麼樣的人呀？」

「願上帝祝福她，既然她的命運如此！」——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虔誠地畫十字。

「命運，一定是的。」——將軍同意。——「人是逃避不掉命運的！」

大家全走到客廳裏去，在那裏又有奇怪的事情等候着。

阿格拉耶走近公爵身旁的時候，不但不笑，像她所懼怕的那樣，但竟甚至畏葸地對他說：

「請您饒恕一個愚蠢的，頑劣的，嬌養的，女孩。（她拉他的手。）請您相信，我們大家全十分尊敬您。我竟敢把您的美好的……善良的，率真坦白的性格變為取笑的資料，請您恕我這種小孩般的，淘氣的行為，請您恕我堅持地問出那一套離奇的話，這套話自然不會有一點後果的……」

阿格拉耶用特別着重的口氣說出最後的兩句話。

父親，母親和姊姊們，走進客廳的時候，正好全都看見而且聽見。她所說「不會有一點後果的離奇的話」還有阿格拉耶說出這句話時的那種嚴厲的情緒，使大家大為驚愕。大家用疑問的神情對看了一眼。但是公爵似乎沒有了解這句話，感到過度的幸福。

「您爲什麼這樣說話？」——他喃喃說。——「您爲什麼要……請求……饒恕……」

他甚至想說出他是不配有人向他請求饒恕的誰知道，他也許已覺察到那句「沒有一點後果的離



奇的話」的意義，但是以他這樣奇怪的人，也許甚至會對於這句話感到欣悅。無疑地，祇要他還能不受攔阻地常到阿格拉耶那裏去，准許他和她說話，和她坐在一處，和她一同出去散步，這對於他已成爲無上的幸福。誰知道，他也許會一輩子以此爲滿足！——就是這種滿足似乎是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暗中最懼怕的；她業已猜到了她暗中懼怕許多事情，自己又不會說出來。）

公爵在這天晚上那樣的活潑而且恢復了勇氣，真是難於形容的。他高興得使大家都看着他高興起來，——阿格拉耶的姊姊們以後這樣說。他起始談笑自若，這是半年來，從他初次和葉家相識的那個早晨起沒有過的。他重返彼得堡的時候，顯著地，故意地沈默着，新近，當着大家面前，對S公爵說他必須自行忍耐，默不發言，因爲他沒有自己將思想講出，而再加抑壓的權利。在這晚上，他差不多一個人說話，講了許多話；極明顯地，快樂地，詳細地回答一切的問題。但是他的話裏並沒有露出一點和情話相仿的樣子。這全是一些嚴肅的，有時甚至充滿智慧的意思。公爵甚至講出了他自己的幾個觀點，幾種祕密的觀察。假使這些話不是一敘講得這樣美妙，——甚至會顯得十分可笑的，——聽到的人們以後全都同意着。將軍雖然愛聽嚴肅的談話題目，但是他和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暗中覺得學究氣太重了一些，後來甚至顯得憂鬱了。然而公爵以後竟講出了幾個極可笑的笑話，因爲他自己首先笑起來，引得別人也都笑了，說是對於那些笑話本身發笑，還不如說是對於他的快樂的笑發笑。至於說到阿格拉耶，她差不多甚至整個晚上都沒有說話；但是不間斷地聽萊夫·尼古拉也維奇說話，甚至不見得聽他說話，卻是看望他。

「看得連眼睛也不轉一下；仔細地聽他的每句話；簡直像捕捉一般，簡直像捕捉一般！」——麗薩魏

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以後對丈夫說——「但是你要是對她說，她有了愛情，她無論如何是不愛聽的！」

「有什麼辦法，——這是命運！」——將軍聳了聳肩。他許多時候重複着這句心愛的話。我們還要補充的是他因為是事務家，所以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有許多地方為他所不喜，而主要的卻在於事情的含混不明；但是他暫時也決定沈默，看望——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眼睛。

這個家庭的欣悅的情緒持續得不久。第二天上，阿格拉耶又和公爵吵嘴，這樣子不斷地繼續着，在最後的幾天內。她在整整的數小時內取笑公爵，把他弄成一個丑角。固然，他們有時在家裏的小花園的涼亭內坐上一兩點鐘，但是大家看見在這些時候差不多永遠由公爵給阿格拉耶讀報，或讀些什麼書。

「您知道不知道，」——阿格拉耶有一次中斷了讀報，對他說——「我覺得您太沒有學問。人家問您，某人是什麼樣的人，那些事情發生在那一年？那篇論文的題目是什麼？您總是不知道的。您太可憐了。」

「我對您說過，我是沒有學問的。」——公爵回答。

「這樣子，您還想什麼？這樣子，我怎麼還能尊重您？您讀下去罷。但是不必再讀下去。」

就在那天晚上，又從她的身上閃現了使大家覺得十分神祕的東西。S公爵回來了。阿格拉耶對他很有禮，問起關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許多話。（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還沒有來。）S公爵突然暗示出，一家庭內不久將有新的變動，——爲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漏出了幾句話，意思彷彿說，阿格拉意達的婚期也許又要延擱下來，以便兩樁喜事一塊兒辦。爲了所有這些愚蠢的猜測，阿格拉耶驟然發怒；她脫口而出地說，「她還是不打算接替任何人的情婦的位置。」

這些話使大家驚愕，特別是父母。麗薩魏克·博羅可非也夫納和丈夫秘密商議時，堅持着必須根本地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問題對公爵提出來，要求他的解釋。

伊凡·費道洛維奇賭咒說，這不是一怪誕的行爲，由於阿格拉耶的「好羞」而發生的；假使公爵不提起婚事的話，便不會有這種「怪誕的行動」，因為阿格拉耶自己也知道，確實知道，這不過是善良的人們造出來的謠言，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即將嫁給濯果靜，公爵不但和她不發生關係，且竟毫不相干；假使說句真話，甚至從來沒有發生過關係。

公爵總歸一點也沒有感到不安，繼續過着極快樂的生活。自然他有時在阿格拉耶的眼神內覺察出陰暗的，不耐煩的一點什麼；但是因為他比較地相信一點別的什麼，其陰也就自行消滅了。他一相信以後，便不會再有什麼動搖。他也許靜得過分安靜；至少伊鮑里特這樣覺得。他有一次偶然和公爵在公園內相遇。

「我當時對您說您有了戀愛，不是說對了麼？」——他起始說，自己走到公爵身前，阻止他向前走。公爵和他握手，對他道賀，因為「他的臉色極好。」病人自己也覺得精神很爽快，這是犯肺癆的人們通有的現象。

他走到公爵面前，本來打算爲了他的幸福的臉色對他說些刁惡的話，但是立刻弄得迷惘異常，說起自己來了。他起始許怨，許多時候說出不少抱怨的話語，而且說得極不聯貫。

「您不會相信，」——他說，——「他們大家是如何地蒼癯，瑣碎，自私，虛榮，庸碌；您相信不相信，他們

收留下我來，祇有一個條件，就是使我趕快死去，現在我並沒有死，反而減輕些，這使大家都發瘋了。真是趣劇！我可以打賭，您不相信我。」

公爵不高興反駁他。

「我有時甚至又想搬到您那裏去住，」——伊鮑里特不經意地說，——「那末您並不認爲他們所以收留一個人，就爲了他一定會死，而且很快就會死的緣故麼？」

「我以爲，他們請您去住，是爲了什麼別的理由。」

「噢！您並不像人家所形容的那樣簡單！現在還不是時候，否則，我可以把箱納的事情和他的希望告訴一點給您。公爵，有人在您的背後施展陰謀，毫不憐惜地施展陰謀……您還這樣安靜，真使我覺得可惜。可惜的是您不會不這樣！」

「竟會可惜這個上頭去的！」——公爵笑了。——「您以爲我假使不安靜些，就要更幸福些麼？」

「寧可做一個不幸的人，但是知道一切，卻不願做幸福的人，而過着傻瓜的生活。您似乎一點也不相信，在那個方面……有人和您競爭麼？」

「您所說關於競爭的話有點嘲諷的意味，伊鮑里特；我可惜，我沒有權利回答您。至於說到箱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您自己也應該同意，他在喪失了一切之後自然不能再處以鎮靜，假使您有一部分知道他的事情。我覺得最好從這個眼光上加以觀察。他還來得及變換他的氣質；他可以活許多時候，生命是極豐富的……然而……然而……」——公爵突然找不出話頭來了。——「關於陰謀一層……我簡直

「不明白您說的是什麼話；我們不如把這談話擱下來罷，伊鮑里特。」

「暫時擱下來也好。您總是不能不做出正直的樣子來的。公爵，您必須自己用手指摸一摸，纔會不相信的，哈哈！您現在很看不起我，您說是不是？」

「爲什麼？就爲了您以前和現在受了比較多的痛苦麼？」

「不是的，那是爲了我不配受這痛苦。」

「一個人所受的痛苦越多，便越配受痛苦。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讀過您的懺悔錄以後，很想見您一面，但是……」

「儘延擱下來……她不能夠，我明白的……」——伊鮑里特打斷他的話，好像竭力避免談這件事情。——「聽說您自己把這一套嘮嘮叨叨的話朗誦給她聽；那篇東西是在夢囈中寫出來的。我不明白，一個人怎麼會弄到這種程度，——且不必說是殘忍，（因爲這對於我是恥辱的，）卻可以說怎麼會有那樣孩子氣的虛榮和忿恨，竟用這懺悔錄來責備我，用它作爲一個武器，來反對我！您不必擔心，我並不是說您……」

「但是我很可惜您自己拒絕這篇文章，伊鮑里特，它是很誠懇的，即使是其中最可笑的方面——這些可笑的方面是很多的，（伊鮑里特皺緊了眉頭，）——也可以用痛苦來贖取，因爲自己承認這一切也就是痛苦……也許是極大的勇敢。這篇文章裏所包含的思想一定有正直的根據，不啻外表上是怎樣的。時間越長，我越看得清楚，我可以對您賭咒。我並不批評您，我這樣說爲了表示自己的意見。我很可惜我當

時沒有說話……」

伊鮑里特臉紅了。他閃出一個念頭，也許公爵在那裏裝假，搗捉他；但是仔細看了看他的臉，他不能不相信他的誠懇；他的臉色立刻明朗了。

「但是總歸要死的！」——他說着，幾乎要加上一句「像我這樣的人總歸會死的」的話。——「您想一想，您的筭納真把我磨折得够了；他異想天開地駁復着，也許從當時聽我的那篇文字的人們中間，有三四個人會比我先死！這是什麼話！他以為這是對於我的一個安慰，哈哈！哈哈！他們還沒有死；假使甚至這些人全都死光，也於我有什麼安慰，您自己想一想！他以己度人；但是他還走得更遠，他現在簡直罵起人來，他說，正經的人在遇到這類事情時會默默而死的，而我這種做法不過是一種自私心的表現！什麼話！在他的方面那纔是自私心的表現呢！他們的自私心如何的細膩，同時不如說是如何像公牛似的粗魯，雖然他們怎麼也不能在自己身上發現這自私心……公爵，你讀過十八世紀斯台彭·格萊鮑夫被處死的故事麼？我昨天偶然讀到……」

「那一個斯台彭·格萊鮑夫？」

「在彼得大帝時代被釘在木樁上的。」

「哎喲，我的天呀，我知道的！在木樁上坐了十五小時，在大寒時候，穿着皮裘，莊嚴堂皇地就死；我讀過的……怎麼樣呢？」

「上帝會給人們這樣的死法，但是不會給我們！您也許以為，我不會像格萊鮑夫那樣死麼？」

「完全不」——公爵羞慚起來。「我不過想說，您……您並不見得像格萊鮑夫，但是……您……您那時候會成爲……」

「我猜到了：會成爲奧司台爾孟，並不是格萊鮑夫——你是不是想說這句話？」

「那一個奧司台爾孟？」——公爵驚異了。

「奧司台爾孟，外公奧司台爾孟，彼得時代的奧斯台爾孟」——伊鮑里特啞聲說，忽然有點茫然了，隨來了一些困窘的情況。

「不，不！我並不想說這個，」——公爵在沈默了一會以後突然說——「我覺得，您……從來沒有成爲奧司台爾孟。」

伊鮑里特皺眉了。

「我爲什麼這樣說，」——公爵突然搶上去說，顯然想加以糾正——「因爲當時的人們（我對您賭咒，這永遠使我驚愕，）好像完全和我們現在不同，不是現在我們這世紀那樣的種族，簡直好像是另一個族類……當時人們好像祇有一個理想，現在都顯得神經質一點，腦筋靈一點，情感多一點，好像一下子會生出兩三個理想來……現在的人心胸寬敞些，——我可以賭咒，就是這……屢妨礙他成爲像那些世紀那樣的結構簡單的人……我……我說這話單是爲了這個，並不是……」

「我明白；您現在忙着安慰我，爲了您那株天眞地和我的意見不相投合。您完全是一個小孩，公爵！我注意到，你們大家全把我看作……看作一隻磁器茶杯……不要緊，不要緊，我並不生氣。無論如何，我們中

間發生了極可笑的談話；您有時完全成爲一個小孩，公爵。您知道，我也許想成爲比奧司台爾孟好一點的人；爲了奧司台爾孟是不值得從死人裏復活的……但是我看出我必須快點死，否則我自己……請您離開我罷。再見好！您自己對我說，您以爲怎樣：我怎樣死纔好呢？最好能弄得……有道德一點，好不好？唔，說罷！

「您從我們身邊走過去，饒恕了我們的幸福罷！」——公爵輕聲說。

「哈哈，哈哈，我真是料到的！我真是等候着這一手的！但是您……但是您……得了罷！您真是能言善辯的人！再見！再見！」

## 第六章

關於葉家別墅裏晚上的聚會，等候白洛孔司卡耶光降的消息，瓦爾五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通知哥哥的也是完全準確的；他們確乎在那天晚上等候客人們光臨；但是她又是描寫得比較強調一些固然，事情安排得太爲匆忙，甚至帶點完全無用的驚慌，也就因爲這個家庭中一切舉動都是比衆不同的。一切原因都在於「不願再有什麼疑惑」的麗薩達·博羅可菲也大納那分不耐煩的心情和兩顆父母的心的對於心愛女兒的幸臨太熱切的顧慮。再說白洛孔司卡耶實在不久就要離開這裏。因爲她的保護會在社會上發生極重要的意義；又因爲他們希望她會對公爵發生好感，所以他們冀圖「社會」會一直把阿格拉耶的未婚夫從一個有權勢的「老太婆」的手中接受下來，假使其中有什麼奇怪的地方，那末



在如此保護之下也會顯得不大奇怪的。其中的關鍵就在於父母無論如何不會自行解決。這件事情委  
 究竟有沒有奇怪的地方？假使有，那末奇怪到什麼程度？或者完全沒有奇怪的地方？在現在，由於阿格拉  
耶的緣故，還沒有取得最後的決定的時候，那些有權威且有資格的人們友誼而且公開的意見是極有用的。  
 無論如何，早晚公爵必須被引入社會上去，他對於這社會是沒有一點概念的。簡單地說，他們打算把他  
 拿出來一給人家看一看。那天的晚會計劃得很簡單的，祇邀請一些「密友」，人數極少。除去白洛孔司  
卡耶以外，還邀請一位夫人，一個極重要的貴族和巨宦的太太。青年人中間被邀請的祇有葉大格尼·柏  
夫洛維奇一人。他應伴着白洛孔司卡耶回來。

關於白洛孔司卡耶九點的消息，公爵在晚會的三天前就聽說了，至於晚會卻在頭天晚上纔知道。他  
 自然看出了家庭人員們忙亂的程度，甚至在他們和他婉轉地提起來時那種暗示的，焦慮的神色上，悟到  
 他們正在擔心着他將要給人們引起如何的印象。然而他也真是不多一點也沒有重視當前的事件；他  
 所忙的完全是別的：阿格拉耶每小時中顯得越來越使性，越來越陰沈，——這使他焦急。他聽到葉大格尼·  
柏夫洛維奇快要來到這裏的時候，十分高興，說他早就希望看見他。爲了什麼原因這句話誰也不喜歡；  
阿格拉耶惱恨地離開屋子，深夜十二點鐘公爵要上時，她纔捉到了一個機會，一面送他，一面對他單獨說  
 幾句話。

「我希望您明兒整天不要到我們這裏來，晚上等那些客人們……聚集的時候再來。您知道會有客  
 人來的。」

她不耐煩地，特別嚴厲地說着；她初次說起這個「晚會」關於客人們的念頭對於她也差不多是無從忍耐的，大家全看出來了。也許她極想爲了這件事情和父母們吵一頓，但是驕傲和羞慚妨礙她說話。公爵立刻明白她也替他擔心（同時又不願意直認擔心），忽然自己也害怕了。

「是的，我被邀請的。」——他回答。

她顯然難於繼續說下去。

「能不能和您正正經經地談點什麼？那怕一生中祇有一次。」——她突然異常生氣，不知道爲了什麼，沒有力量忍住自己。

「可以的，我現在聽着；我很高興。」——公爵喃聲說。

阿格拉耶又沈默了一分鐘，帶着顯著的嫌惡起始說。

「我不高興和他們爭論這件事情；有些情形是他們不會了解的。媽媽有些規矩永遠使我感覺討厭。我並不講父親；問他也沒有用。媽媽自然是一個正直的女人；你祇要敢對她講出一點低卑的話，就可以看得出來。但是她爲什麼要崇拜這些……沒有價值的人們呢！我並不是指白洛孔司卡耶；她是一個無聊的老太婆，性格也無聊，但是很聰明，會把他們大家握在手掌中——這就是她的長處。唉，真是低卑極了！而且可笑得很；我們永遠是中等階級的人們，中等得再也沒有那樣中等的；爲什麼一定要爬上等社會裏去呢？姊姊們也想爬到那裏去；S公爵把大家都弄糊塗了。您爲什麼喜歡葉夫格尼·柏夫格羅奇來？」

「阿格拉耶！」——公爵說。——「我覺得，您爲我十分擔心，怕我明天在這個社會裏……我栽跟斗，

是不是？」

「爲您麼怕麼？」——阿格拉耶的臉完全紅了。——「爲什麼我要爲您擔心，那怕您……那怕您完全受人家取笑？於我有什麼相干？您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什麼叫做「我跟斗」？這是一個無價值的，俗氣的名詞。」

「這個名詞……在學校裏常說的。」

「即使學校裏常說的，也是無價值的話！您明天大概也打算用這種話談天。您先在家裏從字典裏多找出一些這類的話，那就會引出強烈的印象來了！可惜您走進來的態度是很好。您從那裏學來的？有大事故意看您的時候，您會不會有禮貌地舉起茶杯來喝呢？」

「我想我會的。」

「這很可惜；否則我要笑出來的。您至少應該把客廳裏的中國花瓶砸破！它的價格很貴：您儘管砸破它罷。它是人家贈送的。媽媽會發瘋，當着大家面前哭泣的，——因爲她最珍重這隻花瓶。您做出您常做的那個手勢，一下子就把它砸碎了吧。您故意坐在它附近。」

「不然，我反而要坐得遠些：謝謝您的警告。」

「這末說來，您預先就怕您會做出那種大模大樣的手勢來的。我敢打賭，您會講起那些「題目」，那些嚴肅的，有學問的，高尚的題目來的，是不是？這是……很有禮貌的！」

「我覺得有點愚蠢……假使說得不是時候。」

「您現在應該一下子永遠記住。」——阿格拉耶終於忍不住了，——「假使您談起什麼死刑，或是俄國的經濟狀況，或是說『美可以拯救世界』那末……我自然很高興，而且會笑出來的，但是……我要預先警告您以後再也不必有我眼前出現！您聽着：我說得很正經！這一次我說得很正經！」

她真是正經地說出她的威嚇的話，甚至在她的耳裏聽得出，在她的眼神裏看得出一些不尋常的東西，是公爵以前從來沒有看出來的，這自然並不像開玩笑。

「您弄得我現在一定要『講出』這些話來，甚至……也許……會把花瓶碰破的。我剛纔一點也不怕，現在卻怕起一切來了。我一定會栽跟斗的。」

「那末您沈默下來罷。坐在那裏，不要說話。」

「不行的；我相信，我會從恐怖中說出話來，從恐怖中砸破花瓶。也許我會在光滑的地板上摔交，或是發生這類的情形，因為我已經發生過這類事情的；今天我會做一夜關於這類事情的夢；您爲什麼要提起這個來呢！」

阿格拉耶陰鬱地對他希望。

「您說好不好：明天我不如完全不到！謊報有病，也就完了！」——他終於決定。

阿格拉耶跺着腳，忿怒得甚至臉色都慘白了。

「天呀！那裏會有這種情形的！他會不到，同時人家是特地爲了他……天呀！同這類……像您這樣講不通的人辦事真是够快樂的！」

「我來，我來！」——公爵連忙打斷她。——「我可以對您起誓，我會整晚晚上坐着，一句話也不說的。我會這樣做的。」

「您這樣做很好。您剛纔說：『謊報有病；』您真是從那裏取來這種話語的？您爲什麼喜歡用這種句子和我談話？您想逗我麼？」

「對不住；這也是一句學校裏的話；我以後不說了。我很明白……您……您替我擔心……（您不要生氣啊！）我很喜歡這個。您要知道，我現在真是害怕，——同時又真的高興聽您的話。但是所有這些駭懼，我可以對您賭咒，這全是瑣碎的，無聊的。真是的，阿格拉耶！留下來的便是快樂。我很高興，您是這樣的一個嬰孩，這樣的一個良好的嬰孩！您真是一個妙人，阿格拉耶！」

阿格拉耶自然會生氣的，而且已經想生氣了，但是忽然有一種對於她自己料想不到的情感在一剎那間抓住她的整個心靈。

「您會不會責備我現在這些粗野的話……在以後……什麼時候？」——她突然問。

「您怎麼啦！您怎麼啦！您爲什麼又臉紅了？又那條陰鬱地看我！您有時露出太陰鬱的神情，阿格拉耶，是以前從來未有的。我知道這是爲什麼……」

「不要說！不要說！」

「不，不如說的好。我早就想說；我已經說了，但是……這還不够，因爲您不相信我。我們中間到底有一個人……」

「不要說，不要說，不要說，不要說！」——阿格拉耶忽然打斷他，緊緊地抓住他的手，幾乎懷着恐怖看他。這時候有人喚她；她好像高興似的，扔開他就走了。

公爵整夜發着瘧熱。奇怪得很，他已經連上幾夜發着瘧熱，這一次在半夢囈中，他生出了一個念頭：假使明天當着大家，他忽然昏暈過去便怎樣呢？他不是曾經在白天昏暈過的麼？他一到這個就發冷了，他整夜設想自己處在一個奇怪的，從來沒有聽見過的社會裏，一些奇怪的人物中間。主要的是他「說起話來」了。他知道不應該說，但是他一直說着，他勸他們什麼事情。葉夫格尼·怕夫洛維奇和伊鮑里特也在這些客人中間，好像交情很好似的。

他在九點鐘的時候醒了，頭漲痛着，思想非常零亂，帶着一些奇怪的印象。他不知爲什麼原因很想見羅果靜一下；見他一面，和他說許多話，——究竟說什麼，他自己也不知道；以後他完全決定有一點事情到伊鮑里特那裏去一趟。他的心裏有一點模糊的情感，因此他在今天早晨所發生的事情給予他的印象雖極強烈，但到底還不是完全的。內中有一件事情就是萊白及夫的訪問。

萊白及夫來得極早，九點多鐘，差不多完全喝醉了酒。公爵近來雖然不大注意到外面的事情，但是他也看出自從伊伏爾金將軍搬走以後，萊白及夫已有三天做出很不好的行徑。他的衣裳忽然似乎弄得很髒，染上許多油膩，他的領子歪到一邊去，衣領被撕破了。他在自己家裏簡直咆哮起來，隔着小院子聽得很清楚；魏拉有一次流着眼淚跑來，講出什麼事情。他現在來到公爵那裏，叩擊胸脯，責備起自己來了……

「取得了……取得了懲罰，爲了我的變叛和卑鄙的行爲……取得了一記耳光！」——他終於像演

悲劇似的說。

「耳光……誰給你的……這樣早？」

「早麼？」——萊白及夫諷刺地微笑着。「時間是一點沒有關係的……即使對於肉體上的懲罰……但是我取得了精神上的……精神上的耳光，不是肉體上的！」

他突然不客氣地坐下來，起始講述。他的講述是很不聯貫的，公爵皺着眉頭，就想出去；但是突然有幾句話使他驚愕。他驚異得愣住了……萊白及夫講出一些奇怪的話。

起初事情顯然關係到一封什麼信；提出了阿格拉耶·伊凡諾大納的名字來。以後萊白及夫忽然悲苦地以備起公爵了；可見得他受了公爵的侮辱。他彷彿說，公爵起初把他和某脚色（即辦司泰謝·費里帕大納）的事情委託來白及夫；但是以後完全和他斷絕關係，把他從身邊驅走，使他大失面子，甚至弄到這樣可恥的程辰，連他所問的劫句關於房屋裏即將有變動的話都粗暴地不肯承認下來。萊白及夫帶着醉淚承認，「在這以後他已經無論如何不能忍耐下去，而況他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從羅果靜那裏，從司泰謝·費里帕大納那裏，從娜司泰謝·費里帕大納的女朋友那裏，又從瓦爾瓦拉·阿爾達甲昂諾夫那裏……甚至從阿格拉耶·伊凡諾大納自己……您想一想看，這全是由魏拉從中幫忙，由我的愛女魏拉，獨生的……不對……並不是獨生的，因為我有三個子女。誰寫信給麗薩魏達·博羅可菲及大納的，甚至魏拉也寫的，哈哈！誰把一切關係……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大納的行動報告給她的，哈哈！那個寫匿名信的人是誰，請問你！」

「難道是怎麼？」——公爵喊。

「就是的，」——醉鬼尊嚴地回答——「今天九點半，祇有半小時……不，三刻鐘，我會通知那位尊貴的母親，我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轉告給她……我寫了一張便條交給女孩從後面的臺階那裏送去。她收下了。」

「您剛纔看見羅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大納麼！公爵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剛纔去見她，竟取到了一記耳光……精神上的。她把信還給我，甚至擲了過來，沒有拆開來……朝我頸子上一推，把我趕走了……但不過是精神上的，不是肉體上的……不過差不多等於肉體上的，離開得不太遠了！」

「她扔給您什麼信，沒有拆開來的？」

「難道……哈哈，哈哈！難道我還沒有告訴您麼？我以為已經說過了……我接到了一封信，託我們轉交的……」

「誰的信給誰的？」

但是萊白及夫有些「解釋」是極難弄清楚，且加以了解的。公爵費了許多力量纔明白那封信是大清早由女僕送給魏拉·萊及白夫，請她按地址轉遞的……「還和以前一樣……還和以前一樣……由同樣的那個人物交給某一脚色的……（內中一個我稱爲「人物」，另一個單稱爲「脚色」，以作區別，且爲了表示輕蔑的意思，因爲天真而且高貴的將軍的女公子和……茶花女之間是極大的區別的。）這



封信是那位「人物」寫的，他的名字的第一字母是A字……」

「那怎麼會呢？寫給娜司泰謝·費里帕人納？真是無意義的事情！」——公爵喊。

「有的，有的。假使不是給她，便是給羅果靜，給羅果靜是一樣的……還有一封信也是由A字母的人物交給帖連奇也夫先生轉交的，——萊白及人使了一個眉眼，微笑着。

因為他時常從這件事糾纏到另一件事上去，忘記了起始說什麼話，所以公爵索性不說話，讓他人發言。但是到底弄不明白：那封信是經他的手，還是經魏拉的手轉交的？假使他自已說，「寫給羅果靜和寫給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一樣，」那末那些信不是經他的手，假使真是有這些信。至於那封信現在怎麼會落到他手裏去的，根本無從加以解釋；大概可以猜到的是他用什麼方法從魏拉手裏搶來……輕輕地偷來，另帶着一番用意送到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那裏去。公爵終於這樣的推測到，而且了解到。

「您發瘋了！」——他十分騷亂地喊出。

「並沒有，可尊敬的公爵，」——萊白及夫不免帶着忿恨的顏色回答。——「不錯，我本來想親手交給您，爲了替您效勞……後來想到不如替那邊效勞，把這一切報告那個尊貴的母親……因爲以前也會有一次寫過無名信給她。剛纔我預先寫了一張字條，請在八點二十分鐘相見，下面署名是：「您的祕密通信員。」到了那個時候，立刻，甚至帶着慌張匆促的樣子，領我從後門進去見那位尊貴的母親。」

「底下呢……」

「底下您已經知道，幾乎揍我一頓，所謂幾乎，幾乎，就可以說差不多揍我了。她還把信擲還給我。她本

來想留下來，——我看到，覺察到的，——但是想了一下，又擲還給我了：「既然人家委託你轉交，你就轉交好了……」甚至生氣起來。既然不害羞在我面前說話，那末一定生了氣。她的性格是極暴躁的！」

「現在信在那裏？」

「還在我身邊，那不是麼？」

於是他把阿格特耶給猶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的信交給公爵，這封信就是猶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就在今天早晨，兩小時後得意洋洋地給他的妹子看的。

「這封信不能留在您手裏。」

「給您，給您！我現在呈獻給您。」——萊白及夫大熱切地搶上去說。——「現在我又成爲您的人，完全成爲您的僕人，從頭到心，在我瞬間的叛變以後，『懲罰了心，饒恕了鬚鬚，』——像託瑪司·莫爾 (Thomas More) 所說的……在英國，在大不列顛。『*Mea culpa, mea culpa*』——像羅馬教王所說的……不對，那是羅馬教皇，我竟稱他爲羅馬教王。」

「這封信應該立刻轉去。」——公爵忙亂起來，——「我來轉給。」

「好不好，好不好，極有教養的公爵，好不好……這樣！」

萊白及夫扮出一個奇怪的，巴結的鬼臉；他忽然當時顫動得很利害，好像忽然有人用針扎刺了他一下，同時狡猾地使着眉眼，用手做出姿勢。

「什麼？」——公爵威嚴地問。

(癡 白)

「預先拆開來！」——他巴結地，極秘密似地微語。

公爵憤恨得跳了起來，萊白及夫祇好跑走；但是跑到門前，又停止了，等一等，看看有沒有赦恕的希望。

「唉，萊白及夫呀！您怎麼弄到這樣低卑的，亂七八糟的程度！」——公爵悲愁地喊出。萊白及夫的臉色舒展了。

「低卑得很！低卑得很！」——他立刻走近過來，含淚叩擊自己的胸脯。

「這真是可憎厭的行爲！」

「就是可憎厭的行爲！真正的一句話！」

「您這種奇怪的行爲……算什麼道理？……簡直是偵探！您爲什麼要寫匿名信，驚擾那樣正直而且心善的女人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怎麼會沒有權利給任何人寫信？您今天是跑去告密的麼？您打算在那裏得點什麼？您跑去告密有什麼動機？」

「單祇由於一種愉快的好奇……還由於一個正直的心靈願意替人效勞的緣故！」——萊白及夫

喃聲說，「現在我又是您的！您讓我上吊都可以！」

「您就是像現在這種樣子去見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麼？」——公爵嫌惡地露出好奇的樣子。

樣子。

「不……比較清醒些……甚至體面些；我是在丟了顏面以後……纔弄到這地步的。」

「好極了，您離開我罷！」

但是這請求必須重複幾次，客人纔敢走出去。他完全把門開了，還回轉來，躡足走到屋子中央，重又開始做手勢，表示如何拆開信的樣子；他不敢再用自已的話語說出他的勸告；以後就出去了，輕輕地，和藹地微笑着。

聽到這一切是十分難過的。從這一切中祇發現一個主要的，非常的事實：那就是阿格拉耶不知爲什麼正處於極大的驚慌，極大的遲疑，極大的苦痛中（「由於醋意，公爵微語着。」）顯然，那些不良善的人們正在那裏攪亂她，很奇怪的是她竟會這樣信任他們。自然，在這無經驗的，熱情的，驕傲的腦筋裏正成熟着一些特別的計劃，也許是有害的，並且是……粗野的。公爵顯得特別誇耀，在慌亂中不知如何決定。必須加以警告，他感到的。他又朝那個封牢的信的地址上面看了一眼：對於這個他是沒有疑惑和不安的，因爲他很相信；在這封信裏使公爵不安的是另一個情形：他不相信筊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但是他決定自己把這封信送去，已經從家裏走出，但是在路中又不想這樣做了。好像故意似的，郭略在波奇成的房子旁邊出現。公爵就委託他把信交給他的哥哥，好像是一直從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那裏取來的。郭略沒有細問，就送去了，因此筊納並沒有想像到，這封信會經過這許多站頭的。公爵回家時請魏拉·羅吉央諾夫納到他那裏來，把應該告訴的話全告訴給她聽，並且好生安慰了她一下，因爲她一直在那裏尋找那封信，哭泣着。她一知道這封信是她父親拿走的，顯得非常的恐怖。（公爵以後從她那裏知道，她有許多次爲羅果靜和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祕密作事；她沒有想到這樣做法是於公爵有害的……）

公爵心裏十分懊喪，在兩小時後郭略打發人跑來報告父親生病的時候，他最初幾乎不明白是怎麼

會事。但這件事情使他的心情恢復了原狀，因為它把他的注意力吸引了。他在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那裏（病人自然被擡到那裏去了），差不多一直坐到晚上。他在那裏不見得有什麼益處，但是有一類人你在痛苦的時，看見他們坐在你的身旁不知爲什麼原因會感得舒適的。郭略異常驚愕，歇司底里地哭泣，但是一直跑入跑去地忙個不停：他跑去請醫生，找到了三個，又跑到藥房和理髮館裏去。將軍被救活了，但是沒有清醒轉來。醫生們表示意見，認爲「病人尚在危險中。」瓦略和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不離開病人一步；笳納感到慚愧和震愕，但是不想上樓去，甚至怕見病人。他扭轉他的兩手，在不聯貫的，和公爵的談話裏表示說：「竟出了這樣的不幸，而且好像故意似的，在這種時候！」公爵覺得他明白笳納說着什麼時候。公爵沒有在波奇成家內遇到伊帕里特。快到晚上的時候萊白及夫跑來了。他在早晨的「解釋」之後一直睡到現在。現在他差不多酒醒了，流着真正的眼淚，對病人哭泣，好像哭他的嫡親的哥哥。他高聲說出責備自己的話，但沒有解釋出什麼原因，死纏着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時時刻刻地對她說：「他是這一切的主因，沒有別人，祇有他……單獨是爲了愉快的奸奇的緣故，『死者』」（他不知爲什麼堅持地對這活着的將軍作這樣的稱呼，）甚至是有極有天才的人！他特別嚴正地堅持着有天才的話，好像這樣說會在這時候發生一種特別的利益似的。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看見他誠懇地流淚，就對他說，並不加以任何的責備，甚至幾乎露出和藹的神情，「得了罷！不要哭啦！上帝會饒恕您的！」萊白及夫被這幾句話和它的口氣弄得異常驚愕，竟使他整個晚上不想離開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在以後的幾天內，一直到將軍的死爲止，他差不多從早到晚儘在他們家裏逗留着。）在這一天的內，羅薩魏序·博羅可菲也夫納

兩次派人到尼納·阿歷山大格夫納那裏來打聽病人的情況。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公爵走進業巴坐滿客人的葉家客廳裏去的時候，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立刻起始問他關於病人的情形，非常關切而詳細地問着，還用莊嚴的態度回答白洛孔司卡耶的問題：「那個病人是誰？尼納·阿歷山大格夫納是誰？」這頗使公爵喜歡。他自己和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講述的時候，說得很「好」，像以後阿格拉耶的姊姊們表示出來的那個樣子「謙遜、輕靜，沒有多餘的話語，沒有手勢，帶着尊敬；走進來的姿勢也很好；衣服穿得也講究，」不但沒有「在光滑的地板上摔跤，」像頭天晚上所懼怕的那樣，但是顯然甚至給大家引起愉快的印象。

他坐下來，向四圍看了一遍以後，立刻覺察出這個集會並不像昨天阿格拉耶嚇唬他的那種幻象，也不像他夜間做出的噩夢。他一生中初次看到被稱作「上等社會」的可怕的名詞的那種東西的一個角落。爲了一些特別的用意，計算和希望，他早就渴想鑽進這個魔術般的人們的團體裏去，所以對於最初的印象發生了深刻的興趣。他這個最初的印象甚至是非常美妙的。他忽然立刻覺得，所有這些人們似乎是生下來就在一處的。業府在這晚上並沒有任何的「晚會，」任何的貴賓，他們全是「自己人，」而他自己似乎已成爲他們忠實的朋友和在思想上一致的人，在不長久的離別以後，在又回到他們那裏去了。優雅的舉止，坦白的風度，再加上外表上的誠懇，真是令人神往。他決不會想到所有這些坦白和正直，機智和崇高的自身的尊嚴也許不過是一種莊嚴的，藝術上的偽造。大多數的客人雖具有動人的儀表，其實都屬於極空虛的人物之流，由於自滿，自己也不知道，他們身上好的一切祇是一種偽造，但是對於這，他們不

能負責，因為這全是無意識地，由於遺傳而得來的。公爵處於最初的印象的美妙的氣氛之下，居然沒有疑感到這層。例如，他看見這個老人，這個重要的大官，照年齡上講來可以做他的祖父的竟中止了談話，以傾聽他的說話，他這種年青的，無經驗的人的說話，不但傾聽他的說話，且顯然珍重他的意見，待他非常和藹，露出誠懇的和善的態度，而同時他們是完全陌生的，祇見了第一面。也許，這種極細膩的禮貌對於公爵熱烈的，銳敏的感覺發生了影響。也許他早就對於這種快樂印象有了偏向，甚至有了先入之見。

所有這些人雖然可以稱爲「家庭的密友」和相互間的知己，但實際上並不是家庭內或相互間的密友，像公爵在被介紹相識的時候所想像的那樣。這裏面有些人永遠且也無論如何不會承認葉潘欽家的人們是和自己平等的。這裏有些人甚至是完全互相仇恨的。白洛孔司卡耶老太婆一生「看輕」那個「老年顯宦」的夫人，而那位夫人也並不愛麗薩·博羅可菲也夫納。這位「顯宦」的丈夫，不知爲什麼原因從青年時代起就成爲葉潘欽的保護者，現在也處於主席的地位。在伊凡·費道洛維奇的眼中他是一個大人物，使伊凡·費道洛維奇在他面前除了崇拜和恐懼之外不能感到什麼，甚至假使有一分鐘承認自己是和他平等的人，而不認他是與靈辟克的主神，他會誠懇地看輕自己的。這裏有些人幾年來互相沒有見面，除去冷淡以外，假使不是憎厭，互相間並無任何情感，然而現在相見以後，又好像昨天還在極友誼的愉快的集會中見過似的。但是聚會的人數並不多。除白洛孔司卡耶和那個「老顯宦」——他當真是重要人物——及其夫人以外，還有一個體格魁偉的武職將軍，伯爵或男爵，德國人的姓，——一個極端沈默的人，負深悉政務，且極有學問的名譽，他屬於「除俄羅斯本身以外」其他一切全

都知道的高級行政官吏之流，五年來儘說着一句「深刻異常」的評語，以後一定會成爲諺語，甚至在極低微的階級都流行起來。他屬於那類高級官吏，他們普通都在政界裏服務得非常長久，（甚至長久得奇怪，）在取得了極大的爵位，肥美的差使，鉅大的錢財以後死去，雖然他們並無顯赫的功勞，甚至對於功勞多少露出敵意。這位將軍是伊凡·費道洛維奇職務方面的直接上司，伊凡·費道洛維奇由於熱烈的，感戴的心情，甚至由於特別的自愛心，認他爲自己的恩人，然而他自己並不承認他是伊凡·費道洛維奇的恩人，對待他十分安靜，雖然很樂意利用他各種各樣的效勞，但是他會立刻把他撤職，而更換別人，假使由於一種考慮，甚至是並不高尙的考慮，他必須這樣做。這裏還有一個老邁的，莊嚴的紳士，好像甚至是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親戚，其實根本不確；他居極高的爵位，富於貲財，出身望族。他體格結實，顯得十分健康，好說話，甚至有了不滿足的人的名聲，（雖然這名詞含有極正當的意義，）且甚至有了易發脾氣的人的名聲，（但在他身上這也是極愉快的。）他具有英國貴族的風度和英國的趣味，（譬如關於帶血的牛排，馬具，僕人等等。）他是那位「顯宦」的好友，他會博得他的歡心。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不知爲什麼原因蓄藏一個奇怪的念頭，那就是這個老邁的紳士，（他本來是行爲慳厚，愛好女性的人，）會忽然想到向阿歷山大求婚。在集會中，除去這極崇高而且牢靠的階層以外還有一個階層是比較年輕些的客人們，雖然他們也具有極美妙的性格。S公爵和葉夫格尼·柏夫各維奇以外，一個出名的，漂亮的N公爵也屬於這個階層。他曾以善於戰勝女人的心馳名全歐，現雖已有四十五歲，但還具有美好的儀表，很會講述什麼事情，財產是有的，不過已處於七零八落的狀態中。他依照習慣以住居國外的時日爲多。這



裏還有些人似乎組成了第二種特別的階層，他們雖不屬於社會的「內心階級」，但和葉岱夫一樣，有時不知爲什麼原因會在這「內心階級」內出現的。葉氏夫婦由於成爲慣例的一些機警，喜歡在他們的不常舉行的晚會上把上等社會和比較低卑些的階層的人們，「中等社會」的優秀代表攙和在一起。爲了這，人家甚至誇獎葉氏夫婦，說他們明白自己的地位，極有機警，而葉氏夫婦也因此感到驕傲。這天晚上，中等人物代表之一是一個工兵隊的上校，極嚴肅的人，S公爵極要好的朋友，就是由他介紹到葉府上去的。他在社會裏十分沈默，右手的大食指上戴着一隻又大又顯著的戒指，大概是人家贈送的。這裏甚至還有一個文學家，詩人，德種，但是俄羅斯的詩人。他的儀表十分體面，所以把他介紹到好社會裏去是未必捨心的。他的外貌顯得很快樂，雖然不知爲什麼原因會使你感覺厭。他的歲數有三十八歲左右，穿得很漂亮，出身中等階級的，十分可尊敬的德國家庭中。他會利用各種機會取得上流人物的保護，保持他們的寵愛。他曾從德文裏翻譯一部重要的著作，某一位重要的德國詩人的作品，很巧地將這翻譯獻與一個著名的，但已死去的俄國詩人，以誇耀他如何和這詩人有過極深的友誼。（有一類作家愛在刊物上發表他和已去世的大作家發生友誼的話。）他是新近經「老顯宦」的太太介紹給葉氏夫婦的。這位太太素以愛保護文學家與學者馳名，甚至確會給一兩個作家弄到了津貼。是她可以說進訪去的那些要人幫忙的。她真是有些特別勢力的。她年約四十五歲。（她對於像她丈夫那樣龍鍾的老人，還是極年輕的妻子。）她以前有過美麗的姿色，現在由於一般四十多歲的女太太們應有的癖好，這愛穿華麗的服裝。她的智刀並不見得高，文學的智識也還有限。但是保護文學家已成爲她的一種癖好，正和穿華麗服裝一般。

有許多作品和翻譯都呈獻給她；有兩三位作家經她的允許後，刊載了他們寫給她的，討論極重要問題的信……現在公爵把這樣的一個社會認作極純粹的金幣，成色好的金子，沒有一點混合物。所有這些人們也像故意似的在這天晚上處於極快樂的精中，表示充分的自滿。他們大家全知道他們的駕臨給予葉氏夫婦極大的榮耀。但是可憐公爵並沒有疑惑到這種柔細的地方。譬如說，他不疑惑，葉氏夫婦在預備做一個重要的步驟，那就是解決他們女兒的命運的時候，不敢不把他就是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先給被認為他們家庭的保護人的老顯宦看一看。那個老顯宦甚至在聽到了葉氏夫婦發生極可怕的不幸的消息以後都會完全處之泰然的，——但是假使葉氏夫婦沒有和他商量，沒有徵得他的同意，就宣布他們女兒的訂婚，他一定會十分生氣。N公爵，一個態度和藹的，極有機智的，非常誠懇的人，深信他好比一輪紅日，在這夜裏出升到葉家客廳上面。他認他們比自己低卑得多，也就是這個坦白的，正直的念頭在他心中產生了極可愛的瀟灑的神情，和對於葉氏夫婦友善的態度。他知道，在這天晚上，他一定應該講出一些什麼，以取悅這個社會，因此甚至帶些靈感加以準備。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在以後聽到他所講的故事時，感到他從來沒有在像N公爵那種唐瑞安 (Don Juan) 的口內，會聽到如此幽默，如此快樂和天真，且幾乎如此動人的話。但是他那裏知道，這個故事本身又陳腐，又朽爛；且早已背得爛熟，在別家的客廳內已成爲破爛無用的東西，遭大家的討厭，而祇在天真的葉氏夫婦那裏又成爲新聞，成爲一個光明顯赫的人物突發的，誠懇的，美麗的回憶！甚至那個德國小詩人雖然持着特別客氣和謙恭的態度，連他也幾乎認自己的光降是給這人家一個面子。但是公爵沒有注意到反面的情形，沒有注意到任何的潛流。連阿格拉耶耶都

沒有預見到這個災害。她今入晚上特別美麗。三位小姐都穿扮起來，雖然不很華麗，甚至做出了特別的髮結的式樣；阿格拉耶坐在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旁邊，和他特別友善地談話，說着玩笑。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舉止似乎比別的時候稍為莊重些，也許也是由於對顯官們的尊敬。不過交際場上大家都已認識他；他年紀雖輕，但已成爲自己人了。在這天晚上他上葉府去的時候，帽上戴着異紗，白洛孔司卡耶爲了這塊異紗誇獎他一頓；換一個愛交際的姪兒在遇到這種情事時也許不會給這樣的叔父戴孝。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也認爲滿意，但是一般地說來，她露出好像極焦慮的樣子。公爵看見阿格拉耶兩次朝他注視，似乎認爲滿足。他漸漸地覺得太幸福了。剛纔的那些「幻想」的念頭和他的顧慮，（在他和萊白及夫談話以後）現在他突然而且時常回憶起來的時候，他覺得是一個如何不會實現的，不可能的，甚至可笑的夢！他在整整的一天內，最緊要的，無意識的願望和衝動就是想法使得他不相信這個夢！他說話很少，所說的不過是回答人家的問題，終於完全沈默下去，坐在那裏，一直聽着，顯然沈浸在愉快中。他在心裏漸漸地預備下一種靈感，準備在遇到機會時就爆發出來……他的說話是出於偶然的，也是回答着人家的問話，似乎並沒有特別的用意……

## 第七章

他帶着愉快的心情向快樂地和N公爵，還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談話的阿格拉耶，審看的時候，那個英國派的老紳士正在另一角落內款待「顯官」向他講述些什麼，忽然發生了靈感似的提起了尼

古拉·安德列維奇·伯夫里柴夫的名字。公爵迅快地轉身到他們那方面，聽起來了。

事情講到某省田主的牙邑上現在的一切規矩和那些漫無秩序的狀況。英國派的講述大概包含一些快樂的成份，因此使老頭兒終於笑起講述者那付好惱怒的熱勁來了。他極流利地講述着，好像嫌髒似地把話語拉長，目將重音放在母音字母上面。他講他不能不爲了現在那些秩序，以半價賣去某省內一片良好的田產，其實他並不特別需要什麼銀錢，但同時還必須保持那些已荒廢的，受損失的，正在打官司中的田產，甚至還要貼錢上去。『免得再爲了伯夫里柴夫的田區打官司，我連忙躲開。假使再來上一兩筆這樣的遺產，我就要破產了。不過我可以得到三千俄畝優良的田地！』

「原來……伊凡·彼得洛維奇是去世的尼古拉·安德列維奇·伯夫里柴夫的親戚……你大概尋找過親戚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對公爵輕聲說。他忽然在旁邊出現，看出公爵十分注意傾聽談話的情形。他以前在那裏招待他的上司將軍，但是早已看出來夫·尼古拉也維奇儘縮在一邊，覺得十分不安；他想在一定的程度以內引他起始談話，以便把他再給「上流人物」介紹一下。

「茨夫·尼古拉也維奇，在他父母死後，就由尼古拉·安德列維奇·伯夫里柴夫做他的監護人。」——他在遇到伊凡·彼得洛維奇的眼神以後，插這幾句話進去。

「很好。」——伊凡·彼得洛維奇說，——「我記得很清楚。剛纔伊凡·費道洛維奇給我們介紹的時候，我立刻認識您了，甚至連臉都認得清楚。您的外貌真是沒有什麼變動，雖然我看見的時候您還是一個小孩，那時您祇有十歲，或十一歲。您的臉貌上有一點什麼可以使人記住的……」

「我在小孩時候您看見過麼？」——公爵問，露出一種特別的驚異。

「這是很久的事情。」——伊凡·彼得洛維奇繼續說，——「在茲拉託魏爾霍伏，您那時住在我的表親家裏。我以前常到茲拉託魏爾霍伏去，——您不記得我麼？也許您不會記得……您當時……您當時有病，我有一次甚至看着您感到驚訝……」

「我一點不記得了！」——公爵熱烈地重複了一遍。

還說了幾句在伊凡·彼得洛維奇方面極安靜，而使公爵感到慌擾的解釋的話，發現那兩位老處女去世的伯夫里柴夫的親戚，住在他的采邑茲拉託魏爾霍伏地方，公爵就歸她們領養的，原來是伊凡·彼得洛維奇的表姊妹。伊凡·彼得洛維奇也和眾一樣，差不多一點也不能解釋伯夫里柴夫如此照顧他的義子，小公爵的原因。「當時竟忘記了注意到這上面去。」——但是後來發現他的記憶力很強，因為他甚至還記得老表姊妹瑪爾法·尼其乞士納對待她的學生十分嚴厲，「有一次爲了您，爲了教授方法，竟和她吵起嘴來，因爲儘用鞭子抽打一個有病的嬰孩，——您自己想一想……這真是……」但是相反地，那個小表姊，娜泰里亞·尼其乞士納，卻很寵愛可憐的小孩……「她們兩人。」——他又往下解釋，——「現在住在N省內，（不過不知道是否還活在人世）伯夫里柴夫遺給他們一塊極整齊的，小小的田產。瑪爾法·尼其乞士納想進修道院；不過我不能確定地說，也許我聽到了關於別人的事情……是的，我前兩天聽見那位醫生的夫人想這樣做……」

公爵帶着由於快樂和感動顯得閃耀的眼神傾聽這一切。他用特別的熱力宣布說，他在向內地各省

旅行的六個月期內，竟沒有找到一個機會尋訪他的以前的女教師一下，自己感到是永遠不可恕的事情。他每天想去，總是被別的事情又開了……現在他自己決定……一定……要到N省去一趟……「您竟認識娜·泰里亞·尼其乞士納麼？一個多木美麗，多末聖潔的靈魂呀！但是瑪爾法·尼其乞士納也……對不住，您對於瑪爾法·尼其乞士納大概看錯了！她固然嚴厲，但是……管理像我當時那樣的白癡……是不會不喪失耐性的……（嘻嘻！）我當時完全是一個白癡，您知道（哈哈！）然而……然而……您當時看見過我，並且……我怎麼會不記得您呢？這末說來，您……哎，天呀，難道您果真是尼古拉·安德列維奇·伯夫里柴夫的親戚麼？」

「您應該相信我，」——伊凡·彼得洛維奇微笑，朝公爵看了一眼。

「我並不是說我……有什麼疑惑……這個難道可以疑惑麼（嚇嚇）……那怕有一點點疑惑呢？那就是說那怕甚至有一點點疑惑呢（嚇嚇）！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去世的尼古拉·安德列維奇·伯夫里柴夫是極好的人具有正直心腸的人，真是的，您相信我的話是了！」

公爵並不見得透不出氣來，卻是「由於好心而哽咽住喉音，」這是阿台拉意達和她的未婚夫S公爵在第二天早晨談話時表示的。

「哎，我的天呀！」——伊凡·彼得洛維奇笑了。「我為什麼不能成爲甚至是正直心腸的人呢？」

「唉，我的天呀！」——公爵噤，露出慚愧的神色，匆匆忙忙地，越來越興奮了——「我……我又說了

蠢話，但是……應該如此的，因為我……我……我又說得不對勁了！並且在這樣的利益之下……在這樣極大的利益之下……請問，現在我算什麼呢？和這樣正直心腸的人比較起來，——因為他真是一個正直心腸的人。不對麼？不對麼？」

公爵甚至全身抖索着。為什麼他忽然這樣驚慌起來，為什麼完全沒來由地發生那樣欣悅的情感而且好像和談話的題目一點也不相稱，——這是難於解決的。他當時的心緒確乎如此，甚至在這時候對什麼人，爲了什麼事情，竟發現極熱烈而活潑的感謝的心情，——也許甚至對伊凡·彼得洛維奇，且幾乎對所有的客人們。他真是太快樂了。伊凡·彼得洛維奇起初向他仔細看望，「顯宦」也很仔細看望他。白洛孔司卡耶朝公爵怒看，咬緊了嘴唇。N公爵，葉大格尼·柏夫洛維奇，S公爵，小姐們，大家全打斷了談話，傾聽起來。阿格拉耶顯得十分驚懼，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俯直膽怯起來。她們母女們也真是奇怪；她們本來希望公爵默不發聲地坐一晚上；但是剛看見他縮在角落裏，顯得十分孤寂，且完全安於自己的命運，竟立刻又驚慌起來。阿歷山大已經打算走到他那裏，小心謹慎地穿過整個屋子，參加他們的一夥裏面，那就是參加N公爵的一夥，坐在白洛孔司卡耶身旁。現在公爵剛一開口，她們更加驚慌了。

「您說他是極好的人，這話很對，——伊凡·彼得洛維奇莊嚴地說，並不露出微笑。——「是的，是的……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好而有價值！」——他沈默了一會以後又說，——「甚至可以說是值得一切的尊敬的，」——他在第三次的停頓以後更加顯得莊嚴了，——並且……並且甚至從您的方面看來是很有趣的……」

「這個伯夫里柴夫是不是出了一段……很奇怪的历史……和那個長老……那個長老……忘記了那一個長老，不過大家當時全在談論着。」——「顯宦」說，似乎記憶起來似的。

「就是和古洛長老，那個耶穌會徒。」——伊凡·彼得洛維奇提醒着。——「是的，這是我們這些好人，有價值的人們所做的事情！因為他這人到底總是世家，有財產，做過侍從官，假使能……繼續服務下去……但是竟忽然扔棄了職務和一切，改信天主教，成為耶穌會徒，而且幾乎是公開地，露出一種欣悅。總是死得還算巧……是的。當時大家都說的……」

公爵不能控制自己了。

「伯夫里柴夫……伯夫里柴夫改信天主教麼？這是不會的！」——他恐怖地喊出。

「唔，那裏是『不會的』！」——伊凡·彼得洛維奇用威嚴的神情沒精打彩地說。——「這話說起來很長，您自己也明白，公爵……但是您太珍重故世的伯夫里柴夫了……他本來實在是極好的人。那個混蛋古洛所以能够成功，在大體上我認爲就是由於伯夫里柴夫那種良好的性格。您要知道，我以後爲了這件事情……就是爲了這個古洛，出了多少麻煩和搗亂！您想一想看。」——他突然對老頭兒說，——「他們甚至相對遺囑提出異議，我甚至當時必須用極厲害的手段……讓他們明白……因爲他們是很能幹的！真是奇怪！但是幸而這事出在莫斯科，我立刻去見伯爵，我們使他們……明白了……」

「您不會相信，您如何使我惱怒而且驚愕！」——公爵又喊。——「我很可惜。但是實際上，這一切說起來也真是無關緊要的，結果總是無關緊要的，像什麼一樣；我深信，極聽說，K伯爵夫人。」——他又對



老頭兒說——「去年在國外也會到一個天主教的修道院裏去。我們俄國人假使上了這些……無賴漢的圈套，尤其在國外，便不能支持到底了。」

「我以爲，這全是由於我們的疲乏而起的。」老頭兒像極有把握似的喃語着。——「他們那種傳教的方法……是美麗的，別致的……他們還會嚇唬人。一八三二年的時候，我在維也納，他們也來嚇唬我，不過我沒有屈服，就從他們那裏逃走了。哈哈！真是從他們那裏逃走了……」

「我聽說，你當時和那個美麗的伯爵夫人李維慈卡耶從維也納跑到巴黎去，放棄了自己的職務，但並不是從耶穌會徒那裏逃走的。」——白洛孔司卡耶突然插進話去。

「一定是從耶穌會徒那裏逃走的，總歸是從耶穌會徒那裏逃走的。」——老人搶上去說，一面因爲引起了愉快的回憶不由得笑了。——「您大概極有宗教觀念，現在在青年人中間是不大會遇見的。」——他對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和藹地說。公爵張開了嘴聽着，還是露出驚愕的樣子。老人顯然想對於公爵認識得更清楚些。由於某一些原因，他起始對他發生興趣。

「伯夫里柴夫有光明的頭腦。他是一個真信徒，真正的基督徒。」——公爵忽然說。——「他怎麼能皈依非基督的宗教呢？……天主教就等於非基督的宗教。」——他突然說，眼睛閃耀着，朝自己前面看，眼神似向大家掃射了一下。

「這是太過分了。」——老頭兒喃聲說，驚異地望着伊凡·君道洛維奇。

「爲什麼天主教是非基督的宗教？」——伊凡·彼得洛維奇在椅上轉動着。——「那末是什麼樣

的宗教？」

「第一就是非基督的宗教！」——公爵顯得特別的駭亂，用過分堅決的神情又說起話來了。——「這是第一，至於第二，羅馬的天主教甚至比無神主義更壞，這是我的意見，這是我的意見！無神主義不過宣傳零數，天主教卻走得更遠；它宣傳變質曲了的基督，被他們誹謗和糟塌的基督，矛盾的基督！它宣傳反基督主義，我可以對您賭咒，我可以使您相信！這是我們人的，早就蓄存的信念，它使我自己感到痛苦……羅馬天主教相信，教會沒有全世界的政權，不能在地球上立足，因此喊着：Non Possumus！——來，羅馬天主教甚至不是宗教，卻根本是西方羅馬帝國的繼身。從信仰起，一切都屬於這個思想。教皇占據了土地，地上的寶座，又取起了寶劍；從那時起，一直都是這樣做，不過在寶劍以外添加了虛說，奸詐，欺騙，熱狂，述信，奸謀，以人民最神聖，真實，坦白和火燄般的情感為遊戲。為了金錢，為了低卑的，地上的權力可以出賣一切。這還不是反基督的教義麼？怎麼不會從他們那裏發生無神主義呢？無神主義就是從他們那裏，從羅馬天主教本身裏發生的！無神主義最先就是從他們本身開始的！他們自己還能信仰麼？神主義是由於嫌惡他們而鞏固起來的，它是他們的虛說和精神的貧乏的產物！無神主義！我們國內沒有信仰的祇不過是像剛纔葉大格尼·柏夫洛維奇那樣漂亮地形容着的，失去了根的特殊階級；但是在那裏，那些可怕的大多數民衆全起始不信仰了，——最初是由於黑暗與虛說，現在則由於熱狂，由於仇恨教會和基督教！」

公爵停下來透一口氣。他說得非常快。他臉色慘白，一直在那裏發喘。大家對着看，但是老頭兒終於公

開地發笑了。N公爵掏出單眼鏡來，審看公爵，長久地不移開他的眼鏡。德國詩人從角落裏爬出來，移近桌邊，發出兇惡的微笑。

「您未免太——誇——張了，——伊凡·彼得洛維奇拉長着調門說話，露出一點虎門，甚至似乎有點羞慚，——在他們的教會裏也有極值得尊敬的，有德性的代表……」

「我從來不講論單獨的教會代表。我講的是羅馬天主教的實質，我講的是羅馬。道教會會完全消滅的麼？我從來沒有說這句話！」

「我同意，但這一切是大家都曉得的，甚至是不需要的，並且屬於神學的範圍……」

「不！不！並不單祇是神學，我可以使您相信，不！這一切對於我們的關係比您所想像的還接近。我們的全部錯誤就在於我們還不能看出這事情並不單純屬於神學範圍！社會主義也就是天主教和天主教的實質的產物！社會主義和它的弟兄無神主義全是從絕望中生長出來的，從道德的意義上反對天主教，藉以代替宗教的道德上的權力，且藉以消解陷於乾渴的人類的精神上的枯渴，且予以拯救，但用的不是基督，也是強力！這也是藉強力以獲自由，這也是藉劍與血而取得聯合！『不許信仰上帝，不許有私有權，不許有個性，fraternité ou la mort，二百萬顆頭顱！』我們可以從他們的事情上認識他們，——有人這樣說！你們不要以為這對於我們是天真而且無恐怖的。我們需要抵抗，——好，越快越好！必須使我們的基礎發出光耀，以抵抗凶方。基督由我們休存着，——們是不知道他的。我們不應又奴性地落到耶穌會徒的分子上去，我們應該把我們俄羅斯的文化輪心給他們，現在就立在他們前面，不要說他們的宗教是危險的，

像剛纔有人這樣地說……」

「但是讓我說一句呀，讓我說一句呀！」——伊凡·彼得洛維奇非常不安，向四圍環顧，甚至起始膽怯，——「所有我們的思想自然值得稱讚，而且充滿愛國主義，但是這一切是極度地誇張的，而且……甚至不如不去講它……」

「不，不但沒有加以誇張，反而說得不够重，因為我沒有力量表現出來，但是……」

「容我說呀！」

公爵沈默了。他挺坐椅上，動也不動，用火燄般的眼神向伊凡·彼得洛維奇看望。

「我以為您的恩人的那樁事情給了您極深的影響，——老頭兒和藹地說，並不喪失安寧，——您也許爲了孤寂的生活……顯得過分熱鬧了。假使您能和人們常在一起，到社會上去活動，我希望人家都會歡迎您，記您爲一個有趣的青年，那末您的興奮會平靜下來，您會把這一切看得簡單些……而且這種稀見事件的發生，據我的意見……一部分是由於我們精神上的過於充足，一部分是由於……厭悶……」

「就是的，就是這樣，——公爵喊，——一個十分佳妙的思想就是「由於厭悶，由於我們的厭悶，」並不是由於充足，卻相反地由於發渴……並不是由於充足，您這是弄錯了！不但由於發渴，且甚至由於發炎，由於瘧疾般的發渴而且……而且您不要以爲這祇是小小的一件事情，不過發笑一下就是了。對不住，這是應該會預感到的！我們俄國人一達到彼岸，一相信這是岸，便會歡得立刻走到最後的柱子那裏。

這是爲什麼？您對於伯夫里柴夫深致驚訝，您認爲這是他的瘋狂或善心，但是這並非如此！俄國人在這類事情上的熱情不但使我們一般人，甚至使全歐洲驚異；我們俄國人假使改入天主教，一定會成爲耶穌會徒，而且還是極下層的；假使成爲無神派，一定起始要永用強力，也就是用刀劍根絕對上帝的信仰！爲什麼，爲什麼一下子這樣狂熱呢？難道您不知道麼？因爲他發現了他在這裏看不清的祖國，因此感到了喜悅；發現了岸，土地，奔過去吻它！俄國的無神派和俄國的耶穌會徒的發生並不單祇由於虛榮，並不完全由於惡劣的虛榮的情感，卻由於精神的痛苦，由於精神的枯渴，由於對高尚事業，對堅定的岸，對祖國的懷念，——這祖國他們已停止了信仰，因爲他們從來沒有知道它！俄國人是很容易成爲無神派的，比全世界其他人都容易。我們俄國人不單祇成爲無神派，卻一定要信仰無神主義，似乎把它當作新的信仰，一點也不覺察到信仰了零。我們俄國人總是這樣的：「誰的腳底下沒有堅定的土地，誰就沒有上帝。」這不是我的話。這句話是我在旅行中遇見的一個信舊教的商人所說的話。他固然不是這樣說法的。他說：「誰拒絕了祖國的土地，誰就是拒絕了上帝。」您想一想，我們那些有學問的人們甚至會相信鞭笞教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究竟鞭笞教比虛無主義，耶穌會主義，無神主義壞在什麼地方？甚至也許還更深些！你瞧，煩悶會弄到這種地步的……你們給在渴望着，發火着的哥倫布的同伴們發現「新大陸」的岸，給俄國人發現俄國的「世界」，把這金子，把埋藏在地裏的寶藏給他們找尋出來！把整個人類將來的革新和復興的途徑指示出來，——革新和復興也許可以用俄國的思想，俄國的上帝和基督以完成的，——你們就會看出一個如何强有力的，信實的，智慧的，溫馴的巨人將在吃驚的世界面前生長起來，所以吃驚和駭懼，因爲

他們期待於我們的祇是刀劍，刀劍與強力，因為他們以己度人，總以為我們不會不使用野蠻手段的。在這以前永遠如此，而且越弄下去越是利害！並且……！

但是說到這裏忽然發生了一樁事件，那位演說家的演詞突如其來地中斷了。

這一大套奇怪的議論，那些突襲來的奇怪的，不安的話語，和無秩序的，歡欣的思想，似乎是忙亂地擁擠在一處，互相跳越出來的，這一切預示出一個突然地，顯然並無來由地興奮起來的青年的情緒中發生了一些危險的，特別的情形。當時在客廳中坐着，認識公爵的人們全都畏葸地，（有些人且懷着羞愧，）驚訝他的舉動，因為它和他平常的，甚至畏葸的拘束，和他在有些情形下稀有的，特別的機警，和最高禮貌本能的感覺太不相合了。在女太太們坐着的角落裏大家把他當作瘋人看待，白各孔司卡耶以後承認，「再等一分鐘，她已經打算逃走了。」「老頭兒們」驚異得幾乎露出無從措手的樣子；那個將軍上司從自己的椅子上不滿意地，嚴厲地看望。工兵隊的上校坐得完全動也不動。德國人甚至臉色慘白，但還發出虛假的微笑，看着別人；且看人家取什麼樣的态度？然而這一切，「所有的亂子」一本可以用極平常而且自然的方法加以解決，也許甚至在一分鐘以後就可以解決的；顯得特別驚訝，但比大家都明白得早些的伊凡·費道洛維奇有許多次想阻止公爵；沒有達到目的，他止想用堅定的，決斷的態度對付他。再過一分鐘，假使需要的話，他也許會決定友誼地把公爵扶出去，以他的疾病為藉口，這也許是實在的，伊凡·費道洛維奇自己也很相信……但是事情取得了一個不同的變換。

公爵剛走進客廳的時候，他離開那隻阿格拉耶那嘍他的中國花瓶遠一些的地方坐下。這會使人

難於置信，但是在阿格拉耶說了昨天的那些話以後，有一種無從磨平的信念，一種奇怪的，不可能的預感深種入他的心中，那就是他明天一定會碰碎那隻花瓶，無論怎樣躲開它，無論怎樣避免這災難！這情形確是如此的。在這一晚上，另一些強烈的，光明的印象起始湧入他的心靈裏去！我們已經講到這層了。他卻忘了損感。在他一聽見關於伯大里柴夫的事情，伊凡·費道洛維奇又把他頭來見伊凡·彼得洛維奇的時候，他換坐在離桌子近些的地方，一直就坐到一隻美麗的中國大花瓶旁邊的沙發椅上，那隻花瓶放在木架上面，就在他的手肘旁邊，稍為後面一點。

他在說出最後的幾句話的時候忽然從座位上立起來，不認真揮着手，好像用肩膀一推……於是傳出了一陣全面的呼喊！花瓶搖曳了，起初好像遲疑不決；要不要落在老人中間一個人的頭上，但是忽然傾斜到相反的方面，驚駭得幾乎跳躍起來的德國人的那方面，一下子掉到地板上去了。轟雷般的響聲，呼喊，發散在地毯上的寶貴的磁器的斷片，驚懼，訝異，——至於公爵那方面的情形，那真是難於描寫，且也幾乎不應該描寫！但是我們不能不提起的是一個奇怪的感覺就在這剎那間襲擊他，忽然從一羣別的模糊的，可怕的感覺中表現了出來：使他最震動的並不是羞愧，也不是鬧亂子，更不是恐怖，且不是出於突然，卻是已經應驗的預言！在這個思念裏究竟有什麼可以抓住他心胸的地方，他不能自行解答；他不過感到他的心被擊中了，他站在那裏露出近乎神祕的恐懼。再過了一會，一切似乎在他面前擴展了，代替着恐怖的是光明，快樂，歡欣；他的呼吸透不出來了……但是這一瞬間過去了。感謝上帝，這還不是的！他透了一口氣，向四圍看望。

他好像有許多時候不明白在他的身旁沸騰着的忙亂的情況，那就是說他完全明白，也全都看見，但是站在那裏，好像一個滿不在心上的特別的人，好比故事裏的隱身人，溜進屋內，觀察那些陌生的，但使他發生興趣的人們。他看見人家收拾碎片，聽見匆遽的語聲，看見阿格拉耶臉色慘白，奇怪地，很奇怪地望她；她的眼睛完全沒有怨恨，一點也沒有怒氣；她用驚懼的，但極同情的眼神望他，同時閃爍的眼神望別人……他的心忽然甜蜜地作痛。他終於帶着奇怪的驚訝看見大家全坐下來，甚至笑着，好像沒有出什麼事情似的！再過一分鐘，笑聲增加了：大家全瞧着他笑，瞧他那種僵呆的，啞啞的樣子，但是笑得是友誼的，快樂的。許多人和他搭談，很和藹地談話，爲首的是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她笑着說些很心善的話。他突然感到伊凡·費道洛維奇親蜜地拍他的肩；伊凡·彼得洛維奇也笑着；那個老頭兒更加顯得好些，更加顯得有趣些，更樂些；他握住公爵的手，微微地捏緊，微微地用另一手掌打擊那隻手，勸他醒轉來，好像勸一個受了驚嚇的小孩一般，這使公爵感到愉快，後來他把他按在自己身旁坐下了。公爵愉快地審看他的臉，不知爲什麼還沒有力量開口說話，他的呼吸透不出來了。老人的臉他真是覺得很喜歡。

「怎麼？」——他終於喃喃說，——「您果真饒恕我麼？您也是的麼，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

笑聲增加了，公爵的眼內露出淚水；他不相信自己，他被迷魔住了。

「自然花瓶是很好的。我記得已經有十五年，是……有十五年……」——伊凡·彼得洛維奇說。

「這有什麼不得了的人都會完的，而這是用泥罐製成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大聲說。

——「你何必這樣害怕，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她甚至帶着畏意補充地說，——「得了罷！得了罷！」



罷！你真是把我嚇着了。」

「您一切都饒恕麼？除了花瓶之外，一切都饒恕麼？」——公爵突然從座位上立起來，但是老頭兒立刻又去拉他的手。他不肯放他走開。

“C'est très curieux et c'est très sérieux”——他隔着桌子對伊凡·彼得各維奇微語，但是說得十分洪響；公爵也許也聽見了。

「那末我沒有侮辱你們中間任何人麼？你們不相信，我由於這念頭真是感到幸福；但這是應該如此的！難道我能侮辱這裏的任何人麼？假使我這樣想，我又要侮辱您了。」

「安靜下來罷，我的朋友，這話未免有點誇張。沒有什麼可以使您這樣感謝的；這個情感是美麗的，但是誇張的。」

「我並不感謝你們，我不過是……欣賞你們。我望着你們，感到幸福；也許我說得很愚蠢，但是——我必須說話，必須解釋……甚至由於尊重自己。」

他身上的一切是激動的，模糊的，瘡疾般熱狂的；也許，他所說的話語並不是時常就是他想說出的話。他似乎用眼神詢問：他可以不可以說說話？他的眼神落到白洛孔司卡身上。

「不要緊的，先生，繼續說下去，繼續說下去，不過不要喘不過氣來。」——她說。——「你剛纔從氣喘起始，竟弄到了這種地步；但是你不要怕說話；這幾位還比你怪些的人都見過，你不會使我們驚異的。再加上你不知道多末聰明，你不過把花瓶砸破，嚇了我們一跳罷了。」

公爵微笑着聽她的說話。

「那是您，——他忽然對小老頭兒說，——「那不是您在三個月之前把學生鮑特庫莫夫和官員石瓦勃林判處的徒刑設法釋免的麼？」

小老頭兒甚至臉紅了一點，喃聲說，他應該自己安靜一下。

「我還聽見關於您的事情，——他立刻對伊凡·彼得洛維奇說，——「您在N省內幫助那些房屋失火被燒掉的農人們，他們是已經取得了自由，而且給您弄下不少麻煩的，您給他們木材讓他們建築住房，是不是？」

「唔，這是——誇——誇張，——伊凡·彼得洛維奇喃聲說，但愉快地裝出威嚴的神色；這一次他說是「誇張，」那是很對的；這不過是傳到公爵耳朵裏來的一個不確實的消息。

「公爵大人，您呢，——他忽然帶着光明的微笑對白洛孔司卡耶說，——「您不是在半年以前，在莫斯科把我當作嫡親的兒子看待，爲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一封信您不是果會像對待嫡親兒子一樣，給了我一個使我永不能忘的勸告麼？您記得不記得？」

「你何必這樣推車撞牆呢？——白洛孔司卡耶惱怒地說，——「你是一個好人，然而你是很可笑的！送給你兩個銅板，你會謝得像救了性命。你以爲這是值得獎勵，還是覺得討厭呢？」

她已經想完全生起氣來，但是忽然又笑了，這一次是善意的笑。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臉發亮了；伊凡·費道洛維奇也露出笑容來了。

「我說過，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是一個人……一個人……總而言之，祇要他不是那樣透不過氣來，像公爵夫人所說的那樣……」——將軍在喜悅的迷醉中喃語，重複着使他驚愕的白洛孔司卡耶的話。

惟有阿格拉耶一人有點憂鬱；但是她的臉還在熾燒着，也許餘怒未息。

「他真是很可愛的，」——老頭兒又對伊凡·彼得洛維奇喃語。

「我走進來的時候，心裏懷着苦痛，」——公爵繼續說，還帶着逐漸增長上去的騷亂的心神，說得越來越迅速，越來越興奮，——「我……我由你們，也由自己。最怕的是自己。我回到彼得堡來的時候，自己決定認識一些第一流人物，年長的，世家的人物，因為我自己也是處於這階級，在他們中間我自己是望族中的前列者。現在我不是和同我一樣的公爵們坐在一起，不是這樣麼？我想研究你們，這是必須的；極必須的……我時常聽到關於你們許多壞的事情，比所聽到的好的事情多，關於你們的利益如何的瑣碎和特殊，關於如何落後，如何智識淺薄，又關於習慣的如何可笑，——有許多人寫和說關於你們的一切！我今天好奇地到這裏來，懷着騷亂的心情；我必須自己看見，親自相信：這個俄羅斯人的上層階級是不是一無用處，它的時代是不是業已過去，生和是不是業已枯竭，祇好等死，但還在和未來的人們作瑣屑的，嫉忌的爭鬥，妨礙他們，不注意到自己即將死亡？我以前完全不相信這們意見，因為我們俄國從來沒有上等階級，也祇有宮中侍御的，從制服上……或是從機噐中得來，到了現在這階級完全消滅了，對不對？對不對？」

「這完全不對，」——伊凡·彼得洛維奇奸惡地笑了。

「又聊起來了！」——白洛利司卡耶忍不住，說了出來。

「Laissez le dire. (讓他說去) 他甚至全身抖索着。」——老頭兒又輕聲警告。公爵根本不能控制自己了。

「結果怎樣呢？我看到了雅緻的，坦白的，聰明的人們；我看到了老人和藹地傾聽像我這樣小孩的話；看見一些能以了解和饒恕的人們，看見了俄羅斯人，心善的，不多和我和我在那裏遇到的一樣的心善而且誠摯的，差不多不見得壞些。你們想一想，這使我如何感到驚喜！請你們允許我把這話表白出來！我聽得很多，自己很相信社會上的一切全是外貌，全是衰疲的形式，而實質是早已不存在的了；但是我自己現在看出我們這裏是不會這樣的；這是在別的什麼地方，我們這裏可不是這樣的。難道你們現在全是耶穌會徒和騙子手麼？我聽見N公爵剛纔講過：難道這不是坦白的，這不是被靈感所中的幽默麼？難道這不是真正豪爽的態度麼？這類的話能從一個死人的嘴裏，帶着枯乾的心和天才的死人的嘴裏說出來麼？難道死人們會對待我像你們那樣麼？難道這不是一種材料……爲了未來，爲了希望麼？這樣的人會不明白，會落後麼？」

「再請求您，請您安靜一下，親愛的公爵，我們以後再說，我很喜歡……」——「顯宦」冷笑了。

伊凡·彼得洛維奇喉嚨裏啣嚙了一聲，在沙發椅上旋轉了一下；伊凡·費道洛維奇動了動身體；將軍上司和顯宦的夫人談話，一點也沒有注意公爵；但是顯宦的夫人卻時常傾聽，回看。

「不，還是讓我說罷！」——公爵帶着新的，瘧疾似的激動，朝小老頭兒繼續說話，似乎顯得特別信任，

甚至像說祕密話似的，——「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昨天禁止我說話，甚至還指出了一些不應該談論的題目。她知道我談這些題目時會成爲一個可笑的人。我今年二十七歲，但是我知道我還像小孩一般。我沒有表現我的思想的權利，我早就說過了。我祇是在莫斯科和羅果靜公開地談話……我和他在一起讀普希金的詩，讀一切東西；他一點也不知道，連普希金的名字也不知道……我永遠怕我的可笑的樣子會玷辱思想和主要的理想。我沒有口才。我的姿勢老是不適當，這會引起人們的笑，使我說話的意思受到損害。我又沒有均衡的情感，這是最主要的；這甚至是最主要的……我知道我最好坐在那裏，不發一言。在我堅持着不說話的時候，我甚至會顯出極懂事的樣子，且會仔細地考慮一切。但是現在我還是說的好。我所說起話來，因爲您那樣和藹地看望我；您的臉色太好了！我昨天答應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在整整的一晚上不說一句話。」

“Vainment?”（「真的麼？」）——老頭兒微笑了。

「但是有時我覺得我這樣想是不對的；不是誠懇比口才還有價值麼？對不對？對不對？」

「有時是的。」

「我想把一切都解釋出來，一切，一切，一切！是的！您以爲我是烏托邦主義者麼？理想派麼？不是的，我的心裏真的全是一些普通的思想……您不相信麼？您微笑麼？您知道我有時是卑鄙的，因爲我失去了信仰。剛纔我到這裏來，心想：『我怎樣和他們談話呢？從什麼話說起，使得他們能够稍爲明白一些呢？』我真是害怕，但是我更替你們擔心。真是可怕！真是可怕！但是我能怕麼？我這樣擔心不是可恥麼？前進的人祇有一

個，而落後的，不善良的人們有無數，那怎麼辦呢？我的快樂就在於現在我深信這並不是無數，卻全是活生生的材料！不必爲了我們是可笑的而感到不安，不對麼？這真是如此，我們很可笑，我們舉動輕浮，習慣惡劣，我們沈悶着，不會觀察，不會了解，我們全是這樣的，全是的，您，我，他們！我現在當面對您說，您是可笑的，不會使您感到侮辱麼？既然如此，難道您不是很好的材料麼？據我看來，做可笑的人有時甚至是好的，甚至還好些；可以容易互相饒恕，也容易馴順。不能一下子全都了解，也不能一直就從完滿上起始啊！爲了取得完滿，必須先從不了解許多事情上着手。了解得太快，也許不會取得深切的了解。這話我是對你們說的，你們是會了解許多事情……而又不去了解的。我現在並不爲你們擔心。像我這樣的小孩對你們說出這樣的話，不會使你們生氣麼？自然！你們是會忘記，且饒恕那些侮辱你們的人們，還會饒恕那些一點也不侮辱你們的人們；因爲饒恕並沒有侮辱我們什麼的人們最顯得困難些，也就因爲他們並沒有侮辱，所以我們的訴怨是沒有根據的！這就是我期待於上流階級的，這就是我到這裏來的時候，忙着要說出來，而不知道如何說法的……您笑麼，伊凡·彼得洛維奇？您以爲我替那些人擔心，我是他們的辯護人，民主主義者，擁護平等的專家麼？——他歇司底里地笑了。（他時時發出短短的，歡欣的笑聲。）「我爲你們擔心，爲你們大家，爲我們大家。我自己也是世襲的公爵，和公爵們坐在一起。我說這話，爲了救我們大家，爲了不使這階級白白地消滅，在黑暗中，一點也不猜到什麼，咒罵一切，喪失一切。爲什麼要消滅，爲什麼對別人讓出位置，既然可以成爲前進的，領導的人？我們應該成爲前進的，我們應該成爲領導的。我們爲了做首領，纔去做僕人。」

他想從椅子上立起來，但是老頭兒時常攔住他，帶着越來越增長的不安望着他。

「你們聽着！我知道說話是不好的，最好作出譬喻，最好就這樣開始說……我已經開始了……並且難道果真可以做不幸的人麼？我的憂愁和我的悲哀又算什麼，假使我有成爲幸福的人的力量？我眞是不明白，怎樣會走過一棵樹木，看到它，而不感到幸福？和一個人說話，能不爲了愛他而不感到幸福麼？我祇是不會表白出自己的意思……世界上隨處有多少美麗的東西，甚至連最無希望的人都會認爲美麗的？您看一看嬰孩！看一看上帝的朝霞！看草怎樣生長，看眼睛望着您，愛您……」

他早就站在那裏說着。老頭兒早已恐懼地看望他。麗薩·博羅可菲也夫兒比大家先猜了出來，喊道：「哎喲，我的天呀！還擺着雙手。」阿格拉耶匆遽地跑到他面前，恰巧把他接在手裏，帶着恐怖的神情，帶着痛苦變得彎曲的臉色，聽到一個不幸的人「震悸魂魄」的嘶聲的呼喊。病人躺在地毯上面。有一個人連忙把枕頭墊在他的頭下。

這是誰也料不到的。過了一刻鐘，N公爵，葉大格尼·柏大洛維奇，小老頭兒，嘗試着再使電晚會復活起來，但是再過了半小時，大家也就分散了。他們表示出許多同情的話語，許多歉仄的意思，還說出許多意見。伊凡·彼得洛維奇表示：「這青年是斯拉夫派，或是這一類的人，但是並不危險。」小老頭兒一點意見也沒有表示。固然，以後，在第二天，第三天上，大家有點生氣了；伊凡·彼得洛維奇甚至感到侮辱，但是並不多。上司將軍在一個時期內對伊凡·費道洛維奇有點冷淡。葉家的「保護人」，那個御醫，也對這一家人之主喃喃地說出一些教訓的話語，還用客氣的口吻表示他很注意阿格拉耶的命運。他似乎是一個比較善

心的人；但是在他對於公爵好奇的許多原因中間，公爵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早先的那段歷史也列入在內。關於這段歷史他聽到一些，甚至發生了興趣，甚至想詳細問一下。

白洛孔司卡耶從晚會上臨走時對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說：

「這人的性格有好有壞；假使你願意知道我的意見，我可以說好的多些。你自己也會看出他是什麼樣的人，他是一個病人。」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自己根本決定，這未婚夫是「不可能的。」她在一夜中決定，「她活一天，決不能使公爵成爲阿格拉耶的丈夫。」早晨起牀時還是懷着這個思想。但是過了一早晨，十二點鐘以後吃午飯的時候，她又陷入自相矛盾的境界中了。

阿格拉耶爲了姊姊們發出了一句極謹慎的問話，忽然冷淡而且傲慢地，斬釘似的說：

「我從來沒有答應過他什麼，我從來一輩子不承認他做我的未婚夫。他對於我是外人，和任何人一樣。」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突然臉紅了。

「我料不到你會這樣的，——她憤激地說，——他是一個不可能的未婚夫，我知道，感謝上帝，我們的意見倒還相同；但是我料不到你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我以爲你將說出另一些話。我可以把昨天的那些人全都趕走，祇留下他來，他就是這樣的人……」

她忽然停止了，自己害怕她所說出的話。但是她不知道，她在這時候是如何對女兒不公平。阿格拉耶



的腦筋裏已經全都決定了；她也在等候那個應該解決一切的時間的來到，所以每一個暗示，每一次不謹慎地觸到深刻的創痕，都會使她的心碎裂。

## 第八章

這天早晨對於公爵也是在沉重的預感之下起始的。這可以用他的病勢來解釋。不過他的憂愁具有不確定的形狀，這對於他是最感到痛苦的。誠然，有些鮮明的事實，嚴重的，中毒的事實放在他的面前，但是他的憂愁超過他所記憶到，所顧慮到的一切；他明白，他是獨自不能安慰自己的了。他的心裏漸漸兒生出了期待的心情，那就是今天他必將發生一樁特別的，決定的事情。他昨天發作的昏厥是很輕的；除此憂鬱之外，除去頭裏有點重，四肢有點痛以外，他不感到任何別種的失調。他的腦筋十分清楚，雖然心靈是有病的。他起牀極晚，立刻清清楚楚地記起昨天晚會的情形。他雖久，不十分清楚，但到底記起他是在昏厥後的半小時內被送回家去的。人家告訴他，葉家已派人來探聽過他的病況。十一點半，又派了人來；他覺得很愉快。魏拉·萊白及夫首先跑來看他，侍候他。她剛看到他，突然痛哭起來，但是等到公爵立刻安慰她的時候，也就發笑了。這女郎對他強烈的哀憐忽然使他驚愕；他抓住她的手，吻着。魏拉臉紅了。

「哎喲，您怎麼啦？您怎麼啦？」——她驚懼地呼喊，迅快地奪去她的手。

她懷着一種奇怪的羞慚，匆遽地走了。但是她已來得及說，她的父親在今天天剛亮的時候，就跑到「死人」家去，——他這樣稱呼將軍，——探聽他是不是在夜裏死去，聽說一定很快就要死的。十一點多

鐘左右，萊白及夫回到家裏，親自來見公爵，但不過是「跑來一分鐘，爲了打聽公爵的病況。」此外便是「朝櫥櫃裏」張望張望。他沒有別的什麼事情，祇剩下唉唉地連聲歎氣，公爵不久就死他走了。不過萊白及夫到底還試着盤問起昨天昏厥的情形，雖然他已顯然詳細地知道了一切。郭略在他之後跑了進來，也祇是留一分鐘。這一位確是很匆忙，顯出強烈的、陰鬱的恐慌。他起始就直率地、固執地請公爵解釋瞞住他的一切事情，同時還說他在昨天一天裏差不多全都打聽出來了。他受了強烈的、深刻的震動。

公爵帶着一切可能做到的同情心，將一切事情都講了出來，十分詳細地把事實覆述了一遍，使可憐的男孩震駭得像受了雷擊。他不能說出一句話，默默地哭泣着。公爵感到這是永遠存留在青年的腦中，造成他的生命的轉變的印象之一。他忙着把自己對於這事情的見解傳達出來，還說據他看來也許老人之死主要地就由於他做了那個舉動以後心中遺留下的恐怖而起，而這不是任何的人可以做到的。他聽完了公爵的話以後，他的眼睛閃耀起來了：

「筭納，瓦略和波奇成全是無用的！我不和他們吵嘴，但是從這時候起我們的道路是不同的了！公爵，我從昨天起發生了很多新的感觸；這是給我一個教訓！我現在認爲我的母親應該由我完全負責；雖然她在瓦略那裏的生活還安定，但這總是不對的……」

他憶起人家在等候他，便跳了起來，匆遽地問公爵的健康情況，在聽到回復以後，忽然匆遽地說道：

「沒有別的什麼事情麼？我昨天說……（然而我沒有權利，）假使您有什麼時候，遇到什麼事情，需要忠實的僕人，那末他就在您的面前。我們兩人大概不十分有幸福，對不對？但是……我並不細問，並不

細問……」

他走了，公爵更加沈思起來：大家都預言出不幸，大家都已經作下了結論，大家都看着他，似乎已經知道了一些什麼，一些他不知道的什麼。萊白及大藍問着，郭略直接地暗示着，魏拉哭泣。他終於惱恨地揮手：「可詛咒的病態的疑心，」他心想。他的臉色舒展了，當他在一點多鐘的時候，看到葉家的人們走進「一會兒」來探視他的時候，這些人真是走進一會兒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在吃完早飯以後宣布現在大家一塊兒全出外散步。這個通知帶着命令的形式，說得孟浪而且嚴厲，不加任何解釋。大家全出去了，那就是母親，小姐們，S公爵。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一直向和每天走着的相反的方向上走去。大家明白是怎麼會事，大家沒有說話，怕惹惱母親。她好像躲避責備和反駁似的，在大家前面走着，並不同願一下。阿台拉查達終於說，散步時用不着這樣迅跑，簡直比不上母親。

「這樣罷，」——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轉身說，——「我們現在走過他的房子。不管阿格拉耶怎樣想，不管以後出什麼事情，他總歸不是我們陌生的人，現在還加上他正處於不幸中，生着疾病，我至少想進去探望他一下。誰願意和我進去，就一塊兒進去，誰不願意，——儘管請便；路上並沒有障礙。」大家自然都走了進去。公爵照例忙着請水地饒恕昨天那隻花瓶的事……還有那個亂子。

「這是不不要緊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回答，——「花瓶並不可惜，到是可惜你。你現在自己看到，出了一個亂子！第二天早晨總是這樣的……但這並不要緊，因為每人現在都看見，你是沒有什麼可責備的。唔，再見罷。你假使有力量，可以出去散一散，再去睡覺，——這是我的勸告。假使你想來，照

售到我們這裏來好了。你應該永遠記住，無論出了什麼事情，無論結果怎樣，你總是我們家裏的密友。至少是我的。我至少可以對自己負責……」

大家全接受母親的挑唆，證明了她的情感。她們走了，但是在坦白的匆遽中說出的一些和藹的，鼓勵的話語中有許多殘忍的意思，是脫薩魏達·伊羅可菲也夫納不疑惑的。在邀請他「照舊」上她家去的話語裏，在「至少是我的」一語中，又含着一點預言的意味。公爵憶起阿格拉耶的情況來了。固然，她在走進來時和分別時會向他奇怪地微笑了一下，但是沒有說一句話，甚至在大家聲明友情的時候也是如此。雖然也會有兩次用薇聚的眼神看他。她的臉慘白得和尋常不同，好像整夜睡得不安寧。公爵決定晚上一定「照舊」上他們那裏去，興奮地瞻望時計。在葉家的人們走後，過了三分鐘，魏拉走進來了。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剛纔暗中叫我給您轉達一句話。」  
公爵簡直抖索了。

「有信麼？」

「沒有，帶的是口信；匆匆忙忙地幾乎來不及說。她請您今天一天內一分鐘也不要離開家裏，一直到晚上七點鐘，甚至到九點鐘，我不十分聽清楚。」

「是的……這是爲了什麼？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一點也不知道；不過她很嚴重地吩咐我轉達一聲。」

「她竟說出『很嚴重的』來麼？」

「不，她沒有直說：在我剛跑過去的時候，她纔轉過身來說了這幾句話。從臉上就看得出嚴重不嚴重。她對我看望了一下，使我的心沈死了……」

再問了幾句，公爵雖然一點也沒有多弄清楚些，但是更加驚慌了。他在剩下自己一人的時候，躺到沙發上去，又起始想。「也許有人要到他們那裏去，在九點鐘以前，所以她替我擔心，怕我又在客人面前發瘋勁。」——他終於想了出來，又起始不耐煩地等候晚上，瞧看時計。但是這啞謎在晚上之前就被猜出了，是藉着一個新的訪客而猜出來的。這啞謎的猜出具有新的，痛苦的啞謎的形式。葉岱欽一家人走後過了整整的半小時，伊鮑里特到他那裏來了。他顯得疲倦而且喫力，一走進來，不說一句話，似乎神志不清一般，簡直就落到沙發椅上，立刻沈入無從壓抑的咳嗽中。他咳嗽得吐血。他的眼睛閃耀，臉頰上露出紅色的斑點。公爵對他喃聲說些什麼，但是他個不回答，有許多時候沒有回答，祇是招手叫他暫時不要吵他。他終於醒來了。

「我要走了！」——他勉強用嘶啞的嗓音說。

「要不要我送您回去？」——公爵說，從座位上立起來了，但是立刻愣住，憶起了剛纔不許離開家裏的那個禁令。

伊鮑里特笑了。

「我並不是從您這裏走，」——他說了下去，不斷地發喘，喉嚨裏十分乾。——「我認爲必須到您這裏來，有點事情……沒有事情是不會打擾您的。我要走到那裏去了，這一次大概是正經的。完了！您要相信，

我到這裏來並不是爲了需要憐憫……我今天已經躺了下來，從十點鐘起，爲的是完全不起牀，一直到那個時候爲止，但是又不想這樣做，又起來，到您這裏來……總歸有事。」

「看看你真是可憐。你最好喊我一聲，何必自己勞動呢。」

「現在够了。您爲了交際社會的禮貌，憐憫一下，也就够了……是的，我忘記了您的健康怎麼樣？」

「我很健康。我昨天……不很……」

「我聽說的，我聽說的。那隻中國花瓶出了岔子；可惜我不在那裏！我有點事情。第一層，我今天看見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和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在綠椅那裏見面。我真覺得奇怪，一個人怎麼會露出這樣愚蠢的神色。我在萊佛甲拉·阿爾達里昂南奇走後就對阿格拉耶·伊凡諾夫說……您大概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公爵。」——他說，不信任地望着公爵安靜的臉。——「一點也不驚異，有人說是極大的聰明的徵兆；據我看來，這同樣地可以成爲極大的愚蠢的徵兆……我並不暗示着您，對不住得很……今天我說話的口氣不大佳。」

「我昨天就知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公爵頓住了，顯然感到慚愧，雖然伊鮑里特在那裏惱恨，爲什麼他並不驚異。

「您知道的！這纔是新聞呢！但是大概是的，您不必講下去……您今天沒有做過那個會晤的詩人麼？」

「假使您自己在那裏，您會看見我並沒有在那裏的。」

「也許躲在樹叢後面。無論怎樣我是很高興的，自然替您高興，否則我會以為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占了先！」

「我請您不要和我說這個話，伊鮑里特，不要用這種口氣。」

「況且您已經完全知道了。」

「您弄錯了。我差不多一點也不知道，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一定知道，我一點也不知道。我甚至連會面的事情也一點不知道……您說，見過面麼？那很好，我們不要管它……」

「那是怎麼會事，一會兒知道，一會兒不知道您說：『那很好，我們不要管它。』不行，您不能這樣信任人家！尤其假使您一點也不知道。您信任人家，因為您不知道。但是您知道不知道，這兩個人，這兄妹兩人有什麼打算您也許會疑惑這個罷……好的，好的，我不講下去……」他看見公爵那種不耐煩的手勢，當下就說：「我是爲了自己的事情而來的，我打算和您解釋這件事情。真要命，不解釋是死也不瞑目的。我幾次三番地傳解釋。您想聽麼？」

「您說罷，我聽着。」

「但是我變了主意，我還是要從筓納說起。您想一想，今天我已被人家約好到綠椅上去會面。但是我不願意撒謊；我自己主張和她晤面，自己向她提議，各應揭開一件祕密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去得太早，（大概確乎到得早些，）我剛在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身邊坐下來，一看，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和瓦薩瓦拉·阿爾達里昂南兩人攙着手走來，好像在那裏散步似的。他們兩人見到了我，似乎十

分驚訝，沒有料到，甚至顯出慚愧的神氣。阿格拉耶·伊凡諾夫大納臉紅了，您不信，甚至有點慌亂，是不是因爲我在那裏，或者單祇爲了看到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的奇。您知道她的臉貌是很美的——不過她臉上發現了紅暈，事情也就在一秒鐘內很可笑地解決了她立起身來，回答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的鞠躬和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的鞠躬，假使我有需要的時候，我一定……她當時鞠着躬，他們兩人就快走，爲了你們那分誠懇的，友誼的情感，我需要的時候，我一定……她當時鞠着躬，他們兩人就走，——我不知道，是做了傻子，還是感到勝利。箭納自然成了傻子。他一點也摸不到頭緒，臉漲紅得像一隻蝦，（他有時具有一個奇怪的臉色）但是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好像明白應該趕快溜走，阿格拉耶·伊凡諾夫大納來這一手也真是够她受的，因此就把哥哥拖走了。她比他聰明，我相信她現在感到得意。我是去和阿格拉耶·伊凡諾夫大納談論關於她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大納會面的事情的！」

「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大納會面」——公爵喊。

「啊！您大概喪失了冷淡的態度，起始驚異了麼？我很高興，您打算成爲和平常一樣的人了。對於這個我可以使您安慰。給年青的，具有高尚心靈的姑娘們服務就會得到這種下場的：我今天就喫了她一記耳光。」

「精神上的麼？」——公爵不由己地問。

「是的，不是肉體的。我覺得無論那一個人的手是不會舉起來打像我這樣的人的。現在甚至女人也不會打；甚至箭納也不會打！雖然昨天有一個時候我會經想，他會攻擊到我身上來的……我敢打賭，我知



道您現在想什麼？您想着：「打他是不應該的，但是可以用枕頭或用一塊濕髒布乘他睡覺的時候把他悶死，——甚至是應該的……」您的臉上寫出您在這時候還是這樣想着。」

「我從來沒有想這個！」——公爵嫌惡地說。

「我不知道，我昨夜裏夢見有一個人……用濕髒布把我悶死……我對您說是誰？竟是羅果辭！您以為怎樣，可以用濕髒布把人悶死麼？」

「我不知道。」

「我聽說是可以的。好罷，我們不要管它。我怎麼會成爲播弄謠言的人？她爲什麼今天問我做播弄謠言的人？您要注視，這是在她傾聽了我最後的一句話以後，還甚至反覆地問了我幾遍之後說的……女人們都是這樣的！就爲了她，我和羅果辭發生了接觸，和這有趣的人。還是爲了她的利益，替她張羅好了她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會晤的事情。是不是因爲我對她暗示，她喜歡吃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殘餘食物」，因此觸犯了她的自尊心？我是爲了她的利益一直對她解釋，我並不否認。我給她寫了兩封這樣的信，今天是第三封，再加上當面會晤……我剛纔開始對她說，這種樣子在她方面是極失身份的……況且那句關於「殘餘食物」的話並不是我自己的，卻是別人的，至少大家在筵席那裏全這樣說；她自己也可以證明的。那末我爲什麼還能算做播弄謠言的人呢？我看出，我看出您現在瞧着我，覺得十分可笑，我敢賭東道，您要對我援用下面兩句愚蠢的詩：

「也許在我的悽愴的夕照裏，

愛情將閃耀出離別的微笑。」

哈哈，哈哈！

——他突然發洩出歇司底里的笑聲，咳起嗽來了。——「您要注意，——他夾着咳嗽嘶啞地

說着。——「筭納就是這種樣的人：一面說『殘餘食物』，一面現在自己也想享用一下！」

公爵沈默了許久；他感到恐怖。

「您說她要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會晤麼？——他終於喃聲說。

「難道您果真不知道，今天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將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會晤，就爲了這個，由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的邀請，和我的努力，還經過羅果靜的從中斡旋，特地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從彼得堡寫信請來，現在正和羅果靜一塊兒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在以前的那所房屋裏，在那位太太，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家裏……一位曖昧的女太太，她的女朋友。今天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就要到這個曖昧的房屋裏，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作友誼的談話，解決各種問題。她們要計算一番。您不知道麼？真的麼？」

「這是不可思議的！」

「既然不可思議，那也好。但是您那裏會知道呢？雖然這裏蒼蠅一飛過——都會知道的：這種地方就是這樣的！但是我已經警告過您，您應該感謝我。唔，再見罷，——大概要到另一個世界上去見面。還有一件事情：雖然我在您面前做出卑鄙的行爲，因爲……我爲什麼要使自己受損失呢？請問您一句：是爲了您的利益麼？我把我的『懺悔錄』呈獻給她（您不知道這個麼？）但是她取的是怎樣的態度哈哈！我在她面

前並沒有什麼卑鄙的行爲，我在她面前一點也沒有做錯事；她羞辱我，責備我……但是在您面前我並沒有一點錯；即使提起關於「殘餘食物」和這一類的話，可是現在我把會晤的日期、時間和地址全告訴給您，把這一套戲法揭開……自然是由於氣憤，而不是由於寬仁。告別罷，我愛說話，嚙嚙得像結舌的人，或是像癆病鬼一樣。您要留神，趕緊想方法，假使您配被稱爲一個人。會晤決定在今天晚上舉行，這是確實的。」

伊鮑里特走到門那裏，但是公爵向他一喊，伊鮑里特就在門內止步。

「如此說來，據您的看法，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今天自己會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裏去麼？」——公爵問。他的臉頰上和額上露出了紅色的斑點。

「詳細我不知道，但是大概是如此的。」——伊鮑里特一面回答，一面向後面斜看。——「否則也是不行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還能上她那裏去麼？也不會在筭納那裏；他家裏現在差不多放着一個死人。將軍怎麼樣啦？」

「就從這一點就見出是不可能的！」——公爵搶上去說。——「即使甚至她想去，但是怎麼樣出去呢？您不知道……這個家庭的規矩：她不能一個人離開家庭，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裏去的。這是胡鬧！」

「您瞧，公爵沒有人會從窗內跳躍出去，但是一失了火，也許第一個紳士和第一個貴婦人會從窗內跳出來的。祇要到了必要的地步，那就沒有法子可想，我們的小姐就會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裏去。難道那些小姐們什麼地方都不放出去麼？」

「不，我說的不是這個……」

「既然不是這樣，那末她祇要從臺階上走下來，一直走去，從此不回家都可以。有的時候連船都可以燒掉的，甚至可以永不回家。生命並不是單由一些早餐，中餐，再加上S公爵而組成的。我覺得，您把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當作閹閣千金或是女學生看待；我已經對她講過這句話；她似乎是同意的。您等到七點鐘或八點鐘……我處在您的地位上，一定會派人去監視，探望她從臺階上走下來的真確的時間。您那怕打發郭略去也可以；他很喜歡做偵探，尤其是爲了您……因爲世上一切都是相對的……哈哈！」

伊鮑里特走出去了。公爵沒有請任何人去監視的必要，甚至假使他能够這樣做。阿格拉耶吩咐他坐在家裏一層現在差不多取到解釋了；也許她打算到這裏來和他同去。可是也許她並不希望他到那裏去。因此吩咐他坐在家裏……也許會這樣的。他的頭旋轉起來；整個屋子都轉動了。他躺在沙發上，閉住眼睛。無論這樣或那樣，事情是決定的，終結的。不，公爵並不認阿格拉耶是閹閣千金，或女學生；他現在感到他早就怕這一類的事情；但是她爲了什麼想見她呢？一陣寒戰在公爵的全身裏通過；他又發癢熱了。

不，他並不認她爲嬰孩！使他害怕的是她近來的一些眼神，一些話語。有時他覺得她似乎太矜持，太拘束，他記得，這使他駭怕。固然，在這幾天內，他努力不去想這件事情，驅除沈重的思想，但是在這心靈裏隱藏些什麼？這問題早就折磨着他，雖然他相信這心靈。這一切今天就應該解決，而且暴露出來了。一個可怕的念頭！「這女人」又出現了！爲什麼他永遠覺得這女人會在最後的剎那出現，把他的整個命運加以折斷，像咬斷一根爛線？他永遠覺得如此，是他現在準備賭咒的，雖然他差不多處於半夢囈的情境中。假使他近

來努力忘却她，那祇是因爲怕她。怎樣？他究竟愛這個女人呢？還是恨她？這個問題他今天一次也沒有給自己設定；他的心是純潔的；他知道他愛誰……他並不怎樣怕她們兩人的見面，並不怕這次暗面的奇特和原因，他所不知悉的原因，也不怕這暗面後的結果——他怕的是娜司泰謝·費甲帕夫納自己。他有過了幾天以後憶起在這發瘧熱的數小時內他差不多一直想像出她的眼睛，她的眼神，聽到她的話語——一些奇怪的話語，雖然過了這瘧熱的數小時以後，留在她記憶中也就不多。譬如說，他不大記得魏拉如何端飯給他喫，他如何喫飯，也不記得他飯後睡過覺沒有？他祇知道，在這大晚上，祇在阿格拉耶突然走到他的平臺上來，他從沙發上跳起來，走到屋子中央迎接她的那個時候起，纔開始完全清楚地辨別一切。那時候是七點一刻。阿格拉耶獨自進來，打扮得很隨便，似乎極匆促的樣子，穿着一件連頭巾的無袖外衣。她的臉慘白得和上次一樣，眼睛閃耀出鮮艷的，嚴厲的光采；她那樣的眼睛的表情是他從來不知道的。她仔細向他身上打量了一下。

「您完全預備好了，」——她輕聲說，似乎很安靜，——「您打扮好了，手裏還拿着帽子；這未說來，已經有人預先告訴您。我知道是誰：不是伊鮑里特麼？」

「是的，他對我說過……」——公爵喃語，幾乎是半死人一樣。

「我們去罷，您知道您一定應該伴我同去。我以爲，您有力量走出去麼？」

「我有力量，但是……難道這是可能的麼？」

他的話一下子斷了，他再也不能說出話來。這是他想阻止這瘋人的唯一的嘗試，以後他自己像囚犯

似的跟她走出去了。他的思想無論怎樣模糊，他總歸明白，她沒有他也會到那裏去，所以他無論如何都應該跟她走。他猜出她的決意具有何等力量；他是不能阻止這個野蠻的衝動的。他們默默地走着，一路上差不多沒有說一句話。不過他注意到她很熟悉道路，在他想繞過一條胡同，因為那條路比較荒僻些，當下把這話對她提出的時候，她似乎用極大的注意力傾聽着，堅決地回答：「一樣的！」在他們差不多快走到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的房屋那裏（一所巨大的，老舊的小房）的時候，一個服裝華麗的女太太和一個年青的姑娘從臺階上走下來；兩人坐到正在臺階旁等候着的傑克的馬車裏去，大聲談笑，甚至一次也沒有看走近過來的人們，好像沒有看見似的。馬車一走，門又重新開了，等候着的維果靜把公爵和阿格拉耶放進去，隨着關好了門。

「在這房屋裏現在除我們四個以外沒有別人，——他高聲說，很奇怪地看了公爵一眼。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就在第一間屋內等候，也打扮得很隨便，穿着玄色的衣裳。她立起來迎接，但是沒有笑，甚至沒有和公爵握手。

她的癡聚的，不安的眼神不耐煩地盯在阿格拉耶身上。兩人在互相離得遠一些的地方坐下，阿格拉耶坐在屋子角落裏，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坐在窗旁。公爵和維果靜不坐下，人家也沒有請他們坐下。公爵帶着驚疑，還似乎帶着痛苦，又望了維果靜一眼，但是維果靜還是發出和以前一樣的微笑。沈默又持續了幾秒鐘。

有一種兇惡的感覺終於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臉上通過；她的眼神是固執的，堅定的，幾乎仇

恨的，一分鐘也不從女客的臉上離開。阿格拉耶顯然感覺羞慚，但是並不膽怯。她走進來的時候，稍稍地瞧了她的情敵一眼。以後就一直坐着，垂下眼睛，似乎落入沈思中。有兩次，似乎不經意地，她的眼神向屋中掃射。她的臉上昂然形容出嫌惡的神氣，她好像怕被這地方弄髒似的。她機械地整理衣裳，甚至不安地變更了一次地位，把身體移到沙發的角落裏。她不見得自己感到所有她的行動；但是無感覺更加使這此行動顯得侮辱些。她終於堅定，逼直地望着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眼睛，立刻明顯地讀出在她的情敵的狠惡的眼神中閃耀出的一切。女人明白了女人，阿格拉耶抖索了。

「您自然知道爲什麼我請您來，」——始終於說，但是很輕，甚至在說出這個短句來的時候停頓了兩次。

「不，我一點也不知道，」——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嚴厲地，決絕地回答。

阿格拉耶臉紅了。也許她忽然覺得很奇怪，而且不可思議，她怎麼現在會和「這女人」同坐在「這女人」的家內，還要求她的回答。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噪音剛發出來的時候，一陣抖慄似乎從她的身體上通過。這一切自然是「這女人」看得很清楚的。

「您全都明白……但是您故意做出不明白的樣子，」——阿格拉耶低語，陰鬱地，看着地上。

「這是爲什麼呢？」——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說出一點冷笑。

「您想利用我的地位……因爲我在您家裏，」——阿格拉耶可笑地，拙笨地續說。

「對於這個地方應該負責的是您，而不是我！」——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突然臉紅了。——「我

沒有邀請您，而是您邀請我。我至今還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

阿格拉耶傲慢地舉起頭來：

「您把您的舌頭約束一下；我不是用您這種武器跑來和您交戰的……」

「啊！如此說來，您到底是跑來『交戰』的麼？我以爲您……應該聰明些……」

兩人互相對望，不再把仇恨隱藏起來了。這兩個女人中的一個最近還對另一個寫過那樣的信。在一次晤面，說出第一句話的時候，一切都消散了。但是怎麼樣呢？在這時候，在這間屋內的四個人中間似乎沒有一個人認爲這是奇怪的。公爵在昨天還不會相信有甚至在夢中看到這個的可能的，現在站在那裏望着，聽着，好像這一切是他早就預感到了似的。最荒誕的夢突然變爲最明朗的，最顯著的現實。這女人中的一個在這時候深深地仇恨着另一個，想把這向她表示出來，（也許她本來就是爲了這事跑來的，釋果靜在第二天上這樣說，）使得帶着失調的理智和病態的心靈的另一個，無論顯得如何玄妙，她預先決定的觀念到底敵不住她的情敵惡毒的，純粹女性的賤蔑。公爵深信娜司泰謝·費里帕大納不會自己提起那些信來的；從她的閃耀的眼神上，他猜到這些信現在對於她有多大的價值；他願意犧牲半個生命，使阿格拉耶現在不提起這些信。

但是阿格拉耶忽然似乎聚起精神，一下子控制了自己。

「您沒有了解，——她說，——我不是來和您爭吵的，雖然我並不愛您。我……到您這裏來……想說幾句人話，我叫您來的時候，我已經決定要對您說什麼話，我決不放棄這決意，那怕您完全不了解我。」



這對於您壞些，但並不對於我。我打算答覆您寫給我的一切，當面答覆，因為我覺得這個方便些。請您聽我對於您的信的答覆：我在那天和萊夫·尼古拉也作奇初次見面，後來又知道了在您的晚會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以後，就起始覺得他可憐。我的可憐他，因為他這誠實的，也就由於他的誠實，竟會相信他可以和這種性格的女人過幸福的生活。我替他擔憂的事情也就發生了：您並不能愛他，卻在磨折他够了以後就把他拋棄了。您不能愛他，因為您太驕傲……不，並不是驕傲，我錯了，卻因為您太虛榮……甚至還是如此：您自愛到了……瘋狂的地步，您給我寫的信就可以成為證據。您不能愛他這樣簡單的人，甚至也許還在暗中看不起他，恥笑他。您祇能愛自己所受的恥辱，和那種不斷的思慮，那就是您受了恥辱，人家把您侮辱了。假使您所受的恥辱少些，或者完全沒有，您會更加不幸些……（阿格拉耶愉快地說完這幾句太匆忙地跳了出來的，卻早就預備好且尋思過的話語，在還沒有夢見現在這次會晤的時候就尋思過的；她用惡毒的眼神觀察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由於騷亂而變得歪曲的臉上所得到的印象。）您記得——她繼續說——「他當時寫了一封信給我。他說他知道這封信，甚至讀過的。從他的信上我明白了，一切，真確地明白了。他最近自己對我證實過的，那就是我現在對您所說的一切，甚至是一個字一個字都對的。我接到他的信以後起始等候。我猜到您應該上這裏來，因為您沒有彼得堡是不行的：您對於省城還太顯得年輕，太顯得貌美……然而這也不是我的話語。」——她補上這句話，臉非常紅，從這時起紅暈沒有從她的臉上落下，一直到說完話為止。——「在我又看到了公爵的時候，我替他非常感到痛苦，而且遺憾。您不要笑；假使您一笑，您就不配了解這事了……」

「您看見我並沒有笑。」——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憂鬱地，嚴厲地說。

「不過我是一樣的，您隨便去笑罷。在我自己起始同他的時候，他對我說，早就不愛您，甚至一回憶起您來都會使他感覺痛苦的，但是他很可憐您，他一提起您來，他的心就好像『永遠受了刺傷似的。』我還應該對您說，我一生中從未遇見過一個人，會像您這樣具有高貴的誠實和沒有邊界的信任。我在他說了這句話以後，猜到無論什麼人祇要願意，都能騙他，而且無論什麼人騙他，他以後總會饒恕他，我就是爲了這個纔愛上了他……」

阿格拉耶停止了一會，似乎顯得驚愕，好像不相信自己竟會說出這種話來。但同時幾乎沒有邊界的驕傲在她的眼神裏閃耀了出來。她好像現在已經滿不在乎，那怕「這女人」現在笑那句脫口說出的自白也不管。

「我全都對您說完，您現在自然已經明白我要求您的是什麼。」

「也許我明白的，但是請您自己說罷。」——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輕聲地回答。  
忿怒在阿格拉耶的臉上熾盛。

「我要問您，」——她堅定地，明晰地說，——「您有什麼權利干涉他對我的情感？您有什麼權利敢給我寫信？您有什麼權利時時刻刻地對他，對我宣布您愛他，以後又自己拋棄他，用那樣可恥的……糟糕人的方式從他那裏逃走？」

「我並沒有對他，也沒有對您宣布我愛他，」——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費力地說，——「您是對

的，我是從他那裏逃走的……」——他用聽不大清楚的語言說。

「怎麼沒有對我和對他宣布？」——阿格拉耶喊。——「您的信呢？誰求您給我們說婚的？誰求您勸我嫁給他的？難道這不是宣言麼？您爲什麼自己夾在我們中間呢？我起初以爲您想借着手與我們的事情使我生出嫌惡他的心思，使我拋棄他；以後纔猜到是怎麼一會事情：您不過在幻想着用所有這一套虛假的行爲做出高尚的功績來……假使您這樣愛虛榮，您還能愛他麼？您不會就這樣離開這裏，何必還要給我寫些可笑的信？您爲什麼不嫁給這個正直的人，他是這樣的愛您，且向您求婚？明明是爲了什麼？您一嫁給羅果靜，那時候還會留下什麼樣的恥辱呢？甚至會得到太多的榮耀！葉大格尼·柏夫洛維奇說您讀了太多的詩，『對於您的……地位，您有太多的學問，』您是一個讀死書的女人，過着閒暇的生活；再加上您的虛榮心，於是這一些原因就成爲您的……」

「您不也過着閒暇的生活麼？」

這事情十分匆遽地，十分裸露地達到了那樣意想不到的焦點，意想不到的原因是因爲娜司泰謝·費里帕大納在動身到伯夫洛夫司克來的時候，還存着一些什麼幻想，然她所猜料的總是凶多吉少。阿格拉耶一時根本爲激越的情感所衝動，好像從山上落下，在可怕的復仇的愉快之前無從節制自己。娜司泰謝·費里帕大納看到阿格拉耶這副樣子，甚至覺得奇怪；她望見她，好像不相信自己在最初的一刹那間根本弄得莫知所措了。她是不是一個讀過許多詩的女人，像葉大格尼·柏夫洛維奇所猜想似的，或者不過是一個瘋子，像公爵深信似的，——總而言之，這女人雖然有時做出一些大膽的，無恥的手段，實際上並不

像人家推斷她的那個樣子，卻是十分怕羞，性情比較和婉，且容易信任人家。固然，她有許多書本上的，幻想的，隱藏在自己心裏的，荒誕的，但同時是強烈的，深刻的一切……公爵明白這個情形，苦痛在他的臉上表現了出來。阿格拉耶看出了，忿恨得抖索了。

「您怎麼敢對我這樣？」——她帶着無可形容的高傲說着，回答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話。

「您大概聽錯了罷。」——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驚異起來。——「我對您怎麼樣？」

「假使您願意做正經的女人，當時爲什麼不簡簡單單地拋棄您的勾引者託慈基，何必耍扮演一幕戲劇呢？」——阿格拉耶忽然沒有頭腦地說着。

「您對於我的地位知道什麼，敢這樣批評我？」——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抖索了一下，臉白得利害。

「我知道您沒有出去做工，卻跟了富羅果同走，爲了扮演一個貶降紅塵的安琪兒的角色。託慈基爲了這貶降紅塵的安琪兒想自殺，我並不覺得驚異！」

「不要再講下去！」——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嫌惡地，還像帶着痛苦似地說，——「您了解我，正和……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的女僕一樣。她新近跟她的未婚夫在法庭上打官司。她還比您了解得深些……」

「正經的女子大半是靠勞力生活的。您爲什麼這樣賤視女僕？」

「我並不賤視勞動，卻賤視您，在您談論勞動的時候。」

「想做正經的女子，可以去充當洗衣婦。」

兩人全立起身來，面色慘白，互相對視。

「阿格拉耶，止住了罷！這是不公平的。」——公爵喊，像精神錯亂似的。羅果靜不再微笑，咬緊嘴唇，交叉着兩手，在那裏聽着。

「你們看她！」——娜司泰謝·費里帕大納說，忿怒得抖擻起來。——「看這姑娘！我把她當作安琪兒看待！您沒有帶保姆，就光降到我這裏來了麼，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要不要……要不要我現在對您直說，老老實實地說，您爲什麼允降到我這裏來？您爲了什麼，纔允降到這裏來的？」

「膽怯，怕您麼？」——阿格拉耶問，爲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大納竟敢和她這樣說話，感覺出天真的，受侮辱的驚訝，無從控制起自己來了。

「自然怕我！假使您決定到我這裏來，那就是怕我。既然怕，便不會看不起。要知道我是如何尊敬您，甚至在這個時間之前！您知道爲什麼您怕我，現在您的主要的目的是什麼？您想富而證明：他愛我不是比他愛您多些，因爲您吃醋吃得利害……」

「他已經對我說，他恨您……」——阿格拉耶微聲喃語。

「也許；也許我不值得他的愛，不過……不過我覺得您在那裏撒謊！他不會恨我，他不能這樣說！但是我準備饒恕您……爲了您所處的地位……不過我總對您想像得好些；總心想您還要聰明些，甚至臉貌長得美些，真是的……唔，您把您的寶貝拿去罷……他就在那裏，瞧着您，沒有醒轉來，您儘管取去，不過有

一個條件立刻離開這裏！立刻就走！……」

她倒在椅上，流着眼淚。但是突然她的眼睛裏閃耀出一些新的什麼；她凝聚地，固執地望着阿格拉耶，從座位上立起：

「要不要我現在……下命令，你聽見麼？祇要對他下命令，他立刻就會拋棄你，永遠留在我身邊，娶我，而你祇好一個人跑回家去，要不要不要？」——她像瘋子似的喊着，也許幾乎自己也不相信她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阿格拉耶嚇得跑到門旁，但是在門前止步，好像被釘住一般，在那裏聽着。

「要不要我把羅果靜赶走？你以為我爲了你的快樂起見已經和羅果靜結婚了麼？我現在當你的面喊：『你走罷，羅果靜！』對公爵說：『你記得你答應的話麼？』天呀！我爲了什麼在他們面前這樣降低自己的身份呢？公爵，不是你自己對我保證，我無論出什麼事情，你都會跟我走，永遠不會離開我麼？你不是還說你愛我，可以饒恕我一切，而且尊……尊敬我麼？是的，你說過這個話的！我爲了解除你的束縛，纔從你身邊逃走，但是現在我不願意了！她爲什麼對待我，像對待一個荒唐的女子的樣子？我是不是荒唐的女子，你問一問羅果靜，他會對你說的！現在她羞辱我，還當着我的面前，你竟把身體背轉，攙着手和她一同出去麼？我單單相信你一個人，而你竟做出這個樣子來，你真是可詛咒的。你去罷，羅果靜，我不需要你！——她幾乎無知覺地喊出，努力從胸內放出話語，險麗了形相，聲音像拷貝了似的，顯然自己一點也不相信那套亂七八糟的話語，但同時還想把這瞬間延長一會，欺騙自己。那衝動來得太強烈了，使得她也許就會死去的。

至少公爵這樣覺得——「你照他」——她終於對阿格拉耶喊，用手指着公爵——「假使他現在不走到我身邊來，不取我，不拋棄你，你就自己把他拿去，我讓給你，我不需要他……」

她和阿格拉耶站在那裏，好像期待似的，兩人都像瘋子似的望着公爵。但是他也許不明白這個召喚的全部力量，甚至一定可以這樣說。他不過在他前面看見了一個絕望的，瘋狂的臉，爲了這臉，像他有一次對阿格拉耶說，他的心「像永遠受了刺傷。」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指着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帶着哀憐和責備對阿格拉耶說道：

「難道這是可能的麼？她是……她是那樣的不幸！」

但是剛說出這句話來，就在阿格拉耶可怕的眼神之下呆住了。在這眼神裏表現出這許多痛苦和無窮的仇恨，他不由得擺着雙手，喊叫了一聲，跑到她面前去，但是已經晚了。她連他一剎那的遲疑都交不住，手掩住臉，喊着：「哎呀，天呀！」就從屋內跑出去，羅果靜在後面跑着，和她擱開街門的鐵門。

公爵也跑了出去，但是在門限上有兩隻手把他抱住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悲傷的，變相的臉盯着看着他，發青的嘴唇顫動着問道：

「跟她去麼？跟她去麼……」

她失去了知覺，倒在他的手上。他把她抱起來，抱進屋內，放在沙發椅上，立在她前面，呆鈍地期待着。小桌上放着一杯水，羅果靜回來了，抓起那杯水，把水噴到她的臉上。她張開眼睛，有一分鐘功夫一點也不明白；但是忽然向四面環顧，抖索着，呼喊了一聲，撲到公爵身上。

「我的我的！」——她喊。——「那個驕傲的小姐走了麼？哈哈，哈哈！」——她歇司底里地笑着。——「哈，哈，哈！我把他送給這位小姐爲了什麼？有什麼原因？我真是瘋子！真是瘋子！……你去罷，羅果靜，哈哈，哈哈！」

羅果靜用凝聚的眼神看着他們，沒有說一句話，取起帽子，走出去了。十分鐘以後，公爵坐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大納身旁，目不轉睛地望着她，用兩手摸她的頭和臉，像撫摸小孩一般。她笑，他也笑；她流淚，他也準備哭。他一句話也不說，卻聚精會神地傾聽她的激動的，歡欣的，不聯貫的喃喃語，不見得明白什麼，但是輕聲地微笑着。他一覺得她又起始煩悶或哭泣，責備或怨訴，立刻又起始撫摸她的頭，溫柔地用手摸她的臉頰，安慰她，勸她，像勸嬰孩一般。

## 第九章

在發生了前一章所講的事件以後過了兩星期，這部小說中各人物的地位變動得使我們不加特別的解釋，極難繼續講下去。但是我們感到應該儘可能地以普通的敘述事實爲限，不作特別的解釋，原因很簡單：因爲我們自己在許多情事下都難於解釋所發生的一切。我們這種預行聲明在讀者方面應該覺得十分奇怪和不明白：怎麼能講述你自己沒有明白瞭解，且沒有個人意見的東西呢？爲了不使自己更加處於虛假的地位上面，我們努力用譬喻解釋，也許明理的讀者會明白我們的困難在什麼地方，況且這個譬喻並不是將故事扯到旁邊去，卻相反地是故事的直接的繼續。

兩星期後，已在七月初旬，還在這兩星期的時間內，我們的主角的故事，特別是這故事的事後一段突



變，竟變爲一段奇怪的，極逗樂的，幾乎不可思議的，同時幾乎是顯明的笑話，漸漸地傳到和萊白及夫，波奇成，達里亞·阿萊克謝夫，葉潘欽諸別墅相鄰的各街上去，簡單地說，幾乎傳到全城，甚至它的四郊。去不多所有的社會，——本地的居民，避暑的人們，跑來聽音樂的人們，——大家全講同一的故事，用幾千種不同的講法。他們講，一位公爵在一個清白的，有名氣的家庭裏鬧出了極大的亂子，被一個出名的私娼迷住，和這家的小姐，他的未婚妻背棄婚約，割斷了以前一切的關係，不顧一切，不管人家的威嚇，不管大眾的憤怒，不久打算就在伯夫洛夫司克和這受恥辱的女人結婚，公開地，當着衆人前面，舉起頭，向大家直看。這故事被染上許多謠言的細節，裏面被加進許多有名的大人物，增添上了各種荒誕的，神秘的色彩，而同時又表現在無從推翻的，顯明的事實裏面，使得普遍的好奇和閒話自然成爲很可矜宥的了。最精細，巧妙，而同時又可信賴的解釋出於幾個嚴正的好說閒話的人們嘴裏。他們屬於那類有理性的人們的階層，在每個社會更永遠最先忙着對別人解釋事件的原因，認爲這是他們的任務，甚至是一種安慰。根據他們的解釋，這位青年是世家子弟，公爵，差不多很有錢，有點傻裏傻氣，然而他是民主派，受了屠格涅夫先生所啓示的現代虛無主義的迷毒，幾乎不會說俄國話，娶上了葉潘欽將軍的女兒，弄到了被這家人家把他看作未婚夫的地步。但是他好比那個法國神學生一樣，新近在報上登載過關於他的一段笑話，就是他故意使人家給他戴上神甫的頭銜，故意自己請求升到這個位置上去，履行一切的儀節，一切叩拜，親吻，宣誓等等，就爲了在第二天當衆於他給主教的一封信，說他不信仰上帝，認欺騙民衆，白喫他們的飯，是不名譽的事情，因此辭卸昨天所得的職位，還把信交自由主義的報紙發表。公爵也就像這無神派一樣，幹出了這類的行徑。

大家講他好像故意等候他的未婚妻的父母召集隆重的晚會，把他介紹給許多知名人物的時候，以便當衆發表他的思想方式，痛罵尊貴的顯宦，公然和未婚妻解除婚約，加以侮辱，還對驅逐他出去的僕人們抵抗，把一隻美麗的中國花瓶砸碎了。此外還添上幾句，作爲現代的風俗的寫照，彷彿說這個糊塗青年確乎很愛他的未婚妻，將他的女兒。他的和她解除婚約單祇是爲了虛無主義，爲了快要發生的那樁搗亂行爲，做出稱快一時的舉動，那就是公然娶在迷途上的女子爲妻，以證明在他的信念中並無所謂迷途的和正經的女人，卻祇有一個自由的婦女，他不相信實際社會裏這種陳舊的分別，祇相信「婦女問題」。迷途的女子在他的眼中看來，甚至比不迷途的女子高尚。這個解釋好像是極可信的，爲大多數避著人士所樂於接受，尤其是因爲可以從每天的事實上證明出來。固然，有許多事情是無從解釋的：有人說那個可憐的姑娘非常愛她的未婚夫，——有些人說是勾引人，竟在被他拋棄的第二天上，跑到他那裏去，正在他和情婦並坐在一起的時候。相反地，另有些人指出她被故意引誘到他的情婦家去，單祇是由於虛無主義爲了羞辱她，侮辱她一場。無論怎樣說，這個事件的興趣竟一天天地增加起來，況且關於那個搗亂的婚禮確乎即將成立一層是毫無置疑的。

現在假使有人請我們解釋，——並不關於事件的虛無主義的色彩。不！不！——祇是關於這決定好的婚禮能滿足公爵的願望到什麼樣的程度，在這時候他的願望究竟是什麼，究竟對於我們的主角在這時候的精神狀態應該下怎樣的定義，諸如此類的問題，那末我們說老實話，實在難於置答。我們單知道一樁事情，那就是婚禮確已定局，公爵自己委託萊白及夫，開歷南，和萊白及夫的一個朋友，特地爲了這件事情

由萊白及夫介紹給公爵的，擔任關於這件事情，在教堂和庶務方面的各項雜事，他還吩咐他們不必憐惜金錢，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也儘催促着，堅持地主張從速舉行婚禮。開歷爾被派定做公爵的伴郎，由於他自己急切的請求，浦爾道夫司基被派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裏做相同的職務，他很歡欣地接受了這職務。婚期定在七月初旬。但是除去這些極正確的情節以外，我們還知道一些事實，這些事實根本使我們弄得糊塗起來，因為它們和以前的事實互相矛盾。譬如說，我們確切地疑惑，公爵在委託萊白及夫等人擔任各種事務以後，幾乎在當天就忘記了他已經預備好伴郎、司儀員和一切結婚的手續，假使他這樣匆忙地把一切煩雜的事務交給別人辦理，那祇是爲了自己不必去想它，甚至也許爲了趕快忘掉它。他自己在這種情形之下究竟想些什麼，有什麼可記憶的，他的志趨是什麼？無可置疑的是這裏並沒有任何強制他的地方，（譬如，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方面，）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確希望趕快舉行婚禮，結婚是她的主張，不是公爵的；但是公爵很自由地答應了；甚至露出一點不屬意的樣子，好像請求他做一樁極平常的事情似的。這樣奇怪的事實在我們面前是很多的，但是這些事實不但不能解釋，甚至據我們看來反而把事情的解释掩蓋起來，無論我們舉出多少例子來。但是現在讓我們再提出一個例子來。

我們完全知道，在這兩星期內，公爵整天整晚上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一處；她帶他一塊兒出去散步，聽音樂；他每天和她同坐馬車出去；他祇要有一小時不看見她，便起始擔心她，（從各種徵象上看來，他誠摯地愛她；）他在整整的幾小時內，用靜謐的、溫馴的微笑聽她的說話，不管她說什麼話，自己差不多不發一言。但是我們還知道，他在這些日子內有好幾次，甚至許多次，忽然到葉潘欽家裏去，並不瞞住娜

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因此使她幾乎到了絕望的地步。我們知道，葉家的人們，在他們留在伯夫洛夫司克的時候，不肯接見他，還時常拒絕他和阿格拉耶·伊凡諾夫見面；他當時一言也不發地走了，但是第二天又去了，好像完全忘卻昨天被拒絕的事情，自然又取得了新的拒絕。我們還知道，在阿格拉耶·伊凡諾夫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裏跑走，以後過了一小時，甚至也許在一小時以前，公爵已經到葉家去了，自然深信他會在那裏找到阿格拉耶，他在葉家的出現，當時候家中引起極度的擾亂和恐怖，因為阿格拉耶還沒有回家，而且從他那裏第一次聽到她和他同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去的事情。有人講，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大納，女兒們，連S公爵也在內，當時全對待公爵異常粗暴，敵視，當時就用熱烈的口氣拒絕和他相識，尤其在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忽然上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那裏來，宣布阿拉格耶·伊凡諾夫已在她家內一小時，處於極可怕的精神狀態中，大概不願意回家。這最後的消息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最感到驚訝，而且完全是正確的；阿格拉耶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裏出來的時候，確乎寧願死去，不願現在見到自己家裏的人們，因此就奔到尼納·阿歷山大洛夫那裏去了。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立刻認為必須毫無遲疑地把這一切通知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母親和女兒們，大家立刻跑到尼納·阿歷山大洛夫那裏去，以後那個一家之主，剛剛回家來的伊凡·費道洛維奇也跟着去了。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不管人家的驅逐，和粗暴的話語，也跟着他們走去；但是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吩咐不他去見阿格拉耶。結果是阿格拉耶看見母親和姊妹們對她哭，一點也不責備她，便奔到她們的懷抱中，立刻和她們回家去了。又有人說，雖然這傳言是不十分正確

的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在這裏又遭到了倒楣的事情；他利用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跑到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那裏去，他和阿格拉耶兩人在一起的時候，忽然講起自己的愛情來了。阿格拉耶聽着他的話，不管怎樣煩悶和流淚，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忽然對他提出奇怪的問題：他能不能爲了證明自己的愛情，現在把手指在蠟燭上焚燒？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聽說當時被提議弄得十分震駭，簡直不知道如何回答，臉上表示出過度的驚疑，阿格拉耶不由得對他哈哈大笑，像發作瘋底里病，立刻離開他，跑到樓上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那裏去，她的父母就在那裏找到了她。這笑話在第二天上由伊鮑里特傳到公爵那裏去。已經不起牀的伊鮑里特特地打發人去請公爵來，把這消息告訴他。這消息怎麼會達到伊鮑里特的耳朵裏去，我們不知道，但是公爵聽見了關於蠟燭和手指的話的時候，也竟笑得甚至使伊鮑里特驚異起來；以後忽然抖索了一下，流出眼淚來了……總之，他在這幾天內顯出極大的不安和特別的騷亂，不確定的，痛苦的騷亂。伊鮑里特簡直說他發現他腦筋錯亂；但這是怎麼也不能肯定地說的。

我們在舉出所有這些事實，而拒絕加以解釋的時候，並不想在我們的讀者眼前爲我們的主角辯白。不但如此，我們準備同情他給他的朋友們引起的那分憤慨。甚至魏拉·萊白及夫有一個時候都要對他憤慨起來；連郭略都發生憤慨；連開際爾在他被選爲伴郎以前都憤慨過的，萊白及夫更不必說，他業已開始對公爵施展陰謀，也是由於憤慨，甚至是很誠懇的。但是關於這個我們以後再說。一般地說來，我們十分深摯地同情葉夫格尼·杜夫洛維奇幾句極強烈的，在心理上甚至很深刻的話語。這些話語是他在發生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的那個事件以後第六天或第七天上，在友誼的談話中直率地，不客氣地表示出來的。我們順便提起，不但葉潘欽家裏的人們，即使是所有直接或間接屬於葉家的人們全認爲必須和公爵完全斷絕一切關係。譬如說，S公爵在遇到公爵的時候甚至轉過身去，不回答他的鞠躬。但是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並不怕玷污自己的名譽，這是跑來拜訪公爵，雖然他又每天上葉家去，甚至被接待得顯然增加了款洽的程度。他在葉潘欽一家人離開伯夫洛夫司克的第二天上到公爵那裏去。他走進去的時候，已經知道了社會間傳播着的一切謠言，甚至也許一部分是自己加以促成的。公爵很高興，立刻談起葉家的事情。這種坦白的，直率的開端使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釋去了拘束，他就直接了當地講起正文來了。

公爵還不知道葉家已離開這裏，他及到驚訝，臉色顯得慘白，但是一分鐘後搖着頭，露出慚愧和沈思的樣子，自己承認，「是應該如此的，」以後立刻就問：「到那裏去了？」

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精細地觀察他所有這一切：那就是發問的匆遽，問題的簡單，慚愧的神情，同時有一種奇怪的坦白，不安和興奮，——所有這一切使他感到不少的驚異。他客氣地，詳細地，把一切告訴給公爵聽；公爵有許多事情還沒有知道。他是第一個從葉家跑來報告消息的人。他證實阿格拉耶確實生病，差不多有三晝夜沒有睡眠，發着寒熱。她的病現在已經減輕些，脫離了危險，但仍處於神經質的，歇斯底里性的心神狀態中……：「幸而家中是完全和平！不但在阿格拉耶面前，甚至相互間都努力不提趕往事。父母已經互相講妥，在秋天阿台拉意達結婚以後，立刻到國外去旅行。阿格拉耶默默地接受下關於這個

計劃的預先的暗示。——他，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也許也要到國外去。甚至 S 公爵也許會和阿台拉意達動身到國外去，以兩個月為期，假使為職務所允許。將軍獨自留下。大家現在搬到高爾米諾，他們的采邑那裏，離彼得堡二十俄里，那裏有一所廣闊的主人住的房屋。白洛孔司卡耶還沒有到莫斯科去，大概甚至

是故意留下來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堅決主張，在發生了這一切之後，不能再留在伯夫洛夫司克。他，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每天把城裏的謠言報告給她聽。他們也認為不能搬到葉拉金的別墅裏去。

「那也是實在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補充着說。——「您自己也應該同意，能不能忍受下去……尤其在知道您家裏每小時所做的一切以後，再加上您不管人家的拒絕不拒絕，每天必上那裏去一趟……」

「是的，是的，您說得很對，我想見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公爵又搖起頭來。

「唉，親愛的公爵，」——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突然喊，露出興奮和憂愁。——「您當時怎麼會容許……發生這一切的自然，自然，所有這一切對於您是突如其來的……我同意，您大概當時心慌了……您不能阻止一個瘋狂的女郎，這是您的力量達不到的！但是您應該明白這女郎對您的……態度嚴重而且強烈到如何程度。她不願意和別的女人平分，而您……您竟會把這寶物遺棄而且砸碎了！」

「是的，是的，您說得對。是的，那是我的錯。」——公爵又說，露出可怕的煩悶。——「您知道祇有她一人，祇有阿格拉耶一人這樣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其餘別的人都不是這樣看的。」

「可痛恨的就是這裏一點也沒有什麼嚴重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喊，完全被感情激越

起來。「請您饒恕我，公爵，但是……我……想到這層的，公爵！我反覆地想了許多次；我知道以前發生過的一切，我知道半年前發生的一切，我全都知道的，——但是這一切並不嚴重！這一切不過是筋脈裏的衝動，一幅圖畫，一些幻想，一陣煙，惟有一個完全無經驗的女郎驚懼的妒忌心能夠把這一切看得如此嚴重……」

於是葉夫格尼·柏大洛維奇完全不客氣地把自己的憤慨發洩了出來。他有條理而且明晰地，甚至還帶着深刻的心理，把公爵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過去一切關係的圖畫在公爵面前展開了開來。葉夫格尼·柏大洛維奇永遠有口語的才能；現在甚至達到了雄辯的地步。「從一開始的時候，——他宣布，——就是虛偽；以虛偽開始的，就應該以虛偽終結；這兒自然的法則。我不贊成，甚至感到憤激，在人家——無論是什麼人——稱您爲白癡的時候；對於這稱呼，您顯得太聰明；但是您這人又太奇特，和一般人不同；這個您自己應該同意的。我認爲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基礎首先在於您的天生的無經驗，（請您注意：「天生的」三個字，）以在於您的不尋常的誠摯；以後在於根本缺乏衡量的感覺，（您自己有好幾次已經承認這一點，）——最後是在於一大堆腦筋裏的信念，由於您這樣特別誠實的性格，至今還把這些信念認作真正的，天生的，直覺的信念。您自己應該承認，公爵，在您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關係上面從最初就有一些傳統的，民主主義的原素，（我爲了簡單起見這樣說，）所謂對於「婦女問題」的迷醉，（說得更簡單些，）我確實知道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如果這錢來時所發生的那齣奇怪的活劇，要不要，讓我把您自己分析一下，像分析手指一般，把您自己顯示出來，像照鏡子一般，我確切



知道是怎麼會事，爲什麼會演變成這樣的？您是一個青年，在瑞士懷念着祖國，想回到俄國來，像到一個陌生的，充滿希望的國家裏去。您讀了許多關於俄羅斯的書，這些書也許很好，但對於您是有害的；您懷着滿腔的熱望回國，想做一番事業。就在那一天，有人把受恥辱的女的一段悲慘的，驚心動魄的歷史講給您聽，把一個女人的事情講給一個騎士，一個天真的少年聽！就在那天，您見到了這女人；您被她的美貌，她的怪誕的，魔鬼般的美貌所鎮攝，（我同意，她是美人。）再加上神經質，加上您的昏厥病，加上彼得堡的，可使神經震撼的解脫時期；加上在一個陌生的，對於您幾乎近於荒誕的城內，度過了一天，充滿奇詭和活劇的一天，在這一天裏，您意料不到地認識了許多人，發現了極意料不到的現實的情形，遇見了葉潘欽家三個美女，內中有阿格拉耶；再加上疲倦和頭眩；再加上司泰謝·費里帕大納的客廳和這個客廳的色調，還有……在這個時候，您還能從自己身上希望什麼呢，您以爲怎麼樣？

「是的，是的，是的，」——公爵搖頭，她臉紅了，——「是的，這差不多是對的；您知道，頭天晚上，在火車裏，我差不多整夜沒有睡，而且在前天夜裏也沒有睡，因此精神顯得失調了……」

（癡白）

「是的，自然嘍，我就是要說到這上面去呀，」——葉大格尼·柏大洛維奇繼續興奮地說，——「明白的事情，您處於歡欣的狂醉中，覺得在這裏有了當眾宣布寬仁的思想的可能，那就是以您這樣世襲的公爵和純潔的人，竟不認這女人是不清白的，她的受恥辱並非出於她的過錯，卻應該歸罪到一個可憎厭的，上等社會的色鬼的身上去。大呀，這很容易了解的！但是事情並不在這個上面，親愛的公爵，卻在於這中間是不是對的，您的情感裏有沒有真實，是不是一種自然的情感，或者祇是腦筋裏一種歡欣的狀態？您

以爲怎樣：在廟宇裏，一個女人，這樣的一個女人，被饒恕了，但是並沒有對她說，她所做的是很好的事情，值得一切尊敬和榮譽？難道這三個月內，常識沒有對您暗示過，這事情的真相是怎麼樣的？即使她現在是清白無罪的，——我並不堅持，因爲我不願意堅持，——但是難道所有她那些奇怪的行爲可以替她那種無從忍耐的，魔鬼般的驕傲，那樣無恥的，那樣貪婪的自私主義加以辯白麼？對不住，公爵，我受了感情的衝動，但是……

「是的，這是可能的；也許您說得很對……」——公爵又喃聲說。——「她確乎很惹惱，您自然是對的，但是……」

「她是值得加以憐憫的麼？您是不是想說這句話，我的善良的公爵？但是爲了憐憫，爲了她的快樂，難道可以使另一個高貴純潔的女郎受恥辱，難道可以在那一雙傲慢的，那一雙仇恨的眼睛裏把她的身份壓低下去麼？弄到這種地步麼？這真是不可思議的誇張！既然愛一個女郎，難道可以在她的情敵面前這樣加以侮辱，爲了另一個女人，就在這女人的眼前把她拋棄，在自己已經向她求婚以後……您是已經向她求過婚的，您是已經當着她的父母和姊妹面前表示過的！這種樣子，您還能成爲一個體面的人麼，公爵，我請問您再說……您對女郎說您愛她，您不是欺騙這個聖潔的女郎麼？」

「是的，是的，您說得很對，我感到我錯了！」——公爵說，露出無可形容的煩悶。

「這就算够了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憤激地喊，——「難道光喊一喊：「哎喲，我錯了！」就算够了麼？您做錯了事，但是自己還固執着！當時您的心在那裏，您的「基督」的心您在那個時候也會

看見過她的臉。她會比那女人比您的另一個女人硬拆散你們的另一個女人苦痛得少麼？您怎麼能在看見以後，又容許這樣呢？那是怎麼呢？」

「是的……我並沒有容許呀……」——不幸的公爵喃聲說。

「您怎麼沒有容許呢？」

「我真是沒有容許。我至今還不明白，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我——我跑過去追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但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昏暈過去了；以後，人家至今還不讓我去見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

「一樣的您應該跑上去追阿格拉耶，那怕那個女人暈倒在地！」

「是的……是的……我應該的……她會死的！她會自殺的！您還不知道她，而且……這是一樣的，我以後可以對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解釋一切，並且……您知道，奧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我看您大概沒有知道一切情形。請您告訴我，為什麼人家不許我去見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我可以對她完全解釋明白的。您知道：當時她們兩人說的都不是什麼會事，完全不是那麼會事，因此她們就弄成這和樣子……您怎麼也不能對您解釋清楚；但是我也許會對阿格拉耶解釋明白……唉，天呀，我的天呀！您說起當時跑出去的時候那付臉龐……唉，我的天呀，我記得的……我們走，我們走！」——他忽然拉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袖子，匆遽地從座位上跳起來。

「往那裏去？」

「我們到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那裏去，立刻就去……」

「她不在伯夫洛夫司克，我說過的。並且作什麼去呢？」

「她會明白的！她會明白的！」——公爵喃喃說，闔手做出哀求的樣子——「她會明白這一切完全不對，完全，完全是另一件事！」

「怎麼是完全另一件事？您到底不是要娶親麼？那末您還在那裏固執着……您結婚不結婚呢？」

「是的……我會結婚的；是的，我要結婚！」

「那末怎麼叫做不是那會事呢？」

「噢，不對，不對！我結婚不結婚，那是一樣的，這不要緊的。」

「怎麼是一樣的？怎麼叫作不要緊？這還算是小事麼？您娶一個心愛的女人，使她得到幸福，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也看到而且知道的，那末怎麼會一樣呢？」

「幸福麼？那是不對的！我不過隨便結一下婚；她願意這樣。即使我結了婚，也有什麼關係呢？我……這總歸是一樣的！不過她一定會死的。我現在看出她和羅果靜結婚是瘋狂的舉動！以前不明白的，我現在全都明白了，您要知道：在她們兩人面對面立着的時候，我當時受不住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臉……您不知道，葉人格尼·柏夫洛維奇，（他神祕地把聲音壓低，）我沒有對任何人說過這個話，永遠沒有，甚至沒有對阿格拉耶說，但是我不能忍受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臉……您剛纔講起關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那次晚會上的情形是實在的；但是還有一點是您忽略的，因為您不知道：我望到了她的臉！我

還在早晨看像片的時候就不能忍受了……您瞧，魏拉·萊白及夫的眼睛是完全兩樣的；我……我怕她的臉！——他帶着極度恐怖的神情說。

「您怕麼？」

「是的；她是瘋子！」——他微語，面色真得慘白。

「您確定知道麼？」——葉夫格九·科夫洛維奇十分好奇地問。

「是的，確定知道的；現在確定知道了；現在，這幾大內，已經完全知道了！」

「您何以這樣做呢？」——葉夫格九·科夫洛維奇驚懼地喊。——「這末說來，您的結婚是出於一

種恐怖麼？這夢是無從了解的……也許甚至沒有愛情麼？」

「不，我從整個心靈裏愛她！她是……她是一個小孩，完全是一個小孩！您是一點也不明白！」

「同時您還對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說您愛她麼？」

「是的！是的！」

「那是怎麼會事？這末說來，您想愛兩個人麼？」

「是的！是的！」

「得了罷，公爵，您說的是什麼話？您醒一醒罷！」

「我沒有阿格拉耶是……我一定要見到她……我……快在睡覺的時候死去；我想，我今天夜裏會

在睡覺的時候死去的。唉，如何能使阿格拉耶知道這一切，知道這一切……那就是說一定要知道一切的。

因為這裏應該知道一切，這是第一件要緊的事情！爲什麼我們從來不能知道關於別人的一切，在必要知道的時候，在那別人犯了錯的時候……我不知道我說的是什麼話，我被纏亂了；您使我非常驚訝……難道她的臉現在還和她當時跑出去的時候的那付臉一樣麼？是的，我有錯！我還不知道怎麼會事，但是我有錯……這中間有一點是我不能對您解釋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我沒有話說，但是……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會明白的！我永遠相信她會明白的。」

「不，公爵，她不會明白的！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愛您，像一個女人，像一個人，並不像……抽象的精神。您知道不知道，可憐的公爵！您大概連這個女人和那個女人都從來沒有愛過！」

「我不知道……也許，也許，您在許多地方是對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您很聰明，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我的頭又痛起來了。我們到她那裏去看上帝的份上，看上帝的份上！」

「我對您說過，她不在伯夫洛夫司克，如在高爾米諾。」

「我們到高爾米諾去，現在就去！」

「這是不可能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立了起來。

「您聽着，我要寫一封信，請您轉送過去！」

「不，公爵，不請您不要委託我，我不能辦到！」

他們分手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走出來的時候，帶着奇怪的信念。據他的意見看來，公爵的腦筋有點不清楚。他所怕的，同時又那樣變的這個臉龐究竟有什麼意思？同時他沒有了阿格拉耶，也許真會死

的，因此阿格拉耶也許永不會知道他愛她到如此的程度！哈哈！怎麼能愛兩個女人呢？用兩種不同的愛情？這是很有可能的……可憐的白癡！現在他怎麼辦呢？

## 第十章

然而公爵在結婚之前並沒有死，無論在醒着的時候，或「在睡夢中」，像他對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那樣「言着」。也許他果真睡得不好，做些惡夢；但是白天和人們在一起時，他顯得很善良，甚不滿，不過有時很沈鬱，但在他一人獨處的時候方纔如此。大家忙着辦事，婚期就定在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造訪後一星期左右。事情弄得如此匆促，甚至公爵最好的朋友們，假使有這樣的人，想「拯救」不幸的瘋子，也會對於他們這番努力感到失望的。有人造謠，說葉人格尼·柏夫洛維奇的造訪一部分似乎和伊凡·費道洛維奇將軍和他的大人麗薩·博羅可菲也夫納有關。但是假使他們兩人由於心地無限的善良，也想把這可憐的瘋子從深淵中救出來，自然祇好限於這一個軟弱的企圖；他們的地位，或甚至他們的衷心的傾向，（那也是極自然的，）都是不適宜於比較嚴重的努力的。我們已經提過，連在公爵周圍的人們有一部分都反對他。魏拉·萊白及夫僅限於暗自流淚，還時常坐在自己家裏，到公爵那裏走得沒有以前那樣的勤。郭略這時候正在辦理父親的喪葬。老人在第一次昏暈後過了八天，又昏暈了一次，這纔死了。公爵極同情這個家庭所遭到的哀痛，最初幾天在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那裏留了好幾小時。他還去送殯，上教堂裏去。許多人注意到，教堂內的羣衆全彼此發出不由自主的微語，迎送着公爵。在街上

和花園裏也是如此。在他步行或坐車走過的時候，總會傳出一些語聲，提起他的名字，指着他，還聽到娜司泰謝·費牛帕大納的名字。有人在送殯的時候尋覓她，但是她沒有去送殯。上尉夫人也沒有送殯，萊白及大勒阻住的。葬禮時的誦經給予公爵極強烈的病態的印象；他在教堂內，回答萊白及大什麼問題的時，就對他做語，他初次參列正教舉行葬禮時誦經的儀式，祇記得在孩童時代，在一個鄉村教堂中有過一次誦經的儀式。

「是的，好像躺在棺材裏的並不是那個人，我們最近還聚在一處，讓他做首席的那個人，您記得麼？」  
——萊白及夫對公爵做語——「您尋找誰呀？」

「沒有什麼，我覺得……」

「不是羅果靜麼？」

「難道他有這裏麼？」

「在教堂裏呢。」

「怪不得我好像看到他的眼睛，」——公爵羞愧地喃喃着。——「怎麼樣……他在這裏做什麼？他被邀請麼？」

「不見得罷。他是完全不認識的。這裏什麼人都有，這裏有許多人。您爲什麼這樣驚訝我現在時常遇見他；最後的一星期內有四次，在這裏，在伯夫洛大司克遇到他。」

「我還一次沒有看見他……從那天起，」——公爵喃喃說。



因為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也一次沒有告訴他，「從那個時候起」曾經遇見過羅果靜，所以公爵現在斷定羅果靜故意爲了什麼原因不露面。這一整天他陷於強烈的沈思中。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卻在這天和這天晚上顯得特別的快樂。

郭略還在父親過世前就和公爵言歸於好。他勸公爵請開亞齊和浦爾道夫司基做伴郎，（因為事情是必須而且無從延緩的。）他給開歷爾擔保他行動的妥當，也許「還有用」至於浦爾道夫司基更不必說，他本來就是靜謐而且謹慎的人。尼納·阿歷山人、洛夫納和萊白及夫對公爵說，如果已經決定結婚，何必在伯夫洛夫司克舉行，還要在避暑的時髦的季節裏，這樣堂而皇之的？不好到彼得堡去，或者甚至在家裏麼？公爵十分明白，這些恐怕的用意何在。他簡單而且自然地回答，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一定要這樣做。

開歷爾在被通知他被選爲伴郎以後，第二天上就來了。他走進來之前，在門前止步，一見到公爵，就把右手朝上舉起，露出彎曲的食指，引起誓似的喊道：

「我沒有喝酒！」

以後走到公爵面前，緊緊地捏住兩手，搖幌了一下，宣布他起初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表示反對，曾在打檯球的時候宣布過，並不爲了別的原因，卻因爲他帶着好友的不耐煩的心情，朝夕期望的就是他娶公主特羅剛，或至少娶特沙包爲夫人；但是現在他自己看到公爵的思想至少比他們「一古腦兒」高尚一二倍！因爲他所需要的不是榮耀財富，甚至不是名譽，卻祇是真理！高尚人士的同情心是盡人都知曉的，

但是公爵的學問太崇高，從一般地講來，不會不成爲高尚人士的！——但是那些混賬東西和庸俗人士的判斷是兩樣的；在「裏」家庭中，集會上，別墅裏，音樂會上，啤酒店裏，彈子房內，談論的，呼喊的祇是關於即將來到的那個事件。我聽說，他們甚至打算在窗下組織滑稽音樂隊，在結婚的初夜！公爵，假使您需要一個體面人士的手槍，那末我準備交換半打正直的槍彈，還不在您第二天從甜蜜的牀上起身以前。」他爲了怕從教堂內出來時看的人非常擁擠，他又提議在院內預備好消防隊的橡皮帶。但是萊白及夫大加反對。他說：「假使安放了橡皮帶，房屋都會給拆成碎片的。」

「這個萊白及夫在那裏對您施展陰謀，公爵，真是的！您想也想不到，他們想把您放在官廳監護之下，把您的自由意志和財產全行剝奪，——這兩種東西就是使人和禽獸區別的所在呀！我聽說的，聽得很確實的！這是實在的事情！」

公爵記得他似乎自己也聽見過這類的情形，但是當然沒有加以注意。他連現在也不過笑了一下，立刻又忘記了。萊白及夫有一個時候果真張羅過的；這人的計算永遠似乎是從靈感中產生出來的，由於過分的熱心把事情弄得十分複雜，生出許多枝節，竟從原來的起點上蔓延到四處去了。他一輩子所以一無成就，就爲了這個原因。他以後，差不多在結婚的前一天，上公爵那裏懺悔的時候，（他有一個不變的習慣，就是水遠會向他施展陰謀，反對的那個人懺悔，尤其在他的陰謀沒有成功的時候，）對他說，他生來本是塔力藍，不知何以竟會成爲萊白及夫。以後在他回國把全部的計劃暴露出來，使公爵感到極大的興趣。根據他的話語，他起始先着手尋覓要人的保護，以便在必要時有所依靠。他去見伊凡·費道洛維奇。伊凡

·費道洛維奇將軍感到驚疑，他 very 希望「青年人」好，但是聲明「他雖然極願救他，不過由他方面發動是不雅觀的。」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大納簡直不願意聽他和見他；葉夫格尼·柏大在雅奇和S公爵祇是搖擺着手。但是他，萊白及夫，並不灰心，和一個精細的法律家，可憐敬的老人，他的好友，且幾乎是恩人商議了一會。法律家表示，這事是元全辦得到的，不過必須具有相當的證明書，斷定神經的失調和完全的瘋狂，自然主要的還是要人方面的保護。萊白及夫當下並不發愁，有一次甚至領了一個醫生來見公爵。這醫生也是可尊敬的老人，在伯大洛大司克避暑，領有安娜勳章。他到公爵那裏來，單祇爲了賞覽這地方的風景和公爵結識，藉此非正式地，且用友誼的方式，對於他下一個判斷。公爵記得那次醫生前來拜訪他的情形。他記得萊白及夫在前一天就纏住他，硬說他身體不健康，在他堅決拒絕診察的時候，忽然領了醫生同來，藉口說他們兩人剛從帖運奇也夫那兒來，他的病況很壞，所以醫生想和他談談關於病人的一切。公爵誇獎了萊白及夫幾句，異常客氣地款待醫生。他們立刻談起病人伊鮑里特的事情。醫生請公爵詳細講敘當時那幕自殺的情景，公爵所講的故事和對於這事件的解釋，使醫生聽得異常感到有趣。他們又講起彼得堡的氣候，公爵的疾，瑞士，施涅台爾。公爵又講述施涅台爾治療的方法，另外講出一些故事，使醫生聽得十分入神，竟坐了兩小時之久。他吸着公爵的上等雪茄，萊白及夫也取出一瓶非常有滋味的甜酒，由魏拉端來的。那個醫生是已結過婚的，有家庭的人，竟在魏拉面前大肆特別恭維的手段，引起她深深的痛恨。他們離別時竟成爲極要好的朋友。醫生從公爵那裏出來時，對萊白及夫大說，假使全把這種人收歸公家監護，那末應該派誰做監護人呢？萊白及夫把即將發生的事件作了悲劇性的敘述以後，醫生狡猾地，譎詐

地搖了搖頭，終於說：「不要說一個男人儘管可以娶任何女人，那件絕世佳人，至少據他所聽到的，除去傾城美貌以外，（有這一樣已足使有財產的人爲之顛倒，）還擁有一筆財產，是從託利基和羅果靜那裏得來的，此外還有真珠和金剛鑽，圍巾和木器，因此這段婚姻不但不會表示尊貴的公爵方面什麼特別顯著的愚蠢，反而甚至可以證明他的腦筋的精細和計算的巧妙，而使人取相反的，於公爵完全有利的判斷……這個意見使萊白及大深爲驚愕；他也就從此罷手，所以現在，他對公爵補充着說：「現在是除去忠心和流血之外，您不會從我那裏看到什麼；我就是帶着這種意思上這裏來。」

最後的幾天內伊鮑里特也使公爵分心；他時常打發人請他。他們住在不遠的一所小房裏；小孩們，伊鮑里特的弟妹們的歡迎別墅，至少爲了可以到花園裏去躲開病人。可憐的上尉夫人還留在他的權力底下，完全成爲他的犧牲物。公爵必須每天給他們調解講和。病人仍舊稱他爲自己的「保姆」，同時又似乎不敢不爲了他那分和事老的資格而看輕他。他很不滿意郭略，因爲他幾乎不上他那裏去，起初伴着垂死的父親，以後又和守寡的母親在一起。後來他決定把公爵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婚事作爲嘲笑的目標，結果把公爵侮辱了，使他非常生氣；他後來停止看望他了。兩天後，早晨時，上尉夫人跑到公爵家去，含着眼淚哀求公爵光臨她家，否則那傢伙會把她吞嚥下去的。她說，他打算宣布一個極大的祕密。公爵去了。伊鮑里特表示願意言歸於好，哭了一頓，在流淚以後自然更加忿怒，但是不願露出怒意。他的病況很壞，從一切方面可以看出，現在他將不久於人世了。其實也沒有什麼祕密，除去請求「留心羅果靜」以外，這請求是他用緊急的神情表示出來，好像由於驚慌而透不出氣來似的，（但這驚慌也許是假裝出來的。）

「這個人是不肯讓步的；公爵，他和我不同；這個人想做什麼事情，就會做出來，連眉毛都不動一動的……」諸如此類的一套話。公爵起始詳細盤問，希望取得一些事實；但是事實是一點也沒有，除去伊鮑里特個人的感覺和印象以外。伊鮑里特引為快事的是他結果把公爵嚇得十分利害。起初公爵不願回答他的一些特別的問題，對於他建議：「那怕逃到國外去也可以；俄國的神甫們到處都有，在那邊也可以結婚的，」公爵惟有微笑。結果，伊鮑里特說出了下面的一個意思：「我擔憂的祇是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羅果靜知道您如何愛她；愛情換愛情；您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從他手裏奪去了，他會把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殺死；雖然她現在不是您的人，但到底會使您感到痛苦的。不對麼？」他達到了目的；公爵從他那裏出去時顯出反常的樣子。

關於羅果靜的這種警告是在結婚前一大發生的。就在這天晚上，公爵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婚前最後一次晤面；但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不能使他安慰，甚至相反地更加增強他的不安。以前，就是在數天之前，她和他見面時用了所有力量使他快樂，她很害怕他的憂愁的神色；甚至還試着給他唱歌；時常對他講一切認為可笑的東西。公爵差不多永遠做出笑的樣子，如果真爲了她的卓越的聰明和光明的情感而笑，——她在受衝動的時候有時會用這種情感講述，而她是時常受衝動的。她對公爵的笑着，看見他所受的印象，便感到歡欣，起始自己驕傲了。但是現在她的憂愁和癡思幾乎在每小時內增長着。他對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意見業已確定，否則現在他對於她一切的行爲會覺到神祕而且不易索解的。但是他深信她還能復活。他對葉夫格尼·杜洛維奇說他完全誠懇地愛她，是很正確的，他對她

的愛情內確似乎包含對於一個可憐的，有病的嬰孩的柔情，這嬰孩是很難，且也不能加以自由放任的。他沒有對任何人解釋他對於她的情感，甚至不愛去談論它，假使不能避免談話。他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坐在一處的時候從來不討論「情感」，好像兩人已經約好了似的。任何人都可以參加他們尋常的，快樂的，活潑的談話。達里亞·阿萊克謝入納以後講她這些日子一直在那裏欣賞他們，睜着他們發覺。

他對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精神和腦筋狀態的這種見解一部分使他避去許多其他的疑竇。現在她成爲和他三個月以前所知道的完全不同的女人。現在，譬如說，他對於她爲什麼當時不願和他結婚，帶着眼淚，呢噀和責備逃走，而現在則自己竭力主張趕快結婚一層是不加以沈思的了。——如此說來，她並不像那時的怕因爲和他結婚而造成他的不幸，——公爵想。據他的觀察，這樣迅快地復活了轉來的自信心決不出於自然。這信心也決不會單祇由於怨恨阿格拉耶而發生：她會有比較深一些的情感。也不會由於恐懼她和羅果靜在一處將遭遇不幸的命運而發生。總而言之，這是所有這些原因，還加上一些別的，湊在一起而構成的。但是對於他最明顯的，就是他早就疑惑到，那個可憐的，痛苦的心靈受不住了。這一切雖然使他別致地避免疑惑，但在這一些時終不能給予他安寧和休息。他有時似乎努力一點也不去想；他對於婚姻大概也真是看作一種不重要的形式；他對於自己的命運估價太輕。關於那些辯駁和談話，好比和葉夫格比·柏大洛維奇談話之類，他根本一點也不能回答，感到自己是完全不能勝任的，因此也就避免作這類談話。

他覺察出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很知道，也明白阿格拉耶對於他有什麼意義。她並不說出來，但是

他看到她的「臉」，在她有時，還在最初，遇見他預備上葉潘欽家裏去的時候。葉家一搬走，她的臉容好像發出光采來了。無論他怎樣不注意，而且不會猜疑，有一個念頭使他不安，那就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決不鬧出什麼亂子來，以便把阿格打耶從伯夫洛大司克驅走，所有別墅中紛紛議論舉行婚禮的事情，一部分是由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從中支持，以激怒情敵。因為葉潘欽一家人很難遇到有一次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竟把公爵放在馬車上面，吩咐車夫一直從他們別墅的窗前直馳而過。這對於公爵是完全出於意料之外的事情，他照例是在無從補救，馬車已經從窗前走過的時候纔明白了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說，但是以後接着病了兩天；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不再重複這試驗了。在婚前的午後幾天，她起初十分沈鬱，結果永遠是戰勝了自己的憂愁，又快樂起來，但是似乎輕靜些，不大喧囂，不像以前的，還在最近的時候那樣的快樂。公爵增加了他的注意。他感覺有趣的是她從來不和他談起羅果靜。祇有一次，結婚前五天，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忽然打發人來，請他立刻就去，因為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病得很利害。他發現她處於和完全瘋狂相近似的情況中：她呼喊，抖索，吵着說羅果靜藏在她們家內的花園裏，她剛纔看見他，他夜裏會殺死她……宰死她的她整天不能安靜下來。但是當天晚上公爵到伊鮑里家裏去的時候，上尉夫人剛從城裏回來（她有事到城去），講起今天羅果靜到她的彼得堡的寓所裏去，問伯夫洛夫司克的情形。公爵問羅果靜什麼時候上她那裏去，上尉夫人說出的時間，就今天公爵到謝·費里帕夫納彷彿在花園裏見到他的那個時間。這事上纔弄清楚了，原來不過是一種想像。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自己到上尉夫人那裏去詳細查問了一下，這纔感到了安慰。

在結婚的前一天，公爵離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時候，她正處於極大的興奮狀態中。成衣舖從彼得堡送來了明天的服裝，結婚禮服，頭飾等等。公爵料不到她會被服裝興奮到如此程度。他自己儘誇獎着，由於他的誇獎她更加顯得有幸福些。但是她說痛了她的心事；她已經聽見城裏憤激的情形，聽見確乎有些壞蛋們在那裏組織滑稽音樂隊，還特地編了幾首歪詩，而這一切幾乎是經過其他社會人士默許的。現在她一定要在他們面前高高地舉起頭來，用她的服裝的合時和豐富遮掩一切——「讓他們去呼喊，讓他們去呼嘯，祇要他們敢！」她一想到這上面，她的眼睛就閃爍了。她還有一個祕密的幻想，但是她沒有出聲表示過：她幻想阿格拉耶，或者至少是她打發來的什麼人，也會祕密地雜在人羣裏，教堂中，望着，望着，因此她自己準備着。她在晚上十一點鐘左右，和公爵分手的時候正縈繞着這些念頭。但是還沒有過午夜，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就跑來見公爵，「請他快去，因為病得很利害。」公爵發現他的未婚妻鎖在臥室裏，流淚，悲痛，犯着歇司底里病；她許久時候沒有聽到人家隔着門對她說些什麼，後來纔開門，放公爵一人進去，又把門鎖上，跪在他的面前。（至少是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以後這樣講出來的。她偷看到了一點。）

「我做的是什麼事！我做的是什麼事！我把你弄成這樣子！」——她喊着，痙攣地抱他的腳。

公爵和她坐了整整的一小時；我們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講，他們在一小時後分手時業已快樂樂地重歸和好了。這夜裏，公爵又打發人打聽了一下；但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已經睡熟了。早晨，在她睡醒前，公爵又打發兩個人到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那裏去，等到打發第三個人



去的時候她吩咐他轉達，「現在有一大羣從彼得堡來的成衣匠和理髮師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身旁，昨天那件事情連痕跡都沒有了，她現在正忙於打扮，正像一個絕世佳人在結婚前那樣的忙法。現在，在這時候，正開着緊急會議，究竟應該戴那一種金剛鑽，並且怎樣戴法？」公爵完全安心了。

以後發生的關於這個婚事的笑話由在場目擊的人們作如下的講述，大概是很正確的：

婚禮定於午後八點鐘舉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七點鐘的時候就預備好了。從六點鐘起，就有一羣閒人在萊白及夫別墅周圍，尤其在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房子附近漸漸地聚集攏來。從七點鐘起，教室裏起初充滿人了。魏拉·萊白及夫和郭略很替公爵擔心；但是他們在家裏有許多事情要做；他們在公爵的幾間屋內佈置關於招待賓客和喜筵的事情。結婚以後並沒有打算有許多人聚會。除去舉行婚禮時必要的人員以外，由萊白及夫邀請了波奇成夫婦，箭納，佩戴·安娜，動章的醫生，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公爵向萊白及夫詢問，他爲什麼忽然想請醫生，「差不多是並不熟識的，」萊白及夫自滿地回答：「頸上佩着『安娜』勳章，一個可尊敬的人，大可擺一擺架子，」——當時使公爵發笑了。開歷爾和蒲爾道：夫司基穿着燕尾服和手套，看來很體面；單祇辟歷爾對於戰鬥有點公開的嗜好，使公爵和擔保的人們多少感到不安，他還很仇視聚在房屋附近的閒人們。公爵在七點半鐘時坐着馬車到教堂去了。我們應該順便提出的是他自己故意不願放棄任何一個共通的習慣和常例；一切都做得明顯，公開，而且「應有盡有」。公爵在教堂裏，好容易從人羣中間，在羣衆不斷的微語和呼喊之下，經開歷爾指揮着，往左右投射威嚴的眼神以後，纔走了過去，暫時躲在祭壇後面，以後開歷爾動身去接新娘，在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房

屋的臺階旁邊發現了一羣人，不但比在公爵那裏的還多兩三倍，甚至也許還要放肆三倍。他登上臺階時，聽到了那種呼喊，使得他不能忍受下去，正想面對羣衆，發表相當的演說，但是幸而被蒲爾道夫和從臺階那裏跑出來的達里亞·阿萊克謝夫阻止住了；他們把他拉住，用強力拖他進屋內去。開歷爾很生氣，露出匆忙的樣子。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立起身來，又朝鏡內瞧了一下，帶着「不曲」的微笑。（據開歷爾以後傳達給他人聽，）覺察出「自己的臉白得像死人一般」虔敬地向聖像鞠躬，就走上臺階。雷轟般的語聲歡迎她的出現。固然，在最初一剎那間聽得見嘩笑，鼓掌，幾乎還有呼嘯；但是過了一會傳出另一些語聲來了：

「真是美人兒！——人羣裏喊。

「不是她第一，也不是她最後！」

「一切全被結婚禮服掩蓋住了，傻瓜！」

「不，你們去找出這樣的美人來罷！妙極啦！——立在近邊的人們喊。

「公爵大人我願意把靈魂賣去，換這樣的公爵夫人！——一個書記樣子的人喊。——」以生命的代價換取一夜的歡娛……」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出來的時候臉色確乎慘白得像一塊手帕；但是一雙巨大的，烏黑的眼睛向人羣閃耀得像烤紅的煤炭；這個眼神是人羣受不住的；憤激變爲歡欣的呼喊。馬車的門已經開了，開歷爾已經把手遞給新娘，她突然呼喊了一聲，從臺階上一直奔到人羣裏去。送她的人們全都驚訝得呆住了，人

羣在她面前鬆散了開來，羅果靜忽然在離開臺階五六步遠的地方發現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就在人羣裏把他的眼神捉住。她像瘋子似的跑到他面前，兩手抓住他：

「救救我罷！帶我走罷！隨你到那裏去，立刻就去！」

羅果靜差不多把她抱了起來，差不多擡到馬車那裏去。以後，在一剎那間，從皮夾裏取出一張一百盧布的鈔票，遞給馬夫。

「到車站去，趕得上火車，再給你一百盧布！」

自己隨着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跳進馬車裏去，把車門關上了。馬夫一分鐘也不遲疑，就鞭打起馬來了。開歷爾以後歸罪於事情的突如其來：「再等一秒鐘，我會醒過來，我會不答應的！」——他在講述這奇事的時候，這樣解釋着。他想和蒲爾道夫司基坐到恰巧在旁邊的另一輛馬車上去追趕，但是在動身的時候，就改變了主意，「總歸是晚了！強力是不能挽回的！」

「公爵也不願意的！」——受了震愕的蒲爾道夫司基決定。

羅果靜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跑到車站時，火車恰巧快要開到。羅果靜從馬車裏走出以後，在差不多已經坐上火車的時候，還來得及把一個走過的女郎喝住，她穿着半舊的，卻還像樣的深色斗篷，頭上圍着一塊網巾。

「您的斗篷，五十盧布賣給我，好不好？」——他忽然把錢遞給女郎。她還在驚訝着，努力弄明白是怎麼會事的時候，他已經把五十盧布一張的鈔票塞在她手裏，卸下斗篷和網巾，套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

納的肩上和頭上。她那套太漂亮的服裝會眩耀人家的眼睛，惹起火車上人們的注意。女郎以後纔明白爲什麼人家化了於她極有利益的價錢，買下她這不值錢的舊貨來。

這段奇聞特別迅快地傳到教堂裏去。開歷爾走到公爵那裏去的時候，有許多和他完全不相識的人跑過來盤問他。傳出了洪響的語聲，有些人搖頭，有些人甚至發笑；誰也不離開教堂，大家等候着看新郎對於這新聞取什麼樣的態度。他臉色慘白，但是靜靜地接受了這個新聞，輕輕地說：「我怕這樣；但是我到底想不到會這樣的……」以後沈默了一會，又補充了一句：「不過……在她的境況中……這是完全必然的。」這樣的批評，開歷爾以後稱爲「沒有前例的哲學。」公爵從教堂內出來，顯得很安靜，而且精神飽滿。至少有許多人看到了，以後講出來。他似乎想回家去，趕快獨自留在那裏，但是人家不讓他這樣做。被邀請的客人中有幾個人隨他走進屋內，內中有波奇成，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還有那個醫生，他也不想走。此外，整所房子根本被閒人們包圍住了。公爵從平臺上就聽見開歷爾和萊白及夫跟幾個完全不相識的人們發生劇烈的辯論，——他們的樣子頗像官僚，他們無論如何想走進平臺上來。公爵走到爭論的人們面前，問明了什麼事情，很客氣地把萊白及夫和開歷爾推開，有禮貌地朝一個頭髮業已斑白，身軀非常強壯的先生說話，——他立在臺階的梯級上，另外幾個願意進來的人們的前面，——請他賞臉進到裏面去坐。那位先生感覺不好意思，但是走了進去；隨着走進了一個，兩個人羣裏祇有七八個人走進去，努力做出十分瀟灑的樣子。此外沒有樂意進去的，不久人羣裏開始對那些冒失鬼大加責難。公爵請走進去的人們坐下，起始談話，端上茶來。這一切弄得十分體面，而且謙虛，使走進來的人們覺得有點驚異。自然，也曾有

幾次嘗試把談話弄得快樂一點，引到「相當」的題目上去；說出了幾個不客氣的問題；發表了幾個「冒險」的意見。公爵用自然和樂觀的態度回答大家，同時露出那樣的尊貴，露出那樣對於客人正經性格的信任，竟使那些不客氣的問題自然而然地靜息下去了。談話漸漸地開始成爲正經的了。有一位捉住一個話頭，忽然用異常憤激的態度起誓，無論出什麼事情，他不願將地產賣去；相反地，他要等候，而且會等候到的，因爲「企業比金錢好」。「先生，這就是我的經濟學說，您應該知道。」因爲他朝公爵說話，所以公爵熱心地共維了他一番，雖然萊白及夫附耳告訴他，這位先生是「家徒四壁」，從來沒有置過什麼田產。過了幾乎一小時，茶喝完了。喝完茶以後，客人們不好意思再坐下去了。醫生和那位斑白頭髮的先生懇切地和公爵作別；大家也都帶着喧鬧的，懇切的樣子作別了。說出了一些希望和意見，好比「用不着憂愁，也許這樣更好些」之類。固然，也曾有表示希望開香檳酒的嘗試，但是客人中，年長的阻止了年輕的。在大家散走以後，開歷爾俯身就着萊白及夫，對他說：「你我一定會呼喊起來，打個不亦樂乎，弄出羞恥的事情，把警察招出來；但是他竟交到了新朋友，還交的是什麼樣的人；我知道他們的。」有點薄醉的萊白及夫嘆了一口氣，說道：「對智慧的，有理性的人們隱瞞，而給嬰孩們洩露，我以前就這樣講他，但是現在我要補充一句：上帝保存了嬰孩，把他從深淵中救拔出來，主和主所有的聖徒！」

十點半鐘左右，公爵終於刺了一人在家裏。他頭痛得利害。郭略走得最晚，幫他換去結婚禮服，穿上家常衣裳。他們很懇切地分了手。郭略沒有再提今天的事情，但答應明天早點來。他以後說，公爵在最後離別時一點沒有對他作任何警告，把他的計劃瞞住了，不使郭略知道。不久，屋內幾乎沒有留下任何人；蒲爾道

夫司基到伊飽里特那裏去了，開歷爾和萊白及夫也動身到什麼地方去了。祇有魏拉·萊白及大人還在屋內留了一會，匆匆地把這些屋內從辦喜事的样子收拾成爲尋常的狀況。臨走時她到公爵那裏窺望了一下。他坐在桌旁，兩肘支在桌上，手遮住頭。她輕輕地走到他面前，觸動他的肩膀。公爵疑惑地望了她一眼，差不多有一分鐘似乎在那裏記憶。但是在記到一切，明白過來以後，他突然露出非常驚慌的樣子。他結果對魏拉作了緊急的，熱烈的請求，請她明入早晨七點鐘第一班火車開行前叩擊他的房門。魏拉答應下了；公爵堅請她不要對任何人告訴這件事情。她也答應下了。最後在已經完全開了門，預備出去的時候，公爵第三次又止住她，拉住她的手，吻着，以後又吻她的額，用一種「特別」的神色對她說：「明天見罷！」以後魏拉至少是這樣告訴人家的。她走出去的時候替他十分擔心。早晨，她的精神稍爲振作了一點，七點多鐘的時候如約叩擊他的房門，通知他火車在一刻鐘以後就要開到彼得堡去了。她覺得他開門的時候精神顯得十分抖擻，甚至露出微笑。他夜裏幾乎沒有脫去衣裳，但是睡倒是睡的。據他說，他今天就可以回來。結果是他在這時候，認爲可以而且必須把進城去的信息單單報告給她一個人。

## 第十一章

一小時後他已到了彼得堡，九點多鐘左右在羅果靜家的門上按鈴。他從正門進去，許多時候沒開門。後來，羅果靜母親杜什毛的門開了，露出一個「烏龍鐘，服，餐，餐的女僕。

「帕庫芬·謝蒙諾維奇沒有在家，」——她從門內回報。——「您找誰？」

「帕爾芬·謝蒙諾維奇。」

「他沒有在家。」

女僕用粗野的好奇審看公爵。

「至少請您說，他昨天在家裏睡麼……昨天是不是一個人回來的？」

女僕繼續望着，沒有回答。

「昨天，在這裏……晚上的時候……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是不是同他一塊兒來的？」

「請問，您買姓？」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梅思金公爵，我們是很要好的朋友。」

「他沒有在家。」

女僕垂下眼睛。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呢？」

「我一點也不知道。」

「等一等，等一等！他什麼時候回來？」

「這個我也不知道。」

門關了。

公爵決定過一小時後再去。他朝院內望了一下，遇見了看院人。

「帕爾芬·謝蒙諾維奇在家麼？」

「在家。」

「怎麼剛纔有人說他沒有在家？」

「是他那裏的人說的麼？」

「不是的，是他母親的女僕說的，我在帕爾芬·謝蒙諾維奇那裏按鈴，沒有人開門。」

「也許出去了。」——看院人決定，——「他不會留話的。有的時候把鑰匙拿走，房門關上三天。」

「你昨天確實知道他在家麼？」

「在家的。有時從正門走進，就看不見了。」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昨天是不是和他在一塊兒？」

「這個我不知道。她不常來。假使來了，也會知道的。」

公爵走了出去，在人行道上沈鬱地走了一會。羅果靜住的幾間房屋的窗全關着。他母親所住的一半房屋的窗差不多全都敞開。天氣是晴朗的，炎熱的。公爵越過街心，到對面的人行道上，站在那裏又朝窗內看了一遍。窗不但全關好，差不多什麼地方都垂下白色的窗簾。

他站了一分鐘，——真奇怪，——他忽然覺得一個窗簾的邊微微地舉了起來，羅果靜的臉閃了一下，一閃，立刻就隱滅了。他又等候了一下，已經決定再進去按鈴，但是又變了主意，等一小時後再說：「誰知道，也許祇是一個幻覺……」



主要的，他現在忙着到伊慈瑪意格夫司基營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新近住過的住宅裏去。他知道，他在三星期前經他的請求從伯夫洛大司克搬走的時候，就住在伊慈瑪意格夫司基營以前的一個女朋友那裏，她是教師的寡妻，有兒女的，可尊敬的女太太，出租極講究的，帶傢具的房間，幾乎靠着這個生活下去。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又搬到伯夫洛大司克去的時候，大概總會把那些房間留下來；至少她一定住宿在這住宅內，昨天羅果靜自然會把她送到那邊去的。公爵雇了馬車。路中他想到本來就應該從那裏先下手，因為她決不會在夜裏一直就上羅果靜那裏去。他又記起看院人的話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是不常來的。既然不常來，怎麼現在會住在羅果靜家裏呢？公爵用這些念頭安慰自己，終於懷着疑信不定的心思到了伊慈瑪意格夫司基營。

使他完全驚愕的是教師夫人那裏昨天和今天不但沒有聽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事情，且全都跑出來看他，像看奇蹟一般。教師夫人的人數衆多的家庭，——全是姑娘，從七歲起到十五歲。一歲挨着一歲，——隨着母親擁了出來，把他團團圍住，張大了嘴望他。後來又出來一個身瘦臉黃的孀母，戴着灰色頭巾，後來祖母也出來了，一個戴眼鏡的老太婆。教師夫人堅請他進去坐一會，公爵也就照辦了。他立刻猜出她們完全知道他是什麼人，她們還很曉得昨天他應該結婚，所以死也想把結婚的情形盤問一下，還要根問那件怪事，那就是他會向他們問她在什麼地方，其實她現在應該和他一塊兒同住在伯夫洛夫司克，但是她們客氣得不好意思動問。他用簡單的敘述滿足了她們對於婚事的好奇。起始了驚異，嘆息，呼喊，使他不能不把所有其餘的事情幾乎全都講了出來，自然不過是主要的梗概。幾個聰明的，驚慌的女太太經

過商議後決定最先應該見到羅果靜，向他弄明白一切。假使他不在家，（這是應該打聽清楚的，）或者他不願說，便上謝蒙諾夫司基營去見一位德國女太太，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女方，她和母親同住在一處；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由於心慌並且願意躲藏一下的原因，也許會宿在他們那裏的。公爵精神頹喪地立了起來；她們以後講，一他的臉色慘白得利害；一他的兩腳果真差不多站不穩了。他終於從嘈雜異常的語聲中辨明她們打算出去幫同他尋訪，所以問他的城裏的住址。他並沒有住址；他們勸他住在旅館裏。公爵想了一下，給了一個旅館的地址，就是五星期以前他昏厥過的那個旅館。他後來又上羅果靜家裏去。這一次羅果靜家裏不但沒有開門，甚至連老太太所住的寓所的門也沒有開。公爵走到看院人那裏，好容易在院內把他找到。看院人忙着做什麼事情，不大肯答應，甚至連瞧也不瞧，但是到底肯定地宣布，帕爾芬·謝蒙諾維奇一從大清早就出去，上伯夫洛夫司克去，今天不回家來。」

「我等一等，也許他晚上會回來的罷？」

「也許一個禮拜也不回來，誰知道他。」

「這末說來，昨兒晚上他到底住在哪裏罷？」

「住是住的。」

這一切是可疑而且不乾淨的。看院人也許在這時間內已經接到新的訓令：剛纔甚至極好說話，現在簡直推託起來。公爵決定過兩小時以後再去，甚至在房屋附近守候一下，假使有這必要；而現在還存着在德國女人家裏的一個希望，他於是驅車趕到謝蒙諾夫司基營去了。

但是德國女人甚至沒有了解他。從幾句洩透出來的話語上他甚至猜到，那個德國美女在兩星期以前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吵了嘴，所以這些日子並沒有聽到關於她的任何事情，現在也努力表示她絲毫沒有興趣聽，「那怕她嫁給全世界所有的公爵們。一公爵連忙走出去了。他想到她也許會像那一次一樣到莫斯科去了，羅果靜自然跟蹤前去，或者也許同她一塊兒去。一至少總要找出一些蹤跡來！」但是他記起他必須去開客棧，便忙着上李鐵因大街上去。旅館裏立刻給他開了一間房間。茶房問他要不要吃東西；他麻麻胡胡地回答說願意吃，後來一轉念就恨起自己來了，因為吃菜要費去他半小時的功夫，後來纔想到他把端上來的涼菜留着不吃，也沒有什麼妨礙。在這個陰沈的，悶熱的走廊裏，有一個奇怪的感覺抓住他，這感覺正在痛苦地努力變為一個思想。但是他終歸不能猜到這個新的闖入的思想究竟是什麼。他精神不屬地從客店裏走出去了。他的頭旋轉着。但是往那裏去呢？他又跑到羅果靜家裏去了。

羅果靜沒有回來；按鈴不開門；他按羅果靜母親的門；有人開門，也說帕爾芬·謝蒙諾維奇不在家，也許三天不回來。使公爵感到苦惱的是他仍舊被人家用那種粗野的好奇審視着。這一次他完全沒有找到看院人。他和剛纔一樣，走到對面的人行道上，向窗內看望，在奇苦難耐的悶熱中走了半小時，也許多些；這一次並沒有動靜；窗沒有開，白簾動也不動。他最後想到剛纔一定祇是幻覺；連那些窗顯然是那樣的模糊，早就沒有擦拭，即使果真有人從玻璃裏望着，也是難於辨認的。他想到這層覺得快活，便又上伊瑟瑪蔚洛夫司基營去見教師夫人。

教師夫人已經在家裏等候他。她已經到了三四處地方，甚至還彎到羅果靜家裏；一點影蹤也沒有。公

靜默默地聽着，走進屋內，坐在沙發上，起始看望大家，似乎不明白人家對他說什麼話。奇怪的是他一會兒注意力很強，一會兒忽然精神顯得散漫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全家的人們以後說，他在那天顯出十分奇怪的樣子，「也許當時已經全都注定了。」他終於立起身來，請他們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房屋給他參觀一下。那是兩間寬大，光亮，高敞的房屋，傢俱陳設得極體面，價值並不便宜。這些女太太們以後講，公爵審看屋內每一件東西，看見小桌上有一本翻開來的，從圖書館借來的書，法文小說波瓦利夫人，便把翻開來的那頁折疊一下，請她們准許他把那本書拿走，當時並沒有聽見人家說那本書是從圖書館裏借來的，便放在自己口袋裏去了。他在敞開的窗旁坐下，看見一張牌桌，上面用粉筆畫着，便問：誰在那裏玩過牌？他們對他講，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每天晚上和羅果靜玩牌，玩「傻瓜」，「Preference」，「磨坊主人」，「Whist」，「勝牌」等，各式各樣的牌都玩。牌是最近纔玩起的，從伯夫洛夫司克搬到彼得堡來以後，因為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儘嘆悶，抱怨羅果靜坐了整整的一晚上，默默地不說一句話，因此時常哭泣；第二天晚上，羅果靜突然從口袋裏取出紙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笑了。他們開始玩牌。公爵問：他們玩的牌在那裏？但是牌沒有；牌永遠由羅果靜放在口袋裏帶來，每天取來一付新牌，以後又帶回去。

女太太們勸他再上羅果靜家裏去，再狠狠地叩門，但是現在不必去，晚上再去。「也許會在家的。」教師夫人自告奮勇在晚上以前到伯夫洛夫司克去找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那邊會不會知道一點什麼？她請公爵晚上十點鐘再來，無論如何來一趟，爲了約好明天進行的步驟。無論人家怎樣安慰他，給予他各種信念，公爵的心靈被完全的絕望占據住了。他懷着無可形容的苦悶，步行回旅館。炎夏的，塵埃的，悶熱

的彼得堡重重地壓在他身上；他在粗暴的，或酒醉的人們中間推擠着，無目的地審看人們的臉龐，也許路走得比應該走的的多些；他走進自己房間的時候，差不多已經完全是黃昏了。他決定休息一會，以後再上羅果靜家去，照人家勸他的那樣做。他坐在沙發上，兩肘靠在桌上，沈思着。

誰知道他想了多少時候，誰知道他想的是什麼。他懼怕許多事情，痛苦地，煩惱地感到他十分懼怕。他想起魏拉·萊白及夫；以後他也許萊白及夫在這件事情裏知道一點什麼，假使不知道，也許會比他知道得快，而且容易些。以後他憶起伊鮑里特，和羅果靜去找伊鮑里特的事情。以後憶起羅果靜自己；最近在誦經的時候，以後在公園裏，以後——忽然在旅館的走廊裏，那時他揣起刀子躲在角落裏等候他。他現在憶起了他的眼睛，當時在黑暗中望着的眼睛。他抖索了一下：剛纔那個闖進來的念頭現在忽然又鑽進他的腦筋裏去了。

他心想，假使羅果靜在彼得堡，那末那怕他一時躲了起來，結果終歸會上他那裏，上公爵那裏去，懷着好奇或壞意，那怕就像當時一樣。假使羅果靜爲了什麼原因必須上他那裏來，至少他惟有到這裏來，到這個走廊裏來。他不知道他的住址；那末也許會想到公爵落在以前的客棧裏；至少會試一試到這裏來找他……假使有必要的話。誰知道，也許他有這個必要。

他這樣想，這念頭不知爲什麼原因他覺得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假使他對於這念頭深深地研究一下，他無論如何弄不明白：「爲什麼羅果靜忽然需要他？爲什麼他們不「相遇」甚至是不可能呢！但是念頭是痛苦的：「假使他好，他不會來！」——公爵繼續想，「他不好纔會來；他一定不好的……」

自然，既然生出這樣信念，便應該在家裏，房間內等候羅果靜；但是他好像不能忍受這新的念頭，跳起來，抓住帽子，就跑走了。走廊裏差不多完全黑暗：「他不會忽然現在從角落裏出來，在樓梯旁邊阻止我麼？」——他走近那個熟悉的地方的時候閃過這個念頭。但是沒有人走出來。他從大門裏走過，走上人行道上，看着日落時擁到街上來的濃密的人羣頗爲驚訝，（彼得堡在夏天永遠是如此的，）朝勃洛霍互耶道上走去。離開旅館五十步路，在第一個交叉路口，人羣裏有人忽然碰他的手肘，在耳朵上輕聲說：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跟我走，老弟，有事情。」  
他就是羅果靜。

奇怪：公爵喜歡得忽然起始對他喃聲地，幾乎像說不出話來似的講他如何現在在旅館走廊裏等候他。

「我到那裏去過的，」——羅果靜突然回答，——「我們走罷。」

公爵對於回答深致驚訝。但是他的驚訝至少發生在過了兩分鐘以後，在他明白過來的時候。在他把回答明白過來以後，他害怕了，起如向羅果靜致意。羅果靜在前面走着，離他半步遠，眼睛一直向前面看，不望對面走過來的任何人，用機械似的謹慎的態度給大家讓路。

「你既到旅館裏去過……爲什麼不到房間裏來找我？」——公爵突然問。

羅果靜止了步，看了他一眼，想了一想，好像完全不了解問話似的說道：

「是這樣的，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你一直走去，一直走到我的房屋那裏，你知道麼？我從那邊走。你要

留神，我們一塊兒走……」

他說完以後，穿過街心，走到對面的人行道上，回頭看公爵向前走不走，看見他站在那裏，瞪住眼睛看他，使用手朝郭洛霍瓦耶街的那方面一揮，自己走去，一面還時時回頭看望公爵，請他跟在後面。他看見公爵明白他的意思，從另一個人行道上向他那裏走着，顯然感到了安心。公爵心想，羅果靜必須留神看一個什麼人，不要在路上忽略過去，因此轉到另一個人行道上去。他爲什麼不說要看什麼人呢？他們這樣走了五百多步，公爵忽然不知爲什麼抖索起來，羅果靜還不住地回頭瞻望，雖然次數少些，公爵忍不住，用手向他招引。羅果靜立刻穿過街頭走到他面前來。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難道在你家裏麼？」

「在我那裏。」

「剛纔在窗簾後面看我的是你麼？」

「我……」

「那你怎麼……」

但是公爵不知道往下問什麼，怎樣結束他的問題。他的心叩擊得說話困難了。羅果靜也沈默着，眼裏看着他，似乎有點沈鬱。

「我走了，」——他忽然說，又準備轉到那邊人行道上，——「你也自己走罷。我們在街上分開來走……這樣好些……在不同的兩邊走……你會知道的。」

在他們從兩個不同的人行道上轉到郭各霍瓦耶街，走近羅果靜的房屋的時候，公爵的兩腳又發軟起來，差不多很難走路。那時是晚上十點鐘左右。老太太那邊的窗還和剛纔一樣敞開着，羅果靜那邊的窗還是緊閉着，垂掛下來的白色的窗簾在朦朧裏似乎更加顯著些。公爵從對面的人行道上走到房屋那裏；羅果靜從自己的人行道上走上臺階，向他揮手。公爵走到臺階上去。

「現在連看院人也不知道我回家來。我剛纔說到伯夫洛夫司克去，母親那裏我也這樣說，——他帶着狡猾的，幾乎滿足的微笑低語着。——我們進去，沒有人聽見的。」

他的手裏握着鑰匙。他從樓梯走上時，回轉身來，對公爵威嚇了一下，讓他走得輕些，輕輕地開了自己的房間的門，把公爵放進去，謹慎地跟在他後面走着，鎖上了門，把鑰匙放在口袋裏面。

「我們走罷，——」他微語。

他從李鐵因大街的人行道上起就是用微語講話的。他外貌上雖極安靜，但處於一種深刻的，內心的驚慌中。他們走進大廳，走到書房的前面，他走到窗前，神祕地向公爵招手：

「你剛纔按鈴叩門的時候，我立刻猜出是你來了。我躡着腳走到門前，聽見你和珀夫努奇也夫納說話。天亮的時候我已經對她說：假使你，或是你派什麼人來，或是任何什麼人，跑來打門，無論如何不許說我在家。尤其假使你自己來問我，當時把你的名字對她說了。以後你一出去，我想：他會不會站在那裏窺望，從街上守候？我就走到這個窗子前面，揭開了窗簾，一看，你真是站在那裏，一直看我……這事情就是這樣的。」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那裏？」——公爵喘着氣說話。

「她……在這裏。」——羅果靜慢慢地說，遲疑了一下。

「在那裏？」

羅果靜向公爵舉眼，盯着他：

「走罷。」

他儘用微語說話，不慌不忙地，慢吞吞地，照舊似乎奇怪地沈思着。甚至在講到窗簾的時候，也似乎想借着這敘講說出別的什麼事情，雖然他的敘講好像是自然沈露出來似的。

他們走進書房。在這屋子裏，自從公爵上次到過以後，發生了一些變動：一條綠色的，絲質的簾幕在屋子中央懸掛着，兩頭留着兩個出入的門口，使書房和放着羅果靜臥牀的凹室分隔了開來。沈重的窗簾垂了下來，門口也關着。屋內很黑；彼得堡的夏天的白夜起頭發黑，假使不是月圓，在羅果靜黑暗的屋子裏，垂放下來窗簾後面是難於辨清什麼的。固然還可以辨清臉龐，雖然不很清切。羅果靜臉色仍舊慘白。眼睛盯着公爵，露出強烈的光采，但似乎呆定着。

「你不能把蠟燭點一下麼？」——公爵說。

「不必。」——羅果靜回答，拉住公爵的手，把他拉到椅子那裏。他自己坐在對面，對椅子挪移了一下，膝蓋差不多和公爵相撞。在他們中間稍爲斜側的地方有一張小圓桌子。——「你坐下去，我們先坐一會。」——他說，似乎勸他坐一會。兩人沈默了一分鐘。——「我知道你會住到那個旅館裏去的。」——他

說着像有些人在着手講到主要題目的時候有時總是先從和正事沒有直接關係的枝節的事情上談起。——「我一進走廊，心裏就想：也許他就坐在那裏，在這時候恰巧等候着我，像我等候他一樣。你到教師夫人那裏去過麼？」

「去過的，」——公爵勉強說出來，心跳得太劇烈了。

「我也想到的。我心想，一定會發生議論的……後來又想：我要把他領到這裏來過夜，在一塊兒過這一夜……」

「羅果靜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那裏？」——公爵忽然微語，立起來，四肢全都抖索着。羅果靜也立起來了。

「在那邊，」——他微語，向簾幃那裏點頭。

「睡着了麼？」——公爵微語。

羅果靜又像剛纔似的盯看了他一下。

「我們就去罷……不過你……我們就去罷！」

他微微地舉起簾幃，止了步，又轉身對公爵說：

「你進去罷！」——他朝簾幃裏面點頭，請他先進去。公爵走進去了。

「這裏很黑，」——他說。

「看得出來的！」——羅果靜喃喃說。

「我勉強看得出……那張牀鋪。」

「你走近些。」——羅果靜輕聲地提議。

公爵又走近了一步，兩步，便止住了。他站在那裏，審看了一兩分鐘。兩人在所有這些立在牀旁的時候，一句話也不說出來。公爵的心跳躍着，好像在屋內，在死般的沈寂之下竟聽得出來似的。但是他的眼睛已經看得出來，可以看出整個的牀鋪；有人在牀上睡着，作完全呆板不動的安睡；聽不見一點點的微響，一點點的呼吸。睡覺的人用白被單連頭蒙住，但是四肢似乎模糊糊糊地被劃分了出來。從凸起的樣式上，可以看出這人挺直了身體，躺在那裏。周圍一分零亂，在牀上，在牀底下，在牀旁的軟椅上，甚至在地板上，亂放着脫下來的衣服，闊綽的，白色的，絲綢的衣裳，花，緞帶。除卸下來的，零亂地散放着的金剛鑽在頭旁的小几上閃耀着。一些絲邊的東西揉成一團，放在牀底下。一隻赤裸的脚尖在白漾漾的絲邊上透露出來，從被單底下窺望着。這腳尖好像用大理石彫成，呆板得可怕。公爵望着，感到他越看下去，屋內越顯得死沈而且靜。一隻醒轉來的蒼蠅突然嗡嗡地發響，在牀上面飛過，在牀頭那裏靜息了。公爵抖索了一下。

「我們出去罷。」——羅果靜扯了推他的手。

他們走了出去，又坐在那兩隻椅上，還是面對面。公爵抖索得越來越利害，疑問的眼神始終留在羅果靜的臉上。

「我看出，萊大·尼古拉也維奇，你在那裏抖索。」——羅果靜終於說，——「差不多就和那次你的不舒服一樣，你記得，在莫斯科不是麼？不就象你發昏厥以前的樣子。我想不出現在怎樣對付你……」

公爵傾聽着，用了全力去了解，還是用眼神詢問。

「那是你麼？」——他終於說，朝簾幃那裏點頭。

「是……我……」——羅果靜微語，垂下了眼皮。

沈默了五分鐘。

「因為，」——羅果靜忽然繼續說下去，彷彿並沒有打斷話語似的，——「因為假使你得了病，現在昏厥了過去，還發出呼喊，那末也許從街上或者從院內有人聽見了，便會猜到屋內有人住宿；他們會上來打門，走進來……因為他們全以為我不在家。我沒有點蠟燭，就爲了使街上和院子裏沒有人猜出來。我不在家的時候，我自己把鑰匙取走。我不在家，連着三四天會沒有人進來收拾，這是我定下的規矩。所以爲了使人不知道我們住宿在裏面……」

「等一等，」——公爵說，——「我剛纔問過看院人和那個老太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是不是在這裏過夜？這末說來，他們已經知道了。」

「我知道你問過的。我對珀大努奇也夫納說，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昨天來過一趟，昨天就回到伯夫洛夫司克去了，祇在我那裏留了十分鐘。他們不知道她在這裏過夜，——誰也不知道。昨天我們走進來的時候，也是完全靜靜地，和今天你來的時候一樣。我在路上自己還想，她不願意輕輕地走進來。但是那裏會她微語着，墊着腳走路，擡起衣裳，爲了不讓它發出聲音，竟捧在手裏，在樓梯上自己用手指敲嚇我，——她老是怕你。她在火車上完全像瘋子一樣，完全由於驚嚇的緣故。她自己打算到我家裏來住宿；我起初想

送她到教師夫人那裏去——那裏行她說：「天一亮就會上那裏去把我找着，你先讓我躲避一下，明天一亮就上莫斯科。」她以後還想上奧略爾去。躺下睡覺的時候還說要上奧略爾……」

「等一等；帕爾芬，你現在打算怎樣？」

「我不放心你，你儘在那裏抖索。我們一塊兒在這裏住一夜。牀除去那張以外沒有了，我想出可以把兩隻沙發上的枕頭取走，就在這裏，簾幕那裏，並排着搭兩個舖，一隻給你，一隻給我，一塊兒鋪着。因為人家一走進來，就會到處偵察和尋覓，一看到她，就會把她擡出去的。所以讓她現在躺在我們身邊，躺在我和你的身旁……」

「是的是的！」——公爵熱烈地表示贊成。

「那末說來，不要承認，也不許擡走。」

「無論如何不行！」——公爵決定。——「不行，不行，不行！」

「我也決定無論如何不交給任何人！我們輕輕地過一夜。我今天不過從家裏出去了一小時，在早晨的時候，其餘的時候一直在她身邊。以後在晚上又出來找你。我還怕天氣悶熱，有氣味出來。你聞到氣味沒有？」

「也許聞到的，我不知道。到早晨時一定會有氣味的。」

「我用漆布把她蓋住，用一塊上好的，美國的漆布，漆布上面再蓋被單，打開了四瓶日達諾夫牌的消毒藥水放在那裏。現在還放着。」

「這和在那裏……在莫斯科一樣麼？」

「因為有氣味的緣故。你知道她是怎樣躺着的……早晨天一亮，你去看一看。你怎麼啦？你立不起來麼？」——羅果靜問，看見公爵那樣抖索，立不起身來，露出畏葸的驚異。

「腿不能動，」——公爵喃喃說，——「這是由於恐懼，我知道的……恐懼一過去，我就可以立得起來……」

「等一等，讓我先來鋪牀，你可以躺一下……我也和你躺下去……我們來聽……因為我還不知道……」老弟，我現在還不完全知道，所以預先對你說，讓你預先知道……」

羅果靜一邊喃喃地說出這些不清楚的話語，一邊鋪牀。顯然，他也許在今天早晨就想出了鋪牀的方法。昨天夜裏，他自己躺在沙發上面。但是兩人在一張沙發上面睡不下，而他現在一定要把牀鋪在一起，所以現在費了許多力量，從整間屋子那裏把兩隻沙發上大小不同的枕頭，拖到簾幃旁邊的門口附近。那隻牀鋪胡亂地搭好了；他走到公爵身旁，溫柔地，歡欣地拉他的手，把他扶了起來，領到牀鋪那裏；但是當時發現公爵自己也能走；這末說來，「恐懼已經過去了；」但是他到底繼續抖索着。

「因為今天，」——羅果靜忽然起始說，把公爵放在左邊的好枕頭上睡下，自己橫倒在右邊，沒有脫衣裳，兩手壓在腦後。——「今天太熱，自然會有氣味的……我怕開窗；母親那裏有盆花，有許多花，發出好聞的香味；我想搬幾盆來，就怕珀夫努奇也夫納會猜到，因為她是好奇的。」

「她是好奇的，」——公爵隨和着說。

「買點花束，把那些花舖在她身邊呢？我覺得，老弟，把她舖在花裏看來很可憐的！」

「你聽着……」——公爵問，好像弄得茫無頭緒，好像正在尋覓應該說什麼話，而似乎立刻忘掉了似的，——「你聽着，請你告訴我：你用什麼把她用刀子麼？就是那把麼？」

「就是那把……」

「你再等一下！帕爾芬，我還要問你……我要問你許多話，問你一切話……但是你最好先對我說，從開始就說，使我弄明白：你打算在結婚之前，在教堂門前，用刀子殺死她麼？你打算不打算？」

「我不知道打算不打算……」——羅果靜嚴厲地回答，似乎甚至對於這個問題感到一些驚異，不解似的。

「那把刀子從來沒有帶到伯夫洛大司克去麼？」

「從來沒有帶去。關於這把刀子我祇能對你說這樣的話，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他沈默了一會以後纔說，——「我今天早晨把它從鎖住的抽屜裏取出來，因為這事情是在早晨三點多鐘發生的。那把刀子就放在一本書裏……並且……並且……我還覺得奇怪的是那把刀子好像祇插進一俄分半……或兩俄分……朝左胸裏面……一共祇有半湯匙的血流到襯衫上面；多一點也沒有……」

「這個，這個，這個，——公爵忽然十分驚慌地擡起身來。——「這個，這個我知道，這個我讀過的……這叫做內部的流血……還有甚至連一點血也沒有的。假使恰巧打中了心……」

「等一等，你聽見沒有？」——羅果靜忽然迅快地打插着，驚懼地在墊枕上坐起來：「你聽見沒有？」

「不」——公爵也是迅速地，驚懼地說着，向羅果靜看覷。

「有人走聽見沒有在大廳裏……」

兩人起始聽。

「我聽見的，」——公爵堅決地微語。

「有人走麼？」

「有人走。」

「要不要關門？」

「關罷……」

門關上了，兩人又躺下來。沈默了許久。

「哎喲，是的！」——公爵用以前那種慌擾的，匆遽的微語說，似乎又捉到了一個念頭，生怕又喪失它，甚至在牀上跳了起來。——「是的……我想要……那付牌！那紙牌……聽說你和她玩過牌？」

「玩過的，」——羅果靜在沈默了一會以後說。

「那些牌……在那裏？」

「牌在這裏……」——羅果靜又沈默了一會說。——「這不是麼……」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付已經玩過的，用紙包好的紙牌，遞給公爵。公爵接了下來，但是似乎帶着驚疑的樣子。新的，憂鬱的，不快樂的情感壓迫他的心；他忽然明白在這時候，而且已經有許多時候，他儘說着不是



他應該說的話，做着不是應該做的事，現在這付牌，在他手裏握着的，他那樣喜歡的，現在竟一點也不能，一點也不能有所幫助。他立了起來，搖擺着手。羅果靜動也不動地躺着，似乎不聽見，也不看見他的行動；但是他的眼睛在黑暗裏鮮艷地閃耀着，完全張開着，動也不動。公爵坐在椅上，起始恐懼地望他。過了半小時，羅果靜忽然大聲地，粗暴地呼喊，嘩笑，似乎忘卻應該低聲說話：

「那個軍官，那個軍官……你記得她把那個軍官，在音樂廳上，鞭打，你記得不記得，哈——哈——哈！——還有那個士官生……士官生……跳了過來……」

公爵露出新的驚懼從椅上跳起來。在羅果靜靜下來的時候，（他忽然靜下來了，）公爵輕輕地俯身就他，和他並坐着。帶着劇跳的心，沈重地呼吸着，起始審看他。羅果靜並不回頭，似乎甚至忘掉了他。公爵望着，等候着；時間逝走着，天色起始發亮。羅果靜不時忽然起始喃語，洪響地，銳厲地，不聯貫地；起始喊笑；公爵把抖索的手伸到他那裏，輕輕地觸他的頭，他的頭髮，摸那頭髮，摸他的臉頰……別的他不能做什麼了！他自己又起始抖索，他的腿又似乎忽然不能動彈了。有一種全新的感覺啃噬他的心，帶來了無盡的煩悶。天已完全亮了；他終於躺到枕上，似乎完全沒有疲乏，陷於絕望中，臉貼在羅果靜慘白的，不動的臉上；淚水從他的眼睛裏流到羅果靜的臉頰上，但是也許他當時已經不知道他自己的流淚，已經一點也不知道……

至少在過了許多小時以後，門開了，人們走進去的時候，發現兇手完全失去了知覺，發着寒熱。公爵動也不動地坐在墊枕上，在他的身旁坐着，在每次病人發出呼喊或囁語的時候，忙着用抖慄的手摸他的頭

髮和臉頰，似乎撫慰他。但是他已經一點也不明白人家問他什麼話，不認識走進來，圍住他的人們。假使施涅台爾自己現在從瑞士跑來看他以前的學生和病人，他憶起了公爵到瑞士求治的第一年內有時發生的情況，現在會揮搖着手，像當時那樣的說道：「白癡！」

## 第十二章 結尾

教師夫人趕到伯夫洛夫司克以後，一直上從昨天起心緒感到不寧的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那裏去，對她講出了她所知道的一切，完全把她嚇住了。兩位女太太決定立刻和萊白及夫接洽一切。他以自己的房客的朋友的資格，還以房主的資格，也感到極度的驚慌。魏拉·萊白及夫把她所知道的一切告訴了出來。根據萊白及夫的勸告，三人決定全體到彼得堡去，爲了從速防止「可能發生的那件事情。」結果，第二天早晨，十一點鐘左右，羅果靜的住宅當着警察，萊白及夫，當着女太太們，還當着羅果靜的弟弟，謝蒙·謝蒙諾維奇·羅果靜，（他住在偏屋內，）被打了開來。看院人供出他昨天晚上看見帕爾芬·謝蒙諾維奇同着一個客人從臺階上走進去，似乎是偷偷摸摸的。這口供幫助了案件順利的進行。在得到這個口供以後，大家絕不遲疑地打破那扇按鈴沒有人開的門。

羅果靜病了兩個月的腦炎，在病愈以後，——隨來了偵查與審判。他對於一切作出了直率的，正確的，完全令人滿意的供詞。由於這供詞，公爵從最初就沒有被牽涉到案中。羅果靜在訴訟的過程中默默無言。他並不反對他的善辯的，能幹的律師，用明白的，合乎邏輯的言詞證明所犯的罪是腦炎的結果，這腦炎在

犯罪前許久的時候，由於被告憤激的心情就开始了。但是他自己並沒有補充什麼話，以證實這意見，仍舊明白而且正確地申述着，且憶起了所發生事件的一切小小的情節。由於發覺足以減罪的情節，他被判徒刑十五年，遣戍西比利亞。他用威嚴的，默不言的，「沈鬱」的神情聽着這個判決。他的一大筆財產，除去比較起來一小部分化在最初酗酒上面以外，全都移轉給他的兄弟，謝蒙。謝蒙諾維奇，使後者感到極大的愉快。羅果靜的母親繼續活在人世，有時似乎憶起她的心愛的兒子，但並不憶得清楚：上帝拯救了她的腦和心，使她並不感覺侵臨到她的憂愁的家庭中來的恐怖。

萊白及夫開歷爾，芬納，波奇成和本書許多別的人物仍舊活着，不大有什麼變動，我們差不多沒有什麼可說的。伊鮑里特在異常的驚慌中死去，比他所期望的時間早了一點，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死後過了兩星期。郭略對於所發生的一切感到深刻的震愕；他和母親完全接近了。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替他擔心，因為他沈鬱得和他的歲數不合；他也許會變成一個事務家。一部分由於他的努力，決定了公爵未來的命運。他早就在所有他最近認識的人們中間看清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拉道姆司基。他首先上他那裏去，把所發生的事件的一切詳情，凡是他知道的全告訴了他，還說出公爵現在的地位。他沒有看錯人，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熱烈地關心不幸的「白癡」的命運。由於他的努力和照顧，公爵重又到國外施涅台爾的瑞士療養院去。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自己，也到國外去，打算久留在歐洲，公然稱自己為「俄國完全多餘的人」。他時常，至少幾個月一次，到施涅台爾那裏去訪候他的病友。但是施涅台爾儘是皺眉搖頭。他暗示他的腦力業已完全受了損傷。他並沒有肯定地說不能治愈，但是作出極憂愁的暗示。葉

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把這一切全放在心上；他是有心的，這可以從他常接到郭略的信，有時甚至回答這些信一層上加以證明。但是此外我們還發現他的性格的一個奇怪的特點，因為這特點是很好的，因此我們趕緊把它表揚出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在每次訪問施涅台爾的醫院以後，除去郭略以外，還要發一封信給彼得堡的一個人物，把公爵現下的病情作極詳細的，同情的敘述。除去最尊敬地表示忠實以外，信內有時起始露出越來越多地關於觀察、見解和情感一些極坦白的敘述——一句話，起始露出了和友善與親密的情感相仿的一些什麼。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通信，（雖然通信的次數十分稀少，）且博得他如此注意與尊敬的那個人物原來就是魏拉·萊白及夫。我們怎麼也不能確實地打聽明白，這樣的關係如何會發生的；這關係自然是爲了公爵所發生的那件事情而起的。魏拉當時被憂愁震撼得甚至得病了。但是這相識和友誼在什麼樣的詳細情節下發生的，我們不知道。我們所以提起這些信來的緣故，其用意大半爲了內中有幾封信寫出關於葉潘欽一家的消息，主要的是關於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葉潘欽的消息。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在一封從巴黎寫來的極草率的信中通知着，阿格拉耶在和一個流亡者，波蘭伯爵發生了極簡短的，不尋常的情誼以後，忽然嫁給他了。這事是違背她的父母的意旨的。假使他們給予同意，那是因爲事情有了發生不尋常的亂子的危險性。以後，在半年的沈默之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又寫了一封長長的，詳細的信，通知他的女友，說他在最後一次到瑞士施涅台爾教授那裏去的時候，遇見了葉潘欽全家人和S公爵都在那裏，（自然除去伊凡·費道各維奇不算，他爲公務留在彼得堡。）這次的晤面是很奇怪的。他們大家遇見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時露出一種歡欣的態度。阿台拉意

(癡白)

達和阿歷山大不知爲什麼原因甚至很感謝他，爲了「他對於不幸的公爵作天神似的照顧。」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看見公爵處於病得很深的，低卑的境況中，出自衷心地哭泣了。S公爵說出了幾個幸福的，聰明的真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覺得他和阿台拉意達還不十分互相投合；但是將來那個烈性的阿台拉意達必會自願地，出自衷心地對S公爵的智慧和經驗表示服從，似乎已是避免不了的事情。而且這家庭所經歷的教訓對她發生極強烈的印象，主要的是最後那件阿格拉耶和波蘭流亡者的事情。這家庭把阿格拉耶讓給這伯爵時戰慄着的一切，在半年內已經全都實現了，還加上那些無從想像的意外花樣。原來這個伯爵甚至並不是伯爵，即使果真是流亡者，也還有着一段黑暗的，曖昧的歷史。他那爲祖國悲哀而起的，受傷創的心靈異乎尋常的正直，把阿格拉耶迷攝住了，使她還在出嫁以前就成爲一個國外復興波蘭委員會的會員，還參加一個著名的加特力教牧師的懺悔會，這牧師把她的靈魂捉住甚至於使她發狂。伯爵對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和S公爵所提出來的，那有着無可爭辯的證據的鉅額財產完全是虛假的。不但如此，在結婚後半年內，伯爵和他的朋友，那個著名的傳道師，弄得阿格拉耶跟家庭完全吵翻了，因此家裏的人們已經有幾個月沒有見她。……一句話，有許多事情可講，但是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她的女兒們，甚至S公爵已經被所有這些「恐怖」震愕得甚至在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奇談話時怕提起一些事情來，雖然也知道他不用他們講出，也深知道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最後的那件戀愛史。可憐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想回俄國去。據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她忿怒地，熱情地批評國外的一切：「好好兒烤麵包都不會，冬天像地窖裏的老鼠似的挨凍。」——她說，——「但是，在

這裏，對於這個可憐的人，我總算作了一場俄國樣子的哭泣了，——她補充地說，驚慌地向完全不認識她的公爵指着，「也消遣得够了，到了應該聽從理智的時候了。這一切，這外國的一切，你們的歐羅巴，這一切祇是一個幻想，我們大家在國外也祇是一個幻想……你們記住我的話，你們自己會看到的！」——她在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分別的時候幾乎忿怒地結束着她的話。